拉康研讨班 · 第十一期

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1964）共20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4年1月15日 5
第2课 · 1964年1月22日 24
第3课 · 1964年1月29日 43
第4课 · 1964年2月5日 59
第5课 · 1964年2月12日 76
第6课 · 1964年2月19日 95
第7课 · 1964年2月26日 111
第8课 · 1964年3月4日 131
第9课 · 1964年3月11日 158
第10课 · 1964年4月15日 184
第11课 · 1964年4月22日 202
第12课 · 1964年4月29日 225
第13课 · 1964年5月6日 247
第14课 · 1964年5月13日 262
第15课 · 1964年5月20日 282
第16课 · 1964年5月27日 304
第17课 326
第18课 347
第19课 367
第20课 392

第1课 · 1964年1月15日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受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委托主持的系列讲座中，我将向你们讲述精神分析的基础。今天，我只想向你们说明，我打算赋予这个题目怎样的含义，以及我希望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不过，我首先必须在诸位面前自我说明——尽管在场的大多数人认识我，但并非所有人都认识我——因为种种情势使我觉得，在向你们呈现这个题目之前，适合先提出一个先决问题：“我凭什么获准在这里谈它？”

我之所以获准在这里向你们谈这个题目，是因为人们听说，我曾在别处主持过一种所谓的“研讨班”，它面向的是精神分析家。然而，正如有些人知道的，由于一个所谓精神分析学会内部发生的事件——确切说，就是曾把这项职能托付给我的那个学会——我已经卸下这项职能；十年来，我确实曾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

人们或许可以主张，我在别处履行同一职能的资格并未因此受到质疑。不过，我暂且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

如果说，我如今被要求至少能够——姑且这样说——继续我过去的教学，那么我认为，在开启眼下呈现为一个新阶段的工作以前，我首先必须向让我获得这种可能性的人致谢：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主席费尔南·布罗代尔先生。承蒙他委派我来到诸位面前；归根结底，正是由于他的雅意，我才能在这所备受尊崇的学院庇护下继续教学……

布罗代尔先生因故不能出席；他告诉我，自己很遗憾无法在我今天向他表达这一敬意时到场

……我还要感谢我所谓的那种高贵：在这个场合，他以此弥补了我当时所处的缺位困境……

对于这项教学，他归根结底只听说过它的风格和名声

……而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我干脆彻底地噤声。

谈到接纳一个处在我这种位置上的人——也就是一名流亡者的位置——“高贵”确实是恰当的词。在我的朋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警觉地提醒以后，他立即这样做了。我很高兴，列维-斯特劳斯今天愿意亲自到场；他知道，他对一项工作——我的工作——所给予的关注，对我而言是多么珍贵的见证，因为这项工作所阐发的东西同他的工作有着深刻的呼应。

我还要向所有在这次事件中向我表示同情的人致谢；最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罗贝尔·弗拉塞利埃先生慷慨地把这间教室［巴黎高师，乌尔姆街，杜萨纳厅］提供给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使用。没有这间教室，我不知道该怎样接待如此众多的来宾；你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由衷地感谢各位。

因此，这一切涉及的是我这项教学的基地——我会说，是“基地”一词在地点意义上、甚至在军事意义上的基地。

现在，请允许我转入真正的问题：精神分析的基础。说到精神分析的基础，可以说，我的研讨班本来就牵涉其中。它本身就是其中一个要素：

- 因为归根结底，它参与了精神分析在具体中的奠基；
-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项实践的一部分；
- 因为它处在这项实践内部；
- 因为它指向这项实践的一个要素，也就是精神分析家的培养。

我曾一度——带着讽刺意味——给精神分析下过一个定义；在当时的窘境中，这个定义或许只是暂定的，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把判定何谓精神分析的一项标准，界定为“由一名精神分析家施予的治疗”。

今天也在场的亨利·埃伊会记得这篇文章，因为它曾刊登在他主编的那一卷百科全书中[注1]。既然他本人在场，我也就更容易提起这样一个事实：有人曾真正不遗余力地要让这篇文章从那部百科全书中撤下，以至于连他本人——人人都知道他对我抱有好感——也终究无力阻止这项行动；而推动这项行动的指导委员会里，恰恰坐着精神分析家！

> [注1]《典型治疗的变式》，载《医学—外科百科全书·精神病学》第三卷，1955年2月；1960年撤下。见《文集》第323页。

这篇文章将收入我眼下正着手为自己若干文本编成的版本中［《文集》将于1966年由瑟伊出版社出版］。我想，到时你们可以判断，它是否已经失去现实意义。我认为并没有，尤其因为我在其中提出的全

部问题，正是此刻由于我在这里所处的姿态而再次在场、得到现实呈现的问题；它始终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精神分析？”

这个问题无疑不止包含一种歧义；按照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说法，它始终是一个“蝙蝠问题”。我当时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就是把它拿到白日下考察。

因此，无论今天我必须以何种教学形式在这里向你们提出它，我重新处理这个问题的位置已经改变：它不再完全位于内部，却又无法确定是否位于外部。这个事实在这里绝非一段轶事。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当我指出下面这个事实时，你们不会在我的话里看到任何诉诸轶事之处，也不会看到任何形式的论战：我这项被明确称作“教学”的工作，受到了一个机构的审查——这个机构名叫执行委员会，隶属于那个名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国际组织——而这种审查绝非寻常。因为它所要求的不啻是把这项教学逐出……

凡由这项教学产生、涉及一名精神分析家获得该协会资格认可的一切，都必须视为无效

……并且要把禁止这项教学，作为我所属学会加入该国际协会的条件。

这还不够：文件还明确规定，只有在有人提供保证，确保我的教学永远不会再经由这个学会参与分析家的培养时，这个学会的加入申请才会获准。这里所涉及的，严格说来可以同人们在别处所谓的“大绝罚”相比。可即便是大绝罚——在使用这个词的地方——也从来不会在完全排除回归可能性的情况下宣告。

这种形式的绝罚只存在于一个由“犹太会堂”这一指示性而又象征性的词所标明的宗教共同体中。斯宾诺莎所遭受的恰恰就是这种绝罚，而且分为两个阶段：1656年7月27日……

这是一个奇特的两百年呼应，因为1656年同弗洛伊德出生的1856年恰好相隔两个世纪[注]［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5月6日］

……1656年7月27日，斯宾诺莎遭到 חרם（herem）——与“大绝罚”相当的逐出。此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遭到 Chammata；后者是在绝罚上再加一项不得回归的条件。

> [注] Staferla 口述转录此处作 singulier tricentenaire, puisqu'il correspond au tricentenaire de Freud（“奇特的三百周年，因为它同弗洛伊德的三百周年相应”），后面又有“补足我们的三百周年”，却紧接着注明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年代彼此矛盾。米勒整理本（Seuil，第9页）作 singulier bicentenaire, puisqu'il correspond à celui de Freud，把1656年与1856年之间的两百年间隔联系起来，并删去后一个“三百周年”；法文底本与译文据此校正，同时保留口述转录异文。

同样不要以为，这里只是在玩弄一场比喻游戏，仿佛面对我们必须覆盖的这片——天哪——既漫长又严肃的领域，搬弄这种比喻显得很幼稚。我相信——你们以后会看到——它引入了某种东西……

它不仅凭所唤起的种种回声，而且凭自身包含的结构

……引入了某种处在我们追问精神分析实践之根本处的东西。

我当然不是在说——虽然这并非不可想象——精神分析共同体就是一座教会。然而，一个问题无可争辩地出现了：这个共同体身上究竟有什么，会在这里同一种宗教实践发生回响？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也会看到，这条道路对我们而言不会毫无成果。

而且，这件事实本身已经轮廓鲜明，仿佛还带着某种丑闻的气味［σκανδαλον（skandalon）：陷阱、绊脚石，参见尚特雷纳词典］。但如果你们不能确信，今天提出的每一件事都会在后文得到运用并激起回声，那么我甚至没有必要再强调它。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势中，我只是一个无动于衷的主体。不要以为，对我而言——同样也对那位居间者而言……

我刚才毫不犹豫地提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怎样充当参照、甚至先例

……对我而言，正如我想对他而言一样，这绝不是可以拿来演喜剧的材料，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可笑之事。

不过，我想顺便说明一点，因为它可以让你们看到分析式知觉所能达到的某种层次：这段曲折中包含的一个广阔的喜剧性维度并没有逃过我。它不属于事情在这项表述——也就是我所谓的绝罚——层面上发生的那个语域。它更多属于我两年来亲身经历的事实：我知道自己……

而且确切说来，是被那些相对于我处在同事、甚至学生位置上的人

……置于人们所谓“拿来谈判”的位置。因为当时的问题是：关于我的教学具有多少资格认可效力，人们愿意作出的让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同另一边想要取得的东西——这个学会获得资格认可——彼此权衡。

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仍然沿着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同一视角，也就是看看我们此后还能从中重新找到什么

……来指出这样一点——我们还会回到这里——严格说来，当一个人身处其中时，这件事可以在喜剧的维度中被体验。不过我相信，也许只有精神分析家才能充分把握这一点。

同那些围绕人的尊严、乃至 《人权宣言》 的空谈相反，对一个人类主体而言，“被拿来谈判”绝不是异常或罕见的处境。每个人在每一时刻、每一个层次上都可以被谈判，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凡对社会结构稍微严肃一点的把握，所看到的都是交换。这里的 交换，就是个体的交换：这些个体是社会载体，而在别处又被称作主体，并且据说拥有“神圣的”自主权。再说，人人都知道，政治就是谈判；而这一次，是把成十万的同一类主体——所谓“公民”——成批地、一包一包地拿来谈判。

所以，这种处境没有任何异常。区别只在于：比如说，一个人被我刚才所谓的同事、甚至学生拿来谈判，从这场游戏以外、从外部看去，有时会得到另一个名称。不过，对有关主体的事情有一种健全的领会——即使这个主体处在主人的位置——也就是健全地领会人类主体的实际情形：

- 即他的真理不在他自己之中，而在一个对象之中；
- 即无论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那个严格说来构成纯粹喜剧性要素的东西都会涌现出来，并同这个对象被遮蔽的性质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项我认为适合指出、而且我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置为之作证的经验。毕竟，在这种场合，若有人从外部为它作证，也许反而会因一种不当的克制、一种假羞怯而有所保留。我可以从内部告诉你们：这个维度完全正当；从分析的观点看，它可以被体验，而且一旦被看见，甚至能以一种超越它的方式被体验，也就是从所谓“幽默”的角度被体验；在这个场合，幽默无非是对喜剧性的承认。

我甚至不认为，这番话超出了我在精神分析的基础问题上所要带来的范围，因为“基础”不止一种含义。我无须援引卡巴拉，也可以提醒你们：在那里，“基础”指一种显现方式，而在这个语域中，这种显现恰恰被等同于 pudendum（可羞之处）[注2]；在分析话语中，如果我们恰恰停在 pudendum 面前，那无论如何都很奇怪。如果那些“底下”不是已经有些暴露在外，那么这里的“基础”无疑会呈现为“底下”。

> [注2] Pudendum：男女两性的生殖器部位。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外面有些人或许会感到惊讶，例如，我的某些被分析者、甚至仍在分析过程中的被分析者，竟如此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谈判；他们还会追问，若这件事在外部确实构成一个丑闻，它怎么可能发生？除非你同自己的被分析者之间存在某种失调，以至于令分析本身的价值成了问题。

请听清楚：恰恰要从这件事实中可能成为丑闻材料的地方出发，我们才能更好、更精确地指出，那个名叫训练分析的事实究竟是什么……

这项实践，或这项实践的这个阶段，在有关精神分析的出版物中——无论在精神分析内部，当然更不必说在其外部——完全被留在阴影里……从而为它的目标、界限与效果带来一些光亮。

这里不再是 pudendum 的问题，而是真正要问：我们能够、应当从精神分析期待什么？又有哪些东西必须在其中被确认成制约，乃至失败？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自己不该有任何保留，反而应当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对象摆在这里——我希望你们将更清楚地看出它的轮廓，以及它可能怎样维持——把它摆在我此刻将要讲述的内容入口处；此刻，我在你们面前追问：

“从这个词最广的意义上说，精神分析的基础是什么？”

这意味着：是什么把它奠立为一项实践？什么是一项实践？

我很难相信，就精神分析而言，这个词［实践］可以被视为用得不当。它是指称由人筹划的一项行动——无论什么行动——最宽泛的词；这项行动使人能够，我要说，通过象征来处理实在。其中会遇到多少想象成分，在这里仅有次要价值。因此，这个关于实践的定义延伸得非常远。

很明显，我们不会像第欧根尼那样，在实践形形色色的不同场域里寻找——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精神分析！我们倒会带着自己的精神分析一同上路，并且看到，它立即把我们引向实践中若干相当局部、可以命名的点；经过某种过渡，这些点甚至就是我打算在其间提出问题的两个词项［“科学”与“宗教”］。我这样做绝非出于讽刺；我相信，这种方式注定会带来许多澄清。

非常清楚，我今天之所以面对如此广泛的听众，身处这样的环境，又有这么多人到场，就是为了追问精神分析是不是一门科学，并同你们一道考察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刚才提到宗教参照时当然有自己的想法；我已经明确说明，这里说的是这个词在当代意义上的宗教，不是一种已经干涸、被方法论化、被推入遥远的原始思想之中的宗教，而是我们今天仍看到它们活生生地施行、而且生命力十足的那种宗教。

我们能从这样一番论述中期待的，并不只是把我们的精神分析归入某一类别……

对我们而言，它确实具有自身真实可信、完全可以辨认的价值

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在座有足够多的精神分析家，可以在这里对我的话作核验

……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使我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因而，无论这项精神分析配不配归入那两个语域中的一个，它甚至都能帮助我们澄清：所谓“一门科学”、乃至“一种宗教”，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非常清楚，比较得体的做法是从考察科学开始。我想立即避免一种误解：人们会对我说，“不管怎样，它总是一项研究。”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声明……

毕竟，我这番话甚至多少也是说给公共当局听的；一段时间以来，对他们而言，“研究”这个词似乎成了许多事情的示播列（shibboleth）[注3]

……我对“研究”这个词抱有戒心。

> [注3] Shibbolet 意为河流的水道。一个 shibboleth 就像某种“芝麻开门”，是一句口令。在以法莲人与基列人的战争中（《圣经·士师记》第12章第6节），以法莲人涉过约旦河浅滩……随后，基列人把守约旦河通往以法莲的各处渡口；逃亡者说“让我过去”时，他们便问：“你是以法莲人吗？”如果对方回答“不是”，他们就

> 说："那么，请说'Shibbolet（示播列）'。"对方只能说成 Sibbolet（西播列），因为他无法正确发音，于是人们便把他杀死……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研究者。毕加索有一天说过一句话，让周围的人大为震惊："我不寻找，我找到。"［巴勃罗·毕加索：《被尾巴捉住的欲望》，伽利玛出版社，1989年。］再说，在所谓科学研究的场域里，完全可以辨认出两个领域：一个是人们寻找的领域，另一个是人们找到的领域。有趣的是，这同什么能够被称为科学之间的一条相当明确的边界恰好吻合；这条边界以很有意味的方式覆盖了研究场域中两个完全可以辨明的侧面。

而且，这种研究同我所谓的宗教侧面之间无疑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人们在那里常说："你若不是已经找到了我，就不会寻找我。"而"已经找到"在背后先行存在。我们也许要问的是：当某种遗忘击中了已经找到的东西时，是否会由此打开一种研究——甚至一种自得其乐的研究。

在这里，研究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当代所谓"人文科学"层面上的争论。我们看到，仿佛在每一个找到某物之人的脚下，都会冒出我所谓的"诠释学诉求"：它恰恰要去寻找，寻找一种永远新鲜、永不枯竭的"意指"；而那个找到某物的人，似乎从原则上就有可能把这种意指扼杀在萌芽之中！

而这种诠释学同我们分析家有关，因为诠释学把"意指"的发展道路当作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似乎并不陌生，至少在许多人心目中，它同我们分析家所谓的"解释"混在一起。［精神分析不是去寻找一种新的意义，仿佛解释能够揭开某个早已在那里、只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

从整个一个侧面看，尽管这种“解释”的方向也许同上述诠释学的方向根本不同，诠释学似乎仍很乐意容纳它，甚至从中受益。我们至少由此看到一条沟通走廊，连接精神分析同我所谓的宗教语域；在这里把它打开并非无关紧要，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回到它。因此，要让精神分析有资格自称一门科学，我们还会提出更多要求。

让我们重新从自己的实践出发。一门科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对象。我们可以主张：一门科学由一个对象获得其特殊规定，而这个对象至少是在某一层次上由一种可以重复的操作——也就是所谓实验——来界定的。无论如何，对象同实践之间存在一种必然关系。这足够吗？我不会马上作出裁决。谈到科学，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一个科学的对象会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格外显著！

- 我们不能说，现代物理学的对象如今仍同它诞生时的对象一样；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把它的诞生定在17世纪。

- 现代化学的对象仍同它诞生时——我把这个时刻定在拉瓦锡——的对象一样吗？

这些意见也许迫使我们至少作一次策略性的后退，重新从实践出发，并追问：既然实践划定一个场域，现代科学的科学家是否正是在这个场域层面上得到规定，而并非因为他对一切都知之甚多。我不采用迪昂[注4]要求每门科学都诉诸某个统一体系、即“世界体系”的主张——

这种参照归根结底总多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因为它诉诸的是认同需要。[注]

> [注4] 皮埃尔·莫里斯·马里·迪昂（1861—1916），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他反对对物理学作唯物主义与实在论解释，并在1906年的《物理理论：其目的与结构》中提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科学工具主义的看法：科学不描述现象背后的现实，而只是更便于作出预测的工具。另著有《世界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的宇宙论学说史》。

> [注] Staferla 口述转录在迪昂之后又插入梅耶松、“同一性与现实”等成分，标点和句法均无法确定。米勒整理本（Seuil，第13页）删去这段无法接入主干的插语，把句子整理为“我不采用迪昂要求每门科学都诉诸统一体系的主张”；法文底本与译文据米勒本校正。

我甚至要说，我们可以不借助这种超越性的补充，可以把它抽离出去；这种补充甚至隐含在实证主义者的立场中，因为实证主义者总是诉诸一切场域的终极统一。我们更有理由把它抽离出去，因为这终究可以争论，甚至可能被视为错误：科学之树根本不必只有一根树干。我并不认为它有许多根；也许按照《创世记》第一章的模式，它有两根彼此不同的树干。

这绝不是因为我对这个多少带有蒙昧主义色彩的神话赋予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但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不能期待精神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些澄清？如果只坚持以场域界定一种经验这个观念，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不足以界定一门科学，因为这个定义同样完全可以应用于神秘体验。人们甚至正是经由这扇门，重新赋予神秘体验一种科学上的分量！

我们几乎会认为，自己能够以科学方式把握这种体验；因为不能掩饰，这里存在一种歧义。把一种体验提交科学考察，总会让人以为，

这种体验自身也可能具有某种科学上的自立性。所有这些充满误解的歧义点都同我们的论题有关，因为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转折处，精神分析的全部问题似乎恰恰构成一个真正的误解之结。

立刻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无法把神秘体验纳入科学。不过还要加上一点：我们是否会把这个关于一项实践及其所划定之场域的定义应用于炼金术，从而准许它成为一门科学？我最近重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注5]；它甚至没有收入狄德罗的全集，但看来无疑出自他手。如果说化学诞生于拉瓦锡，那么狄德罗通篇谈的并不是化学，而是炼金术，并且处处显出你们所熟悉的那种敏锐。

> [注5] 狄德罗：《化学导论》，阿歇特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丛书，2012年。

尽管狄德罗向我们铺陈的那些历代故事如此惊人、如此闪耀，是什么让我们立即断言，炼金术终究不是一门科学？说到底，我们知道什么？在我看来，有一件事具有决定性：在炼金术中，操作者灵魂的纯洁被明确地当作整个事业的一个本质要素。这一点同样并非附带或偶然。你们能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也许有人会提出：在分析的“大业”中，分析家的在场也包含某种类似的东西；而这也许正是我们的训练分析所要寻求的。［精神分析让某个主体（S）与某个对象（a）在一种不可能的关系（◊）中相对：S ◊ a；在这个装置中，分析家（a 的支撑）就分析者（S）的欲望向他发问。］

近来在教学中，我自己也许看起来在说同样的事；所有跟随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正直截了当、张满风帆、毫不掩饰地指向自己所追问的那个中心点：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分析家的欲望必须是怎样的，才能使他的操作以正确方式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承认，这个问题在科学中确实被留在场域边界以外；我的意思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硬科学里，没有人会追问物理学家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必须等到某些危机出现，成为人们所谓需要人类关注的问题，奥本海默先生才会向我们所有人追问：处在现代物理学根底处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况且，没有人会真正注意这个问题；大家以为那只是一场政治事件。那么，这同炼金术入门者所必须满足的要求属于同一种东西吗？

至于它［分析家的欲望］，则绝不能被留在我们的问题以外，因为分析家培养问题本身就提出了它。训练分析不可能有别的用途，只能把分析家带到我在自己的代数中称作“分析家的欲望”的那个点。这里，我仍必须把问题保持开放，交给你们通过这种近似来感受我正把你们带向何处：农业是一门科学吗？可以回答是，也可以回答不是。

我提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向你们提示：农业由一个对象界定，而且——正好可以这样说——由一个田野界定；然而你们终究会在农业与农学之间作出区分。这使我能够引出一个确定的维度——我们还只是在讲“最初步的常识”，但总得从这里讲起——也就是写成公式。这足以让我们建立联系、界定一门科学的条件吗？我不这样认为。诚然，一门寻常的伪科学也可以被写成公式。因此，当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假定的科学，以可以称作成问题的特征出现时，问题便显得不那么简单。

也许应当从其他端点来处理这个问题：

- 公式涉及什么？
- 它们应当作用于哪里？
- 是什么促成并调节对象的这种滑移？

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回避概念问题。

- 已经存在成形的分析概念了吗？
- 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经验建立结构时提出的那些词项，获得了非同寻常的优先地位，并且近乎受到宗教式的维持；这究竟同什么有关？
- 这是否是科学史上一个极其鲜明、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对这门假定科学的追问中，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引入概念的人，而且始终是唯一一个；他引入的不仅是基本概念，而且是始终孤立的概念？
- 没有这根树干、这根桅杆、这排桩柱，我们还能把自己的实践系泊在哪里？
- 我们甚至能不能说，我在弗洛伊德那里所指的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就是概念？
- 它们是正在形成的概念吗？
- 它们是处在演变与运动中、因而需要修订的概念吗？

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已经沿着一条道路取得了经验；这条道路只能靠工作与攻克来开辟，并且朝向问题的解决。如果精神分析确是一门科学，那么说真的，在那条令人疲惫、乏味而却步、精神分析家以外没有人阅读、名叫精神分析文献的链条中，它的概念始终被维持在每一场理论讨论的中心；这件事至少向我们表明：

- 人们在那里仍远未达到这些概念；弗洛伊德提出的大多数概念都在那里遭到歪曲、掺假和破坏；
- 那些过于困难的概念则干脆被塞进口袋；
- 围绕“挫折”发展出来的一切，同它在弗洛伊德概念中的来源相比，都明显倒退了，停留在前概念层次。

完全清楚，已经没有人关心——除了我周围极少数例外——俄狄浦斯情结的三项结构，也没有人关心阉割情结。要确保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理论地位，绝不能满足于让费尼切尔这一类作者以大收集者式的枚举，把经验积累的全部材料拉回平庸层面。当然，人们确实汇集了一定数量的事实，把它们归在若干章节中看也不是毫无用处；这会让人觉得，整个场域中的一切都已经事先得到解释。然而，分析要做的，并不是在一个病例里找出理论所说的鉴别特征，然后用“为什么你女儿哑了”便自以为作出了解释。因为真正要做的，是让她开口说话。

而这种效果来自一种干预，它同援引鉴别特征毫无关系。要让她说话，人们诉诸分析，诉诸那项恰恰在于让她说话的分析；于是，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界定为解除缄默。这确实就是人们一度所谓的阻抗分析。 症状首先是被假定会说话的主体身上的缄默。 如果他说话，他显然就从自己的缄默中痊愈了！

可是，这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开始说话，为什么从自己的缄默中痊愈。这只向我们指出一个鉴别特征；正如在哑女的病例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个特征就是歇斯底里者的特征。

而这个鉴别特征在于：歇斯底里者正是在说话这个运动本身中构成自己的欲望。因此，弗洛伊德经由这扇门进入欲望同语言的关系，丝毫不足为奇；事实上，他正是在这个场域内部发现了无意识的机制。这种欲望同语言本身的关系没有一直被遮蔽在他的视线之外，这恰恰是他天才的一个标志；但这还不等于说，这种关系已经得到充分阐明，尤其没有通过转移这个庞杂的问题得到阐明。

如果说，要治愈歇斯底里者的一切症状，最好的办法就是满足她的歇斯底里欲望……

在我们看来，这项欲望就是：她作为歇斯底里者，把自己的欲望设定为未满足的欲望

……那么，这种做法就把一个特定问题完全排除在场域以外：为什么她只能把自己的欲望维持为未满足的欲望？所以我要说，歇斯底里把我们引向分析的某种原罪；总得有一种原罪。也许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欲望，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身上有某种东西从未得到分析。

我恰恰讲到这里时，由于一个奇特的巧合，我被置于不得不卸下研讨班的处境；因为我原本要就 《父之名》 讲述的内容，所要追问的无非是起源，也就是： 弗洛伊德的欲望凭借什么特权，能够在他称作无意识的经验场域中找到入口？ 如果我们想让分析用双脚站稳——因此一只脚也不能少——追溯到这个起源便绝对不可或缺。

无论如何，在下一次会面中，我们将以如下参照为引导，按照这种方式追问经验场域：对于弗洛伊德作为基本概念引入的四个词项，我们应当赋予它们怎样的概念地位？也就是：

- 无意识；
- 重复；
- 转移；
- 以及驱力。

我们要考察这些概念，也就是考察我在过去的教学中怎样把它们置于同一个更普遍功能的关系中；这个功能把它们涵盖在内，并使我们能够显示它们在这一场域中的操作价值。这个功能就是对能指本身的参照；它作为底层支撑而隐含其中，却没有得到明言。这会使我们在下一次会面中迈出下一步。

今年，我向自己保证，要在两点差二十分时准时结束发言。我想，我会忠实地遵守这个时间。通过在一个固定时刻中断讲述，我可以把此后的时间留给那些能够继续待在这里、不必立即赶到别处投入另一项事务的人；他们可以就当天讲述中的那些词项所引发的问题向我提问。

第2课 · 1964年1月22日

女士们，先生们，为了准时开始，也为了让你们就座，我今天先读一首诗。说实话，这首诗同我将要讲的内容毫无关系，却又有某种关系……

我甚至相信，有些人会在其中重新听出最深沉的声调

……它同我去年[注1]在研讨班里就那个神秘的、隐藏得最深的对象——观看驱力的对象——所讲的内容有关。

> [注1] 参见1962—1963年研讨班《焦虑》，巴黎：瑟伊出版社，2004年。

这就是阿拉贡在《艾尔莎的疯子》第70页题作《对位之歌》的那首短诗：

徒然，你的形象迎我而来

却进不到我这仅仅将它显出的所在

你转向我，也无法找到

在我目光之墙上，除了你梦中的影子

我是这不幸的人，恰似镜子

能够映照，却不能观看

我的眼睛同它们一样空，也同它们一样被占据

被你的缺席占据，正是它使眼睛失明

相关知识卡 阿拉贡《对位之歌》：镜像、缺席与凝视

我把这首诗献给一些人对那场中断的研讨班[注2]、对我在那里展开的问题所怀有的乡愁；尤其是去年关于焦虑与对象(a)的功能的问题。

[注2] 指《父之名》研讨班，仅举行过一次课：1963年11月20日。

我想，他们会领会这一事实的意味——请原谅我说得如此简略、跳跃而充满暗示：在这部令人赞叹的作品中，我自豪地听见了我们这一代人趣味的回声；正因为属于这一代，我还得回到那些同我年纪相仿的伙伴那里，才能继续就阿拉贡的这首诗彼此会意。而阿拉贡在诗后接上了几行谜一般的话：

“安-纳吉曾这样说过一次[注3]，当时人们邀请他去参加一场割礼。”

[注3] 参见安-纳吉（Keis An-Nadjî），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诗人。

去年听过我研讨班的人，会在这里重新找到对象(a)的各种形式同 -φ 的中心性、象征性功能之间的对应。阿拉贡以这一奇特而绝非偶然的指涉，赋予其人物——那位疯诗人——吟出这首《对位之歌》之举一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意涵。

我知道，在座有一些人刚刚接触我的教学。他们是通过若干已经带有年代印记的文章进入其中的。在开始今天的讲述以前，我希望：

- 他们知道，要理解我早期教学的方向和意义，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坐标：以他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他们无法想象那些实践者会在多大程度上——我甚至想说——轻蔑自己的工具，或干脆不认识它……

- 他们知道，多年来，我不得不倾尽全力，让这件工具——言说——在这些实践者眼中重新获得价值，恢复它的尊严；使言说对他们而言，不再总是那些预先就被贬低的话，以至于迫使他们把目光投向别处，去寻找与之相应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的教学曾一度被看作沉迷于某种不知名的语言哲学，甚至海德格尔式哲学；其实，那不过是一项预备性工作。

我不会因为在这里［巴黎高师乌尔姆街杜萨纳厅］讲话，就变得更像一位哲学家。我要着手处理的仍然是确切关系到精神分析家的东西；不过，在这里，我确实可以更自在地为它命名：我们面对的东西，我只能称作对概念的拒绝。

因此，正如我在第一课结束时宣布的，今天我将尝试把你们引向弗洛伊德的主要概念；我把其中严格承担这一功能的概念分离出来，认定它们共有四个。

黑板上写在“弗洛伊德概念”这个标题下的几个词，首先是前两个：

- “无意识”与“重复”；

- 另外两个则是“转移”与“驱力”。

今天，我会尽可能深入地向你们解释，我所谓这些概念——具体说就是无意识与重复——的“功能”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下一次能够处理转移；它将把我们直接引向那些我认为必须引入实践的算法，尤其是为了真正把分析技术本身付诸实施。

驱力至今仍如此难以进入，而且说真的，如此少有人触及；所以我认为，今年只能等我们谈过转移以后再回到它。我们将先考察分析的本质，尤其考察分析内部那个既具有深刻问题性、又起指导作用的东西：训练分析的功能。

只有经过这番阐述，我们或许才能在年末着手讨论驱力，同时不对自己淡化接近这个概念时那种困难、游移、甚至棘手的一面。我要说，这同那些凭借残缺而脆弱的参照便敢于贸然闯入的人形成对照。

你们看见的两支小箭头，画在黑板上写着的无意识与重复之后；它们并不指向线的另一边，而是指向随后那个问号。这就是说，我们对概念的理解意味着：概念总是在一种逐步逼近中形成的，而这种逼近同微积分作为形式强加给我们的要求并非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概念以一种对现实的逼近为模型——它本来就是为了把握某种现实——那么，它只有通过一次跃迁、一次趋于极限，才最终实现自身。

因此，我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某种要求，甚至有责任说明：那项名为无意识的阐发，最终能够以何种——我会说——有限量的形式完成。重复也是一样。针对上次提出的问题，你们在黑板上线条末端看见的两个词，指向两个根本性的参照项：

“精神分析带有种种悖论的、独特的、难以决断的面向；在我们这里，它能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构成一门科学，

抑或仅仅是一种科学的希望？”

我们将围绕这两个词——主体与实在——来赋予这个问题以形式。

我先取无意识这个概念。在座大多数人还记得，或者多少知道我曾提出：“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今天在场的听众中，也许人数稍少、但仍然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及我平日的听众，都清楚这句话关联着一个场域；同弗洛伊德时代相比，这个场域对我们开放得多，也更容易进入。为了用一项已经在科学层面具体成形的工作来说明它，我会举出这样一个场域——我不打算在此圈定这个已经被探索、结构化和阐发，并显得无比丰饶的场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以《野性的思维》[注4]为它标定了名称。

[注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Pocket第2号，1990年）。

在任何经验、任何个体推论以前，甚至在那些只有相对于社会需要才能说明的集体经验铭刻进来以前，已经有某种东西组织这个场域，在其中刻下最初的力线。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批判图腾主义时向我们表明，这项功能才是图腾主义的真相；这个真相把图腾主义功能的表象还原为一种原初分类功能。

正是这个某种东西使得在真正属人的关系组织起来以前，一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关系已经组织起来：

- 一端是由一种组织所规定的某些人类关系；
- 另一端是这项组织的各个词项：它们从自然能够提供的一切支撑中取来，并且围绕若干对立主题组织起来。

说到底，是自然提供了能指；这些能指以奠基性的方式组织人类关系，赋予它们结构，并塑造它们。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层次；在任何主体——一个思考并把自己定位于其中的主体——形成以前，那里已经在计数，已经被计数，而在这个“被计数”之中，计数者已经在场！随后，他必须在其中认出自己，并把自己认作“计数者”。

不妨说，当那位“心理水平测量者”[注5]向一个小孩提出问题：“我有三个兄弟：保罗、埃内斯特和我，你怎么看？”并为自己抓住了小家伙的天真失足而得意时，小孩其实什么也没想；理由很简单：这再自然不过！首先被数出来的是三个兄弟——保罗、埃内斯特和我；而在别人要我思考的层面上，我就是这个“我”：这个我……就是我，而且是我在计数，也正是我算数（原文：c’est moi qui compte）[注]。

> [注5] 让·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德拉绍与涅斯特莱出版社，1997年；《类、关系与数》，巴黎：弗兰出版社，1942年。

> [注] 法语 compter 兼有“计数”与“算数、具有分量”之义；本段还在“被计数者”与“计数者”之间转换，译文保留两层意思。

正是从这种被断言为无意识之初始结构的结构出发……

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一门科学正在形成——一门可以称为“人文的”、

却必须同一切心理社会学明确区分的科学；它以组合游戏为模型

……语言学使我们能够在某个场域中把握这种结构：它自发地、独自地、以一种前主体的方式运作。正是这个场域在今天赋予无意识以地位。无论如何，正是它向我们保证：确有某种可以用这个词来限定的东西，而且它确实能够以一种完全可对象化的方式进入。

可是，当我召唤精神分析家，引导他们、促使他们不要忽视这个属于他们的地带、这个为他们的阐发提供坚实支撑的场域时，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自己已经严格把握了弗洛伊德在历史上以“无意识”一词引入的概念？当然不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另一回事；今天，我正想让你们把握它。仅仅说“无意识是一个动力性概念”并不够，因为这不过是拿最普通的一类神秘去替换一个特殊的神秘：力通常就是用来标示某个不透明之处的。

我想借助原因的功能，引入今天要向你们讲的东西。我很清楚，从所谓哲学批判的观点看，我正踏入一个会唤起整整一个参照世界的地带。参照多到足以使我踌躇；我们只好作出选择。

如果我只是指出：在1760年前后——甚至具体到1763年——康德的《试论将负数概念引入哲学》[注6]让我们看见，原因的功能自始就在任何概念把握面前呈现出何等逼近危机、乃至裂口的状态，那么，我的听众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恐怕仍会感到意犹未尽。

[注6]　伊曼努尔·康德：《试论将负数概念引入哲学》，罗歇·肯普夫译，巴黎：弗兰出版社，1972年。

在我提到的这篇《试论》中，大意是说：

- 原因归根结底是一个不可分析的概念；只要理性的规则（Vernunftregel）总是某种比较（Vergleichung）或与之等价的东西，理性便不可能理解原因；

- 原因的功能本质上始终留有一道裂口；同一位作者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7]中使用的正是这个词。

> [注7] 伊曼努尔·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巴黎：弗兰出版社，2000年。

我也无意进一步强调：原因问题从来就是哲学家的难题；甚至要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如何彼此平衡，也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作哲学论述，也不声称要借这些参照履行如此沉重的职责；我只想使我所坚持的东西变得可感。

我要说，原因……

无论康德最终以何种样态把它写进《纯粹理性》的范畴，

更确切地说，无论他怎样把它写进关系范畴的表格，置于“内属”与“共同体”之间

……原因对我们而言都并未因此变得更加理性化。

原因有别于一条链条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换言之，有别于法则。举例来说，请想一想作用与反作用这项功能所呈现的形象。可以说，这里只有连续的一体：一者不能没有另一者。一个物体撞向地面时，它的质量并不是它反过来承受自身活力的原因。它的质量已经被纳入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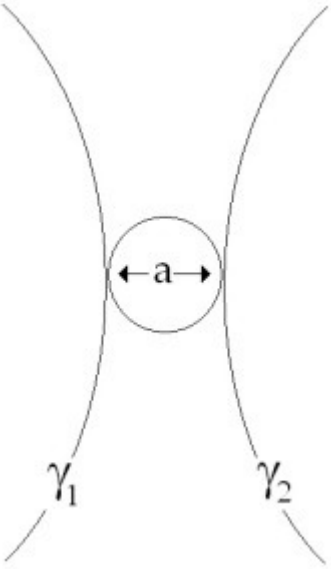
股返还于它、并通过反向效应瓦解其内聚性的力。这里没有裂口，除非是在最终结果处。[注]

> [注] 此处 force vive 是物理学史上的术语，对应拉丁语 vis viva，大致是后来动能概念的前身；这里不是日常所谓“生命活力”。

每当我们谈论原因，这个词中总有某种反概念的、不确定的东西。

- “月相是潮汐的原因”：这句话是活的；此时我们知道，“原因”一词用得恰当。

- “瘴气是发热的原因”：这句话什么也没说。归根结底，那里有一个洞，有某种东西在间隔中摆荡。只有出岔子的东西才有原因。在原因与受它作用的东西之间，始终存在那种岔子。



[1965—1966年《对象……》研讨班1966年6月1日课次的图式。]

那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就位于这一点——我正试着通过逐步逼近让你们瞄准这一点。重要的并不是无意识决定了神经症。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十分乐意做出本丢·彼拉多式的洗手姿态：总有一天，人们或许会找到某种东西，例如体液方面的决定因素……无所谓，他对此毫不在意。

恰恰相反，无意识向我们标示出这一裂口的秩序；我刚才试图提醒你们，这正是原因概念的本质维度。无意识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道裂口：神经症经由它同某种实在接合，而这个实在本身完全可能不受决定。在这道裂口中，有某种东西显现、发生。这道裂口一旦被堵住，神经症就治愈了吗？你们知道，问题终究一直悬而未决。它只是变成了另一回事，有时成了单纯的残疾，成了弗洛伊德在别处所说的“瘢痕”——不是神经症的瘢痕，而是这个无意识的瘢痕。

如你们所见，我没有十分讲究地为你们铺陈这套拓扑学，因为我没有时间。我直接跳了进去。我相信，当你们回到弗洛伊德文本时，我以这些词标示的东西会让你们感到自己得到指引。你们会看见他从哪里出发：严格说，就是从神经症的病因学出发……而他在这个洞、这条缝、这道作为原因之特征的裂口中发现了什么？让我们试着逐项拼出来。

他发现的是某种属于未实现秩序的东西。人们会谈“拒绝”，但这未免操之过急；近来，人们一说“拒绝”，便不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无意识首先向我们显现为某种在“未出生者”的区域里悬而待现的东西。

压抑把某种东西倾倒在那里，这并不奇怪；其中牵涉的是“造天使者”——也就是堕胎者——的灵薄狱。这一维度应当在一个既非不真

实、也非去真实化，而是未实现的语域中被唤起。毕竟，让某种东西在这个幽魂的区域中动起来，从来不会毫无危险。也许，如果分析家确实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就注定要被那些人围困——我是说，真正地围困；他曾在这些人身上唤起这个幽魂世界[注8]，却未必总能把他们带到天光之下。

> [注8]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七章C节注1："……奥德赛冥府中的阴影，只要饮了血，便会重新苏生。"原文德语为："die Schatten der odysseischen Unterwelt, die zum neuen Leben erwachen, sobald sie Blut getrunken haben."

当然，任何话语在这里都并非无害；就连我所作的、过去十年间一直在作的这番话语，也产生了某些这样的效应、这样的返回；我在这里所指的方向，正是对这些返回的说明。即使在公开话语中，人们也并非徒然地瞄准主体，并触及弗洛伊德所谓的脐点——他写作"梦的脐点"，用来标示最终的未知中心。而这个中心，正如这里所说的解剖学形象——事实证明，它最能表象这个中心——无非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道裂口。

公开话语之所以危险，正在于它直指最切近之处。尼采知道，某一类话语只能向最遥远的人说。因为说真的，我所谈的这个无意识维度，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遗忘，正如弗洛伊德完全预见到的那样。无意识在自己的讯息上重新闭合起来，这要归功于第二代或第三代分析家变成的那些勤勉的矫形师：他们把分析理论心理学化，竭力缝合这道裂口。

不过，请相信，就连我本人也只会谨慎地重新打开它。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可做，因为在原因的领域里，以我所处的时代和日期，我正处在能够引入法则的位置——引入这道裂口在其中产生的能指法则。但这

并不改变一点：如果我们想理解精神分析究竟涉及什么，就必须回到弗洛伊德锻造这个概念的时刻，再次唤起它；因为我们只有把它推向自身极限，才能使它完成。

我略去那些司空见惯的论述；在其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是在其他各种无意识旁边占据一个段落。它同此前所谓的“无意识形式”毫无关系，同那些伴随它出现、乃至至今仍环绕着它的形式也毫无关系。要验证我刚才说的话，请翻开拉朗德《哲学词典》，再读一读德韦尔肖韦尔[注9]约四十年前由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那份写得很漂亮的列举。那里有八种或十种无意识形式，什么也没有教给任何人；它们不过标示“非意识”“或多或少意识不到”，而在心理学阐发的场域中，还能找到上千种变体。

> [注9] 乔治·德韦尔肖韦尔：《无意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科学哲学丛书”，1916年。

可以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绝不是想象性创造的浪漫主义无意识，也不是某些人至今仍以为能够从中揭示弗洛伊德无意识的暗夜诸神所在之处。当然，这同弗洛伊德目光转向的地方并非完全无关。但是，荣格——这位退回浪漫主义无意识术语的人——遭到弗洛伊德摒弃，这足以向我们表明：弗洛伊德引入的是另一回事。

至于说爱德华·冯·哈特曼[注10]在孤独哲学家的一生中不断阐发的那种如此包罗万象、如此驳杂的无意识，并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我们也不应说得太快；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在《梦的解析》（Traumdeutung）第七章的一则注释中提到了它。这意味着，我们必

须更仔细地考察，才能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究竟在哪里同它区分开来。

> [注10] 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他在《无意识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1869年）中主张一种心理无意识的存在。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并不满足于说：面对所有这些总或多或少从属于某种被视为原初的幽暗意志、从属于某种先于意识之物的无意识，弗洛伊德以一项揭示同它们相对立：

- 这里有某种东西在运作，它在每一点上都同主体层面发生的事情同构；

- 在那里，“它”在言说；这完全颠倒了视角，因为在无意识层面，运作的精细程度同过去仿佛专属于意识层面的运作一样。

我知道，这个在弗洛伊德任何一篇文本中都清晰可感的简单意见，至今还会激起多少阻抗。请读一读《梦的解析》第七章题为《梦中的遗忘》的那一节；在那里，弗洛伊德以最清楚的方式只诉诸能指的游戏。关于这个语域，你们已经听见了它的维度提示；我并不满足于这种笼统的参照。我曾一点一点地向你们拼出这套无意识的运作。

在弗洛伊德首先作为无意识的场域和语域交给我们的现象——梦、失误行为、诙谐……——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什么？是它显现时那种失足的样态：失足、失灵、裂缝［参见 σκανδαλον］，这才首先引人注目。 在一句说出或写下的话中，有某种东西绊了一下。 弗洛伊德被这些现象吸引；他正是到那里去寻找将要显现为无意识的东西。在那

里，有某种别的东西要求实现自身；它固然显得具有意向，却带着一种我们不妨称为奇异的时间性。

在这道裂口、这条裂缝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取“产生”一词的完整含义——呈现为发现物本身。［从裂缝（σκανδαλον）中逸出一件令人震惊而带有丑闻性质的“语言之物”（S_1 ）。］弗洛伊德的探索首先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无意识中遇到那里发生的事情。

这个“发现物”同时也是一个“解答”。它未必完成；但无论多么残缺，它都带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以一种特殊的声调触动我们。西奥多·赖克[注11]如此出色地把这种声调分离出来——而且只是分离出来，因为弗洛伊德早已在他之前指出了它——那就是惊奇，主体借此感到自己被超越。他同时“发现”了比预期更多、也比预期更少的东西；但不论如何，相对于他原先的预期，这个发现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 [注11] 西奥多·赖克：《惊讶的心理学家》，德诺埃尔出版社，2001年。

然而，这个发现物一旦出现，就呈现为一次重新发现，从而建立了丧失的维度；更有甚者，它随时准备再次溜走。如果允许我借用一个比喻：欧律狄刻两度失落——我要说，这就是神话能够为分析家俄耳甫斯同无意识的关系给出的最可感形象。如果容我再添一点讽刺，那么，无意识在这里恰好处在同爱情严格相反的一端；人人都知道，爱情总是独一无二，而“失去一个，找回十个”这句套话在这里才得到最恰当的运用。

不连续性，这就是无意识作为现象首先向我们显现时的本质形式。在这种不连续性中，有某种东西以摆荡的方式显现；既然这里涉及一种不连续性，它便引导我们追问其底部是什么。如果这种不连续性具有

一种绝对性质——在现象的文本中，我们似乎正赋予它这种性质——并且在弗洛伊德的发现道路上具有奠基性，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像此后分析家们惯常所做的那样，为它赋予一种把握某个整体所必需的底层？

“一”是否先于它？恰恰相反，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近年来的全部教学都力图扭转这样一种要求：它要求一个封闭的“一”，而这个“一”只是幻象；把心理当作有机体的某种副本、当作这个虚假统一性居住的外壳，正是这种参照所依附之处。

你们会同意，无意识经验所引入的“一”，恰恰是裂缝、刻痕、断裂的这个“1”。在这里涌现出一种未被认识的“一”的形式：

- 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起统一作用的］“一”，而是 Unbewusste［无意识］那道［刻痕］的“1”；
- 也可以说，Unbewusste 的界限就是 Unbegriff［Begriff：概念］；它不是“非概念”，而是“缺失之概念”。

再说，我们刚才看见涌现出来的，不正是它同那种返回缺席的摆荡之间的关系吗？底部在哪里？就是缺席吗？不是！开口的断裂、裂缝和刻痕使这项缺席像喊声一样涌现；这喊声不是从沉默的背景上单独凸显出来，反而使沉默本身涌现。

如果你们领会、如果你们把这项初始结构“把握在手中”［Begriff］，就更不容易只抓住无意识问题的某个局部面向；例如，只把无意识说成主体在自身历史中异化，并位于话语的中断同其欲望接合的层面。

你们将会看到：

- 更根本地说，你们必须把无意识置于一种共时性的维度中［“始终已经在那里”］；
- 它位于某种存在的层面，但只就这种存在能够关涉一切而言；
- 它位于言说行为主体的层面；你们很清楚，按照句子和语式的不同，这个主体既会失去自己，也会重新找到自己；在感叹、命令、呼唤，乃至一次失灵中，向你们提出谜题并在那里言说的始终是它；简言之，
- 它位于这样一个层面：在那里，一切绽开的东西都会扩散开来，正如弗洛伊德谈梦时所说，像菌丝体那样围绕一个同无意识相关的中心点蔓延。这里涉及的始终是作为未规定者的主体。
- Oblīvium［oblīviō：擦去的书写这一隐喻（oblinere：擦除、删去），埃尔努与梅耶，《拉丁语词源词典》，克兰克西克出版社，2001年，第455页］；其中的 lēvis——带长音“ē”——意为“磨光、抹平、使之光滑”［埃尔努与梅耶，第353页］；
- Oblīvium 就是擦除之物：遗忘同某种作为能指本身的东西被擦除之间的关系［S_1 ］。

我们由此重新找到基础结构；我们必须把某种能够操作的东西的可能性同它联系起来：也就是某种东西承担起划掉、删去另一物的功能的可能性。在结构上，这处在比我们以后将讨论的压抑更原初的层次。同样，我们看见，我所谈的这个关于擦除的操作性要素，正是弗洛伊

德从一开始就在审查功能中标示的东西。他强调，我们必须把审查的各种样态理解成审查员的工作、用剪刀涂删、俄国式审查；或者像亨利希·海涅[注12]在《论德国》开头［1855年，第48页］讽刺德国审查时所说的：

> [注12]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斯拉特金重印出版社，1979年（1874年版影印本）。

“某某夫妇欣然宣布，他们诞下一个像自由一样美丽的孩子。霍夫曼博士划掉了‘自由’一词。”

当然，我们可以追问：这种纯粹物质性的审查究竟使“自由”一词的效应变成了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弗洛伊德也正是在这里指出，无意识的动力以最有效的方式作用于何物。让我们再次采用那个无论怎样发掘都不算过度的例子：在参观奥尔维耶托的壁画以后，对“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的遗忘、这次记忆失足，正是弗洛伊德最先用来作出论证的例子。

我们怎么可能不看见，从文本本身涌现并强加于我们的，并非隐喻，而是“Signor”、Herr 这个词真正的消失、删除、受到“压制”（Unterdrückung）并沉到下面——再也无法把它找回来！我曾说，Signor、Herr、绝对的主人，归根结底也就是死亡，在这里消失了。但是，在它背后，我们不也看见这样一切逐渐显出轮廓吗：它们迫使弗洛伊德到父亲死亡的神话中去寻找对自身欲望的调节。

而且，如果弗洛伊德终究同尼采相遇，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神话中宣告“上帝死了”，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就是说，“上帝死了”这个神话——请听清，我对它作为神话的确信远不及当代大多数知识

分子，而这根本不是什么有神论宣言——也许只是一处为了抵御某项威胁而找到的庇护所；由于若干确实属于时代与时期的相互关系，这项威胁尤其鲜明：那就是阉割的威胁。

如果你们懂得阅读，奥尔维耶托大教堂那些末日壁画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项威胁。如果你们有所怀疑、如果你们不会读，就去读那场火车上的谈话：弗洛伊德正是面对那位交谈者想不起“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在火车驶经杜布罗夫尼克附近或某个类似地方时，这番话以前的半小时或一小时内，谈论的无非是性能力的终结；那位医生交谈者告诉弗洛伊德，对他通常接诊的病人来说，这件事具有何等悲剧性。

因此，无意识始终显现为在主体的一道切口中摆荡之物；一个被弗洛伊德等同于欲望的发现物从中再次涌出。暂时说来，我们会把它置于有关话语那条裸露的转喻中；主体在某个意外之点于其中把握自己［Begriff］。

谈到弗洛伊德及其同父亲的关系，不要忘记：他的全部努力最终只让他承认，对他而言，这个问题仍原封未动。他曾对一位女性谈话者说：“女人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他从未解决。我们在这里参照的是他实际上同女人的关系，参照琼斯含蓄地形容他的那种耽于妻子的性格[注13]。我们可以说，如果弗洛伊德没有投身于以歇斯底里者为形式的另一个女人，他无疑会成为一名令人赞叹、充满激情的唯心主义者。

> [注13] Uxorieux（英语 uxorious）：过度忠于或顺从自己的妻子。

我已经决定，我的研讨班总要在规定时刻——两点差二十分——结束。你们看，今天我并没有说完无意识的功能。我们暂且停在我原本

希望收束的终点以前：无意识。今天，我还没有触及重复。我关于无意识还要说的内容，同下一次接近第二个概念——重复——的方式紧密相连。

第3课 · 1964年1月29日

我上次开始引入我所谓弗洛伊德四个基本概念中的第一个……

我通过一道裂口的结构引入了无意识

……这使我的一位听众雅克-阿兰 · 米勒有机会画出一条出色的线索：在我此前的文章中，他仔细辨认出一种缺失的结构化功能；随后，他以一条大胆而优雅的弧线，把它同我论述欲望作为存在之缺的功能时所标示的东西连接起来。

他为你们完成了这样一幅概要图。至少对那些已经多少了解我的教学的人来说，它并没有起到汇拢内容的作用。在画出这条线索以后，他向我追问了我的本体论。当然，在课表为对话规定的有限时间内，我不可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本来应该请他明确说明，他用“本体论”一词圈定的究竟是什么。不过，他不要以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任何不合时宜之处。

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这个问题来得尤其恰当；因为在这道裂口、这项基本结构中，所涉及的严格说来正是一种本体论功能。我认为必须以它来引入无意识的功能，把它作为无意识最本质的规定。你们已经看见，当无意识以这种方式被引入时，它让我们在这道裂口所显现的东西中区分出两种形式；我们不妨把这种显现称作前本体论的。

我曾强调无意识最初涌现时一个过度被遗忘的特征——而这种遗忘并非没有意指：无意识并不适合被纳入本体论。最初向弗洛伊德、向那些发现者和迈出第一步的人显现的东西，至今仍会向任何在分析中关

注它、同它相处一段时间，并在某些迂回处不得不使自己的目光适应真正属于无意识秩序之物的人显现：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而是未实现之物。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的前本体论地位与伦理地位

我提到了灵薄狱的功能。我原本也可以谈谈神话语域和诺斯替派构造中所谓的中间存在者：风精、地精，乃至这些暧昧中介者的更高级形式。同样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开始搅动这个世界时，曾说出下面这句话；在他吐出它的当时，这句话仿佛承载着更沉重、令人不安的预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六十年的经验，其中的威胁已经完全被遗忘：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注1]

[注1] 《梦的解析》卷首题词，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七卷第312行：“如果我不能使天上的诸神屈服，我就撼动阿刻戎河。”

这件事本身很值得注意：当初宣告为一次地狱之门的开启，后来却变得如此显著地无菌。同样奇怪而又具有指示意义的是，这场如此决然地宣布要打开“下层世界”的事业，归根结底——除了极其罕见的例外——从未同世界各处那些所谓的“形而上研究”真正接合，也从未同种种降神、唯灵、招魂或死灵术实践结成任何严肃的联盟；这些活动至今仍然存在，而在弗洛伊德的发现出现时尤其兴盛。还有迈尔斯的哥特式心理学，它执意追踪心灵感应的事实，也同样如此。

当然，弗洛伊德顺带触及过这些事实，也触及过在自身经验中可能遇到、被带到他面前的现象。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一旦把它们把握在手中［Begriff］，其理论化工作就立刻朝一种理性主义的还原展开——

而且展开得相当优雅。今天分析圈里仍有人执着于所谓“灵异现象”，例如塞尔瓦迪奥的研究；这种命名本身就以一种颇有意味的方式指向无害化。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类执着视为例外，甚至偏离常轨。我们的研究和经验绝不是朝这个方向引导我们的。

如果我们对无意识的研究确有一项结果，那就是某种干燥化，一种还原：

- 还原成一册样本颇为有限的植物标本集；
- 还原成一份名录，它成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评注目录；
- 还原成一种乐于自称“自然的”分类。

传统心理学乐于强调人的欲望传统上不可驾驭、强大而无限的性质，仿佛在其中看见某只不知名的神圣蹄子留下的印记；即便无意识研究也在这种心理学语域中产生了某种效应，分析经验所走的也不是这个方向。如果说它使我们能够陈述什么，那毋宁是欲望的有限功能。同任何其他功能、任何其他处在人类幅度上的点相比，欲望更会在某处遇到自己的界限。我们以后会回到这一切。

我要指出，我并没有说“快乐”：

- 快乐限制了人类幅度能够伸展的范围——这是我们将要把握的东西；
- 快乐原则是一项稳态原则——这是基本假设；它仍为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越过、超越其界限的向往与张力留下位置。

然而，真正涉及的是：欲望本身找到了自己的轮廓、固定的关系和界限；甚至正是在同这项界限的关系中，欲望才把自己维持为欲望，才能把自己维持成越过快乐原则所规定门槛的欲望。当然，弗洛伊德拒斥他所谓的“海洋般的向往”，并不特别具有个人色彩；人们在某个场域——具体说就是宗教感伤的场域——中援引的正是这种向往，而弗洛伊德拒绝了它。

我们的经验恰恰在这里把这种“向往”还原为一个幻想，使我们在别处获得坚实立足点，并把它放回弗洛伊德谈宗教时所谓“幻觉”的位置。

既然我上次[注2]为你们引入的内容涉及本体论，那么，无意识功能中属于存在者层面的东西，就是这道裂缝：某种东西经由它一瞬间被带到光天之下——它在我们场域中的历程终究显得如此短暂——但其特征还包含第二个封闭时刻；正是这第二个时刻，使这次把握呈现出消逝的面貌。我借此指向一个以后会再回到的语域；它甚至可能成为我能在这里迈出的一步，因为此前受情境所限，我只能避开它。你们知道，这情境何等灼热！［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与分析时段的时长问题。］

> [注2]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埃马纽埃尔·马蒂诺译，第21页；其中引用柏拉图《智者》244a：Δῆλον γὰρ ὡς ὑμεῖς μὲν ταῦτα πάλαι γιγνώσκετε, ἡμεῖς δὲ πρὸ τοῦ μὲν ᾠόμεθα, νῦν δ' ἠπορήκαμεν.（“显然，你们早已知道这些；而我们从前自以为知道，如今却陷入了困惑。”）

由于我们以后确实必须分析的种种理由，我们的技术习惯在时间功能的层面变得极其敏感；以至于，即使我想在这里引入若干如此本质的区分——它们在我们学科以外随处可见——也仿佛必须走上一条或多或少带有辩护性质的讨论道路。

这一点在无意识的定义本身中便清晰可感。只要参照弗洛伊德对它的说法——这种说法势必近似，因为他起初只能通过若干落笔和尝试来处理初级过程——就会发现：其中发生的事情无法进入矛盾关系，无法被置于时空位置，也无法进入时间功能。

而“不可摧毁的欲望”不过是把它所支撑的一幅过去形象，运送到一个始终短暂而有限的未来。不过，“不可摧毁”这个词恰恰被断言属于所有现实中最不一致的那一种现实；它逸出了那项在我们于世界中寻找事物时最具结构化作用的功能。事物是什么，不就是在某一段时间里保持同一并持续存在的东西吗？［参见海德格尔：《什么是物？》，伽利玛出版社“Tel”丛书，1988年。］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如果“不可摧毁的欲望”逸出时间，那么在这一秩序中，它属于什么语域？难道不应在这种时间、这种构成事物实体的绵延旁边，区分出另一种时间样态——一种逻辑时间吗？你们知道，我已经在别处[注3]处理过这个主题。

> [注3] 参见《文集》第197页《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断言》；该文于1945年3月为《艺术手册》撰写。

我们重新找到了我上次向你们唤起的那道裂缝的搏动所具有的分节结构。这种消逝的显现位于逻辑时间的两个时刻——开端与终结——之间：

- 一端是观看的瞬间；在那里，总有某种东西从直观本身中被省略，甚至丧失；
- 另一端是那个遁逸的时刻；在那里，对无意识的把握恰恰无法作出结论，所涉及的始终是一场受诱骗的重新捕获。

所以，从存在者层面说，它就是遁逸之物；但我们仍能在一种结构中圈定它，而且是一种迄今从未严格作为这种结构被圈定的时间结构。至于在那里出现的东西，我们已经看见，经验此后的全部进程都用另一种分析——毋宁说是轻蔑——对待它。至于从这道裂口中钻出的幽魂，套用弗洛伊德在《梦的科学》某个转折处使用的比喻，我们并没有“用血喂养它们”[注4]。

> [注4]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它们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死者那样死去，而像《奥德赛》中的阴影；只要饮了血，便会苏醒过来，取得某种生命。”（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17页。）同书2003年版第607页注1又说：“借用一个比喻：它们的消亡，同《奥德赛》中地下世界的阴影没有另一种形式；只要饮了血，它们便会苏醒，获得新的生命。”（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70页。）

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别处，而我今年到这里来要向你们展示的，正是这些兴趣转移怎样始终更倾向于避开结构——那些在分析中被谈得很糟的结构，至少在我听来、依我的判断如此；人们谈论它们的方式几乎像先知。

我的意思是，即使面对分析家从经验中给出的最佳理论见证，人们也常常觉得还必须解释这些见证。等我们处理自身经验中最鲜活、最灼热的东西——也就是转移——时，我会在适当时机向你们表明这一点：关于转移，最零碎的见证同最有启发性的见证在彻底混乱中并存。

正因如此，我只能一步一步前进。因为我必须向你们谈的无意识、重复，所有这些都有人在转移层面向你们谈论，并声称那里涉及的正是它们；“转移是一种重复”，已经成了人们随口就说的套话。

- 我并不是说这句话错了，也不是说转移中不存在重复；
- 我并不是说，弗洛伊德没有正是在转移经验中接近重复；
- 我要说的是，重复概念同转移概念毫无关系。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先在我们的说明中处理重复，赋予它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如果把它纳入自身的历史发展，反而只会助长它的种种歧义；这些歧义来自这样一个事实：重复是在转移经验所迫使的摸索中被发现的。因此，我先回到无意识。

在这里，我必须引入并标明一条斜径，我们通过它，才有可能进入这样一个问题：无意识呈现出如此遁逸、如此不一致的存在地位，而赋予它这项地位的——这个说法无论听起来多么惊人——正是其发现者的进路。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项地位在存在者层面极其脆弱；但它是伦理性的。正是弗洛伊德在其真理之渴中采取的进路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走进去。”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的前本体论地位与伦理地位

因为这项［存在］地位在某处显现了出来，而且是在弗洛伊德对一种现实的经验中显现；在此以前，对医生而言，这种现实最受拒绝、最被掩盖、最受压制、最遭排斥：这就是歇斯底里者的现实，因为她仿佛从起源处便带有欺骗的标记。当然，这把我们引向了另一回事。

一个发现者——弗洛伊德——曾经说："那里就是我要带领我的人民前往的国度。"这一事实构成了一道不连续性，他最初的进路由此把我们引入这个场域。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场域、这道裂缝中发生的事情，都仿佛带着其最初发现的特征，具体说就是歇斯底里者的欲望。

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快强行显现出来；它越是得到发现，人们的表述就越是迟到。理论总拖在后面，因为它只为此前的发现而锻造；所以，一切都必须重做，包括有关歇斯底里者欲望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种追溯性的跃迁，来标明弗洛伊德面对无意识场域中发生的事情时，其立场的本质所在。

我说弗洛伊德在这里的进路是伦理性的，并不是在印象主义意义上赞叹那种著名的"面对一切都不退缩的科学家勇气"——同所有形象一样，这个形象也需要有所节制！如果我说无意识的地位是伦理性的，而不是存在者层面的，那是因为弗洛伊德讨论如何赋予无意识以地位时，恰恰没有突出我刚才所谓的"真理之渴"。这个说法只是在追踪各种接近和逼近的路线上给出一项提示，使我们以后能够追问：弗洛伊德的激情究竟位于何处。但当他真正讨论这项地位时，他并不把这一点推到前景。他知道，就这个语域而言，无意识的命运丝线何等脆弱。他以一项炉火纯青的艺术奇迹引入《梦的科学》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那是一个梦[注]。在《梦的解析》所分析的所有梦中，这个梦命运独特；它悬置在最令人焦虑的谜团周围，连接一位父亲同近在咫

尺的儿子尸体——死去的儿子。父亲禁不住睡去，梦中却看见儿子的形象出现，对他说："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而在隔壁房间的实在中，他确实正在燃烧。

> [注] 项目原用的 Staferla 口述转录此处作"他的最后一卷——或者说一章"，容易误读成弗洛伊德生平中的最后一部书。米勒整理本（Seuil，第35页）作"他引入《梦的科学》的最后一章"；本处据米勒本校正，所指就是《梦的解析》第七章。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的前本体论地位与伦理地位

面对这个例子，梦是欲望的形象这套理论怎样才能成立？在一种灼热的反光中，一项几乎逐字复现的现实仿佛恰恰要把做梦者从睡眠中扯醒。它如何才能成立？除非这个例子正是为了向我们指出：最能为我们唤起如下谜团的，恰恰就是这条道路：

- 一个秘密的谜团；人无须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耳朵，也能听见它恒久的回响；
- 一个只会唤起彼岸世界的谜团，唤起这个前来对父亲说"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的孩子同父亲之间不知怎样共享的秘密。

他究竟因何而燃烧？不正是因为我们看见在弗洛伊德拓扑学标出的其他点上逐渐成形的东西吗？弗洛伊德为《哈姆雷特》的神话添上一层；幽灵承载的是——正如它亲口控诉——自身罪孽的重负。［参见1958—1959年《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3月4日至4月29日及5月27日各课。］父亲、父之名，以法则的结构支撑欲望的结构。

然而，正如克尔凯郭尔向我们指出的，父亲的遗产就是他的罪。《哈姆雷特》的幽灵从哪里涌现？不正是从它向我们揭发如下事情的地方涌现吗：

- 他在“罪孽正盛放之时”猝然遇袭，被一刀割倒；
- 他远未给予哈姆雷特那些能让其欲望维持下去的法则禁令；相反，每一个时刻所涉及的，都是对这位过分理想化的父亲作出深刻质疑。

在弗洛伊德放置于此的这个例子中，一切都近在眼前，正在涌现；他仿佛借此向我们指出：他没有利用这个例子，却在品评、衡量、品尝它；他让我们从这个最令人着迷的点转开。转入什么？转入一场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讨论梦的交流、传递，以及主体讲述梦的价值。整场争论都围绕若干应当加以强调的词项运转；它们表明，主要的行动和主要词项不是“真理”，而是 Gewissheit——“确定性”。

我会说——并且还会进一步说明——弗洛伊德的进路是笛卡尔式的，因为它从确定性主体的基础出发：问题在于，人能够对什么具有确定性。为此，首先必须越过一种东西；它为无意识内容的一切打上印记，尤其当这些内容要从梦的经验中涌现时：那就是飘浮在各处、为每一次梦的讲述加上标点、把文本弄脏、在其上留下斑点的东西，也就是：

“我不确定，我怀疑。”

而在传述一个梦时，谁又不会怀疑？毕竟，亲历之物同讲述出来的东西之间，分明隔着一道深渊。然而，弗洛伊德恰恰在这里用尽全力加

以强调：怀疑正是其确定性的支点。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突出它同笛卡尔进路的相近之处——稍后我会更仔细地考察二者的差异。

当然，我们应当停下来区分这个“怀疑”：一边是笛卡尔那里主体确定性赖以奠基的怀疑，另一边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的怀疑——它为真正需要关注之处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标记。他说明其理由：“恰恰是在那里，有某种东西必须得到保存。”他说。此时，怀疑便是阻抗的标志。不过，他赋予怀疑的功能仍然暧昧，因为这个必须得到保存的某种东西，既可能是需要显现出来的东西——因为无论如何，显现之物都只会在一种 Verkleidung、一种伪装之下显现——也可能是戴得不牢的假发。

无论如何，我所强调的正是两条进路在这里以更鲜明的方式接近、汇合。笛卡尔告诉我们：“我确信，我在怀疑自己是否思想。”而我要说——只是为了维持一个公式，它并不比笛卡尔的公式更谨慎，却使我们避免争论“我思”——笛卡尔告诉我们：“由于思，我是。”你们看，这里我省略了“我思”，也就省略了由它引发的争论。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个“我思”之所以能够成立，显然无法同下面这个事实分开：笛卡尔只有把它说给我们听，才能表述它；而他本人遗忘的正是这一点。不过，我们暂且把它搁置。

以一种十分准确的类比方式，弗洛伊德在自己怀疑的地方——毕竟，那些是他的梦，起初怀疑的也正是他——确信那里有一项无意识思想；这意味着，这项思想把自己揭示为缺席。每当他遇到怀疑时，他便在这个位置召唤主体将借以显现的“我思”。归根结底，他以自己的整个“我是”确信这项思想在那里；可以说，它独自在那里——只要有

人在它的位置上思想，而跃迁恰恰发生在这里。此处将显现出不对称：

- 它不在主体以奠基确定性为开端的进路中；
- 我要告诉你们，它在于：弗洛伊德唯一关心的是，在无意识这个场域里，主体就在自己家中。而正因为弗洛伊德断言了这一点的确定性，整个进程才得以展开，他借此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对笛卡尔而言，在最初的我思中——笛卡尔研究者会认可这一点，不过我愿意把它提交讨论——“我思”在翻转为“我是”时所瞄准的是某种实在。可是，“真的东西”仍如此彻底地留在外部，以至于笛卡尔随后还必须为自己取得什么保证？正是取得一个不骗人的大他者的保证；而且，这个大他者只凭自己的存在就能保证这项真理的基础，保证这个笛卡尔刚刚为之取得确定性的实在，不可能在别处找到真理的维度——其基础就在大他者自身的客观理性中。

当然，这里不是由我展示的地方——我只能略作提示——把真理交到大他者手中、交到完满的上帝手中，带来了怎样真正惊人的后果。归根结底，从此以后，那就是上帝自己的事；因为无论他想说什么，都始终会是真理：即使他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也会是真的！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意味着，我们将能够开始摆弄把几何学转变为分析学的代数字母，而通往集合论的大门也被打开：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提出一切假设，再去梳理事实。

不过，让我们放下这件同当前问题无关的事；只须记住，我们知道，凡从主体层面开始的东西都绝非没有后果——前提是我们知道“主体”一词是什么意思。笛卡尔并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是确定性的主体，以

及对一切既有知识的摒弃。而我们凭借弗洛伊德知道：这个主体会显现，而且在它进入确定性以前，“它”已经在思想。如今，这件事落到了我们手里，正是我们的难题。但无论如何，面对这个场域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从此无法拒绝它。

我想顺带强调：由此，大他者的相关项不再是骗人的大他者，而是受骗的大他者。我们一进入分析经验，就会以最具体的方式切身触及这一点：主体最害怕的，正是欺骗我们，把我们引上歧途；或者更简单地说，害怕我们弄错。毕竟，只要看看我们的模样就很清楚：我们同所有人一样，都是可能犯错的人。

然而，这并不困扰弗洛伊德；因为我们恰恰必须理解这一点，尤其是在阅读《梦的解析》中关于梦的遗忘那一章第一段时。这些相互重叠的标志表明，他把一切都纳入考虑：

- 他说，必须从其中试图建立的整套评价阶梯（Preisschätzung）中解放自己（sich frei machen），不再评价什么确定、什么不确定；
- 只要有哪怕最微弱的迹象表明某种东西进入了这个场域，就必须把它当作享乐；就主体而言，对我们来说，它是一道具有同等价值的痕迹。

弗洛伊德后来谈到一位女性同性恋者的著名病例[注5]时，嘲笑了那些面对她的梦而向他说出如下意见的人：

> [注5] 弗洛伊德：《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1920年），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德文原文：《Über die Psychogenese eines Falles von weiblicher Homosexualität》。

> “可是，那个著名的无意识原本不是要带我们抵达最真的东西、抵达某种——他们讽刺地说——神圣的真理吗？现在，这位女病人在梦中嘲弄了您：她在分析期间故意做出种种梦，好让您相信，她分明正在回到人们向她要求的方向，也就是开始喜欢男人！”

弗洛伊德丝毫不认为这构成什么反对意见。“无意识不是梦。”他告诉我们。但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意思是：无意识完全可以朝欺骗的方向发挥作用，而这对他而言绝不构成反对意见。谎言本身当然具有一项真理；正是这项真理使人完全可以断言“我在说谎”，而并不会落入所谓“说谎者埃庇米尼得斯的悖论”。只不过，弗洛伊德在这里未能正确表述歇斯底里者的欲望和这位同性恋女性的欲望究竟以什么为对象。

正因如此，无论面对多拉还是那位著名的同性恋女性，弗洛伊德都让她们越过了自己，治疗也随之中断。对于自己的解释，他本人仍在犹豫：“稍微太早”“稍微太晚”。由于还没有结构性坐标——我希望为你们梳理出来的，正是引导分析经验的这些坐标——弗洛伊德当时还无法看见：尽管病例报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歇斯底里者的欲望就是支撑父亲的欲望；在多拉病例中，她通过代理来支撑它。

多拉对父亲同K先生之妻的风流关系表现出如此明显的顺从，并让K先生追求自己；这正是一场游戏，她必须借此支撑男人的欲望。同样，一旦其中一人——K先生——对她说的不是“我对你不感兴趣”，而是“我对自己的妻子不感兴趣”，便发生了付诸行动：那记宣告决裂的耳光。

她需要保存同这个第三项的纽带；它使她能够同时看见一项欲望继续存在，而她本人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不满足：一方面，是她在父亲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助长的父亲欲望；另一方面，是她自己的欲望，因为这项欲望只有作为他人的欲望才能实现。

同样，正是面对父亲的欲望……

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给出的公式——这个公式当然起源于歇斯底里经验，而我们必须把它置于恰当的层次：“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

……这位同性恋女性为父亲的欲望找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向它挑战。

请重读这个病例，你们会看见这个年轻女人的全部举止带有多么明显的挑衅性质：她紧跟着城里一位颇有名气的交际花，不断公开展示自己对她的骑士般殷勤。直到有一天，她遇见父亲；她在父亲的目光中遇到的是退避、蔑视，以及对眼前行为的取消。她随即从一座铁路小桥的栏杆上纵身跃下。

严格照字面说，她除了消灭自己以外，已经无法设想自己所承担的功能：向父亲展示一个人怎样成为一枚抽象的阳具——英勇、独一无二，并献身为一位女士效劳。这位同性恋女性在梦中欺骗弗洛伊德，仍然是在向父亲的欲望挑战：“您想让我爱男人，我就给您想要多少便有多少的爱男人的梦。”这是以嘲弄形式作出的挑战。

我之所以把这个入口推进得如此之远，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区分：当无意识场域所关涉的是主体时，弗洛伊德进路的立场究竟如何——也就是区分确定性的主体这项功能与对真理的探求。

下一次，我们将处理重复概念，追问应当怎样设想它；追问在这项作为令人失望的经验的经验内部，弗洛伊德怎样恰恰通过作为失望之重复的重复，把自己的经验同某种实在协调起来。从此，在科学这个场域中，这项实在将被定位成主体注定要错失、却又由这次错失本身揭示出来的东西。

第4课 · 1964年2月5日

我首先想向你们宣布一件事……

这项通知只对熟悉我习惯的人有意义。我通常会缺席相当于过去两次研讨班的时间，去参加一种已经成为我们习俗的仪式性休息，也就是所谓“冬季运动”；你们中有些人原本会料想，今年大约也在同一时期……但我很高兴地宣布，今年不会如此：没有雪，正好给了我一个借口，放弃这项义务。

事情的偶然安排使我还能向你们宣布另一件事；我很高兴能让更多公众知道它。我拒绝了旅行社这个把若干现款交到他们手里的机会，竟然受到对方再三感谢；因为作为补偿，他们接到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八名成员的旅行申请！我必须说，我格外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因为这就是所谓真正的善举——《福音书》说，左手不应知道右手做了什么……

因此，教学领域八位最杰出的成员正在伦敦，讨论怎样抵消我的教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操心十分值得赞扬，因为这显然是为了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利益。我很抱歉，这项消息显然只会让该学会成员感兴趣；但我们会看见，对目前领导这个学会的人而言，这次旅行极其重要。

为了照顾和保护他们，“学会”不惜作出任何牺牲——除非英国学会或许出于礼尚往来，承担了这次旅行的费用，正如他们的成员前来密切考察我们“学会”的运作时，我们惯于承担其费用。此事到此为止。这

项我认为必须发布的通知占用了五分钟；这样一来，感恩的颂歌就能盖过几种大概同此次远征有关、已经出现的轻微紧张迹象……

上次，我向你们谈了无意识概念。我想，我至少完成了这样一件事：让你们开始察觉这个概念的真正功能。它恰恰同概念功能本身处在一种深刻、初始而具有奠基性的关系中；也就是 Unbegriff，或者说概念原初之“1”的 Begriff，即切口。我把这道切口同主体本身的奠基功能深刻联系起来，也就是主体同能指本身之间最初始、最具构成性的关系。当问题涉及无意识时，我诉诸主体，这可能显得新颖——而且确实有理由显得新颖。

不过，我相信自己已经使你们切实感觉到：主体与无意识发生在同一个位置。就主体而言，笛卡尔的经验曾赋予这个位置一种可以说是“阿基米德式的”价值；它正是那个支点，使科学能够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尤其从牛顿开始，把奠基性的确定性基础仿佛缩减成一个点。

我把这项功能赋予无意识……

同时仍标明我在此前讲述中不断强调的那种搏动性功能，那种仿佛内在于无意识的消逝之必然性：凡在其裂缝中显现片刻的东西，似乎都注定要在某种抢先截取下

重新闭合——弗洛伊德本人使用过这个比喻——退隐、消失

……我把同一项功能赋予这个点，也是在标示一项希望——我们已经朝它迈出不止一步：从这个点出发，沿着一个不同方向，将会更新并构成一种同物理科学中曾经产生的结晶一样锐利、决断而具有奠基性的结晶；我们会把这个不同方向称作“主体的猜想科学”。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里的悖论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多。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当他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开始进入这项材料，并且明白自己必须到梦的场域中寻找、定位对歇斯底里者经验所教给他的东西的确证时，他不是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吗？此时，他针对无意识具体说了什么？无意识的本质，不是意识能够从阈下唤起、扩展、定位并带出的东西，而是那种在本质上被意识拒绝的东西。

弗洛伊德怎样称呼它？正是用笛卡尔标示我刚才所谓“支点”时的同一个词：“思想”——Gedanken。在意识彼岸这个场域中有“思想”。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论证！我曾更准确地向你们阐明：要表象这些“思想”，就不可能脱离这样一种同构的决定关系——“我思”的主体同“我疑”的表述正处在这种关系中。

笛卡尔是在“我疑”的言说行为中把握其“我思”，而不是在“我疑”的陈述内容中把握它；后者仍携带着所有有待怀疑的知识。那么，当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应当把我所谓的“书尾标记”也纳入梦的文本时，他不是又向前迈出一步，充分表明我们把二者联系起来具有正当性吗？

当梦的文本边缘放着这枚书尾标记时……

在古老文本中，书尾标记就是那只起指示作用的小手；人们会把它印出来——在印刷术还算得上印刷术的时代，过去就是这样印的。弗洛伊德说：要把它考虑进去，怀疑这枚书尾标记也是文本的一部分

……他借这枚小小的符号再次加强了自己的提示……

正如他关于怎样看待梦的叙述所作的一切说明一样；这份叙述当然始终可能受到怀疑

……他向我们表明，自己的确定性——我上次所说的 Gewissheit——只放在叙述、评论和联想所形成的能指星座中；无论后来怎样撤回，所有东西都来提供能指，而他正是依靠这些能指建立自己的 Gewissheit。

我要强调，经验只有随着他的进路才真正开始；所以我把它同笛卡尔的进路比较。我并不是说，这是"进入主体世界"——请注意，这里的"主体"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功能"，有别于那个神话般、混沌如星云的东西。我不会说弗洛伊德引入了主体，因为引入主体的是笛卡尔；但我要说，弗洛伊德诉诸的正是［他自己的确定性］，并且向它说出了如下新的话：

> "在这里，在梦的场域中，你就在自己家里。""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这绝不意味着某种不知所谓的肮脏译法："自我必须把本我赶走"！你们看看，人们竟会怎样把弗洛伊德译成法语；而这个公式在结构、深度和回响上，明明足以同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公式相提并论！

这个"……soll ich werden"里的 Ich 并不是自我。只要懂得辨认它的位置，从头到尾，弗洛伊德笔下的 Ich 指的都是能指网络完整而总体的位置，也就是主体。"它一直在的地方……"——梦就一直在那里；古人又在那里辨认出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时还辨认出诸神的讯息。他们为什么会错？他们确实拿诸神的讯息做出了某种东西。再说，随着我的讲述继续，你们或许会隐约看见，诸神的讯息未必已经不在那里，只不过我们对此毫不在意。

弗洛伊德在这个领域告诉我们的、真正关系到我们的，是包裹这些讯息的织物，是有某种东西偶尔被捕获其中的网络。诸神的声音也许仍能听见，但我们早已让自己的耳朵在诸神面前恢复到原初状态；人人都知道，耳朵本来就是“为了不听见”而造的［《耶利米书》5:21：“……他们有耳朵，却听不见。”］

然而，主体就在其中，必须在那里重新认出自己。“它一直在的地方……”——我提前说一句：就是实在；稍后我会证明这句话。听我讲过一段时间的人也知道，我喜欢使用“诸神属于实在的场域”这个公式。“它一直在的地方，Ich、主体——而不是心理——必须在那里形成。”要知道自己已经抵达并重新认出自己，只有一个方法：定位网络。而一个网络既然是网络，怎样才能定位？靠的是折返、回归、同自己的路径交叉，靠的是它总以同一种方式彼此重叠。

在《梦的科学》第七章中，除了下面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东西能确证弗洛伊德的 Gewissheit：“诸位，请继续说这都是偶然。你们声称，我们请主体联想时，只是在他的言说中抽取并收集某些适合我们的东西，借此支持自己的意见。但在我的经验中，我没有发现任何随意拼出的构形，也没有发现任何任意性：各种线索以某种方式彼此重叠，而正是这种重叠逸出了偶然。”

也许我还必须再次回来，不断提醒、反复敲打……对那些已经听过我就此授课的人，我只重新唤起一点：致弗利斯的第52封信评论了一幅图式；这幅图式后来在《梦的解析》中被称作“光学的”。也就是说，它以若干层次的形象为模型；某种类似光的东西可以穿透这些层次，而其折射率会逐层变化。

第52封信中的各幅图式同我请你们参照的图式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聚会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先生评论过它，而他今天也在这里

……在第52封信的图式里——而且这是弗洛伊德亲口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无意识主体之事发生的位置，并不是一个空间位置，也不是一个解剖层次。

否则，怎么可能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它设想成位于知觉与意识之间，就像人们说“皮肉之间”一样？那会是铺展在两者之间的一片巨大展面、一道特殊光谱……

在建立第二拓扑学时，这两个要素后来会被合为“知觉—意识”（Wahrnehmung-Bewusstsein）

……但关键在于：二者的间隔中有一个位置——主体在其中构成的大他者位置。

在第一幅图式，也就是第52封信给出的图式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必定存在某个时间、某个阶段，使这些 Wahrnehmungszeichen［Wahrnehmung：知觉；Zeichen：标记］……

按照我教给你们的内容，应当立即赋予它们真正的名称，也就是能指。而且，弗洛伊德还作了明确说明。他告诉我们，这些Wahrnehmungszeichen——“知觉痕迹”——怎样运作？

弗洛伊德根据经验给出的必然要求，是把知觉与记忆彻底分开：某种东西要进入记忆，就必须先从知觉中擦除，反过来也一样

……所以，他指出了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Wahrnehmungszeichen必须在同时性中构成。除了能指的共时性，这还能是什么？

当然，弗洛伊德在语言学家出现五十年前便说出了这一点；他越不知道自己说出了什么，就越真正说出了它。但当他在《梦的解析》中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会看见，他以同样惊人的方式标出了另一些层次：在那里，它们将“通过类比”构成。我们似乎重新遇见了对比，遇见了相似性的相同功能；它们对于从一种历时性中引入的隐喻之构成至关重要。总之，我不再展开，因为今天必须继续向前。

我们在弗洛伊德的阐述中毫不含混地看见问题所在：这里不仅有一个能指网络；这个网络也不是通过某种偶然或邻接的联想形成的。它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构成，是由于一种界定明确的结构，也由于时间要素同样界定明确的可能性——一种具有构成作用和方向的历时性。

我还想强调一点，请你们注意弗洛伊德在无意识最末一层——隔膜在那里运作——指出的东西；对我们而言，这简直具有奇迹般的性质。正是在那里，初级过程同前意识层面将要把握、收集和利用的东西之间，建立起那些预先关系。“这必定同因果性有关。”他说。

对我们来说，这些彼此重叠之处也使我们确信，自己重新找到了阿里阿德涅的线；不过，我们无法知道，道路是否正是从那里传到我们这里。因为当然，我们是在给出自身的能指理论以前读过这些文字；但我们读过，却未必总能当场理解。

如果我们是受自身经验的必然性推动，才把这道因果裂口置于无意识结构的核心，那么，在弗洛伊德文本中发现这项谜一般而未经解释的提示，对我们同样表明：我们正在沿着他的确定性道路前进。因为必

须看清：在我让你们暂且停下的这个时刻，“确定性的主体”已经分裂。拥有确定性的是弗洛伊德。

我提出的问题，其核心由此显现：精神分析是否——言下之意，从现在起就——是一门科学？

只要弗洛伊德——而这是显而易见的——仍然属于现代科学的区分性特征，我们是否就不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现代科学同紧接在它前面的科学有何区别——现在暂不讨论这一点——而是说它同科学初现曙光时的区别。

《泰阿泰德》讨论了二者的区别： 科学初兴时，有一位大师在场。 而弗洛伊德显然至今仍是一位大师，并继续作为大师发挥作用——除非全部所谓分析文献都只是彻头彻尾的胡闹。问题甚至正围绕这一点提出：“这根蒂柄[注1]有一天能够减轻吗？”

> [注1] Pédicule：含有神经和血管、把一个器官或器官的一部分同机体其余部分连接起来的蒂状索带。

同他的确定性相对的，是我刚才告诉过你们、从笛卡尔以来已经在那里等待一段时间的主体。因此，我敢于把下面这句话陈述为一项真理——我想它不会使任何人汗毛倒竖：只有在笛卡尔主体涌现一段时间以后，无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场域才成为可能。

我在讲述中把下面一点视为已经取得的前提……

当然并未在这里得到证明，因为那不是我的场域，而属于其他人；不过，它在科学史领域已经得到足够广泛的承认，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前提

……现代科学只有在笛卡尔迈出奠基性的一步以后才真正开始。

然而，能否召唤主体在无意识中“回到自己家里”，就取决于这一点；所以，知道我们召唤的是谁十分重要。那不是历来所谓的“灵魂”——既不是可死的，也不是不死的；不是影子、替身或幽灵；甚至不是某种假定的心理圈层——一副作为防御及其他图式之所在的甲壳。我们恰恰必须在这里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回各自的位置。

首先，从一开始，受到召唤的就是主体，所以只有主体才可能在那里获选。也许正如寓言所说，“被召的人多，获选的人少”；但获选者肯定不会来自被召者以外……要定位并理解弗洛伊德概念，就必须从这项基础出发：受到召唤的是主体［“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我刚才从笛卡尔起源出发界定并标示的主体，并不在那些被不加区分地带回来的众多东西中；它不属于几百年来、而且始终如一的经验过程中积累的一切。我们刚才谈到的诸神懂得：它们只能混在这些群众里、扮演小角色，被偷偷带回来。人必须清楚地知道并说出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才是科学进路的要害。既然这里涉及主体，这也赋予分析中所谓的回忆以真正功能：回忆不是柏拉图式的“回想”，不是某种来自彼岸、来自至高“真者”的 美与善的形式、印痕或 εἶδος（eidos） 的返回。

它来自结构化的必然性，来自某种卑微之物；它诞生在最底层的遭遇中，诞生在先于我们的整群说话者中，诞生在能指的结构、一门语言以及人们结结巴巴、磕磕绊绊说出的各种语言中。然而，它们无法逃离一种特定类型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回声、模型和风格，奇特地

重现于今天数学据以重新定位的那些阐发中——这些阐发取代了那种力图排除一切直观的重构。

所以，正如你们通过彼此重叠的概念已经看见，　返回（Wiederkehr）的功能至关重要。它不只是“遭压抑之物”意义上的 Wiederkehr；无意识场域本身的构成也通过这项 Wiederkehr 得到保证。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确保自己的确定性。

不过，文本同样清楚地表明：如果他确实在这里确保自己的确定性，那么这项确定性并非来自这里，而是来自他在那里辨认出的东西……

在这里，我要向那位在我第一次研讨班以后向我提问的人说话。他问，我为何在他所谓——而且令他困惑的——我的讲述中仿佛带有的“心理主义”面前有所犹豫；当时，我谈的是弗洛伊德的话语

……他可以在这里切身看见：为了同弗洛伊德在主体中推进的确定性构成相关、彼此平衡，同它发生关系的东西是：

- 弗洛伊德在那里辨认出自己欲望的法则；
- 如果没有他的自我分析为他引路——文本对此有所见证——他便不可能凭借这场确定性的赌注向前推进。

而他的自我分析是什么？不正是对悬系于父之名的欲望法则所作的天才定位——第一次定位吗？弗洛伊德向这个主体的确定性推进；这项确定性由发现主体的行动所支撑，而弗洛伊德本人则由同自身欲望的某种关系，以及他所作的行动——即精神分析的创立——所支撑。

我不再展开，尽管我每次都不愿离开这片地带，因为还应当强调：我们无法逃避这样一种理解——弗洛伊德关于幻觉的概念，即对初始知觉进行倒退性投注的过程，意味着主体必须在其中被彻底颠覆。

事实上，主体只在极其短暂的时刻处于这种状态；但这完全敞开了它同真正幻觉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主体并不把自己认作被颠覆者；然而，在某个时间、时刻和样态下，弗洛伊德认为，把它设想为可能且足以成立——而这终究无疑只是一种神话式标定——是可以的。对于欲望、幻觉性精神病和意识混乱状态，是否可以像他那样过快勾勒，把它们直接说成受阻欲望那种不可觉察的倒退之显现，这并不确定。但他能够作出这种设想，已经充分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把主体等同于从起源处便被能指系统颠覆的东西。

所以，让我们暂且放下无意识的时间；今天即使只能稍稍前进，也要转向黑板上写着的东西，转向我必须处理的问题：重复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用不止一次会面来讨论。

我要向你们讲的内容如此新颖，尽管从我开始阐述能指以来，它显然已经相当确定；所以我认为，今天就应当把袖口里的牌全都亮出来，告诉你们，我打算怎样为你们定位这项重复功能。

重复功能同我刚才称作 Wiederkehr 的回路开放或封闭性质毫无关系。

为了说清楚，也为了让你们知道我要把你们引向哪里，我的论点是：这种重复，弗洛伊德即使不是第一次引入它，也是在1914年的文章《回忆、重复与修通》[注2][注]中第一次把它表述出来；分析中最大的

愚蠢正是建立在这篇文章上。随后，这条线抵达《超越快乐原则》[注3]第五章。

> [注2] 弗洛伊德：《回忆、重复与修通》（Erinnern,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载《精神分析技术》，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此处所链接法译为拉康所拒绝。

> [注3]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载《精神分析论文集》，帕约出版社，2006年；法文文本。

> [注] Durcharbeiten 指分析材料与阻抗在时间中被一次次重新经历和工作，项目统一译作"修通"；它不是一次性的"加工"。第二十课用"循环必须多次走过"直接说明了这一层含义。

相关知识卡 Durcharbeitung：修通不是一次领悟

请尽量用法语以外的语言阅读它。我希望你们已经读过，但仍请你们把第五章逐行重读一遍。

不懂德语的人可以读英文译本；顺便说一句，它会让你们大开眼界。你们会看见，例如，译者坚持把 Trieb 译作 instinct，把 triebhaft 译作 instinctual，这给他造成了何等麻烦；尽管整部译本始终如一、毫无例外地维持这种译法……

这使整个版本都建立在彻底的误译层面；Trieb 同 instinct 根本毫无共同之处

……这里的不协调显得如此无法容忍，以至于译者甚至无法把句子译到底，继续用 instinctual 来翻译 triebhaft。他只好加上一则注释："Triebhaft：下一段开头的 triebhaft 一词，比 instinctual 更能揭示其中的迫切性。"

小朋友们，Trieb 更像是从屁股后面推着你们走；这就是它同所谓 instinct 的全部差别！精神分析教学就是这样被传下来的！

让我们看看 Wiederholen 怎样被引入。Wiederholen 同 Erinnerung ——“回忆”——有关。主体回到自己家中、对生平进行回忆重构，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到某个名为实在的界限为止。如果要当着你们的面为这里的问题造一个斯宾诺莎式公式，我会说：Cogitatio adaequata semper vitat eamdem rem.

我说的是：恰当思想只要仍然是思想——在我们所处的层次上——就总会避开、偏离同一个“物”［实在］，即使后来还会重新回到那里。这里的实在，就是当年迫使我提出如下公式的东西；而人类思想史也没有怎样反驳它：“实在就是总回到同一个位置的东西”——主体作为思考者，或者作为在梦中思考的主体，总不会在那个位置遇见它。

弗洛伊德思想中把重复发现为一项功能的全部历史，都在说明这个结构性动因；只有以这种方式标明其中的关系，它才得到界定。起初，由于面对的是歇斯底里者，回忆过程进行得多么漂亮！它在最早接受治疗的歇斯底里者身上多么令人信服！

所以，我在前两次课上顺带标明：最初不可能知道这种回忆涉及什么——歇斯底里者的欲望原来是要维持父亲欲望的地位。对于那个占据父亲位置的人，事情会一直被回忆到杯底残渣，也就毫不奇怪。

我借此向你们指出一个差别——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一点上从未摇摆：“重复”不是“再现”，Wiederholen 不是 Reproduzieren。再现是人们起初、在宣泄法充满巨大希望的时代以为能够做到的事。那时，人们

仿佛拥有“原初场景”的复制品，就像今天花9.50法郎便能买到大师画作的复制品。

不过，弗洛伊德很快迈出下一步，并向我们指出：没有任何［原初场景］能够被把握、摧毁或烧毁，除非以人们所谓的象征性方式：in effigie, in absentia——在肖像中，在缺席中。

重复首先以一种并不清楚、并非不言自明、也不会让我们立刻安坐下来的形式出现：它是一种再现，是一种在行动中的当前化。所以，我在黑板底部写下带着大问号的“行动？”，以此向你们表明：只要我们还在谈重复同实在的关系，行动就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视野线上。

理由很简单：无论弗洛伊德还是他的后继者，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试图回想关于行动的一件人人都能知道的事。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加上“人的”行动，因为据我们所知，只有人才有行动。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行动不是举止，也不是行为。比如，我们可以先把目光定在这一点上，以后再回来：在某些条件下，一个人才能剖开自己的腹部；这是一项毫无歧义的行动。

无论把它叫作 腹切り（hara-kiri）还是切腹（seppuku）[注4]，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这会给别人造成很大困扰；在结构中，这是一项为了向某种东西致敬而作出的行动。让我们先等待，不要急着下结论；只须标明：一项行动、一项真正的行动，总有一部分相关结构，总有关涉其中却并非不言自明的某种实在。

> [注4] 在日语中，腹切り（hara-kiri）属于俗语，字面义是“切开腹部”；指称体面自杀的正式说法是切腹（seppuku）。

Wiederholen［重复］，再没有什么比它更构成谜题……

尤其相对于那项把全部心理学——如果我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话——从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分成两半的结构性划分

……再没有什么比 Wiederholen 更构成谜题。据最谨慎的词源学家说，它同法语 haler（拖曳）非常接近，就像纤道上的拖曳；主体拖着自己的东西，始终绕着一条无法走出的特定路径转，这种“拖曳”也同它十分接近。

为什么重复首先会在所谓“创伤性神经症”层面向我们显现？弗洛伊德有别于所有神经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及其他人之处，正在于他清楚标明：主体会在梦中再现例如那场猛烈轰炸的记忆——他的神经症正是从那里开始——这件事固然构成问题，但清醒时，他对此仿佛无动于衷！

如果从快乐原则的观点看，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它提供理由，那么创伤性重复的功能是什么？为了掌控痛苦事件吗？是谁在掌控？这里要加以掌控的主人在哪里？当我们恰恰不知道应把那个会借机进行掌控的审级置于何处时，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说出这种话？

在我向你们指出的这一系列文章——其中两篇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两篇——终点处，弗洛伊德不是在后一篇中告诉我们：要理解创伤性神经症的梦里发生的事情，只能到最原始的运作层面，也就是力求实现能量束缚的层面去理解吗？

因此，不要预先假定这里涉及某种偏差或功能分配，像我们在实在中一个远为精细的层次上发现的那样。在那里，我们看见，主体确实只有把自己分成若干审级，才能接近实在；我们甚至可以套用人们谈分

裂王国的话来谈它：任何心理统一性、任何所谓“总体化”“综合化”——当然是朝向意识——的心理，整套心理观念都在那里灭亡。

最后，在经验的早期阶段，我们看见什么？回忆逐渐取代自身，并越来越接近某种焦点、一个仿佛所有事件都应当在那里交出自己的中心；恰恰就在这个时刻，显现出我还会称作……

必须加上引号，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三个词，其意义也必须彻底改变，才能获得应有分量

……“主体的阻抗”；而它在这个时刻变成了在行动中的重复。

我会把这项说明留到下一次：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令人赞叹的第四、第五章；在那里，他翻转并操弄着两个完全抵抗其理论的词项——尽管他的理论已经是有史以来对原因功能最精细的阐发。这两个词项分别被不恰当地翻译为“偶然”与“运气”；前一个，他称作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以今天现代数学和机器的发展而言，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恰恰就是这个能指网络；我们在其中回到了自己家里。你们将会看到，问题在于

考察以下二者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已经作出出色讨论，但我们必须彻底修订并以另一种方式界定这种关系：

-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
- 以及他所谓“运气”的 τύχη（tuché）；我们恰恰要把后者界定为同实在的遭遇。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第5课 · 1964年2月12日

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将继续陈述重复概念；弗洛伊德的提示和精神分析经验使这个概念在我们面前得到当前化。

我要强调的是：精神分析乍看之下仿佛很容易把我们引向一种唯心主义；天知道，人们正是这样责难它，说它“还原了经验”。有些人敦促我们到冲突、斗争，乃至“人对人的剥削”这些坚硬支撑中寻找我们缺陷的理由；他们指责精神分析把经验引向某种不知所谓的原始“倾向”本体论——那些倾向完全内在，而且已经由主体的处境全部给定。

然而，只须从最初几步开始回顾这项经验的轨迹，就会看见恰恰相反：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容许我们接受“人生是一场梦”这句格言！没有什么比精神分析更集中、更明确地朝向我们经验核心处的实在之核。我们在哪里遇见这个实在？

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一切，确实都涉及这次遭遇的结构：一场本质性遭遇的结点功能和重复功能；我们总被召往同某种不断躲开的实在赴

约。正因如此，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词，作为今天推进讨论的坐标。首先是：

- τὐχη（tuché）；正如我上次所说，我们从探究原因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了这个词；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 位于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彼岸的实在。αὐτόματον 是符号的返回、再来和坚持，是我们在快乐原则支配下不得不服从的东西……而实在始终躺在它背后；在弗洛伊德的全部研究中，他所关切的正是这里，这一点再明显不过。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请回想一下《狼人》的展开。随着幻想功能越来越向弗洛伊德显露，他真正关切的东西也越来越清楚；要理解它，《狼人》对我们至关重要。他近乎焦虑地紧追不放，不断追问：幻想背后那个能够得到保证和断言的实在是什么？那次最初遭遇是什么？

贯穿整个病例，我们都感到这个实在怎样引导弗洛伊德的研究，同时裹挟并逼迫着主体；以至于今天我们终究可以追问：在《狼人》的分析中，弗洛伊德施加的这份压力、他的这次在场、他的这个欲望，是否正是后来那场精神病发作在狼人身上得以发生的条件。

所以，正如我们上次所说，不应把符号的返回或再现——通过行为调制某种仿佛只是付诸行动的回忆的东西——同重复在根本上真正涉及的东西混为一谈。

在分析中，某种东西总把重复的真正功能和真正性质从我们这里偷走；必须承认，这来自分析家对转移所作概念化的一项弱点：他们仿佛把转移等同于重复。而我们恰恰必须在这里作出区分。弗洛伊德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转移中涉及的同实在的关系："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在肖像中、在缺席中得到把握。"

["不可否认，克服转移现象给精神分析家造成了最大的困难；但不要忘记，恰恰是转移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服务：它使病人隐藏和遗忘的爱欲冲动成为当前而明显的东西，因为归根结底，没有人能够在缺席中或在肖像中被杀死。"（弗洛伊德：《转移的动力学》，1912年。）"我回答：要在一个人缺席时杀死他，几乎不可能。"（弗洛伊德：《鼠人：一例强迫性神经症病例的说明》，1909年。）]

然而，转移不正是作为肖像、作为同缺席的关系交给我们的吗？要厘清转移中所涉现实的这项歧义，只有先把握重复中实在功能究竟涉及什么。

整个分析经验向我们表明，反复出现的东西同 τὐχη（tuché）的关系，始终由一个最形象的说法充分标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在它面前停步，被它拦住；在经验中，它表面上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是"仿佛偶然"发生的东西。

可以说，作为原则，我们分析家从来不会受它蒙骗。至少，每当主体告诉我们，那一天发生了某件事，妨碍他实现自己的意愿——例如前来参加分析时段——我们总会指出：不能被这种说法骗过去。

这表明，我们不能按照主体声明的字面来理解事情；真正涉及的、我们恰恰面对的，是这次失足、这处挂碍。它的在场和公式……

你们会看见，我会在每一个层次回到它；不仅在经验的种种“缺陷”中，也在我们为主体形成赋予的结构本身中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重新遇见它，把它看作一种最典型的把握方式；正是它支配着我们对主体同其全部条件之关系所作的那种新式解读。

τὐχη（tuché）的功能，就是作为遭遇的实在，就是可能错失的遭遇；它的“在场”在本质上表现为“错失的遭遇”。在精神分析史上，这项功能首先以创伤的原始形式显现；单凭这一形式，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值得注意的难道不是：在分析经验最初开启的入口处，实在以自身不可同化的部分、以创伤的形式显现，从而把一项表面上偶然的起源强加给整个发展，并规定了它此后的全部进程？

由此，我们来到一个问题的核心；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快乐原则同现实原则的对立所引入的冲突概念何以具有根本而本质的性质。现实原则无论怎样逐渐取得支配地位，都绝不能被设想成最后定论，不能被设想成会用自己的“解决方案”包裹快乐原则功能所指出的方向。

因为，如果创伤本应由引导全部快乐原则运作的主体化稳态来“缓冲”，那么，我们的经验提出的难题恰恰是：正是在这项稳态内部、在初级过程内部，我们看见创伤坚持着要向我们重申自身。它以快乐原则所推动的形式不断重现，而且往往会以揭去面具的形象重现。这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果梦被界定为一个承载主体欲望的愿望——Wunsch——之显现，那么，梦怎样会如此频繁地使创伤再次涌现并一

再重复？即使不是创伤本身的形象，至少也是仍在其后标示创伤的那块屏幕。

因此，“现实”系统无论发展得多么长久，仍把一项确实必须同实在联系起来的本质部分囚禁在初级过程的罗网中。我们必须探查的，正是这个所谓“现实”。它以一种最重要的形式，为我们表象了一项假定必须存在的在场；没有它，以梅兰妮·克莱因等人为代表的最新分析理论所描述的那种发展运动——理论的展开、链结和脱榫——就会被还原成我刚才所谓“人生是一场梦”。

在这个语域里，唯一能够设想的“意义之意义”，就是要求实在中存在这些特殊而近乎根本的点；我把它们称作“遭遇”。它们使我们把现实设想为 unterlegt、unter tragen，也就是用法语中那个带着绝妙歧义的词来说［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en souffrance——现实处于“滞留待领/受苦”的状态[注]，仿佛是已经在那里、仍在等待的东西。

> [注] 法语 en souffrance 既指邮件或事务“滞留待领、悬而未决”，又保留 souffrance“痛苦、受苦”的含义；此处两义同时起作用。

弗洛伊德说，我们受制于这种 Zwang、这种强迫；他用 Wiederholung［重复］来界定它。我们总只能凭它圈绕那个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支配着初级过程本身的迂回。这项初级过程无非就是我在最近几次课中试图以无意识形式为你们界定的东西。我们必须再一次在它那场“知觉与意识之间”的断裂经验中把握它；我曾告诉你们，它位于这个非时间性的位置，并迫使弗洛伊德诉诸“einer anderen Lokalität”[注1]——另一个地点、另一个空间、另一个场景。

> [注1]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1801—1887）。参见伊莎贝尔·迪佩龙：《G. T. 费希纳：心理—生理平行论》，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

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把握这个“知觉与意识之间”。前几天，我想用一小段睡眠休息一下，却被敲门声唤醒；而在我醒来以前，某种东西已经在敲门。急促的敲击已经让我构成一个梦；这个梦向我显现的，是敲门声以外的另一回事。当我醒来并意识到这次敲击、这项知觉时，是因为我围绕它们重构并重新安置了自己的全部表象：我知道自己在这里，知道几点入睡，也知道自己想从这次睡眠中获得什么。

敲击声抵达的不是我的知觉而是我的意识时，我的意识围绕这项表象重新构成；我知道自己正受到醒来的冲击，知道自己被“敲醒”（knocked）。但这迫使我追问：就在那一瞬间，我究竟是什么？紧接在它以前、又同它分离的那个时刻，我已经在那次表面上唤醒我的敲击下开始做梦。 在我尚未醒来以前，我在那个时刻是…… 这里的法语赘词　ne[注2]——所谓“赘词”——早已在我的一篇《文集》[注3]中标示了这个醒来以前的“我是”所具有的在场样态。

> [注2] “赘词”（explétif）是语法术语，指对意义并非必需、却用来填充句子的词。赘语虚词是在不改变意义的情况下添入的小词或词的一部分。参见爱德华·皮雄、雅克·达穆雷特：《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弗兰出版社，2000年。

> [注3] 《文集》：《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第800页。

它并不是多余的“赘词”；毋宁说，每当我的内蕴必须显现时，它就是对这份内蕴的充实。法语在实际使用中，恰好极其准确地界定了这一点。

- 当我重视你们是否已经做完，并且但愿他不会提前到来时，我说：“他还没来以前，你们会做完吗？”（Aurez-vous fini avant qu’il ne vienne ?）

- 我说：“他来以前，你们会经过这里吗？”（Passerez-vous avant qu’il vienne ?）因为他来到时，你们已经不在那里。

我要把你们引向一种结构对称。醒来的敲击以后，这项结构迫使我设定自己；表面上，我只能在同自身表象的关系中维持自己。这项表象在其透明性中只使我成为有意识者，仿佛一道向内卷回的反光：我在自己的意识中重新抓住的，正是自身表象。

但这真的就是一切吗？弗洛伊德已经反复告诉我们，他必须重新讨论意识的这项功能——可他从未这样做！也许，只要把握那个始终在那里、推动这项被表象现实涌现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是构成醒来的现象、距离和裂口本身。

而我们只有强调下面一点，才能做到……

我终究已经给大家留下时间去读它，或者——我原本希望——也许还可以插话

……弗洛伊德在第七章中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赋予我刚才简述的那个梦怎样的功能；不过，弗洛伊德本人的叙述也同样简短。

请注意，这个梦同样完全围绕那场意外、那阵声响形成；它作用于那位不幸的父亲……

他到安放死去孩子的隔壁房间稍作休息；文本告诉我们，他让一位白发老人、另一位老者看守孩子

……某种东西触及并唤醒了他。它不仅是现实，是一阵为了把他召回实在而响起的撞击、敲击声；在他的梦中，它还近乎一模一样地翻译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支蜡烛倒下，正在点燃安放孩子的床。

• 这件事看起来根本不适合证实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的论点：

梦是一个欲望的实现！

在《梦的解析》中，我们几乎第一次看见弗洛伊德在此引入一种表面上的次要功能：这个梦只满足了延长睡眠的需要。那么，弗洛伊德把它放在这里，并强调这个梦本身完全证实了他对梦所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

乍看之下，这件事至少显得非常暧昧。如果梦的功能是延长睡眠，如果梦终究能够如此接近它所呈现的现实，那么，我们难道不能说，人完全可以在不离开睡眠的情况下回应这项现实吗？毕竟，确有梦游活动。问题——而弗洛伊德此前的一切提示都使我们能够在此提出它——是：究竟什么使人醒来？

使人醒来的难道不是另一项现实——弗洛伊德在梦中这样描述它：

“……孩子站在他的床边”（daß das Kind an seinem Bett steht），“抓住他的手臂”（ihn am Arme faßt），并“用责备的语调低声对他

说”（Vorwurfsvoll zuraunt）：“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Vater, siehst du denn nicht, daß ich verbrenne?）［“父亲睡了几个小时以后，梦见孩子站在床边，抓住他的手臂，用责备的语调低声对他说：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第七章《梦过程的心理学》）］

- 同父亲借以辨认隔壁房间正在发生之事的那阵声响相比，这条讯息中难道没有更多现实吗？稍后我们会回到后者那项奇异的现实。

- 造成孩子死亡的那项错失现实，难道没有穿过这些话吗？

- 弗洛伊德本人不是告诉我们，应当在这句话中辨认出某种东西吗？对父亲而言，它使这句话、这些永远同死去孩子分离的话延续下去……

弗洛伊德推测，孩子也许曾“因为发烧”对父亲说过这些话——但谁知道呢？

……这句话为父亲延续着问题、焦虑和悔恨。弗洛伊德指出，这些情感同父亲身上某种可能延续欲望的东西有关：他让那位白发老人守在儿子床边，也许会担心他“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seiner Aufgabe nicht gewachsen）。而他确实睡着了。

［Vielleicht hatte selbst der Vater die Besorgnis mit in den Schlaf hinübergenommen, daß der greise Wächter seiner Aufgabe nicht gewachsen sein dürfte.］

这里提到那句围绕发烧说出的话，难道不也同我最近一次讲述中所谓“发烧的原因”有关吗？

- 此刻最迫切的行动显然是处理隔壁房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同这句话所显现的“心理现实”相比，这项行动是否也被感受成“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太晚了”？

- 梦之所以继续，难道在本质上不是——如果可以这样说——向那项错失现实致敬吗？这项致敬只能在一次永远无法抵达的醒来中，无限重复下去。

面对这个永远失去生气的存在者，即使他正被火焰吞噬，从此还能有什么遭遇？不正是眼下发生的这一场吗：火焰偶然地、“仿佛碰巧”前来同他相遇。这个意外中的现实位于哪里？不正是它借助现实重复了某种归根结底更为致命的东西吗？在这项现实中，受命守在尸体旁的人仍在沉睡；甚至父亲醒来并赶到以后，他也还睡着。

因此，那场始终错失的遭遇……

- 从梦与醒来之间经过；

- 从那个始终沉睡、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梦境的人，同那个只是为了不醒来才做梦的人之间经过。

弗洛伊德把这个梦视为对欲望理论的确证并为之惊叹，　正是因为它涉及的绝不只是一个满足愿望的幻想！　梦所维持的甚至不是“儿子仍活着”，而是这幅可怕景象标示了一个在梦中发出声音的彼岸。

- 欲望在其中得到当前化，从被赋予形象的丧失一直抵达对象最残酷的一点；
- 梦中发生了真正独一无二的遭遇；从此以后，欲望只能作为哀悼维持，现实也只有在清除炉渣时才还有意义；
- 只有一项仪式、一项不断重复的行动，才能纪念这场不可追忆的遭遇；因为除了作为父亲的父亲，没有人能够说出孩子的死亡是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存在者能够说出。

因为，无神论的真正公式不是“上帝死了”——即使把父亲功能的起源奠定在对父亲的谋杀上，弗洛伊德仍然保护了父亲——无神论的真正公式是：“上帝是无意识的。”

我们必须到醒来以前的现实中寻找并看见“也许会发生的东西”。醒来向我们展示：主体的意识在对既往事件的表象中苏醒，也就是面对现实中那场如今只需设法处理的不幸意外而苏醒。

然而，当所有人都在沉睡时，那场意外究竟是什么……

- 那个想稍作休息、无法继续守夜的人睡着了；
- 而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某个好心人大概曾在床前说：“看起来他好像睡着了。”……当我们对那场意外只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完全

> 沉睡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声音得到听见：“父亲，你没看见吗，我在燃烧？”——它究竟是什么？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根燃烧的木柴；仅凭自己，它便把火带到落下的地方。人看不见什么正在燃烧，因为火焰使人看不见它所承载的东西、看不见 unterlegt、看不见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却并不遮蔽实在。

正因如此，我们才在这句话中、在这块从受苦父亲身上脱落的碎片中，辨认出他醒来以后那份意识的反面；这促使我们追问：在梦中，什么是表象的相关项？

他此刻面对的东西格外惊人，因为我们在这里真正看见它是表象的反面：那就是梦的意象。它迫使我们在其中标出弗洛伊德谈无意识时所谓本质上决定无意识的东西——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它并不是那种灰暗译法所谓的“表象性的代表”，而是“表象的占位者”。以后，我们将会看见它的功能何等本质。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道路。

如果我已经成功地使你们把握：作为永远错失之物的遭遇在这里具有何等结点作用，并且真正支撑着弗洛伊德文本中这个梦之所以显得绝对典范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必须看见：实在的位置从创伤通向幻

想；幻想始终只是遮蔽实在的屏幕。这一点极其原初，并在重复功能中起决定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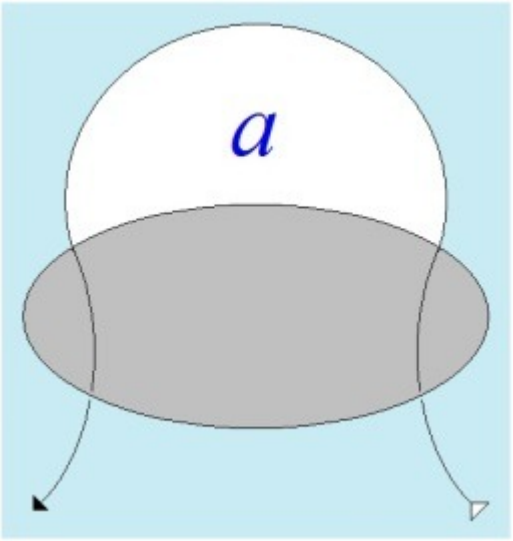
- 这正是我们必须定位的东西；
- 这正是我们必须返回的东西；
- 而且，正是它同时向我们说明：醒来功能以及醒来过程中实在功能为何具有歧义。

实在可以由那场意外、那阵轻微声响、那一点证明我们并非在做梦的“微薄现实”[注4]来表象。但另一方面，这项现实并不微薄，因为把我们唤醒的是另一项现实；它藏在表象占位者所留下的缺失背后。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就是 Trieb。”但请注意，我们还没有说明 Trieb 是什么。如果这项 Trieb 因缺少表象而没有在那里给出自身，我们就可能不得不把它视为一项尚未来临的驱力。

> [注4] 参见1965—1966年《对象……》研讨班1966年6月8日课：“……我借用了一个词，我想你们知道它源于安德烈·布勒东。”又参见安德烈·布勒东：《论微薄现实的话语导论》，载《全集》第二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92年，第265—280页。

而这次醒来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让我们重新置身于一个已经构成、得到表象的现实中，同时又重复、叠加于另一项标示：

- 我们将要越过梦，并且必须到梦的彼岸去寻找；
- 必须到梦包裹、覆盖的东西中去寻找：梦把它藏在表象缺失背后，而那里只有一个表象占位者；
- 我们被带回的正是它；精神分析向我们指出，有某种实在比任何其他东西更支配我们的活动。



[1964年5月13日课次的图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弗洛伊德为他以前最敏锐的灵魂追问者——克尔凯郭尔[注5]——已经围绕《重复》形成的问题提供了解答。

> [注5] 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载《全集》第5卷，第3—96页，奥朗特出版社，1972年；另有题为《重演》的版本，弗拉马里翁出版社"GF"丛书，1990年，以及拉丰出版社，1993年。

我请你们重读这篇闪耀着轻盈和反讽游戏的文本；它真正带有莫扎特式气质，以唐璜般的方式消解爱情的幻影。其中对情感的洞察不容反驳；文本以动人而又可笑的笔调描绘一位年轻人的爱情，而这个年轻人只是借助记忆向自己说话。这难道不比拉罗什富科下面这个公式带有更深的回响吗：

"如果没有人向他们解释爱情的样态、道路和公式，感受到爱情的人该会多么少。"

是的，可是谁开了头？而一切在本质上不都是从欺骗开始的吗？最初那个讲述爱情魅力的人，把这种魅力冒充成对他人的赞颂，并把自己变成这种赞颂的囚徒，直至精疲力竭；他通过供给创造了最虚假的要求——对自恋满足的要求，无论来自自我理想，还是来自把自己当成理想的自我。他最初究竟在向谁说话？

无论在克尔凯郭尔还是弗洛伊德那里，重复都不是任何立足于自然的重复，也不是需要的返回。需要的返回瞄准为食欲服务的消耗；重复却要求新东西。它转向游戏，新东西在游戏中成为自身维度。弗洛伊德在我上次给出参照的那一章中同样告诉我们：　凡重复中发生变化、得到调制的东西，都只是重复本质的异化。　成年人，甚至年龄稍大的儿童，都要求活动和游戏中出现新东西。

但弗洛伊德指出，这只是一次滑移；它来自一种更根本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是重复本身构成的，也是游戏的真正秘密。儿童在最初的运动中、在他形成并形成为人的时刻，会要求故事每次都一模一样，要求讲述出来的实现经过仪式化，也就是逐字相同。

这个点仿佛勾勒出一种有别于叙事细节的坚实性，是一个回指实现的能指。记忆无论多么仔细地实现这个能指，都永远不足以标示意指作用本身的优先性；因此，展开故事并改变种种意指，其实是在逃避这个优先性。当然，这种变化把行动变成游戏，并按照快乐原则给行动带来幸福的释放，也就使人忘记了这项意指作用的目标。

弗洛伊德固然能够在外孙的游戏中把握这种重复：母亲消失时一再重演的“fort-da”。他也可以强调，儿童让自己成为消失的施事者，借此缓冲它的效应。

不过，这个现象仍同瓦隆所强调的一点相关：它只是次生的。

事情甚至是这样的：这个孩子会从门口守望母亲出去的那扇门，表明他期待在那里重新看见她；但在更早的阶段，他守望的是母亲离开他的那个点，是她遗弃在他身边的近侧位置。因此，缺席划出的裂口仍然敞开，并继续造成一条离心轨迹。在这条轨迹上，坠落的并不是作为主体投射形象的他人，而是那只线轴；它只凭一根线留系于儿童，表达了在这场考验中从他自身脱落的东西——一种自我切割，意指秩序将从这里开始获得透视。

因为，线轴游戏是主体对母亲缺席在其领域边界——也就是摇篮边缘——创造之物的回应：那是一道沟壑，他从此只能围绕它玩跳跃游戏。线轴并不是母亲经由某种堪比希瓦罗人缩头术的游戏，被缩减成

这个小球；它是主体身上脱落的一小块东西，却仍然完全属于他、仍被牵系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凭借灵魂思想”[注6]，我们必须说，儿童正是凭借线轴越过这个如今已经变形的领域边界，并开始围绕它吟诵咒语。

> [注6]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一卷第4章，408b，美文出版社，2002年：“声称是灵魂在发怒，大致等于说是灵魂在织网或造屋。也许更好的说法不是灵魂在怜悯、学习或思想，而是人凭借灵魂做这一切。”

如果能指确实是主体的第一道标记，我们怎能不把它用于这里？这场游戏伴随着最早出现的音位对立之一，以恢复性的交替为它的向内卷回行动划分节奏。我们怎能不辨认出：这项对立在行动中施加于其上的东西，正是我们必须标示主体的地方——具体说，就是那只线轴；以后，我们会用拉康代数的名称，把它记作 (a)。

整项活动所象征的仍然是重复；它重复的绝不是某种要求母亲返回、并会直接在喊叫中显现的需要，而是母亲的离去——它在主体中造成一次 Spaltung（分裂）。克服这项分裂的是一种二选一的 vel：fort-da，也就是“这里或那里”；它的交替只瞄准成为一个“da”的 fort，以及一个 fort 的 da。

然而，它瞄准的是作为被表象词项而本质上不在那里之物；因为这场游戏正是 Vorstellung（表象）的 Repräsentanz（占位者）。当母亲的这个 Repräsentanz 再次以欲望点染、涂抹出的轮廓出现，却缺少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占位者——时，Vorstellung 将会变成什么？

> “我也曾看见——母性的占卜使我的双眼不再蒙蔽——这个孩子怎样因我的离去受到创伤；尽管他的声音过早地勾勒出一声呼唤，

> 却从此连续数月都没有再发出。我还曾看见，很久以后，当我把同一个孩子抱在怀里，他怎样把头靠到我的肩上，沉入睡眠；唯有睡眠能够让他重新接近自创伤那天起我对他而言所是的那个活能指。”[注7]

[注7]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拉佩鲁兹与爱德华之间的对话。

今天，我为你们勾勒了 τὐχη（tuché）的功能。你们会看见，它对于解释、引导和校正分析家在转移解释中的职责至关重要。今天我只须强调：分析之所以把自己设定成以更根本的方式调制人与世界之间那种长期被当作“认识”的关系，绝非徒然。

理论著作常把分析联系到某种仿佛类似于个体发生同种系发生关系的东西；但不要误解：这是混淆。下一次我们会表明，分析在心理个体发生问题上的全部原创性，在于它并不以那些所谓阶段为中心；若从生物学角度观察发展，这些阶段在字面意义上没有任何可定位的基础。

如果这项发展的全部活力都来自偶发事件、失足和 τὐχη（tuché）[……]，那是因为——这正是我今天想标明的——τὐχη 及其所瞄准的东西，把我们带回前苏格拉底哲学试图说明世界本身的同一个点。

它必须在某处找到一个 clinamen[注8]。德谟克利特试图标示它，并且已经把自己设定成纯粹否定功能的对手，为了在其中引入思想，他告诉我们：

[注8] Clinamen：哲学术语，伊壁鸠鲁体系中原子的偏斜；词源义为“倾斜、偏离”，来自 clinare（使倾斜）。

“本质性的并不是 μηδὲν（mēden：零、无）……

这表明，从一开始，从我们一位学生所谓“哲学的古风阶段”开始，人们就像海德格尔时代一样运用文字游戏、操弄词语：

……不是一个　μηδέν（mēden：零、无），而是一个　δέν（den：没有）。”

你们知道，后一个词在希腊语中是一个生造词。

他没有说 ἕν（hen：一），以免谈到 ὄν（on：‘他的’这个物主代词）；他说了什么？

他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他说：

“无物，也许？”

他没有回答：

“也许无物”

但也没有回答：

“无物”。

第6课 · 1964年2月19日

我继续尝试把你们引向分析发现中的重复功能。我想标明：按照我们给予它的入口和实践，它并不是一个容易设想的概念。我已经谈了不少 Wiederholung，足以强调它在词源上“再次拖曳”的指涉中包含的疲惫意涵。“拖”什么？也许可以利用法语 tirer 的歧义来玩一个文字游戏：它既指“拖”，也指“抽签”。这样一来，这项 Zwang［强迫］就会把我们引向一张被迫抽中的牌；再说，如果牌局里只有一张牌，我也不可能抽到别的！

能指组列具有一种集合性质——取这个词的数学意义；这使它有别于数的无限延伸，例如整数的无限延伸。它让我们能够设想一幅图式，强制抽牌的功能立即适用于其中。如果主体是能指的主体、由能指决定的主体，我们就可以设想：共时网络怎样在历时进程中产生优先效应。请听清，这甚至不是无法预见的统计效应；这些返回正是网络结构本身蕴含的。通过阐明我们所谓的“策略”，亚里士多德的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对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种形象。我们也用“自动性”来翻译 Wiederholungszwang 中的 Zwang：重复强迫。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以后，我会向你们举出一些事实。它们提示，在那种被轻率而错误地称作“自我中心的”儿童独语的某些时刻，真正起作用的是句法游戏……

我再说一遍：以后我会在有人极其巧妙地指出这一点的地方向你们展示

……这些游戏属于我们所谓的前意识场域；可以说，它们在我们的社会网络内部为无意识“保留区”——取“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意义——铺好了河床。句法当然是前意识的；但主体没有把握的是：他的句法是相对于某些无意识保留区构成的。

在我们所谓的回忆效应——更准确地说，我坚持称作记忆化——中，主体讲述自己的历史。有某种潜在的东西支配句法不断向前，并且相对于什么越来越紧密？相对于弗洛伊德开始描述心理阻抗时所谓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最初仿佛指向某种“创伤性的”东西，但那终究只是一种近似。

首先很清楚，我们必须把主体的阻抗同这种最初的话语阻抗区分开来；后者出现在话语逐渐围绕核心收紧的过程中。因为“主体的阻抗”太容易让我们假定那里有一个“自我”；可当它接近这个核心时，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把它称作“自我”是否仍有依据。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个核心首先向我们显现为必须用实在来标示的东西；它以知觉同一性为规则。说到极限，它建立在弗洛伊德明确表述时标出的一种简单抽样上：经由证实知觉的现实感，这项抽样使我们确信自己身处知觉之中。从主体一侧说，这意味着什么？不就是所谓醒来吗？

我曾尝试说明这一点。为了那些没有从上次讲述中获得足够明确提示的人，我再说一遍：上次我之所以围绕那个梦开始接近重复问题，恰恰是因为那个梦如此封闭，双重乃至三重地封闭；它根本没有得到分析，只是因为弗洛伊德在讨论梦过程的最后动力时选择了它，才具有指示意义。

醒来以及决定醒来的现实，究竟是梦与欲望的王国仍可抵御的那阵轻微声响，还是在这个梦的焦虑深处表达出来的另一种东西？也就是父子关系中最切身的部分；它涌现的与其说在这场死亡中，不如说在死亡的彼岸、死亡所是之物的彼岸，因而在其命运意义中。

我说，当所有人都沉睡时，“仿佛碰巧”发生的事情——蜡烛倒下，床单起火——表象了某种东西。这里有同一种关系……

一边是无意义的事件、意外、厄运，另一边是“父亲，你没看见吗，我在燃烧？”这句话中那种痛彻人心、尽管受到遮蔽的意义

……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我们在一种重复中面对的关系相同。这种重复以“命运性神经症”“失败性神经症”的名称向我们显形：错失的不是适应，而是 τύχη（tuché），即“遭遇”。

顺带说一句，亚里士多德作出如下表述……

- τύχη（tuché）只能从一个能够选择、具有 προαίρεσις（proairesis，审慎选择）的存在者那里来到我们面前；

- τύχη——好运或厄运［εὐτυχία（eutuchia）或 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不可能来自无生命对象或动物……但这一点在此受到反驳：这个典范性梦中的意外为我们提供了反例。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标出的界限，同他面对性行为中那些怪异而畸形的形式时止步的界限一样；他只能把后者称作 τερατῶδες（teratōdes）——怪物般的东西。

反复发生的意外同那种受遮蔽的意义——也就是真正的“现实”，并把我们引向 Trieb、引向驱力——之间具有封闭关系。正是这一点使我们

确信：在分析中，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把名为“转移”的治疗人为产物去神秘化，再把它还原为所谓“情境”那假定十分简单的“现实”［布韦，参见《精神分析资料》］。

把问题还原为分析时段或一系列时段的当前情形，这个方向仿佛连预备性价值都不足以自立；其中只有一项醒来的托词。真正的重复必须在另一个方向上获得；我们不能把它同全部转移效应混为一谈。等我们处理转移功能时，问题恰恰会是：转移怎样把我们引到重复的核心？

因此，我们必须把重复奠定并嵌入主体在遭遇之处产生的这道裂分本身。这是分析发现与我们经验的特征性维度；它使我们从实在的辩证作用上，把实在理解成从起源处便来得不巧、便是厄运［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的东西，并理解它为何由此成为主体内驱力最亲密的共谋者。

相关知识卡 Tuché 与 automaton：错失的遭遇与能指返回

我们最后才会抵达驱力这个词项，因为只有走完这条道路，才能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驱力究竟涉及什么。

因为，归根结底：

- 原初场景为什么如此具有创伤性？
- 它为什么总是太早或太晚？
- 主体为什么在那里获得过多快乐——至少我们最初曾这样设想强迫症者的创伤因果性——或者像歇斯底里者那样获得过少快乐？
- 如果它带有过多力比多，为什么没有立刻唤醒主体？
- 这项事实为什么如此 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注1]？

> [注1] 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不幸的遭遇，实在的“厄遇”；εὐτυχία（eutuchia）：幸运的遭遇。

-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所谓“本能”的成熟，仿佛被“偶遇性的东西”穿线而过、刺穿、钉穿——让我从 τύχη（tuché）造出“偶遇性的”这个词？

当然，“偶遇性的”仍是一个不透明的概念。它能为我们开启其解决将会具有的意义吗？在设想驱力满足可能是什么以前，我们不能降低这项要求。眼下，我们的视野线是同“性”的根本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人为性。

分析经验必须从这一点切实出发：正如原初场景具有创伤性，支撑可分析之物种种调制的并不是性同感，而是一项人为事实；它正如《狼人》经验中被凶猛追踪的场景里显现的东西：阴茎消失与重新出现的怪异性。

所以请听清，上次我想阐明的，是标出主体的裂分位于哪里。醒来以后，这道裂分仍然持续在返回实在同世界表象终于重新落稳之间……

人举起双臂："太不幸了！发生了什么！多大的错误！多蠢！那个睡着的人真是白痴！"

……意识重新编织起来，知道自己正在经历这一切——可以说，像经历一场噩梦——却仍重新抓住自身："经历这一切的是我；我无须掐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而这道裂分在这里仍只代表着另一道更深的裂分，后者在这种定位中被省略。梦里的一边，是主体向梦的机器、向那个带着满眼责备走近的孩子形象显露；另一边，则是主体坠落成的东西：呼唤——孩子的声音［对象(a)"声音"：呼唤驱力］；对凝视的请求——"父亲，你没看见吗……"［对象(a)"凝视"：观看驱力］。

所以，正是在这里……

我可以自由地沿着引导你们的道路，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机推进

……在这里，我仿佛应当把弯针穿过织毯，跳到那个提出最迫切问题的一侧。这个问题首先作为对象、辩论对象和十字路口，呈现在我们同所有试图思考主体道路的人之间：

- 如果这条道路是一种定位和真理探求，那么，它是否应当在我们这种历险样式中寻找，连同其创伤——这项人为性的某种反光？
- 还是应当到传统历来定位它的地方寻找：从知觉出发，在真与表象的辩证法层面，在知觉那种根本上“观念性的”、可以说更具审美性质并突出视觉中心的结构中寻找？

梅洛-庞蒂的遗著《可见与不可见》恰好在本周出版并来到你们手边；如果把它归入纯粹“偶遇性”的秩序，这件事绝非单纯巧合。我们对话中不断交替的东西，在这里得到表达和化身。无需追溯太远，我便记得博讷瓦尔会议；他当时的发言为我们重新呈现了他的道路。正是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点，这条道路突然折断；但作品依然处于一种完成状态，而这首先在克洛德·勒福尔为纪念友人所作的工作中得到预示。我要在这里向他致敬：面对一项漫长而艰难的转录工作，他似乎达到了一种完美。

对我们而言，这个“可见”与“不可见”仿佛可以标出我所谓“哲学传统”探求实在时抵达的时刻。这项传统从柏拉图对理念的提升开始；可以说，它从一个审美世界出发，把一种必然性、终点和目的赋予被理解为“至善”的存在，并把它置于同样构成其界限的美中。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眼睛”中认出支配这一切的引导者[注2]，当然绝非偶然。

> [注2] Recteur：引导、主持或治理者。

这项工作的最初草图出现在他题为《眼与心》的文章中。在《可见与不可见》这部既终结又奠基的作品里，你们将看到它的推进：它重新唤起《知觉现象学》为我们表述的道路和痕迹，并在其上迈出一步。

也就是重新提出形式的调节作用，把它带回决定性的层面。随着哲学思想推进，表象问题曾被推到一个极端，最终以唯心主义之名成为我们的紧迫问题、眩晕、危险和始终迫近的疑问：

“怎样才能让表象变成的这层衬里，同它据称覆盖的东西重新接合？”

现象学把我们带回这项形式调节；主持它的不仅是主体的眼睛，还有他的全部期待、把握与情感——不仅是肌肉性的，也是内脏性的。简言之，现象学把我们带回主体在一种总体意向性中得到标出的构成性在场。在《可见与不可见》中，莫里斯·梅洛-庞蒂继续向前，仿佛强行越过了现象学本身的界限。他经由的道路，我不会在这里重新追踪；因为我要把你们引向另一个场域，稍后会标出它极其特殊的作用。

不过，我要指出其要害：梅洛-庞蒂的提醒，以及他将把你们带向那里的道路，不只属于视觉秩序，还属于追问与辩证法的秩序；但它仍提醒我们——这才是关键——“可见者”依赖于某种把我们根本置于看者之眼下的东西。这样说甚至已经过头，因为这只“眼睛”仍只是一个隐喻；我宁愿把它称作看者的“萌发推动”，一种先于我的眼睛的东西。

梅洛-庞蒂向我们展示的道路所要圈定的，正是某种凝视的先存性：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我只能从一个点观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从四面八方被凝视。

我以原初方式服从的这项“观看”，是否会把我们引向这部作品的抱负：一种本体论翻转？它的法则和根基将从一种更原始的形式建制中重新取得。

这正好给我一个机会去界定并重申：我的讲述肯定不是什么。有一位从我的《文集》开始便足够认真追随我、甚至核查过某则注释内容的人说，我仿佛在追求一项特殊计划：在一种哲学连贯性基础上，为精神分析寻找本体论地位，并由此重新解释弗洛伊德主义中惯常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一切面向。

尽管这种自然主义仿佛会把人引入死路，维持它似乎仍不可或缺；因为这个视角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少数几种试图使心理现实取得具体形态、却不把它实体化的尝试之一。当然，我会说，我也有自己的本体论——为什么没有？同所有人一样，我在哲学层面上总有一种本体论，无论朴素还是经过阐发。

但我试图在自己的讲述中勾勒的东西，虽然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话语，仍在本质上以他所勾勒经验的特殊性为中心；它丝毫不声称覆盖自身在其中构成的全部经验场域。

即使是对无意识的把握向我们开启的这个两者之间——我已告诉过你们，所以今年一开始便强调它——也只在弗洛伊德的指令把它标示为主体本身必须占有的东西时，才同我们有关。而主体只能沿着那些出发线占有它；恰恰在这些线上，他把自己圈定为裂分的主体。

梅洛-庞蒂会在这个场域中——而且多少受到我们经验线索的牵引——为我们给出本体论地位；但我们在其中关注的，仍是通过自身作用、通过可以说最人为、甚至最易逝的一端显现的某种东西。

我们关心的裂分，不是世界强加给我们的各种形式同现象学经验的意向性在自身本质开放中把我们引向的地方之间的距离，也不是我们将在可见者经验中遇见的那些界限。我们要穿越的并不是不可见与可见之间；而是某种我们或许同样可以称作“凝视”的东西。你们会看见，它只以一种奇异的偶然性向我们显现；这项偶然性本身象征着我们在经验视野线上、在其止点处发现的东西：构成阉割焦虑的那项缺失。

眼睛与凝视，对我们来说正是驱力得以显现的裂分；在我们这项主体事业中，驱力在观看场域层面表象主体。我们必须参照的是：在我们同事物的关系中……

- 就这项关系已经构成而言；
- 就它沿着视觉道路推进、并在表象的各种图形中为我们安排事物而言……有某种东西滑走、经过并从一个层次传到另一个层次，只为在其中总是以某种程度被省略；它就叫作“凝视”。

要接近并使你们感到这一点，有不止一条道路。我可以把它形象化成自然参照交给我们的一个极端谜题：所谓“拟态”现象。你们知道，人们对此说过很多话，而首先说过很多荒谬的话，例如认为拟态现象可以用任何适应目的来解释。我只须请你们参阅罗歇·凯卢瓦的短篇著作《美杜莎与伙伴们》[注3]；你们中很多人无疑知道这本书，它以格外敏锐的方式批判了这些说法。

> [注3] 罗歇·凯卢瓦：《美杜莎与伙伴们》，伽利玛出版社，1960年。

你们会在那里看见，适应性参照多么脆弱，至少就自然选择而言如此。我们不仅难以看出自然选择怎样运作而不把问题原封不动地留下——例如，昆虫中决定拟态的突变要想有效，就必须从一开始一步到

位；而且，实验也消除了它所谓的选择效应：人们在鸟类，尤其捕食性鸟类的胃里，发现的所谓受到拟态保护的昆虫，同未受这种保护的昆虫一样多。

不过，问题也不在这里。如果必须把拟态联系到某种赋予显现拟态之有机体本身的形成力量，那么，拟态最根本、最基础的难题是：我们首先必须设想，这股有机力量经由什么回路，才能处在“看者”的位置？它不仅要看见需要拟仿的身体本身——即自身有机体的形式——还要看见身体同其环境的关系：它究竟应当在环境中显得突出，还是相反，同环境融为一体。

归根结底，正如凯卢瓦极其切中要害、甚至相当优雅地提醒我们的：面对某种拟态形式，尤其那些会使我们想到它同眼睛功能之关系的形式——也就是眼斑——也许必须这样理解：眼斑确实会给前来观看的捕食者或假定猎物留下深刻印象；但这是因为它们像眼睛，还是眼睛之所以令人着迷，只是因为眼睛同眼斑的形式有关？

换言之，我们是否必须在这里区分眼睛的功能与凝视的功能？看来确实非作此区分不可。

这个例子具有局部性、人为性和例外性质，正因其区分性而被选取。就世界形式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言，它只占很小一部分，只是一项得到区分的功能；直说吧，就是“斑点”的功能。正因此，它向我们作出一项堪称典范的提示：标明一个“被给予观看之物”先于“被看见者”存在。

我们无须回到某种不知所谓的“普遍看者”存在之假设。因为，如果这项功能确实在自身自主性中建立起来——这个例子正作出这种提示

——那么，对我们的经验场域而言，重要的是把“斑点”本身的功能从起源处等同于凝视的功能，并在观看场域中世界构成的每一个层次追踪它的走向、线索和痕迹。我们由此会发现，斑点与凝视的功能既是最隐秘地支配这个场域的东西，又总以某种程度逸出视觉形式的把握；而这种视觉形式把自己想象成意识，并以自身为满足。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意识能够转向自身并在那里把握自己，正如瓦莱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注4]“看见自己正在看”；这只是一场偷换，一种歧义。“明证”是意识用来保证自己的词，而且取自视觉领域；请允许我们用文字游戏翻转它，并说：意识使自己带上“看见自己正在看”的感受，其中那份虚假明证，不过是对凝视功能的一次回避。

> [注4] 保罗·瓦莱里：《年轻的命运女神》，伽利玛出版社“诗歌”丛书，第18页：“全部吗？但全都属于我，我肉身的女主人，／一次战栗使它们奇异的幅度变得僵硬，／在我温柔的束缚中，悬系于我的血液，／我看见自己正在看，蜿蜒着，并以一道道目光／镀亮我深邃的森林。”

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层次定位并寻找凝视；上次围绕那个梦，我们恰好用四个词项为自己初步勾勒出这种拓扑学：主体在梦中向自己开启的世界里所占的位置，以及梦交给他的那些想象形式，同清醒状态中另一种结构规定的、由另一条视野线决定的形式彼此相对。

在这些线索引导下，我们是否能够开始看见：

- 在那项特别令主体满足、并被分析经验命名为“自恋”的秩序中，我曾努力重新引入它从镜像、从身体的反射形象那里取得的本质结

构；在主体借以支撑如此根本的误认的满足乃至自得中，有某种东西没有进入，而只让我们看见这项秩序的统治究竟延伸到哪里；

- 在思想为我们的探求建立我所谓“哲学传统”这条路线的参照中，在这种令人满足的一面、在主体以沉思方式遇见的充实中，我们难道不能首先把握恰恰被省略的东西：凝视功能？

我的意思是：梅洛-庞蒂指出，我们在世界景观中是受到凝视的存在者；这项事实使我们成为意识，把我们建立并安置成 Speculum mundi（世界之镜）。可是，其中难道没有隐藏一种处于这道凝视下的满足吗？我刚才同梅洛-庞蒂一道谈到的这道凝视，圈住我们，使我们首先成为被凝视者，却不向我们显示它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我是说世界的景观——向我们显现为无所不见者。柏拉图视角会把这种幻想转移给一个绝对存在者，赋予它“无所不见”的属性；但这里的无所不见者出现在沉思的现象经验本身层面。

这种无所不见的一面，终究就是一个女人感到自己被观看时的满足；前提同样是：不向她显出这道凝视。世界无所不见，却不暴露自己。当世界开始挑衅地显露自身时，怪异感便开始了。不过，这不正是对凝视的省略吗？被省略的是：不仅“它”在凝视，而且“它”在展示。在梦的场域中，梦中形象的特征就是“它”在展示。“它”在展示，但这里仍显现出主体的某种省略和滑移。

请参照任何一篇梦的文本，不必只参照我上次使用、而我对它的说明终究可能仍显得费解的那个梦。只要把任何梦放回这些坐标，就会看见：梦中“它在展示”走到了前景，甚至如此突出，以至于它据以构成的种种特征——没有清醒沉思所具有的视野线和封闭，呈现为涌现、

对比、某种斑点和更强烈的色彩——都让我们追问：我们在梦中的位置，归根结底不就是那个根本看不见的人吗？

他看不见事情通向哪里；他只是跟随，有时甚至能够抽离出来，告诉自己这是一场梦；但他在梦中绝不可能像笛卡尔我思那样，把自己把握成思考者。他可以对自己说“这只是一场梦”，却不会把自己把握成那个说“但无论如何，我就是这场梦的意识”的人。

相关知识卡 拉康重读庄周梦蝶：观看者、图画与目光

同样，庄子[注5]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这意味着什么？

> [注5] 庄子：“从前有一夜，我成了一只蝴蝶，随意飞舞，怡然自得。后来我醒来，成了庄子。但我究竟是记得自己梦为蝴蝶的哲人庄子，还是如今正梦见自己是哲人庄子的蝴蝶？”



这意味着，他在蝴蝶的凝视现实中看见蝴蝶。如此众多的形状、花纹和色彩是什么？无非是免费交给观看的东西，其中带着凝视本质之原始性的标记。天哪，这只蝴蝶同使《狼人》感到恐惧的那只蝴蝶并没

有多大差别；梅洛-庞蒂十分清楚它的重要性，并在一则未纳入正文的笔记中提到它。

相关知识卡 拉康重读庄周梦蝶：观看者、图画与目光

“庄子醒来以后，可以追问：会不会是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子？而且他是对的，理由有两重：

- 首先，这证明他并没有疯；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同庄子绝对同一；
- 其次，他无意中说得再准确不过——或者说，他本来就应当如此准确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实际上，正是在成为蝴蝶时，他才在自身同一性的某条根上把握自己；他曾经是、而且仍是这只用自己的色彩描画自己的蝴蝶。归根结底，他正是由此成为庄子。

相关知识卡 拉康重读庄周梦蝶：观看者、图画与目光

证据在于：当他是蝴蝶时，根本不会想到追问，醒着成为庄子时，他是否就是自己正在梦见成为的那只蝴蝶。梦见自己是蝴蝶以后，他无疑会在日后作证说，自己曾把自己表象成蝴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受到蝴蝶迷住。他是一只被捕获的蝴蝶，却没有被任何东西捕获，因为在梦里，他不是任何人眼中的蝴蝶；只有醒来以后——当他对其他人而言成为庄子——他才落进捕蝶网。”[注]

> [注] papillon capturé mais capture de rien 故意让 capturé（被捕获的）与名词 capture（捕获物、被捕获状态）相互回响；后半不是“他没有捕获任何东西”。压缩句法要说的是：梦中没有一个把他当作蝴蝶来捕捉的大他者，醒来后他才“落入他人的捕蝶网”。

所以，如果面对蝴蝶的不是庄子，而是狼人，蝴蝶就能激起他的恐怖症式惊惧：他在蝴蝶的振翅中——它同因果关系菱形符号［◊］的搏动

并没有多远——辨认出标记其存在的原初划痕；他的存在第一次受到欲望利爪的袭击。

我们已经走到我今天准备讲述内容的终点。下一次，我会更清楚地标明并向你们引入观看满足的要害：也就是我们刚刚把握的这道凝视。它本身能够界定拉康代数中主体可能坠落成的那个对象(a)；而在这里，出于结构性的理由，主体的坠落仍未被察觉，因为它被约减为零。

凝视作为对象(a)，能够象征那项在对我们而言具有终点性质、构成阉割经验止点的现象中表达的中心缺失。恰恰因为这个对象(a)凭自身性质被约减为一种点状、消逝的功能，它才使主体一直处于某种无知之中。这种无知极具特征性，贯穿哲学探求所构成的整条思想道路：这条道路始终寻找表象彼岸的东西，却始终错失那个在阉割现象中隐约瞥见的关键性质。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第7课 · 1964年2月26日

“徒然”……我再读一遍：

徒然，你的形象迎我而来

却进不到我这仅仅将它显出的所在

你转向我，也无法找到

在我目光之墙上，除了你梦中的影子

我是这不幸的人，恰似镜子

能够映照，却不能观看

我的眼睛同它们一样空，也同它们一样被占据

被你的缺席占据，正是它使眼睛失明

你们或许记得，在最近一次讲述中，我以阿拉贡《艾尔莎的疯子》里题作《对位之歌》的这些诗句开场。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如此深入地展开凝视问题。无疑，是我向你们具体呈现弗洛伊德的“重复”功能和概念的方式，使我转向了这里。

我们不必否认，专门讨论观看功能的这次所谓“离题”，正处在论述发展的这个点上，并且位于对重复的说明内部。在此期间，我仿佛意识到，有必要——确实有必要——向你们介绍梅洛-庞蒂刚出版的《可见与不可见》；它无疑支撑、鼓励并引出了这次离题。

在我看来，如果这里确有一场“遭遇”，那就是一次根本性的幸运遭遇［εὐτυχία（eutuchia）］；它注定要为如下问题加上标点——今天我会继续尝试这样做：在无意识视角下，我们怎样定位意识？

你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的话语本身中，某些帷幕、阴影，甚至用一个我们将会使用的术语说，某些“留白”——取织物染色时所谓“防染留白”[注1]的意义——标示了意识这项事实。

> [注1] Réserve 是染色术语，指防染印花：暂时遮蔽织物的某些区域，使其不接触染料；可采用机械、液体或糊状防染剂，如古塔胶、蜡等。

让我们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

对于我曾让你们隐约看见的“视觉与凝视的裂分”，我自己并不完全满意。今天如果运气不错，我希望能向你们呈现它，并使你们感到它自身的功能。

不过，在进入以前，我必须围绕遭遇的基本功能澄清一点；它不属于我们今天将要展开的视觉功能问题。后来我得知，上次听我讲话的一些耳朵误解了它：一个十分简单、而且我已经加以说明的词，竟使它们仍感困惑。我谈到的是“偶遇性的”。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词听起来只像一声喷嚏。但我明明已经说明，它是 τύχη（tuché）的形容词，正如“心理的”（psychique）是 ψυχή（psyché）的形容词。况且，在重复经验的核心、在分析所阐明的一切心理发展观的核心使用这个类比，并非没有用意。

我已经告诉你们，“偶遇性”事实处在中心；今天的讲述同样会围绕眼睛、围绕如下东西得到安排：

- εὐτυχία（eutuchia：幸运的遭遇）或 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不幸的遭遇）；
- 这场“幸运的遭遇”或“不幸的遭遇”……

……我的讲述将依照它们展开。

《年轻的命运女神》在某处说：“我看见自己正在看。”当问题涉及这首诗展开的主题——女性性——时，这个陈述当然同时具有完整而复杂的意义。我们尚未走到那里。眼下，我们面对的是哲学家；他把握到某种东西，可以说，它是意识同表象之关系的一个本质相关项，并由“我看见自己正在看”这个公式标示。究竟有什么明证性会依附在这个公式上？

它为什么始终同我们在笛卡尔我思中参照的那种基本、奠基而原初的样态相关？主体借此把自己把握成思想；他甚至把思想孤立在最后一点的一种怀疑中——人们称作“方法论怀疑”——使一切可能在表象中支持思想的东西都受到怀疑，并相信必须把思想限制在它对自身的把握中。

为什么“我看见自己正在看”仿佛仍是包裹、背景，是紧贴这个极端点的某种东西，而且其确定性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依赖于它？仅仅说主体虽同身体相连，却在那里拥有一个最终参照点，并不足够。因为“我使自己在取暖中变暖”这样的公式不会带有任何明证性。这里毫无疑问

涉及身体：作为身体，我被一股从自身某点扩散的热感占据，并由此被定位成身体。

但在“我看见自己正在看”中，我们感觉不到自己以类似方式被视觉占据。更进一步，现象学家已经极其准确而有力地阐明：我显然是在“外面”、在自身之外看；知觉不在我里面，而在它所把握的对象之上。

我在知觉中把握世界，可这种知觉又仿佛属于“我看见自己正在看”中的内在性。于是，主体的特权似乎建立在这项可以说两极性的关系上；从此，我的表象仿佛属于我。

由此，世界在这项反思中受到一种唯心化预设的影响：人们怀疑它交给我的只有自己的表象。凡此理论都带有唯心化作用；它们的实践严肃性从未真正具有多大分量，却把哲学家置于困境，无论面对自己还是听众：怎能否认，世界中的一切都只在我的表象中向我显现？

你们知道，这正是贝克莱主教[注2]不可还原的基本进路。关于他的主体立场，我们还有很多话可说；尤其是一个你们也许顺带漏过的词：“我的表象”中的“属于我”，它唤起了财产世界。最终，这场沉思在反思之反思的推进中走到了人们熟知的地方：把笛卡尔沉思所把握的主体还原为一种虚无化能力。主体不断把自己约减为“主体存在”这唯一的确定性，从而成为主动的虚无化；这就是我在世界中的在场方式。此后的哲学沉思把它翻转成改造历史的行动，并围绕这个点，安排自我意识在历史变形中构成的各种主动形态。

> [注2] 乔治·贝克莱：《迈向一种新的视觉理论》。又参见D. M. 阿姆斯特朗：《贝克莱的视觉理论：对贝克莱主教〈迈向一种新的视觉理论〉的批判考察》，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0年。

最后，这种关于存在的沉思在海德格尔思想中达到顶点，并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重新接过；它将把问题归还给存在本身，或者至少提出：这种虚无化能力在世界中、在诸存在者之间的在场，怎样能够同存在联系起来？

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可见与不可见》为中心的思考，正把我们引到这一点。参阅原文便会看见，他在这里停下，更准确地说，是选择后退一步，请我们返回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直观源头：

- 回到先于一切反思之处，无论这种反思是设定性的[注3]还是非设定性的；

> [注3]“设定性的”（thétique）：把某项思想内容设为命题。在费希特那里，“设定判断”指以绝对方式设定某物的判断；在现象学中，指把某物设定为存在者。

- 尝试在这个更早阶段定位视觉本身的涌现点；

- 尝试恢复一种东西——因为正如他告诉我们的，这里只能是重构或恢复，不可能沿原路反向行走，那在严格意义上不可能——返回这样一个点：用他的语言说，视觉的原初点并非从身体，而是从某种他所谓“世界之肉”的东西中涌现；某种东西由此显现，向我们揭示这个原初维度。此后的哲学反思不断探求 ἐπιστήμη（epistémē）和正确知识，而这个维度仿佛始终如此深植于视觉场域。

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我们仿佛看见一种探求逐渐成形：寻找一次显现的点、某种未被命名的实体。在那里，我这个看者从一道闪烁——也可以说从它的网线——中抽身，而起初我本来就是闪烁的一部

分。正是从这项秘密中，我将作为“眼睛”涌现；我所谓窥看功能由此获得涌现和起源[注]：

> [注] voyure 是一个罕见而带造词色彩的说法，与 voyeur（窥视者）同属一个词族，既指观看之活动，又保留窥视欲的声调。这里译作“窥看”，不把它中和成一般的“观看活动”。

- 某种野性的气息从那里散发出来；文本也用这个词加以标点，让人隐约看见视野线上的“阿耳忒弥斯狩猎”；

- 某种东西的触感仿佛同那次悲剧性的失灵时刻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那里失去了说话的人。

然而， 这真是他想走的道路吗？ 关于沉思后续部分留下的痕迹，也使我们可以怀疑。那些痕迹尤其给予无意识——严格说是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若干坐标；它们让我们隐约看见，他或许会转向一种探求，围绕主体沉思的崭新原初维度得到严格阐述，而分析使我们能够画出这项维度。

至于我自己，他的某些笔记尤其令我震动；它们在别人眼中也许更费解，却同若干图式精确重叠，尤其同我将在这里提出的一幅图式重叠。他谈到一种“手套指头式翻转”：如果把这种翻转想象成冬季手套里皮革包裹毛皮的方式，其中仿佛显现出，意识那种“看见自己正在看”的幻觉，奠基在某种翻转了的凝视结构中。

然而，凝视是什么？今天，我会从一项首要而决定性的事实出发，尝试进入这个问题。还原主体的场域不断向前推进，直至那个标志断裂的虚无化之点；无论这条路线是否有根据，分析都警告我们，必须引

入另一项参照。分析通过削减意识的特权、为它规定边界，指出：就主体作为思想这项期待而言，意识受到无可挽回的限制；意识不仅是唯心化的原则，还是误认的原则。人们甚至使用了一个重新从视觉领域取得价值的词，把意识严格设定成“暗点”。

你们知道，这个词已经被引入分析词汇，尤其用于法国学派。它只是隐喻吗？凡涉及我们写入观看驱力语域的东西，这项歧义都会再次出现。

从此，对我们来说，意识只有在同如下东西的关系中才算数：出于过度预备性的目的——不要忘记——我曾用“留有缺口的文本”这一虚构，试图把它阐述得最清楚。问题在于，从主体首先把自己呈现成说话者的文本缺口出发，重新把主体恰恰定位成说话者。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过陈述了前意识同无意识的关系。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强调的，依附于意识本身的那项特殊虚构和动力——主体对自己的文本所投入的注意——至今仿佛仍留在外部，严格说还没有得到阐明。

我在这里提出：主体对自身裂分产生兴趣的关系，同决定这道裂分的性质有关。正如在一切幻想中——我给出的普遍公式，是主体裂分依赖于某个从原初分离、某种自我切割中涌出的特权对象——对实在本身的接近决定了这道裂分。

在这项观看关系中，幻想所依赖、主体在本质摆荡中悬系于其上的对象，就叫作凝视。凝视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既构成它的特权，也说明主体为何能如此长久地误认自己处在这种依赖中。

我们立即用图式表明这里的意思。一旦主体尝试让自己适应这道凝视，他就变成这个点状对象、这个消逝的存在点；主体把自身的失灵同它混为一谈。

在主体能够从欲望语域中认出自身依赖的所有对象里，凝视的特殊之处是无法把握；所以，它比任何其他对象都更受到误认。也许正因如此，主体才如此顺利地在自身消逝而呈点状的痕迹中象征自己；他没有在其中认出凝视，而是认出意识“看见自己正在看”的幻觉。

所以问题是：如果凝视是意识的反面，我们要怎样——请允许我这样说——为自己“想象”凝视？这个说法并不失当，因为我们终究能够赋予凝视一个身体。

你们知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最精彩的段落之一，让凝视在他人存在的维度中发挥功能。这项事业严格说来令人着迷，因为它相当成功；也就是说，它让我们感到，凝视在某个绝对享有特权的点上真正被给予并得到实现。

你们知道，在萨特首先界定为客观性的场域中，他人正是作为凝视得到当前化。只要萨特让对象与虚无化意识在一场对峙中保持根本不确定的联系，他人就会悬系于同样条件。

我希望我刚才说的是：如果没有凝视，他人就会悬系于客观性那部分取消现实的相同条件。萨特所设想的凝视，就是使我猝然受惊的凝视；它使我受惊，是因为：

- 它改变了我的世界的全部透视；
- 它改变了世界的力线；
- 它从我所处的虚无之点出发，把世界安排成一种有机体向外辐射的网状结构。

我这个虚无化主体同周围事物发生关系的位置，使凝视在萨特意义上获得如此强的特权，甚至让我把那个把我当作对象来凝视之人的眼睛“暗点化”——这个词是我在这里加的。萨特写道：只要我处在凝视之下，就不再看见凝视我的眼睛；如果我看见那只眼睛，凝视便消失了。

这种现象学分析真的可以视为正确吗？当我处在一道凝视下、请求一道凝视并获得它时，我并非对它毫无兴趣，也并非没有把它看作凝视。这个领域可以延伸得相当远——问题恰恰是它延伸到哪里——我把这个面具领域称作凝视。一些杰出画家曾在面具中把握凝视本身；只须举出戈雅，便足以使你们感觉到这一点。

凝视是可见的。萨特谈到那道使我猝然受惊并把我约减到某种羞耻中的凝视；他把羞耻勾勒成这里最突出的感受。奇怪的是，这场同凝视遭遇的理由，在萨特文本本身中与其说应当定位于一道被看见的凝视，不如说应当定位于我在大他者场域中想象的凝视。

只要参照原文便会看见，他并不是把凝视的登场说成同我们所谓“凝视”有关的东西，而是诉诸狩猎时突然听见的树叶声，以及走廊里突然响起的脚步声。而且是在什么时刻？正是他本人正在观看之时，而且不是随便观看，而是透过钥匙孔观看。一道凝视在他所维持的想象窥视者功能中使他猝然受惊，让他迷失方向、天旋地转，并把他约减到羞耻感。这道凝视确实是他人本身的在场，无疑也同某种可以称作“凝视”而并非根本错误的东西有关。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是在这种主体同主体的关系中、在他人作为凝视我者而存在的功能中，把握了凝视最原初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在凝视显然所属的视觉场域本身中，把它定位成一个对象；而且是在这里涉及的对象功能中定位，也就是它同无意识的关系——无意识第一次使我们能够在历史上定位欲望的关系。

甚至在萨特自己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凝视只在主体感到自己受到猝然惊扰时才介入并发挥效力。这里的主体与其说是作为那个同观念、对象世界相关的虚无化点状要素，不如说是萨特本人；他在我们面前获得肉身，把自己表象成在一项本身属于欲望的功能中受到猝然惊扰。

这项欲望虽然建立在我所谓窥看的领域，我们却不能借此偷换掉它的维度；因为它在这里以一种相对于此前内容引入新维度的方式，使我的欲望涌现出来，以便加以叙述。

凝视在欲望功能和视觉机制中的特权仿佛流淌在我们体内，沿着视觉领域本身借以整合进欲望问题的血管流淌。笛卡尔沉思以纯粹形式开

启主体功能的同一时代，我要专门称作“几何式的”这个光学维度也得到高度发展；这绝非偶然。

我立即用一个对象把问题集中起来；为了不让论证显得消失在抽象中，我会用众多对象中的一个，来说明那个时代如此奇特地吸引了大量思考和构造的典范。想进一步探究我今天试图使你们感觉之物的人，可以参阅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关于变形透视的著作[注4]。

> [注4]　尤尔吉斯·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堕落的透视》第二卷《变形透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8年。

我过去曾在研讨班中大量运用变形透视功能的某些性质，正因为它是一种典范结构。对那些我当时谈论它时不在场、也不知道变形透视是什么的人，我曾在研讨班中展示一个从外面特意带来的极美例子。简单的、非圆柱式的变形透视是这样构成的：

- 假设这张平面纸上画着一幅肖像；而你们正巧看见黑板以倾斜位置立在那里；
- 再假设我借助一系列线绳或理想线条，把这里所画形象的每一个点投射到那面斜墙上。

我想，你们很容易想象：如果画面倾斜，最终会在上面得到什么——一个按照所谓透视线条被极度拉长和变形的图形。这意味着，完成工作以后，如果我留下……不，如果我移走构造时使用的东西，也就是放在自己视野中的原始图像，而我本人仍相对于对面的斜墙留在原处，那么获得的印象大致相同：至少，我会认出图像的总体特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印象会完全相同。

现在，我会把一件约早一百年、作于1533年的东西传下去。我想，你们都会认出这幅画：小汉斯·霍尔拜因的《大使们》。熟悉它的人会借此重新想起；不熟悉的人则应当仔细观看，以便理解我希望在后文怎样使用它。







我刚才说明变形透视构造的方式，已经把你们引向视觉场域中的某种东西。可以这样表达：视觉有一种安排方式，属于一般所谓的形象功能；这项功能由空间中两个单元之间的逐点对应来界定。无论一幅形象是虚像还是实像，无论用什么光学中介建立其关系，这种逐点对应都至关重要。

所以，视觉场域中属于这个秩序的东西，可以约减为最简单的图式，也就是我刚才用来说明变形透视怎样建立的图式：一幅同某个表面相连的形象，同一个为便于交流可称作“几何点”的特定点发生关系。凡是通过这种有条理的方式得到规定的东西——直线因构成光的路径而在其中发挥作用——凡在这样构成的轨迹中建立的东西，都可以称作“形象”。

在艺术—科学思考的这个节点，艺术显然同科学交织：列奥纳多·达·芬奇既以屈光学构造成为科学家，又同时是一位艺术家。维特鲁威的建筑论也相去不远。在维尼奥拉[注5]及其《透视的两条规则》中，以及阿尔伯蒂[注6]的《论绘画》中，我们看见人们逐步追问透视的几何法则。正是围绕透视研究，人们对视觉领域建立了一种特殊兴趣；

我们不能不看见，它同对笛卡尔主体的追问——我几乎要说同它的建立——具有关系，因为笛卡尔主体本身也是某种几何点。

> [注5] 维尼奥拉：雅科波·巴罗齐，绰号维尼奥拉（1507—1573），著有《透视的两条规则》。参见埃尼亚齐奥·丹蒂：《维尼奥拉实用透视的两条规则》，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3年。

> [注6]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1472），《论绘画》，1435年；阿利亚出版社，2007年。

主体在这里被建立成透视点；视觉秩序从这个点出发。在当时，画面——我们还要回到这项至关重要的功能——在绘画史上以完全新的方式建立并组织起来，也就是作为严格的几何式透视。在主体构成及其同视觉之关系的这个关键节点，我们面对的正是它。

我请你们参阅狄德罗的《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书简》。在那里，有某种内容得到清楚展开，使你们感觉到：上述几何结构完全漏掉了视觉究竟是什么。因为这种视觉空间——即使纳入虚拟空间中的想象部分，也就是我曾格外重视的镜中空间——完全可以由盲人重构和想象。

这里涉及的是空间定位，不是视见。盲人能够设想：自己认识并视为实在的这个空间场域，可以用某种方式从远处、近乎同时地被感知。这里毋宁涉及一种时间功能、一种探索的瞬时性；光学著作正这样展示它——甚至笛卡尔《屈光学》也把双眼的作用表现成两根手杖的协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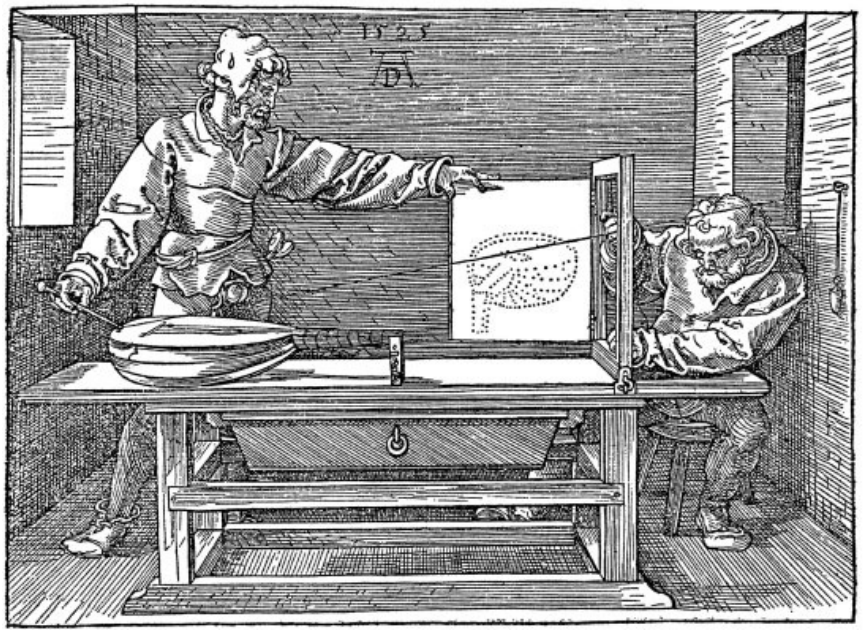


[笛卡尔：《屈光学》，图21。]

至少必须说，视觉的这个几何维度远远没有穷尽视觉场域本身向我们提出的原初主体化关系。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变形透视对透视建制所作的这种颠倒使用。它最初的装置是什么？

正是丢勒[注7]本人发明了它。所谓“丢勒门框”，就像我刚才放在自己与黑板之间的某种形象；更准确地说，是一块画布或网格。若干点和直线会穿过它；它们未必是光线，也可以是线绳，把我必须看见的周围事物——世界的结构——的每一点，连接到画布、网络被该线条穿过的一个点。人们建立“丢勒门框”，是为了得到一幅正确的透视图。

[注7]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测量指南》，纽伦堡，1525年；法译《测量方法指南》，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5年；另有《几何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95年。





假如我颠倒这个装置的用法，不再以恢复远端的世界为乐，而是在另一个表面上，让我原本从这块场域表面上的图像得到的东西发生变形；假如我把这个过程当成一场精美游戏，流连于它使某种东西以特殊拉伸和变形显现的方式——请相信，这在当时确实占有一席之地。

巴尔特鲁沙伊蒂斯的书会向你们讲述，这些实践曾激起怎样狂热而激烈的争论，并催生规模可观的作品。

如今已经毁坏、当时位于图尔内勒街附近的米尼姆修道院，在一条回廊的长墙上画着——仿佛碰巧——《福音传道者圣约翰在拔摩岛》；画面尺度同长度大致相当的回廊相称。必须透过一个小孔观看，它的全部变形效果才能充分显现；虽然这幅壁画本身没有如此，其他作品却可能产生一切偏执狂式歧义。从阿尔钦博托到萨尔瓦多·达利，人们采用过各种用法。

相关知识卡 达利的偏执狂—批判方法

这里有某种东西，可以说是透视研究所漏掉之物的补充性魅惑。难道不奇怪、甚至不惊人吗：竟然从来没有人想到，它会唤起某种类似……勃起效应的东西？请想象一幅纹在适当器官上的刺青；器官静息时，图案画在上面，而在另一种状态中，它取得了——容我这样说——展开的形式。

在凝视形成的这个特定、被抽取出来的阶段中，几何式功能仿佛内在显现。我已经强调，它本身严格说同视觉毫无关系；视觉根本不以它为前提。下一次，我们会尝试以视觉自身的形式阐述它。可我们怎能不在这场游戏本身、在这个局部维度得到的显现中，看见某种东西获得了全部价值，因为它还象征着缺失功能：也就是阳具幽灵的显现！

现在回到《大使们》。我希望这幅画已经传遍全场、到过每个人手中。你们看见什么？前景中悬着的这个倾斜怪物是什么？它位于两个人物前面；我想，二者作为凝视的价值已经向所有人显现。他们身着

炫示性的服饰，僵直凝固；两人之间陈列着一系列对象，无非正是那个时代绘画中表象“虚空”（vanitas）的象征。

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在同一时期撰写《论科学的虚空》。它既讨论科学，也讨论艺术；这些对象全都象征当时归入你们熟知的“三艺”与“四艺”[注8]的科学和艺术。在外表领域以最迷人形式得到的这场展示面前，这个倾斜着飞在空中的对象是什么？你们无法知道：为了逃离画面的魅惑，你们转身离开，开始走出这间大概长久吸引你们的房间。正如《变形透视》的作者描述的，离开时你们回过头来，才在这个形状中看见什么？一颗骷髅头。

> [注8]“三艺”（trivium）与“四艺”是中世纪某些时期对经院教育科目的两类划分。传统“七门自由技艺”中，语法、修辞、辩证法构成三艺；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构成四艺。另一种说法把三艺称作三门艺术，把四艺称作四门科学。

不过，这个图形最初并不是以这种面貌显现。《变形透视》的作者把它比作一块墨鱼骨；在我看来，它又让人想起达利早年喜欢放在一个特意挑选、穷困肮脏而浑然不觉的老妇头上的两磅面包，或者他那些软化的钟表。后者的阳具意指，显然不亚于你们在这幅画前景中看见的、以飞行姿态勾勒出来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向我们表明：在几何式功能研究的中心，在主体逐渐成形的这个历史时刻，霍尔拜因把某种东西以可见方式放在画面前景；变形透视下终于被看见的形态已经充分指出，它无非是作为虚无化者的主体。不过，主体以一种严格说是阉割之 -φ 在形象中的化身形式受到虚无化；这个 -φ 为我们居中组织欲望，并使我们必须围绕基本驱力的框架来集中一切欲望组织问题。

怎样才能说得更深，并看见我们还必须到更远处寻找视觉功能？从它出发逐渐显形的，并不是这个阳具象征，也不是这个变形透视的幽灵，而是凝视本身。它的功能既闪耀又具有搏动性，可以说铺展在你们手中的画作里；任何画作都正是如此——一只凝视陷阱。

无论在哪一幅画作中，只要你们在它的每一点寻找这道凝视，就会看见它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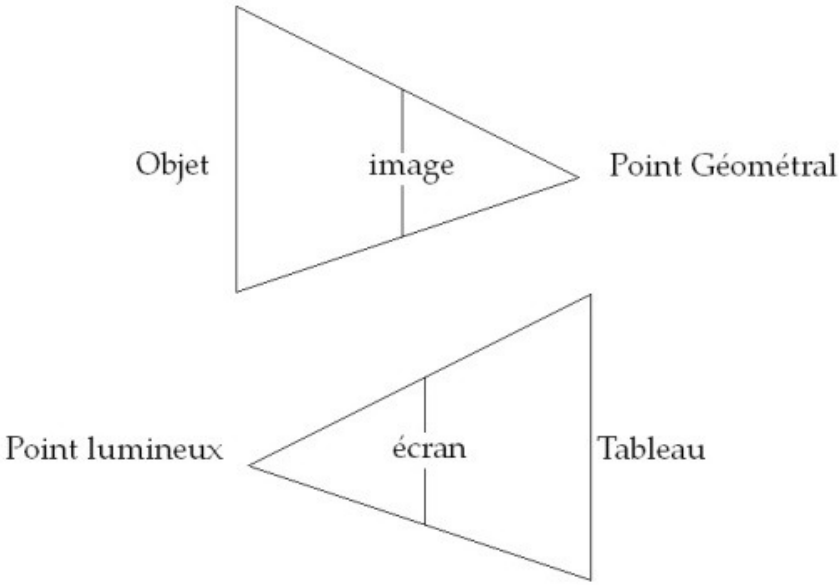
下一次，我会尝试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

第8课 · 1964年3月4日

在我们的领域里，要始终守住一条线并不容易——我本来想说，只要可能，就要紧紧贴住它。我们现在所推进的这个确切问题，是眼睛的功能，就其与我们相关而言。为了照亮这个问题，研究者可能会被带往遥远的探索：从眼睛在生命谱系中出现之时起，追索这个器官的功能，首先追索它的存在。

在我们所涉及的所有器官中——我要再强调一次——处于我们经验核心的，并不是主体同本能的关系，也不那么是同倾向的关系；至于驱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以这个名称界定、确证并巩固它的精神分析地位。因此，核心所在与其说是主体同倾向、同本能的关系，不如说是主体同器官的关系。

我们所涉及的、作为具有意指作用的器官，有乳房、粪便，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惊讶的是，在代表生命出现的物种中，眼睛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么早。你们大概会无忧无虑地吃牡蛎，却不知道就在动物界的这个层次上，眼睛已经出现了。这类潜入式的探究，即便不能让我们看尽一切，也确实让我们见识到许多“色彩”。然而，我们必须在其中有所选择，把事情重新带回我们的问题。上一次，我想我已经充分强调了那个相当简单的小三角图式；我把它重新画在黑板上方：



它只是用三个项提醒你们我那番评论的根本背景：在某一层次上被称作光学的东西，在那个操作性装置中的运用既具有示范性，又具有方向性；我看到，它以一种倒转的形式显出意义。这就是对透视法的倒转运用：它开始支配一种特定技术——绘画——的前景，尤其是在十五世纪末、十六和十七世纪之间。变形透视向我们表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并不主要是对绘画中或多或少恰当地称作空间中的事物所作的写实再现；对此还有许多保留意见。

我想借这个小图式指出的核心要点，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注意，某种光学把视觉本身遗漏了。

正如我曾提醒你们的，这种光学是盲人也能掌握的。我让你们参照狄德罗的《论盲人的书简》；他试图在论证中看出，视觉的整个功能中，尤其是它向我们交付的空间，究竟有多少——

盲人：

- 能够说明它，
- 能够重构它，
- 能够想象它，
- 能够谈论它。

无疑，狄德罗在这种可能性上构造出一种始终带有形而上学弦外之音的双关；而恰恰是这种含混推动了全文，并赋予它尖锐而摄人的特征。

对我们来说，要坚持这一点：在这个几何光学的维度里，我们已经看到对主体作出某种定位的可能性——主体被召至某一点，被它支配、规定并成为必需。这的确是一个维度；我们由此能够窥见，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主体怎样在视觉场中被攫取、操纵和捕获。

我在上次讲述末尾向你们展示的，正是霍尔拜因的画：



在霍尔拜因的画中，前景有一个奇异的悬浮物体。为了我的目标，我立刻便向你们揭开了它的“底牌”——我通常也不会更多地加以掩饰。我向你们表明，这个物体确实在那里；今天我们还会重新发现这件终于要被观看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它在那里，是为了攫取——我几乎会说，是为了“设陷阱捕获”——观看者，也就是我们。它以一种显而易见、无疑也属例外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作为主体，我们怎样在画中确实被召唤，并且在这里被表现为已经落网。这或许出自画家某一时刻的反思。

而且，这幅迷人的画同那些被称作 虚空画（vanitas） 的作品彼此呼应、关系密切——我已经向你们说明过这一点。画中的两个人物衣着华美，姿态凝定；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在当时的透视法中提醒我们艺术与科学的虚空，并以此将我们俘获。这幅画的秘密在这样一个时刻显露出来：我们稍稍离开它，逐渐向左侧退去，在实际的回转中看出那个悬浮物体的意指。这个严肃而神奇的物体，以骷髅头的形象把我们自身的虚无反照给我们。

因此，这里运用了视觉的几何维度来捕获主体；它同欲望有着明显关系，但这个欲望仍旧成谜。究竟是哪一种欲望被攫取、被固定，并与这幅画相遇？而这幅画既然是制成之物、构造之物，又是哪一种欲望促动画家把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付诸作品？

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进一步探索的道路。在视觉的、也就是可见之物的领域里，一切都是陷阱；尤其如此的，是一种在所有层面、所有级次上都能找到的配置。梅洛-庞蒂在《可见与不可见》中，以其中一章的标题非常准确地命名了它：交织，交叉。

视觉功能所呈现的每一种划分、每一组双重侧面，无不以迷宫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随着我们在其中区分各个场域，我们愈加发现这些场域怎样彼此交叉。起初看来，在我称作几何光学的领域里，仿佛是光——可以这样说——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事实上，你们上次已经看到这根线怎样运作：它把我们连接到对象的每一点，并在穿过屏幕形状的网格之处发挥线的作用；我们将在这个网格上标定图像。人们说，光沿直线传播，这一点可以确定；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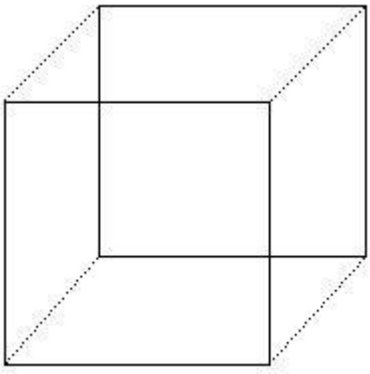
看起来是光给了我们这根线。然而请想一想，这根线并不需要光；它只需要是一根绷紧的线。

也正因此，只要我们稍费工夫向盲人演示——为什么不呢？——让他先触摸一个具有某种高度的物体，再沿着绷紧的线摸过去；在线的另一端，某个我们也能通过触觉教他辨别的东西，可以在一个表面上被指尖认出、定位，并在那里与原物对应，形成某种构形与轮廓。这恰好重现了我们在纯光学中设想的图像定位方式：空间中一点到另一点的对应关系，比例虽各不相同，却在根本上同构；归根结底，它总是同一根线上的两点。这样一来，盲人便能跟随我们的全部论证。

这并不特别属于光所交付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对空间的光学构造中，我们怎样尝试把握似乎逃逸的东西？传统论证始终就在这种构造上做文章。哲学家们——从最近仍以最精彩的练习展示这一点的阿兰[注1]，上溯至康德乃至柏拉图——反复讨论所谓的知觉欺骗；与此同时，他们又驾轻就熟地坚持说，我们必须把握的是：知觉在对象所在之处找到对象。我们看到的立方体外观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 [注1] 阿兰：《哲学要义》，Folio-Essais 版，第3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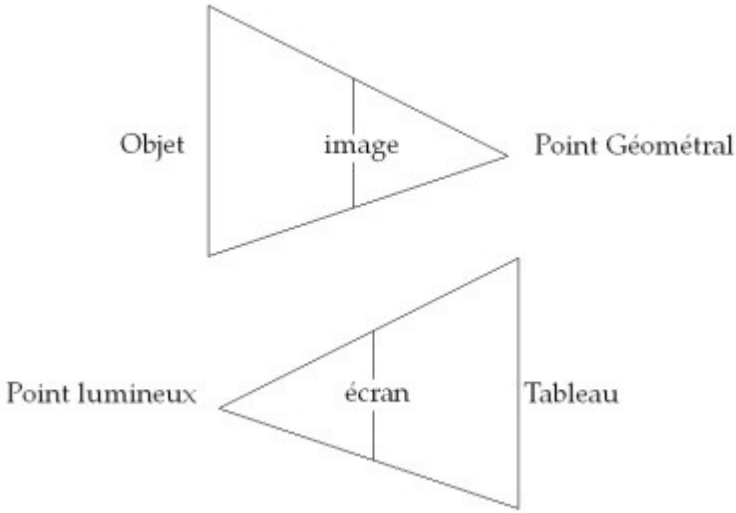
……恰恰是由于空间的这种断裂支撑着你们的知觉，我们才把它知觉为立方体。围绕知觉展开的古典辩证法，整套“变戏法”的把戏都围绕这一点：这里涉及的是几何光学视觉，是位于一种空间中的视觉；而这种空间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视觉性真正关涉的东西。

同样，哲学家为了给自己开辟这个场域而轻易掌控的那种外观与存在的关系，其实在别处。它在光的另一种属性之中：光是光点，是不同于那些在空间参照中构成的对象的东西；它是辐射点，是光流，是反光涌出的源泉。光无疑沿直线传播，但它也折射、散射、漫溢和充满——别忘了——我们眼睛这个杯状物；它还溢出杯外。因此，在这个杯状物周围，我们需要一整套器官、装置和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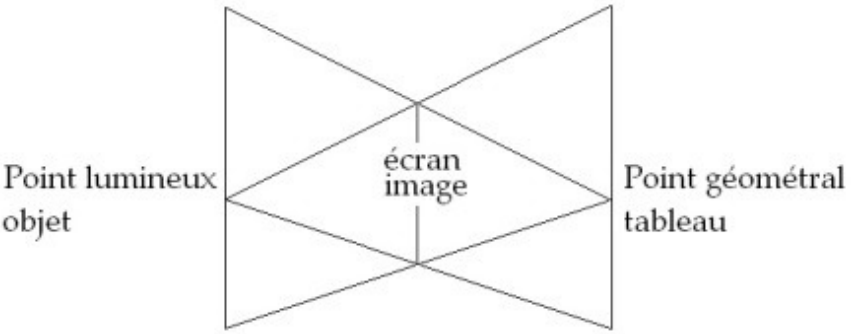
虹膜不只对距离作出反应，也对光作出反应；它必须保护杯底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那里可能被光损伤。同样，光线太强时，眼睑也会收紧：先眨眼，继而或多或少用力闭紧，形成一种众所周知的鬼脸。而且，我们知道，并非只有眼睛才具有感光性。体表的全部外皮，以各种不同、无疑也并不只属于视觉的方式，都可能具有感光性；在视觉的运作中，这个维度绝不能与色素的作用割裂开来。

感光器官的某些最初形态、某些雏形，就是色素斑。在眼底，色素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以现象所显示的无限复杂的方式运作：例如，它以视紫红质的形式在视锥细胞内部活动，也在视网膜的各个层次内部活动。这种色素来来去去，承担着一些我们无法立刻辨认、也不总能清楚说明的功能；但它提示出一整系列机制的深度、复杂性，同时也提示出其统一性。这些机制严格说来就是与光的关系。

我想借此带领你们逐步进入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即主体同光本身的关系。这种关系看来已经显出含混，因为你们看到，这两个三角图式彼此倒转：



与此同时，它们又必须相互叠合。这里为你们提供了我刚才所指出之物的第一个例子：它在本质上必然是交织、交错、　　交叉（chiasma）的运作；在整个领域里，我们必须朝它或在它之中移动。



我要借此阐明并让你们感到，这个问题同光的关系究竟怎样——更确切地说，先对这个关系作出初步编排：问题关乎主体及其位置，而这个位置不同于纯光学或几何光学所界定的几何点位置。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小寓言，一个小故事；它是真事，发生在我大约二十岁的时候。那时，作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我自然一心只想着到别处去，沉浸在某种直接的实践中——乡村生活、狩猎，甚至海上生活。有一天，我坐在一条小船上，和某个小镇、一个小港口里渔民家庭的几个人待在一起……

那时，我们的布列塔尼还没有进入大工业和拖网渔船的阶段。渔民乘着核桃壳似的小船打鱼，自担风险。我所喜欢的正是分担这些风险；当然，也并非时时都有风险，还有风和日丽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等着收网，一个叫小让的人——姑且这样称呼他——

后来，他像全家人一样，很快便因结核病去世了；当时，结核病确实弥漫在这个社会阶层所生活的整个环境中。

……他指给我看一个漂在浪面上的东西：那是一个小罐头盒；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沙丁鱼罐头盒。

它在阳光下漂着，见证了我们同时还负责为之供货的罐头工业。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小让对我说："你看见这个罐头盒了吗？你看见它？可它呢，它看不见你！"他觉得这件小事非常可笑，我却没那么觉得。我曾琢磨自己为什么觉得没那么好笑。这个小插曲很有启发，这则小寓言值得我们停留片刻。首先，如果小让说罐头盒看不见我这句话有意义，那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凝视着我：正是在光点的层次上，一切都凝视着我；这绝不是比喻。

这个小故事的分量，正是在我的同伴即时发明它时显露出来的。他觉得它那么好笑，我却不然。倘若有人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那终究是因为当时的我——正如我刚才所描绘的——同那些在严酷自然的挤压下艰难谋生的人待在一起；

我在那里构成了一幅实在难以形容的画面。说到底，我在这幅画里多少成了一个斑点。[注]

> [注] 米勒整理本（Seuil，第89页）在这里以 faire tableau / faire tache dans le tableau 构成对举：拉康既"构成画面"，又在画中成为不协调的"斑点"。项目原用的 Staferla 口述转录在此重复了 s11-08-0033 已出现的"交织—交叉"句，造成句法串接；法文底本与译文均据米勒本校正，同时保留这组难以完全移入中文的文字回响。

一言以蔽之，我在这幅画中多少显得格格不入，确切说来，是成了画面上的一块斑点。仅仅听到自己在这个幽默而讽刺的故事中被如此招呼，我便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不觉得那么好笑。在这里，我是在主体的层次上把握这个结构；但它也反映出眼睛同光之间的自然关系中

早已存在的某种东西。我不只是那个由几何点标示的点状存在，也不只处在捕捉透视图景的出发点上：画面绘在我的眼底。这里，我处于完全的含混之中：画面固然在我眼中，但我也在画面之中。

凡是光的东西都凝视着我；借助这光，某种东西绘在我的眼底。它不只是那种构造出来的关系，不只是哲学家迟迟盘桓其上的对象——也就是印象，是一个并未预先在距离中为我定位的表面所发生的流淌［参见《Lituraterre》，1971年5月12日］。

恰恰在此，几何光学关系中被省略的东西介入进来：那个由“景深”概念精确界定的点。借助我们的仪器——这里说的是照相机——这个术语乃至它的操作都变得可用。景深带着它全部的含混、可变性，丝毫不由我掌控；毋宁说，是它攫住我，每时每刻召唤我，使风景成为完全不同于透视图景的东西——我把这称作画面。

画面的参照点应当置于同一个位置，也就是外部；它就是凝视点。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东西，其性质不同于我们上次所把握的东西——后者可以称作调焦，也可以称作划分整齐的安排，它构成了几何光学空间。这里的中介发挥恰好相反的作用：它并非由于可被穿透而

运作，反倒由于不透明而运作；它就是屏幕。在凝视的层次上，在光的空间里呈现在我面前的各个点中，凡对我构成凝视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始终是光与不透明性的一场游戏；
- 始终是刚才那则小故事核心处的斑斓闪烁、粼粼反光；
- 始终是在每一点上阻止我成为屏幕的东西，它让光显现为溢出屏幕的斑斓闪烁。

总之，凝视点总分有宝石的含混性。至于我，倘若我是画面中的某种东西，那也是在作为屏幕之面的另一面上，即作为我方才称作的斑点。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这就是主体同视觉领域的关系。这里的“主体”不是日常所谓主观的主体，因此这种关系不能被看作唯心主义的关系。当我把主体说成从上方俯瞰，并认为它赋予画面以稠密性，使画面坚实而统一时，这种俯瞰并不是单纯表象性的俯瞰。

关于主体在展开为景象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可能以若干方式犯错。所谓视网膜“后方”所发生之事，具有某种自主性和人们所谓的“综合功能”，使我们能够在现象层面知觉。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此给出了一些极为精彩的例子。

他非常巧妙地从大量关于视觉现象学研究的文献中，提取出一些非常出色的事实。例如，两只圆盘或两块屏幕在彼此前后旋转，原本应当

合成某种光的色调；只要用一块屏幕遮掉这个由复合色构成的场域的一部分，我们看见的复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在这里，我们确实把握到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纯粹主观功能：中枢机制的作用介入进来，使主体所知觉到的东西不同于实验中构造出的光影游戏，而后者的全部组成部分都是我们所知道的。

你们能感觉到，另一种情形有所不同，尽管它仍会具有主观的一面，只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调节。例如，我们会注意到某个场域、某种颜色——比如黄色——对相邻场域的反射效应；相邻场域假定是蓝色，由于接收到黄色场域反射过来的光，也会发生某种改变。

当然，一切颜色都只是主观的。在光谱中，没有任何客观对应物能让我们把颜色性质归结到光振动在这个层次上所涉及的波长或频率。这里仍有某种主观的东西，不过它的位置不同于先前提到的实验。难道这就是全部吗？当我谈到主体同我所谓画面的关系时，说的是这个吗？当然不是！

主体同所谓画面的关系，恰恰向我们交付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某些哲学家接近了它，却把它安置在——可以这样说——一旁。请读雷蒙·鲁耶的《新目的论》，看看他为了定位知觉而怎样不得不要求并构造出一种绝对俯瞰的主体；他正是从目的论视角来设想知觉的。

如果像他的例子那样，只是让我们把握对棋盘的知觉，那么，除了最抽象的意义以外，显然没有必要设想一个绝对俯瞰的主体。棋盘从根本上属于这种空间、这种视觉、这种几何光学；我已经谨慎地先把它区分出来。我们在这里处于 partes extra partes——部分彼此外在——

之中；正是以这种方式构成并界定的空间，总是在把握对象时造成极大困难和异议。

不过，沿着这个方向，事情无法再被化约：我们就是处在 partes extra partes 之中。

然而，存在着一个现象领域；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远远超出那些显现它的特殊点。在那里，我们可以把握这个绝对俯瞰的主体的真实性质——我们不能赋予它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必需的。确切地说，就是在这个维度里，我作为斑点置身于画面。自然领域中或多或少恰当地被称作拟态的现象，把这一点带到了我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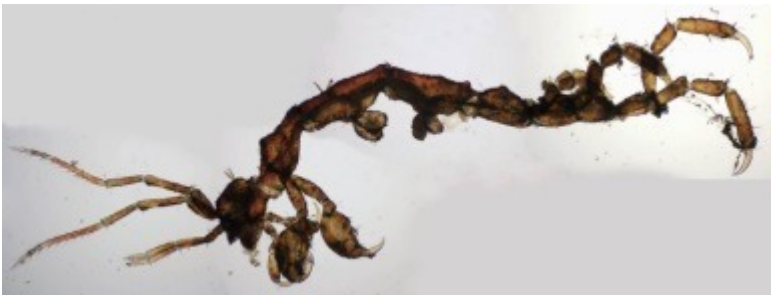
我不可能在这里投身于拟态维度所提示、强加并得到不同程度阐发的大量事实和问题。你们可以参阅专门著作；它们不只迷人、引人入胜，而且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考材料。我要强调的，是关于问题所在或许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突出的东西。

严格说来，在某些拟态现象中，我们可以谈适应性着色或适应了环境的着色，随你们怎么说。例如，居埃诺曾颇有道理地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适应背景的体色——而认识到这一点已经非常重要——或许只是一种机制，一种抵御光的防御方式。

换句话说，无论是哪一种微小动物——可以为我们提供无数例子——当它处于某种环境，例如一片长满绿色水草、绿色辐射占主导的水底时，它变成绿色，只是由于光对它可能是一种有害因素。这是我们的推论，并非不可信，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得到检验。它变绿，是为了把光反射出去；大家都知道，绿色正是以绿色的形式被反射。它凭借体色适应，避开这道光的作用。

但在拟态中，所涉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得不举一个例子；它几乎是随意选取的，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特殊或享有特权的案例。

有一种叫作 Caprella 的小型甲壳动物；当它栖息、筑巢在苔藓虫这种处于动物边界、近乎植物的动物中间时，人们还会给它加上 acanthifera 这个形容词。它模仿什么？它模仿苔藓虫身上显现为斑点的东西：在苔藓虫某一生长阶段，一段肠袢形成斑点；在另一阶段，又有某种同样起作用的色彩中心。



这种甲壳动物所顺应的，是一个形态同一个带斑点的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使自己成为斑点，使自己成为画面，把自己铭写进画面。严格说来，这才是拟态中的原初动力。由此，主体必须将自身铭写进画面这一点的几个基本维度便显现出来，而且它们所获得的根据，远比最初那种或多或少摸索着进行的“猜测”强得多。

两次讲述以前，我已经提到凯卢瓦在小书《美杜莎与伙伴们》中所说的话。他的洞察力无可否认，有时那正是非专业人士的洞察：恰恰因为保持距离，他或许能更好地把握那些专业人士只能逐字拼读出来的凸显之处。

我认为，他的处理比那些只想在体色领域看到不同程度成功的适应事实的人更准确、更有效。这些所谓适应也总是含混的；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指出的，事实表明，若按通常方式把适应理解为同生存需要相关的适应，那么在拟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由它得到解释。在多数情况下，拟态要么不起作用，要么产生的作用恰好同假定的适应结果相反。

相反，凯卢瓦突出三个项，它们确实是拟态活动展开的主要维度。他将其编目，区分为三个门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似乎确实值得我们的思考牢牢记住：

- 易装，
- 伪装，
- 恫吓。

我再说一遍： 易装、伪装、恫吓。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主体必须把自己插入画面的维度显现出来。 主体把某种东西给人看，而这个东西不同于可以称为在其背后的“它自身”的东西。

拟态的效果是伪装；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就严格的技术意义而言，这并不是让自己同背景相一致，而是在一个斑驳背景中使自己成为斑驳，就像人类战争行动中的伪装技术那样。

至于易装，严格说来，它瞄准某种性目的。自然向我们显示，对性目的的这种参照通过各种本质上属于变装、假面舞会的效果而发生。这意味着，在性目的本身之外构成了一个不同的层面，而这个层面在其

中发挥根本作用。我们不应过快地把它区分、孤立为单纯的欺骗。这里诱饵的功能是另一回事；在充分衡量其影响以前，我们应当暂缓下判断。

最后，被称作恫吓的现象也始终包含一种外观上的剩余价值，主体试图在自己的外观中达到它。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应过快地把这种效果看作包含某种——姑且用这个词——主体间性。每当涉及模仿，都要谨防过快地想到一个据说被模仿的他者。在模仿中，主体从根本上模仿的，是它力图赋予自身的某种功能。

为了不走得太快，我们暂时必须停在这一点。这里所召唤我们的，是那个真实功能：它在一个俯瞰平面上就主体而言被唤起。我们必须认为这个俯瞰平面持续存在，因为某些事实、某些事物显现出来，而且只能在这个平面上被定位和规定。

拟态就是如此。我们必须尝试更仔细地观察它，不能只把它归结到那个始终或多或少含混、又总被本能功能或多或少唤起的目的参照。我们要看，在我们必须对它加以调焦的点上，它究竟怎样；也就是在无意识功能所教给我们的层次上，把无意识视作一个有待我们为主体而征服的场域。

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将由凯卢瓦的一则“评论”引导前行。例如，他察觉并指出——无疑，他在这里猜中了某种东西——拟态事实在动物层次上，不过相当于人类那里显现为艺术、尤其是绘画的东西。

我不能说，这条评论对于我们将要赋予它的用途真的很有启发性。唯一可以反驳的是：对“勒内”·凯卢瓦［口误：应为罗歇·凯卢瓦］来说，这仿佛表明绘画本身十分清楚，清楚到可以把它当作更明白的东

西来参照。绘画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强调主体必须在其中把自己定位的画面功能，这当然不是没有缘故。但当一个人类主体着手制作一幅画，着手把那个以凝视为中心的东西付诸作品时，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要提出如下命题：人们告诉我们，在画中，艺术家想要成为主体。绘画区别于其他一切艺术之处，就在于艺术家意图作为主体、作为凝视把自己强加给我们。另一些人则会回应说，应当突出艺术产品的对象一面；他们这样强调并非没有遭遇实际困难。总之，这两种评论方向都显出某种效力，也都不同程度地切合问题，但肯定没有穷尽问题所在。

我要指出，在画中，某种属于凝视的东西始终会显现。画家非常清楚这一点；无论他坚持某一种选择，还是不断改变选择，他的准则、研究、追求和实践，真正说来都在于某一种凝视方式。

只要对我呈现在你们面前的东西有一种格外深入而敏锐的看法，你们便会发现：观看那些最缺少通常所谓“凝视”——即一双眼睛——的绘画，甚至观看完全没有人形再现的绘画，例如某位荷兰或佛兰德画家的风景画，只要你们得到充分指点，最终就会仿佛透过水印看见一种对每个画家而言都极为独特的东西，以至于感到凝视在场。

但那或许只是一项研究对象，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幻觉。画面对于那个画家确实把作品给他观看的人所发挥的功能，同凝视有关。这种关系并不像初看时似乎那样，是一种“凝视的陷阱”。人们可能会以为，画家像演员一样，追求“瞧见我了吗”，并且欲望被观看。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它同鉴赏者的凝视确实有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更复杂。画家向那个应当站在画前的人给出某种东西；至少就绘画的一大部分而言，它可以概括成："你想观看？那好，就看这个吧！"他给眼睛投下一份食饵，但同时邀请作品呈现于其面前的人把凝视放下，如同放下武器。这正是绘画的抚慰性、阿波罗式效果：某种东西与其说被给予凝视，不如说被给予眼睛，却又包含对凝视的这种放弃和卸下。画面就这样把主体召唤到画家已经卸下自身凝视的层次。

这里显然还有问题。绘画有整整一个侧面——无论我们赋予它怎样的位置，至少都与我刚才阐明和界定的场域分离——是表现主义的。也就是说，这种绘画给出某种东西，使凝视所要求的东西获得某种满足；这里的"满足"正是弗洛伊德谈到驱力满足时使用这个词的意义。这一点构成了它的独特性。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其他事物中区分出这些要求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现在必须提出眼睛作为器官究竟怎样的问题。有人说，功能创造器官。纯属荒谬！它甚至无法解释器官。有机体中凡作为器官而存在的东西，总是呈现出极为多样的功能。

在眼睛中，仅仅标出我们今天已经标出的含混，便可看清多种功能如何彼此结合。一方面是分辨功能，它在中心凹、也就是清晰视觉的特选点上最大限度地个体化和孤立出来；另一方面，是视网膜整个表面上发生的事情，专家们并不恰当地把后者区分为观看功能。二者并非同一回事。同一个交叉、同一种交错又在这里出现：那个据说用于在较弱照明条件下感知事物的场域，恰恰最能感知光的效应。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想看到一颗五等或六等星——这就是阿拉戈现象——不要直直盯住它；恰恰是略微从侧面去看，它才会向你们显现。

眼睛的这些功能并没有穷尽这个器官的特征：器官在生命体上出现，并像一切器官那样，给它规定了某些义务。我们对本能所作的参照如此混乱，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本能乃是有机体为了最好的结果而设法摆脱某个器官纠缠的方式。

在动物的阶梯中，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个器官的过剩、重负、负担、过度发育，会让有机体最终屈服。所谓本能在这种关系——有机体同器官的关系——中的功能，看来更应当沿着某种伦理的方向来界定。这当然只是类比；但有机体必须设法处理这个器官，必须想办法利用它。我们惊叹于本能所谓的预适应，指的也就是有机体能够用自己的器官做出某种事情。

至于我们自己，在我们对于无意识的参照中，所涉及的是同器官的关系，这一点非常清楚。涉及的不是性之维度，甚至也不是性本身[注]——即使我们能够、并且将会赋予“性”这个词一种特殊参照——而是某种特别的东西：阳具，因为它在指向“性”时可能触及的实在之物那里缺失。

> [注] 原文在同一句中区分 sexualité 与 sexe：前者指性的领域或维度，后者在此被当作尚待赋予特定所指的“性”本身。二者都不是 désir sexuel（性欲），也不等同于 libido（力比多）。

在无意识经验的核心，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器官由一种不足在主体那里规定；这种不足被组织在阉割情结中。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眼睛在多大程度上被卷入类似的辩证法。好吧，一开始我们就在眼睛与凝视的

辩证法中看到：二者绝不重合，从根本上说，这里只有诱饵。在爱情中，我祈求的是一道凝视。其中根本上令人不满、始终落空之处在于：

“你从未在我看见你的地方凝视我。”

反过来，我所观看的，永远不是我想要看见的。

在我方才提到的画家与鉴赏者之间的游戏里，无论人们怎么说，这都是一场视觉欺骗的游戏；此处绝不要求、也绝不参照那个被不恰当地称作具象性的东西。如果你们在其中安置某种潜藏的东西，那是因为它参照现实。

古代有一则关于 宙克西斯 与 帕拉西奥斯 的寓言；两位画家的高明之处由此得到展示：

- 前者画出的葡萄引来了鸟。重点完全不在于这些葡萄是否画得完美，而在于连鸟的眼睛也受了骗；
- 证据就在于，他的同行帕拉西奥斯胜过了他：后者只在墙上画了一幅帷幕，却逼真到宙克西斯转向他说：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在它后面画了什么。”[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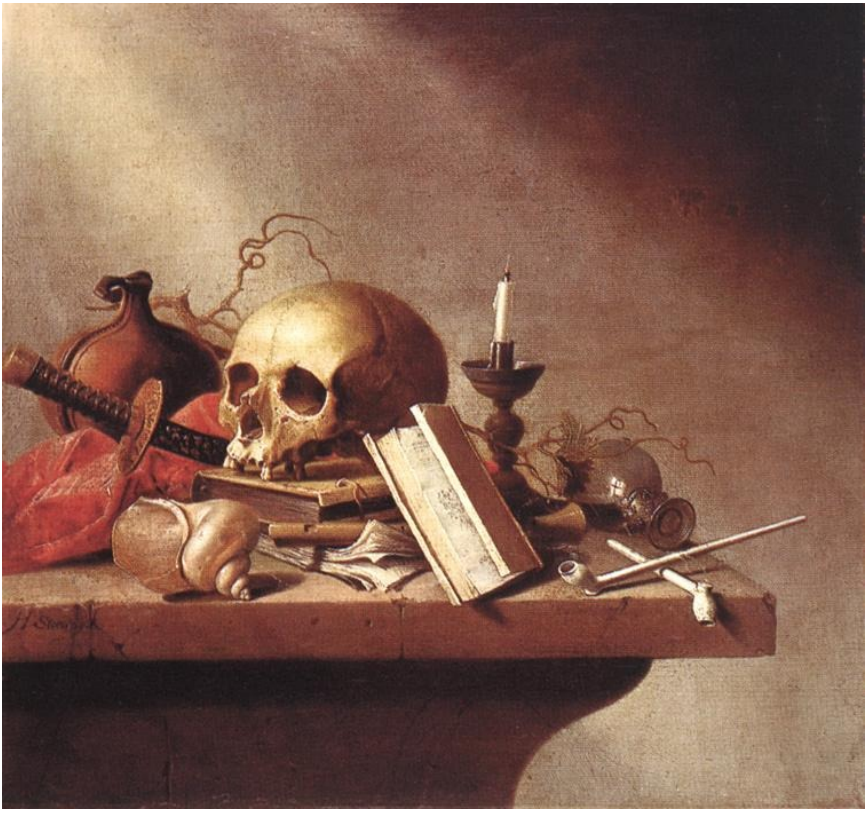
[注2]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伊波利特译，Aubier-Montaigne，1941年（1975年重印），第1卷，第140—141页：“于是很清楚，在据说应当遮蔽内部的帷幕后面，并没有什么可看；除非我们自己走到帷幕后面去，这样既有某个人在那里观看，也有某种东西可供观看。”并见所加注释（55）：“事物的内部是精神的一种构造。倘若我们试图掀开遮蔽实在的帷幕，我们在那里只会找到自己，找到精神那种我们称作知性的普遍化活动。”

这表明，问题的确是欺骗眼睛；然而并非凭借外观来欺骗，反倒是凭借外观之外让人假定存在的东西，凝视才战胜眼睛。

关于眼睛与凝视的这项功能，我们下次还会继续推进。

虚空画（vanitas）













第9课 · 1964年3月11日

所以今天，我必须兑现承诺、完成自己的赌注。我选择了那个最为飘忽的领域，因而担下了这项赌注：考察对象(a)及其功能，因为它在我们的经验中象征欲望的核心缺失；换句话说，就是我始终以单义方式用算法 −φ 标示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黑板。我像往常一样，在上面写了几个标记：

可见领域中的对象(a)，就是凝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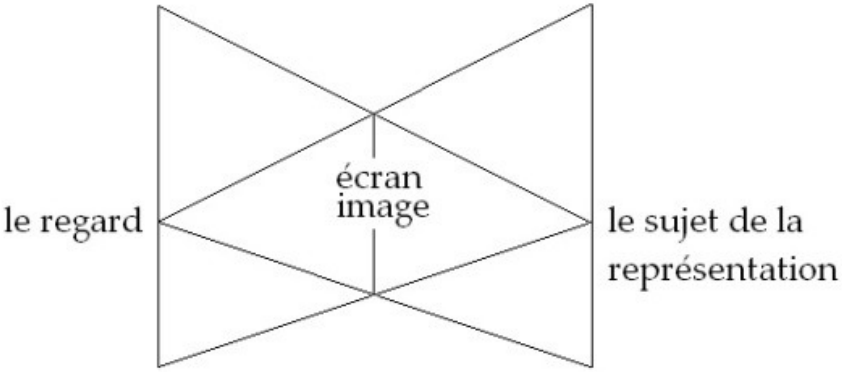
接着，我在一个大括号下写道：

在自然中

作为 = (−φ)

只有当我们能在自然中把握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凝视——看到它怎样把自然调适到人的象征关系中的这项功能上，它才确实能够承担我所说的功能。

在它下方，是我前两次引入的两个三角系统：



也就是：

- 第一个在几何光学场中，把表象的主体放在我们的位置上；
- 第二个三角则使我自身成为画面——右侧那条线是表象主体所在的线——使我在凝视下成为画面。

这两个三角在这里相互叠合，正如它们在观看语域的运作中确实如此。因此，在开始今天的讲述时，我必须坚持指出：在这个图式中，我们应当把凝视看作处在外部。

如果不设想我正被凝视，这个语域中发生的一切便无从理解；因为主体在可见之物中建立时，最内在的功能正在这里。在可见之物中，从最内在之处规定我的，是这道外在的凝视。在可见之物中，我首先是画面，我被凝视。我通过凝视进入光中，因被照亮而存在；正是从凝视那里，我承受光的效应。

由此可见，凝视是光得以化身的工具。如果允许我像经常做的那样，把一个词拆开来使用，那么从根本上说，我是 photo，是被 photo-

graphié——由光书写、由光摄影——的。请留意，这个语域所涉及的并不是表象问题；面对表象，我反而凭借自己知道得很多而得到保证。

我把自己保证为一种意识：它知道那只不过是表象，知道在表象之外还有物——例如，本体界的“物自身”——但对此无能为力；康德所谓的先验范畴各行其是，迫使我按照它们的方式来把握这个物。而归根结底，事情确实如此；幸亏一切都这样安排妥当了！

事情并不在另一种视角、这种辩证法中取得平衡。这里涉及的不是图像的外观——某个表面——同它彼端之物的关系，而是某种在我之中建立一道断裂、一种存在的二分、一道裂分的东西。早在自然中，这道裂分已经显出为存在所适应之物；我们可以沿着某个方向观察并定位这种适应。

上次我指出的正是这个方向。我在那些最终可以统一归入“拟态”名下、却以不同方式得到调节的现象阶梯中向你们表明：无论涉及性结合，还是涉及生死搏斗，这项因素都会以显而易见、引人注目的方式发挥作用。

存在在那里分解开来，尤其分解成自身的存在与自身的拟象，分解成它自己与它呈现出来的纸老虎。无论是通常由雄性动物上演的求偶炫示，还是它在搏斗游戏中以恫吓形式作出的鼓胀和龇牙咧嘴，它都会从自身给出，或从对方那里接收某种本质上属于替身、面具、包裹、剥离下来的皮的东西——一张被剥下、用来蒙覆盾牌骨架的皮。

存在正是凭借这个与自身分离的形态，进入这些生死攸关的作用中。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可以说，正是借助自身或他者的这层衬里，产生了一种结合，而生命体在繁殖中的更新由此实现。

诱饵在其中发挥根本作用。在临床经验本身的层次上，我们所把握到的正是这一点。人们原本会想象，男性与女性的结合在于对另一极的吸引；然而，相比之下，以易装形式呈现之物却占据优势。男性与女性最尖锐、最炽烈地相遇，乃是以男性与女性的面具为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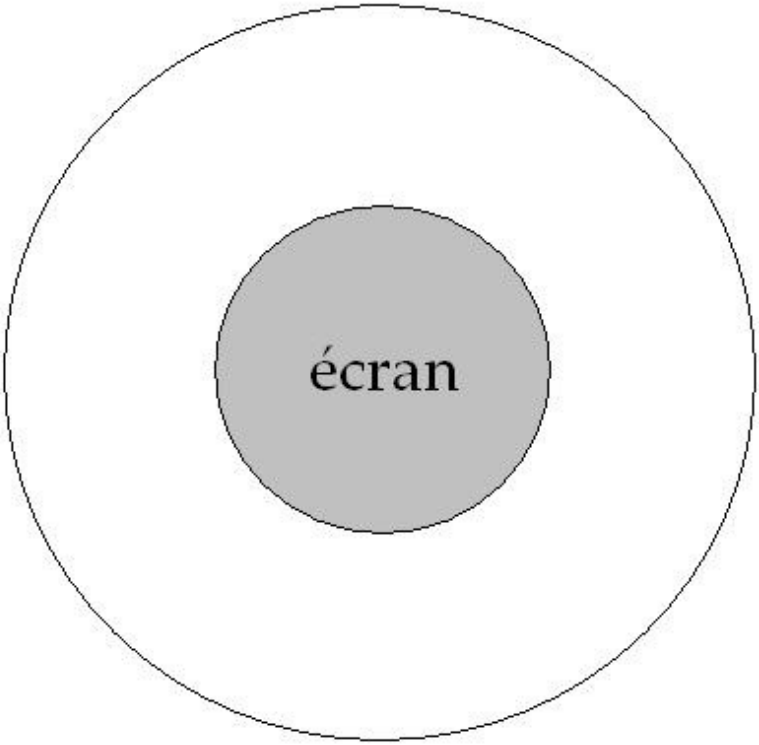
这里，我必须指出它对主体具有怎样的功能——人类主体、作为"人的本质"的欲望主体，并不像动物那样完全被这种捕获攫取。我要说明主体怎样在其中定位自己，或者怎样获得某种让自己能够定位的猜疑，因为它能够把屏幕的功能分离出来。主体懂得运用这个屏幕；它懂得运用面具，把面具当作彼端存在着凝视的东西。屏幕扮演中介场所的角色。

上次我曾提到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提供的参照。书中精心选择的一些例子向我们展示：只在知觉层面上，屏幕怎样就已经使事物恢复其实在地位。

我提到的那些例子来自盖尔布与戈尔茨坦的实验；梅洛-庞蒂非常准确地强调了它们。实验向我们表明……

如果有一束支配着我们的光把某物孤立出来，如果这束引导我们凝视的光如此攫取我们，以至于它只显现为一个乳白色的光锥，反而使我们无法看见它所照亮的东西……

……那么，只须在这个场域中出现一小块屏幕，从被照亮却没有被看见的区域中截出一块，它便会——可以这样说——让这道光进入阴影，从而使被光遮蔽的对象显现出来。这是发生在知觉层面的现象，却应当从一种更根本的功能来把握：在欲望关系本身中，现实只在边缘显现：



绘画反应中的一个特征似乎很少有人看见：画面的构图之所以是构图，恰恰在于对表面作出划分的线；而这个特征正突显了这些线。

有一本书[注1]让我惊讶……

> [注1] 夏尔·布洛：《构架：画家的秘密几何学》，瑟伊出版社，1963年。

……它同许多其他书一样出色：找出画家所创造表面的骨架，是一场极其迷人的游戏。人们把不同分解方式的分割线、透视线、所谓力线画过图像，认为图像由此取得自身地位；结果甚至像这本书一样，把这些图像统称为《构架》……

……但这些线的首要效应却被省略了；而它所提示的，根本不是“构架”这个观念。

更能说明问题的，反倒仿佛带着一种反讽，出现在书的封底：一幅 鲁奥[注2] 的画。书中在画上找出并标出一条圆形轨迹，它明显让人看见问题所在：在任何一幅画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某个东西的缺席，而这与知觉中的情形完全相反。

> [注2] 乔治·鲁奥（1871—1958），法国画家。

那就是中心场域的缺席——视觉中的分离能力在那里发挥到极致。这个场域只能缺席，被一个孔洞所代替；它归根结底是瞳孔的反映，而瞳孔背后就是凝视。在有待构造的东西中，只要画面进入同欲望的关系，一块中央屏幕的位置就始终被标出；恰恰通过它，我在画前作为几何光学平面上的主体被省略了。

正因为如此，画面才不在这个表象场中发挥作用；它的目的与效应居于别处——一个尚待规定的“别处”。总之，一切都在两个项之间展开：

- 一方面，某种东西使事物一侧存在着凝视这件事获得现前；
- 另一方面，事物凝视着我，同我能够看见事物这件事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福音书》中反复敲响的那句话：“他们有眼睛，却为了不看。”不看什么？恰恰不看这一点：事物凝视着我。

因此，我才借罗歇·凯卢瓦的一条评论打开的小门，把绘画带进我们的探索领域……

上次所有人都注意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名字说成了“勒内”！

……他从这扇小门进入，指出拟态无疑应当被探究为人的一种特殊活动——绘画——所行使功能的等价物。这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对画家作精神分析；那种做法总是十分滑溜、十分危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激起听众的羞耻反应。

有一个同我关系亲近、而且其评价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上次告诉我：我触及某种近似绘画批评的东西，让他有点不安。当然，这里确有危险，但不要混淆。历史中的主体化结构不断变化，因而给绘画规定了各种调节；没有任何一个公式能够囊括其中无限多样的目标、手段乃至计谋。

不过你们已经看出，我所提出的公式今天可以重新概括为：绘画中存在一种“驯服凝视”的作用；通过绘画，观看者总会从某个侧面被引向放低自己的凝视。但必须立刻加上一项修正：表现主义恰恰位于对这道凝视非常直接的召唤中。

为了向那些仍有犹疑的人具体说明我的意思，我可以举蒙克、詹姆斯·恩索尔或库宾的绘画为例；还可以举这样一类绘画，它们奇怪地可以通过地理位置来定位：环绕当今集中在巴黎的绘画，并对它形成包围。

我们会在哪一天看到这场包围的界线被突破？这正是目前的利害所在。如果我相信最近同我谈起此事的画家安德烈·马松，那么最紧迫的问题——在指出这类参照时——并不是进入批评那场不断变动的历史游戏，试图把握某位作者或某个时代在特定时刻赋予绘画的功能。

我试图把自己置于一种更根本的位置，抵达这门美好艺术之功能的原则。首先要注意，正是通过绘画，梅洛-庞蒂才被引向——如果可以这样说，他当然知道思想始终在眼睛与精神之间建立的关系——把这种关系倒转过来：看到画家的功能完全不是组织我们的表象场；哲学家曾把我们作为主体的地位限制在这种组织中。真正具有规定性、根本性的东西，被他在也许最富追问精神的画家塞尚那里精彩地定位出来。他从塞尚自己所谓“这些小片蓝色、这些小片棕色、这些小片白色”出发，也就是从画笔纷纷洒落的笔触出发。

这是什么？它规定了什么？它怎样规定某种东西？

提出这些问题，已经是在为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家推进的场域赋予形式和化身。在弗洛伊德那里属于疯狂大胆的东西，到了他的追随者

那里很快便成了轻率。弗洛伊德总是带着无限敬意表明：无论谈画家还是诗人，他都不打算裁决艺术创造的真正价值所在；他的评价会在一条界线上停住。

他无法说、也不知道，艺术创造中究竟是什么对所有人——所有观看者、聆听者——构成了它的价值。然而，在谈论列奥纳多[注3]时，他把我们引向了某种东西。简略地说，至少可以认为，他所探究并试图找到的，是列奥纳多的原初幻想在这项创造中发挥的功能：列奥纳多同两个母亲的关系。他在卢浮宫的画[注4]以及伦敦的草图中，看见这个关系由两个身体表现出来；两个女性的身体在腰部连接，像是从下方混合在一起的双腿中绽放出来。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
>
> [注4] 列奥纳多·达·芬奇：《圣母子与圣安娜》（1510），巴黎卢浮宫藏。



那么，是否应当认为，艺术创造的原则在于它提取出某种占位者——请记住我怎样翻译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它是“表象的占位者”？我把画面同表象区分开来，难道是要把你们引向这里吗？当然不是；除

非在极少数作品中，除非在某种有时确实浮现、显现的梦幻绘画中。但这种绘画何其罕见，而且几乎无法在绘画功能中定位。也许我们应当在这条界线上标出所谓精神病理艺术。

画家的创造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在别处、以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来把握它。也许，恰恰由于我们在分析中恢复了结构观点，如今已经到了可以有益地提出问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要在力比多关系中设定结构各项时，可以借助新的算法把答案阐明得更好，因而该追问其中利害所在了。

这项追问要把艺术创造放在弗洛伊德为它指定的“升华”名下，也要追问它在社会场域中取得的价值。弗洛伊德以一种既含混又精确的方式来指称这项价值：画家层面上的纯粹欲望创造首先取得商业价值，这代表一种仍可称为次要的奖赏。不过，它取得商业价值，也因为作品对社会中所有受其影响之人产生了某种有利效果；价值观念正是在这里出现。

我们在这里仍停留于含混之中：说作品能安抚他们，向他们展示一个颇为宽慰人心的例子——有少数人可以靠开发自己的欲望为生。要让这个例子如此满足他们，还必须有另一项影响：观看者自己的欲望也在那里得到某种平息。人们说，这提升了他们的灵魂；也就是说，作品促使他们作出放弃。

我们难道不应尝试沿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你们难道不是已经看出，我所谓“驯服凝视”的功能提示了某种东西？我上次说过，“驯服凝视”还有另一面，即视觉欺骗。这样一来，我似乎同传统和批评指给我们的方向相反；后者认为，视觉欺骗与绘画的功能截然不同。

然而，我上次正是以此作结。在宙克西斯与帕拉西奥斯两件作品的对立中，我标出了两个层次的含混；其中一层正是我今天开头再次强调的诱饵的自然功能。据说宙克西斯的画让鸟把它当成可以啄食的葡萄——究竟是画被当成葡萄，还是鸟受了骗，都一样——鸟群冲向宙克西斯涂下笔触的表面。不管这是真事还是传说，请注意，这类尝试能够成功，完全不意味着葡萄必须像卡拉瓦乔《酒神巴克斯》所持果篮里的葡萄那样得到精妙再现。



如果葡萄真画成那样，鸟反而不大可能受骗；鸟为什么会在这种炫技风格中看见葡萄？对鸟而言能够构成“葡萄猎物”的东西里，一定还有某种更多的东西，而且被约减成了一个符号。

不过，帕拉西奥斯这个相反的例子表明，若要欺骗一个人，就要向他呈现一幅帷幕的画，让他要求看见帷幕彼端的东西。这则寓言的价值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清柏拉图为何抗议“绘画的幻觉”。尽管表面看来如此，问题并不在于绘画给出对象的一件虚幻等价物。柏拉图之所以看似能够这样说，恰恰因为绘画的视觉欺骗把自己呈现为不同于其所是的另一种东西。

视觉欺骗何以诱惑我们、满足我们？只须稍稍移动目光，我们就会发现它并未随目光移动，它只是一项视觉欺骗；而恰恰在这一刻，它攫取我们，让我们进入视觉欺骗带来的某种喜悦和欢腾。

因为此刻显现的是：

- 它把自身给我们，却是作为不同于其所是的另一种东西；它恰恰把自己作为这个另一种东西给出；
- 画面同柏拉图在外观之外指称为理念的东西相竞争；
- 画面前来与它竞逐，占据永恒模型理论在外观之外所指示的那个位置；
- 正是外观告诉我们，它就是把外观给我们的东西；柏拉图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它从事着一项同其哲学相竞争的活动。

这个另一种东西，恰恰就是 (a)。一场以视觉欺骗为灵魂的争斗正围绕它展开。

值得在这里尝试具体汇总画家在历史中的位置，以便发现他是某种能够进入实在之物的源头和涌出点；而且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会——可

以这样说——把他“包租”下来。仅仅强调画家从前依赖贵族赞助人与后来的情形相对立，并不足够。画商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处境；他同样是赞助人，而且属于同一品类。

始终有某种东西把画家“包租”下来，形成一种“画家租佃公司”。在贵族赞助人以前，宗教机构同样给画家提供工作，让他制作圣像；所涉及的始终是对象(a)。

在解释和进入问题的某个层次上，把它约减成画家作为创造者最终确实与之对话的 (a)，或许会显得带有神话性。更有启发性的，是看清这个 (a) 怎样在社会回响中运作。

当然，在圣像中——无论是达夫尼修道院穹顶上胜利的基督，还是那些精美绝伦的拜占庭镶嵌画——它们的效应显然是让我们处于其凝视之下。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但这样并没有真正把握促使画家制作圣像的动力，也没有把握圣像被呈现给我们时的用途。其中当然有凝视，却来自更远之处。

圣像的价值在于，它所再现的上帝也凝视着它；圣像被认为应当取悦上帝。在这个层次上，艺术家是在献祭平面上操作：他运用这样一个语域——某些东西可以唤起上帝的欲望，在这里就是图像。

上帝是创造者，他依某些形象创造；《创世记》用 בְּצַלְמֵנוּ כִּדְמוּתֵנוּ [Zelem Elohim：上帝的肖似] [注5]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圣像破坏论思想中引人注目的，正是它保住了这一点：有一位上帝不喜欢图像。但只有这一位！今天我不打算进一步进入这个语域；它会把我们

带到父之名最根本的动力之一的核心：一个特定盟约可以在一切图像之外建立。

> [注5] 《创世记》1:26：וַיֹּאמֶר אֱלֹהִים, נַעֲשֶׂה אָדָם בְּצַלְמֵנוּ כִּדְמוּתֵנוּ; וְיִרְדּוּ בִּדְגַת הַיָּם וּבְעוֹף הַשָּׁמַיִם, וּבַבְּהֵמָה וּבְכָל-הָאָרֶץ, וּבְכָל-הָרֶמֶשׂ הָרֹמֵשׂ עַל-הָאָרֶץ. “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牲畜、全地，以及地上爬行的一切生物。’”

但在我们现在所在之处，图像就是中介。雅威禁止犹太人制作偶像，是因为这些偶像会取悦其他神。在某个语域中，并不是上帝不具有人形，而是人被要求不要把上帝拟人化。不过，先放下这一点……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你们愿意，我称之为城市共同体的阶段。

让我们来到总督官的大议事厅；那里画着各种战役，无论是勒班陀海战还是别处的战役。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那项其实早已在宗教层面勾勒出来的社会功能。来到这里的人，就是雷茨所称的“民众”。“民众”在这些巨幅构图中看见什么？

他们主要看见的是那些在民众不在场时于此厅议事之人的凝视。画的背后存在的就是这些人的凝视。你们看，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现：背后总有大量凝视。只到安德烈・马尔罗区分为“现代”的时代，他所谓“不可比拟的怪物”才占据支配地位：画家的凝视声称仅凭自身就是那道凝视。背后一直都有凝视。它从何而来？最微妙的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我们必须把握这道凝视的源头。

于是，我们又回到塞尚的“这些小片蓝色、小片白色、小片棕色”，回到梅洛-庞蒂在《符号》一书某处顺带举出的美妙例子：一部慢镜头影

片拍下马蒂斯作画的过程。重要的是，马蒂斯本人也被它震动。梅洛-庞蒂强调了这个手势的悖论：时间被拉伸后，手势也被放大，仿佛让人能够想象——因为这只是一项幻景——每一笔都经过了最精确的选择和最周全的斟酌。

他的评论把我们带到——可以这样说——问题的门槛。他指出，那里当然只可能是一项幻景；画家的画笔以自身节奏纷纷洒下小小的笔触，最终造就画面的奇迹，所涉及的其实是［不同于选择的］另一种东西。我们自己难道不能试着把它表述出来吗？在那个时刻，对画家而言，事情难道不应当尽可能贴近我所谓“画笔之雨”来重新安排？倘若一只鸟作画，它难道不会让羽毛飘落？一条蛇不会让鳞片脱落？一棵树不会褪去虫蛹，让叶子如雨落下？

这里积累起来的，是这项卸下凝视的第一幕。这无疑是一项主权行动，因为它进入某种得到物质化的东西；这个结果承载着主权，会使后来出现在它面前的一切凝视都变得失效、被排除、不再起作用。我

们必须在这里找到根本所在：别忘了，笔触，画家的笔触，是一个运动终止之处。

-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某种东西，为“退行”一词赋予了新的、不同的意义。

-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作为回应的运动要素，因为它向后生成自身的刺激。

- 一种原初时间性借此把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区分出来；欲望正是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建立于主体。观看维度的原初时间性，就是最终时刻。

- 在能指与言说的认同辩证法中，某种东西会作为急迫向前投射；而在这里，它反倒是终点——一切新的理解都从这个被称作观看瞬间的终点出发。

- 正是这个最终时刻，让我们得以把一项手势同一项行动区分开来。

笔触通过手势落到画布上。这个手势始终在场，真实到如下几点毋庸置疑：

- 对我们而言，画面作为“印象”或“印象主义”的终点被感受和体验；
- 相比任何其他运动再现，画面更亲近那种首先就是手势的运动再现；
- 甚至当画面再现一项正在进行的行动——例如战斗场景——这项行动也必然向我们显得带有戏剧性，像是为了手势而作；
- 也正因为画面嵌入手势，无论它是否具象，我们都绝不会怀疑它的方向：画不能倒置。

假如它碰巧是一张所谓幻灯片，把它翻转过来；任何一幅画只要左右颠倒着呈现，你们都会立刻毫无疑问地看出来。手部动作的方向足以标明这种左右对称。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凝视通过某种下降而运作；这无疑是欲望的下降，但该怎样命名它？

主体并不完全在场，仿佛受到遥控——我们怎能看不见这一点？为了指称它，我会说……

我把自己关于无意识欲望的公式——“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略作修改……

……这里涉及的是某种“朝向大他者的欲望”，其尽头是“给人观看之物”。

这个“给人观看之物”安抚了什么？无非是观看者那里存在一种“眼睛的食欲”。这种有待喂养的“眼睛的食欲”，这个远没有人们设想得那么崇高的平面，构成了绘画的魅惑价值；我们必须在眼睛这一器官的性质与真实功能中寻找它。这个充满贪欲的眼睛，就是“恶眼”。与“恶眼”功能的普遍性相对照，令人惊讶的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善眼”、没有一只给予祝福的眼睛留下的痕迹。

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意味着眼睛自身携带着致命功能，因其本身便具有——请允许我在这里利用这个词的几个语域——一种分离能力。但这项“分离”远远超出了清晰视觉。人们赋予眼睛如下能力：使被它盯住的动物乳汁枯竭；带来疾病、带来恶遇［δυστυχία（dustuchia），实在的“不幸遭遇”］。这些信仰今天同任何时代一样普遍，即便在最文明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哪里最恰当地设想这种能力？

Invidia［嫉羡］来自 videre［看］。对于我们分析家，最典范的 invidia 是我很久以前在奥古斯丁那里发现、并充分发挥其意义的情形：奥古斯丁说，一个小孩看着自己的兄弟含住母亲的乳房，以“amare conspectu”——一道苦涩的目光——凝视着他；这道目光把他分解，并像毒药一样作用在他自身上。

若要理解 invidia 作为凝视的功能，就不能把它同嫉妒混淆。小孩或任何人所嫉羡的，完全不一定是他自己可能——按一种不恰当的说法——想要的东西。奥古斯丁所说的那个看着弟弟的孩子，谁说他自己还需要吃奶？而且人人都知道，嫉羡往往由别人占有某些对嫉羡者本人严格说来毫无用处、甚至其真实性质也不为他所知的东西所引发。

真正的嫉羡就是如此；它使嫉羡者面色发白——面对什么？面对一个自行闭合的完满形象：那个 (a)，那个他相对于它悬置为分离者的 (a)，竟能成为另一个人据以满足的所有物，成为他的 Befriedigung［满足］。为了把握画面所具有的安抚而迷人的动力、以及画家通过一种特殊行动生产之物的文明化一面，我们必须进入眼睛因凝视而绝望的这个语域。(a) 同欲望的这项根本关系，将成为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转移时的范例。

我留五分钟让大家提问。

米歇尔·托尔——您能否进一步说明，您在手势同刚才所说的观看瞬间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拉康

什么是手势？例如，一个威胁的手势是什么？它不是中途停住的一击，而确确实实是某种为了停下、为了悬置而作出的东西。在哪一种意义上？

既然它是威胁的“手势”，就不表示我会把它进行到底——也许后来我会进行到底——但作为手势，我的威胁动作会向后铭写。这个十分特殊的时间性，由我所说的停顿来界定，并在自身身后创造出它的意指；行动与手势的区别正在这里。

如果你们多少看过一些表演，例如最近来演出的京剧，看看演员怎样打斗，就会发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他们的打斗方式从古至今都一样：手势远远多于击打。当然，表演本身十分适合由手势占据绝对主导。

你们也许知道，在这些有非凡杂技演员登场的舞蹈中，演员从不真正互相撞击；他们在不同空间中滑动，一连串手势相互回应。不过，在传统搏斗中，这些手势序列确实具有武器的价值；极端而言，它们仅凭自身就足以成为恫吓工具。

人人都知道，那些被我们称作“原始人”的人，会戴着巨大恐怖的面具、作出骇人的手势上战场。别以为这种做法已经消失！人们训练“海军陆战队员”，要他们用同日本士兵一样多的鬼脸来回应，只须让自己的鬼脸占据上风。从某个角度看，我们最新式的武器也可以放在这个手势语域中考察。但愿它们能一直停留在这个语域！

不过，这些只是一些思考。它们把绘画中显现的东西联系起来；而这项东西的真实性，并不会因为我们人类终究必须到颜色所在之处——也就是粪便中——去寻找颜色而有所减损。

我之所以提到一只鸟可能拔下羽毛作画，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些羽毛。在最终只是一小块肮脏沉积、只是一系列彼此并置的小沉积的东西中，创造者真正的参与就在这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维度进入观看的创造：手势，作为给人观看的运动的手势。

这个解释让您满意吗？您问的是这个吗？我并不是问您：“您是否已经没有异议？”我是问，我回答了您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其实在别处？

米歇尔·托尔

不完全是。我希望您更确切地说明您对这个时间所说的话；您曾经提过一次，它毕竟预设了您在别处就逻辑时间所建立的参照。

拉康

听着，我在这里标出——可以这样说——一道缝合：我所谓手势最终停顿的时间，同我在另一种辩证法中设为第一时间的观看瞬间之间，存在一种伪认同。如果二者彼此覆盖，也肯定并不相同，因为一个在开端，另一个则绝对处于终点，不是吗？

我们再说另一件事。由于时间不够，我今天没能给出必要说明；也许下次一开始，我仍要补上这些说明。

我说凝视的这个时间绝对处于终点，是完成一项手势的时间；这同我随后所说的“恶眼”关系极为紧密。凝视自身不仅终止运动，而且把运动冻结。看看我刚才所说的舞蹈：一系列停顿或等待的时间始终为它们加上标点，其他人会停在一种完全凝固的姿态中。

归根结底，这道止挡、这个运动停顿的时间，在该语域中是什么？它无非就是蛊惑效应。为了抵御恶眼，人们要剥夺它的凝视；恶眼就是fascinum［蛊惑］，它使运动停下，并确实在那里扼杀生命。当主体在自身手势的悬置中停下时，他便被僵死化了。

这个最终点具有——可以这样说——反生命、反运动的功能；这就是fascinum。凝视的力量正是在这个维度中得到直接行使。

当然，观看瞬间在这里仅仅作为我所谈两个领域之间的缝合与接合而介入。在另一个领域，观看瞬间被重新纳入一项辩证法，也就是被称作急迫、冲势、向前运动的进展。我会在另一语域中重新讨论它，因为我今天所强调的，正是观看语域与那个场域完全不同，不是吗？

可以这样说，在观看场中，情形不同于我用来与之对照的召唤场——呼唤的、召唤性的场域。在后者，也就是召唤场中，主体首先、优先并从根本上是不确定的；但在观看场中，主体由这项分离本身所规定。严格说来，主体由 (a) 的切割所规定，也由凝视所引入的蛊惑因素所规定。

您现在更满意一点了吗？完全满意？差不多……？

弗朗索瓦·瓦尔

一个小问题。起初它显得很小，现在却越来越严重。您漏掉了一个同样在地中海文明中同“恶眼”相关的现象：即“防护之眼”。这尤其让我觉得有趣，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防护之眼”具有一种在行程中持续的保护功能；它完全不与停顿相联系，反倒同一种运动有关，而您对运动已经……您怎样看这一点？

拉康

最具有防护作用的东西——不是吗？——可以说是对抗疗法式的。无论是珊瑚角，还是并非珊瑚制成的角，或者外形清楚得多的成千上万种东西，例如这个玩意儿，对，turpicula res［不雅之物］……

我记不得是哪位作者描述过它了；我想是　　瓦罗[注6]，或是类似的人……

……它干脆就是一个阳具！

> [注6] 瓦罗：《论拉丁语》VII，97：“男孩挂在颈上用来驱除厄运的某种不雅之物（turpicula res），被称作 scaevola。”

相对于恶眼，防护要素就在这里，不是吗！它把恶眼之所以为恶眼的真实理由同它对置起来：眼睛正是在阉割的地基上取得这项格外猛烈、而不只是像自然中那样发挥诱饵作用的功能；正因为全部人类欲望都以阉割为中心，眼睛才取得攻击性功能。

在这一切护身符中，你们还可以找出一些采用顺势疗法式外形的东西，也就是以一只眼来抵御另一只眼；我们可以由此引入这项防护功能。不过，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嗯，我为此做过一些研究，还重新读了不少希伯来文，因为我想，《圣经》中总该有某个地方让眼睛发挥赐予、授予 baraka［祝福］的作用。我在几个小地方犹疑过，但确实没有。那里涉及的不是眼睛。眼睛可以具有防护作用，却不能施福。反过来，它确实能作恶；《圣经》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就连《新约》也不例外。

就这些吗？啊，这位我们很久没听到发言的人来了。真让我高兴！

雅克-阿兰·米勒

我想，我们现在都掌握了可以从您那里期待的主体概念：通过主体在某个关系系统中的定位来给出定义。最近几课您向我们说明，主体并不位于一个属于世界、数量和测量的空间，不位于一个姑且称作笛卡尔式的空间；主体始终必须位于另一个空间。

另一方面，您曾说明——您的反思正是由此出发——梅洛-庞蒂的研究同您的研究相汇合。您说他确立了……的坐标……

拉康——什么的坐标？

雅克-阿兰·米勒——无意识的坐标。

拉康

我没这样说。我只是希望——嗯——我曾作出一个假设：他笔记里留下的那几道“无意识”芥末痕迹，或许会把他带进我的场域。可我并不确定……

雅克-阿兰·米勒

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梅洛-庞蒂确实完成了对笛卡尔空间的揭露。人们可以说……您可以说，他由此打开了通往大他者关系所必需的先验空间——您有一次这样说过……不过仍须承认，梅洛-庞蒂揭露笛卡尔空间，完全不是为了打开这个空间，而是为了打开主体间性的空间。对于您在某一期《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梅洛-庞蒂批评，您有什么要改变的吗？

拉康——完全没有！谢谢。

第10课 · 1964年4月15日

为了让我不必总去寻找火柴盒，有人送了我一个——你们看，尺寸可真不小！——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善于倾听的艺术，几乎等同于善于言说的艺术。"这就分配好了我们各自的任务。希望我们大致都能胜任！

今天我将讨论转移，也就是着手处理它的问题，希望能让你们对它的概念形成一个观念。这是我在第二次讲述中宣布的计划：精神分析似乎应当奠基于四个主要概念——无意识、重复、转移，今天我们来到第三个；第四个驱力留到最后。

黑板上有几个提示词；它们当然只能通过我的展开得到说明。首先，在一般意见中，转移被表象成一种情感，人们含混地把它定性为正性或负性。人们通常认为——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正性转移就是"爱"。不过必须说，在转移问题上使用"爱"这个词十分粗略，通常是因为人们并未深入考察这个词在此处的用法。

不过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很早就提出了转移中所产生的爱是否真实的问题。立即说来，与一般倾向相反……

人们一般以为，那是一种假爱、爱的影子……

……但弗洛伊德远没有让天平倒向这一边。

转移经验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正在于它把所谓真实之爱：eine echte Liebe 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也许比人们以往曾经推进的都更远。

谈到负性转移，人们的说法更谨慎、更温和；几乎从不把它等同于仇恨，而更愿意使用“矛盾情感”一词。这个词也许比前一个词遮蔽了更多东西：许多混乱之物，对它们的处理并不总是恰当。为什么？

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事物只是初步显形的层次……

归根结底，如果从情感的观点出发，把这个词用来指称情感……

……那么，更准确的说法是，转移：

- 若为正性，就是对这里所涉及的人——分析家——“有好感”；
- 若为负性，就是“盯着他，提防他”。

“转移”还有另一种用法值得区分。按这种方式使用时，它意味着：

- 某种被称作转移的原初而根本的关系，构造了同分析家这个他者之间的一切特殊关系；
- 围绕这项关系运转的全部思想——不只关于我们的思想——其价值都必须加上一个特殊的保留符号。

由此产生了一种总仿佛被放进注释、括号、悬置甚至怀疑中的说法。针对主体的行为举止，人们会这样标注：“他完全处在转移中”，或者：“必须考虑到他对……（正在为他做分析的分析家）的转移。”

这预设主体的整个知觉方式，都围绕这个未被进一步说明的“转移”概念所指称的优势中心得到重新构造。我不再继续，因为眼下这组双重定位已经足够；归根结底，它是一项语义定位，是词典层面可以接受的定位。

当然，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对这些用法的定位，因为正如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目标是至少尝试接近所谓“转移概念”：

- 这个概念由它在一项实践中所发挥的功能决定；
- 这个概念支配着治疗患者的方式。反过来，治疗方式也支配这个概念。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从一开始便裁定了一个问题：转移是否同分析实践相连？它是分析实践的产物，甚至人工制品吗？

在许多就转移发表意见的作者中，艾达·麦卡尔平最为彻底地尝试沿这个方向阐明转移。我们还会回到她。无论这位十分固执的作者有何长处，先说在前面：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极端立场。不过，以这种方式着手处理问题，并不等于裁决问题。

即使我们必须把转移看作分析情境的产物，也仍可以说，这种情境不可能凭空创造。为了产生转移，情境之外必须已有某些可能性；分析情境会赋予它们一种也许独一无二的组合。

不过我要强调，当我们提议把转移作为同分析实践紧密相连的东西引入时，这一点仍须保留。这绝不排除在任何分析诱导之外——可以说，在视野中根本没有分析家的地方——真正存在某些转移效应，而且它们同分析中的转移运作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分析通过发现这些效应，能够为它们提供一个实验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已经在分析中得到体验；它未必在根本上不同于我们姑且称作“自然”的模型。

因此，让转移概念在分析中出现并在那里找到自身的结构基础，很可能正是引入这个概念之普遍适用性的唯一方式。随后只须——可以这样说——切断它系泊在分析领域中的缆绳；当然，更要切断它同附着于分析的 δόξα（doxa）、意见之间的联系。

这一切归根结底不过是常识。但我们仍值得在入口处设下界标，因为这番导言正要提醒你们：既然我们处理精神分析的基础，就必须在奠定它的几个主要概念之间建立某种连贯性。我们已经从我处理无意识概念的方式中感到这种连贯性：你们也许记得，我无法把它同所谓分析家的在场分离。“分析家的在场”是一个非常美的说法；若把它约减为一本以此为题的书[注1]里那些泪汪汪的说教、浆液般的浮肿和略显黏腻的抚摸，那便错了。

> [注1] S. 纳赫特：《精神分析家的在场》，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年。

分析家的在场本身就是无意识的一项显现。如今，这种在场曾在某些场合显现为对无意识的拒绝；某些人所表述的思想甚至公开承认这种倾向。连这一点也必须纳入无意识概念。它还为你们提供一条最快的路径，通向我以无疑有所简略的公式置于前景的东西——这种简略本身就有意义：无意识从根本上是主体的一场运动，是某种只为了在特定的时间搏动中再次闭合而打开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的前本体论地位与伦理地位

我如此开门见山地把这种搏动呈现给你们，并且把它明确标为存在；就其本质而言，它甚至比无意识嵌入能指更加根本。后者是我始终强调的东西，无疑也构成这项搏动的动因；但既然有人激我谈论本质，我就这样指出：就本质层次而言，嵌入能指未必先于这项搏动。

我在这里以产婆术式、论争式的方式指出：我们必须在无意识中看到某种东西，即在某一层次上言语对主体的效应；而这些效应如此根本地处于开端，以至于严格说来，正是它们规定了主体之为主体的地位。这个命题旨在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恢复其位置，也从根本上证明：在弗洛伊德把它引入我们经验的时刻，我们不能同它分离。

当然，无意识从来就在那里；在弗洛伊德以前，它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有一个事实得到了充分标明，而且必须强调：在弗洛伊德以前赋予无意识功能的一切意义，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毫无关系。无意识：

- 既不是作为“原初之物”、作为“古老功能”；
- 也不是一种思想的隐蔽在场——在它向我们显露为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形而上学无意识以前，我们就必须把这种思想置于存在的层次；无论弗洛伊德在 ad hominem［针对人］的论证中怎样参照它；
- 尤其不是作为本能的无意识……这一切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毫不相干！我要说得更进一步：无论分析词汇及其转调、弯折怎样，它们都同我们的经验毫不相干！

我要在这里问问分析家们：你们可曾有过哪怕一瞬间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揉捏本能这团面？

因此，我在《罗马报告》中所做的，可以借用法律术语称作一项债务更新（novation）[注2]：同弗洛伊德发现的意义重新订立盟约。

> [注2] 债务更新（novation）：法律术语，指改变旧债务的一个构成要素，以新债务取代旧债务。

无意识是言语对主体产生的诸效应中唯一逸出的效应；主体正是在能指效应的这个层次上构成。由此清楚可见，我们用“主体”一词——这就是我一开始便重申它的原因——当然不是指主体现象必需的生命基底……

- 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实体；
- 不是处于自身继发或原初感受状态中的任何认识存在；
- 也不是在某处化身的逻各斯……而是笛卡尔主体，即怀疑被认识为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所显现的主体。只是按照我们的进路，这个主体的基础显得广阔得多；但同时，就确定性而言，它错失、落空得也多得多。这就是无意识！

因此，这个场域同它显露的时刻——弗洛伊德时刻——之间有一道联系。我把它同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在物理学层面的进路相比较，借此表达这道联系；我把这类进路描述为非宇宙论的，因为这些场域都在实在中开辟一道新的沟槽。为了形象地表达，我说相对于人们可能归给上帝的那种自永恒以来的知识，这道沟槽是新的。

矛盾的是，恰恰有一项差异最充分、最可靠地保证了弗洛伊德场域的存续：这个场域依其本性会失落。精神分析家的在场在这里不可还原，因为他见证这项失落。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再也提取不出什么，因

为每当失落发生，它都是一项“净损失”，没有任何收益，唯一剩下的是这项失落作为搏动的功能。

它非但不能带来收益，反而可以看到：从所谓“人的知识”观点看，每当这种失落发生在那个阴影区域——一种必要的阴影——就会出现某种蒙昧主义的强化。黑板上，我用斜线分开各个线性展开的公式，它们分别对应“无意识”“重复”“转移”；这条斜线指示阴影区，把必要的阴影置于左侧。就分析实践本身的事实而言，失落区域似乎总包含这种蒙昧主义的增强。它十分典型地刻画了我们这个所谓信息时代里人的处境；而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还确信未来会出现闻所未闻的蒙昧主义。

精神分析曾在传播某种人的处境样式中发挥全部作用；这种样式自称——不是我这样称呼它——“美国生活方式”。我用“蒙昧主义”指称的正是这一点：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早已被驳斥的术语，如今又重新降临、重新升值；例如自我功能的优先地位与支配地位。

因此，精神分析家的在场必须通过其话语显出虚空的这一侧，被纳入无意识概念。作为当今的精神分析家[注3]，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无意识发现的 caput mortuum［死渣］[注4]，在全部操作的权衡中计入这块残渣。它对我们的计算也许至关重要；同时，它证明并促使我们维持分析内部的冲突位置，把它当作分析得以存在的一项必要条件。

> [注3] 指《当代精神分析》，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
>
> [注4] Caput mortuum 是炼金术士用来指称分析残余物的表达。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

精神分析确实建立在对冲突的考虑上：冲突构成戏剧的根基，并作为一切可归入心理范畴之物的原初而根本的生发因素。因此，我提到的那项更新——题作《精神分析经验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的召回——并不声称自己穷尽无意识，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冲突的介入。

这番召回也许显得有点长，但它具有直接意义：我想说的是，这项召回本身带有转移效应。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已经承认它：正统的精神分析协会曾经责备我的研讨班对听众发挥一种危险的功能——恰恰就是介入转移！

我不但不否认这种影响，反而认为它非常根本；因为只要召回我所谓同弗洛伊德发现之间的债务更新、盟约重订，这种影响便具有构成性。

这表明，无意识的事业 / 原因——你们看，这里的“原因（cause）”要取双重意义：既是有待支持的事业，也是无意识层面的原因功能——这项有待支持的事业从根本上必须被设想成一项“失落的事业 / 失落之因”[注5]；这是我们赢得它的唯一机会。

> [注5]　参见1959—1960年《伦理学》研讨班1960年12月9日课开头：“‘物’这个词源自拉丁文 causa……”

因此，在我概念说明的第二阶段，我标明了重复概念那既属必要、又使它在未被认识的维度中区分出来的联系。我根本上突出的动力，是始终被避开的遭遇、作为错失机会的未能相遇；它们构成目标，并赋予“重复”一词以意义。分析的重复中总有缺失与失败的功能；它只有在某个 X 点上标出约会的位置、τὐχη（tuché）的位置，才能维持。

我不能再对此详加坚持。它代表第二个概念层面始终保留的阴影部分；相对于机会，我在这里把它称作重复的虚空，一种具有构成性的遮蔽。不过，阴影区在这里缩紧、缩小，因而让人想到：概念功能的可及性有所进展，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第三阶段还有另一种可及之物，即我们今天即将抵达并进入的转移。这样，我们不必停在第二阶段造成的选择和两难上：

- 要么干脆承担我们作为分析家被牵涉其中的事实，承担我们对经验所作的一切陈述都具有论争性的分歧特征；

- 要么把概念打磨到某种无法客观化的层次，除非对原因作先验分析。

如果你们愿意，后者可以这样表述。取古典套语“ablata causa tollitur effectus”［除去原因，也就除去结果］，我们只须略作修改：突出前件 ablata causa 的单数，把后件中的各项改成复数——不再是 tollitur，而是 tolluntur effectus。这意味着：“只有原因缺席时，诸结果才能安然运转。”

一切结果都承受某种超事实秩序的压力；这个秩序要求进入它们的“结果之舞”。但倘若诸结果像那首名歌［参见保罗·福尔《如果全世界的小伙子……》］中那样“紧紧手牵手”，它们便会阻止原因混入自己的圆舞！

在这里，我们必须界定无意识原因：它既不是 οὐχ ὄν（ouk on）、不是非存在者——如某些人、尤其亨利·埃所认为的可能性之非存在者，而存在者则会是深度的存在者——也不是所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 μὴ ὄν（mē on：被禁止者）：那项禁令让一个存在者尽管并未到来，却仍

进入存在；它是一项不可能的功能，而某种确定性就建立在它上面。不过，这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转移的功能。

这种无法抵达规定性的纯粹存在之未定，这个也可以被表述为由主体的不确定性构成的无意识原初位置，正是转移以一种谜样方式让我们能够进入之处；我们现在将探索这种方式。我在第三栏中把它的本质标为同主体的各个阶段相应：不确定的主体与不可能的遭遇。这个戈尔迪之结让我们得以进入主体目标所寻找的东西，即主体的确定性。

这就是说，就转移而言，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他的在场、他设想这项在场的方式，都不能从我们能够赋予、试图完成的转移概念中抽离。在一个正常时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自己生活的时代——对分析家来说，他关于无意识的自身确定性归根结底就约减在他如何设想自己的在场之中。

于是，分析中形成的转移观念如此繁多、多元，甚至多义，就显得十分突出。我不打算作穷尽性的综述，因为单是这项工作便足以占据非常漫长的教学时间。因此，我会沿着经过选择的探索路径来引导你们。

这里，至少要标出弗洛伊德本人最初处理这个概念时呈现的几个轮廓。转移概念刚在弗洛伊德的文本和教学中出现时，一种滑动已经等着我们；我们不能把它归咎于他，更谈不上责备他：那就是只把转移概念看成重复概念本身。

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向我们呈现它时说：“无法被回忆之物，会在行为中重复。”这种行为要揭示自己重复了什么，必须交给分析家进行重构。我们甚至可能认为，弗洛伊德思想当时仍让创伤的不透明性维持

其奠基功能——对我们而言，那就是意指的抵抗——并把它明确视为回忆所受限制的原因。

而且，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理论化中相当自在地承认，这里存在一个极具意义的时刻：主体把权力移交给大他者——我们称作大写的大他者，言语的场所，潜在地也是真理的场所。

这就是丰产的时刻、转移概念出现的点吗？表面看来如此，人们也往往停在这里。

但仔细看看：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个时刻并不只是一个极限时刻，不只是我称作无意识闭合的时刻——我必须在今天一开始便提醒你们——也就是那项时间搏动使无意识在自身陈述的某一点上消失。弗洛伊德引入转移功能时，特意把这个时刻标明为我们所谓转移的原因。大他者早已在主观揭示中在场，无论潜伏与否；当无意识的某种东西开始交付出来时，大他者已经在那里。

主体最初给出的东西远不限于回忆。分析家的解释其实只是掩盖如下事实：无意识及其构成中的结，无论最终抵达梦、口误、笑话的笑声还是症状，都已自行通过解释而运作。如果无意识确如我所说，是一场能指游戏，那么无意识在自身形成物中已经作出了解释。无论无意识的打开多么短暂，大写的大他者都已经在那里。

弗洛伊德在最初谈到转移时便向我们指出：

- 转移从根本上具有抵抗性，是 Übertragungswiderstand［转移抵抗］；
- 转移是无意识交流由此中断的手段；
- 无意识借转移而再次闭合；
- 这里存在的东西完全不是我刚才所谓“权力移交”，它恰恰是闭合——

因为闭合同权力移交相对立。

这一点必须强调。一个常见悖论表达了它，而且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文本本身中找到：对分析家来说，必须等待转移出现，才能开始给出解释。我要着重说明这个关键点的利害，因为它是我们所谓“正确与错误地设想转移”之间的分界线。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分析实践中有许多种转移观念；它们未必相互排斥。

例如，有些观念把主体同弗洛伊德第二地形学所界定的某个心理审级——如自我理想或超我——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象；如果这些观念是片面的，往往只是因为它们只给出了根本上属于同大他者之关系的一幅侧面图景。[注]

> [注] 项目原用的 Staferla 口述转录在本句开头残留了无法成立的串句。米勒整理本（Seuil，第118页）把主干整理为“如果关于主体同这些审级之关系的观念是片面的……”，法文底本与译文据此校正。

然而，还有一些分歧不可化约。某个观念既被明确表述，又得到不同程度的实际运用；无论如何，只要它被表述出来，就必然污染实践：

- “分析转移必须建立在同主体之自我的健康部分结盟的基础上”；
- 分析转移就是诉诸主体的常识，可以这样说，以便让他注意自己在同分析家的关系中某些行为具有虚幻特征。这完全颠覆了真正的问题：主体的裂分在这里通过在场而确实得到现前化。

人们却诉诸主体据说处于实在中的那个部分，认为它能够同分析家一道，以双方联合起来的健康部分，判断转移中发生的事情。这便误认了：

- 恰恰是这个部分被卷入转移；
- 正是它关上了门、窗或百叶窗，随你们怎么说；
- 那个可以与之谈话的美人就在后面，而她一心想把百叶窗重新打开。

正因如此，解释在这一刻变得具有决定性，因为我们必须向她说话。这里，我只会指出这个图式怎样倒转我们头脑中通常用来描绘它的模型。

我曾在某处说：“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解释的意义显现的决定性时刻，恰恰应当这样来设想。有待实现的大他者话语——无意识的话语——并不在闭合的彼端，而在外部；正是它借分析家之口，呼唤百叶窗重新打开。

不过，悖论依旧存在：恰恰要在这个闭合运动中，标出解释开始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刻。分析内部关于怎样设想转移功能存在一场持久的概念危机，也由此显露出来。转移功能包含一项二律背反、一项矛盾：它相对于无意识是闭合时刻，却恰恰因此成为解释效力的撞击点。我们必须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把它当作一个结来处理。

我们是否要把它当作一个戈尔迪之结，还有待观察。但它确实是一个结，并促使我们说明它。为此，我曾用几年时间进行拓扑学考察；我希望，那些听过的人不会觉得如今重提这些考察纯属多余。关于转移，我们现在要说的东西把我们带上了这条道路。

分析中存在一场危机。我有理由选择最近一篇最鲜明地显示这场危机的文章，因为这种选择完全不偏不倚。文章并非出自一个平庸头脑，而是来自锡拉丘兹的托马斯·萨斯[注6]。可惜，这没有让他同阿基米德有更亲近的关系，因为这个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

> [注6] 托马斯·萨斯：《转移概念》，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63年第44期，第432—443页。

这篇文章刊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最新一期——我正是因为偶然遇见它才选用它。作者此前的文章一直由一项研究推动，而此文的想法同那项研究一脉相承：真诚而令人动容地探求分析道路的真实性。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立场，但在极其连贯的论述中被贯彻到底——一位在美国精神分析圈内备受尊重的作者撰写此文，重新考察并质疑转移概念的功能，认为它无非是分析家的一项防御。他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这是文章的最终结论，却让我们对未来悬而未决，而整项考察从此必然显得极有问题，你们马上会看到：

“转移是整个精神分析治疗结构赖以支撑的枢轴。”

他把这个概念称作 inspired。我总是提防英语词汇中的“假朋友”，因此仔细权衡过。这个 inspired 在我看来不是“受到启发”，而更接近“非官方”；它是一个既非官方又不可或缺的概念。

他又说：“然而，它却为某些萌芽提供了庇护（harbour）：不仅是它自身毁灭的萌芽，也是精神分析本身毁灭的萌芽。”

为什么？因为它倾向于把分析家本人置于患者、同行和他自己能够提供的现实检验之外。这种风险——this hazard——必须得到坦率的、frankly，承认。他补充道：

> “无论专业化、提高标准，还是被强行推进的训练分析——coerced training analysis——都不能保护我们免受这种危险。”

混乱就在这里；我必须说，我们很难看出它会通向哪里：

“唯有分析家与分析情境的正直，才能使我们免于这场独特对话——分析家与受分析者之间的独特对话（the unique dialogue）——的灭绝。”

这个“独特”显然指向如下事实：分析中的一切目前都被集中到对转移的分析上——至于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个事实视为正当，还要再看。

但是，读这篇文章时……

毕竟，我想这本杂志对至少相当一部分听众而言不难取得，尽管它不会成捆运来法国；因此，我鼓励你们在下次以前读一读……

……文章所指的整条死路——我必须说，它完全是虚构的、彻底错误的——对作者来说，却由这个事实本身造成：他只能用我方才提出的那些术语来设想转移分析。也就是说，他认为分析的关键在于分析家是否取得了受分析者的赞同与同意；这就是通常所谓——作者本人倒是唯一不使用这个词的人，但全文都暗示它——“自我的健康部分”，即能够判断现实并裁决幻觉的部分。因此，文章的开头合乎逻辑地写道：

“转移类似于错误、幻觉或幻想之类的概念。”

随后，他以这种方式划分并考察各种案例：转移一旦出现，问题就成了受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能否达成一致。只是分析家在这里成了无可上诉的法官，而且他自己也不受任何复审；于是，我们显然只能把全部转移分析称作纯粹的风险场，一个不受控制的场域。

我采用这篇文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极端而典范的案例；它具有说明力和操作性，可以促使我们在这里重新建立一种把另一种秩序纳入运作的规定。严格说来，这个秩序就是真理的秩序。请理解，真理所建立的辩证法仅仅以此为基础：言语即便撒谎，也会向真理发出召唤并唤起真理。

这个维度始终缺席于我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而后者确实支配着萨斯对转移概念的分析，也支配着萨斯本人。

一件奇怪的事：有人曾说，我对无意识动力的设想属于理智化，理由是我把能指功能置于首位。然而，在美国精神分析对分析思想的这幅出人意料的发展侧面中，真正的所谓理智化难道不是清楚地显现出来

了吗？在这种操作方式中，一切都取决于把某项现实同赋予转移现象的一项幻觉标注相对照；理智化确实就在这里占据支配地位。

任何摆脱这篇行文无疑严密、甚至引人入胜的文章之吸引力的读者，都会发现某种东西。我们完全不应认为，这里是两个主体处在二元位置上，讨论某种被放在“那里”的东西；仿佛它是行为受压后落下的沉淀，作为患者在分析中的悖谬行为被孤立出来。两个主体之间发生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是否就某种客观性达成一致的场域之外，我们必须让可能的欺骗领域浮现出来。

我曾把笛卡尔确定性主体这个术语介绍给你们，作为我们推想无意识所揭示之物时的必要出发点。我也明确标出大他者在笛卡尔那里具有根本的平衡作用：据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是欺骗者。 但在分析中，真正的危险是这个大他者成为一个受骗的大他者。 不过我要强调，当我们试图把握转移维度时，问题并不只在这里。

应当重新提醒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方向；这里我只作提示，因为下次必须进入其中。我所谓欺骗的维度并不是唯一维度，因为它关乎主体所寻求的东西，而这一切仍悬而未决。倘若欺骗能够在某处通过一条虚假的通路接近主体所缺失之物，并有机会成功，那么，毫无疑问，正是爱为它提供了模型。

为了在自己受骗的点上得到保证，还有什么办法比说服另一个人相信自己所声称之物的真实性更好？转移让我们有机会形象说明，这难道不是爱之维度的一项根本结构吗？也就是让另一个人相信，他拥有能够补全我们的东西。正是这一点在恰当时刻、必要地、视情况让爱的

维度涌现出来。下次，我们将由这扇典范之门进入，展示它如何运转。

我已经充分表明，这使我们可以完全驳斥这里针对转移概念之运用所作的极端批判；而且我们也看不出这项批判能够通向哪里。它同样使我们、并提示我们彻底拒斥对所谓“同自我健康部分结盟”的任何参照，拒绝把这种结盟视为转移操作的构成。不过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你们误解；这还不是我要向你们展示的全部。

因为，即使主体借此手段让“转移”一词所指的一系列效应涌现出来，这仍不是转移所包含的闭合之根本动因和原因。究竟什么促成、造成闭合？这将是我们考察转移概念的另一面；它关联到我在转移概念层面保留的左侧阴影区中以问号标示、并用对象(a)画出的东西。

第11课 · 1964年4月22日

上次我引入了转移概念。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我采取了提出问题的方式，以转移给分析家造成的困难为基础。

我借一次偶遇，采用了精神分析最官方的刊物《国际精神分析杂志》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即萨斯的文章。他甚至质疑分析中对转移概念的使用，认为它为分析家角色的某种实现敞开大门，而这种实现自身归根结底不受控制。因为萨斯据以讨论它的坐标——我敢说，这些坐标本身就有问题——来自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做法直接追问能指的意义效应，认为它是从外部得到规定的东西，而且使用能指时所关联的某个现实，被预设成现成的资料。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会参照治疗中显现的当前事实，为患者指出其中产生的效应怎样或多或少明显地偏离所谓“分析情境的现实”，也就是其中在场的两个主体。当然，萨斯不难把可能发生的情形分成两个对立极端。例如，当偏离效应十分明显时，他会采用一个来自施皮茨幽默笔下的例子。施皮茨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很懂得如何选择具有示范性的例子——说到底，也很懂得怎样逗乐听众！

他举出一位患者的案例。这位患者在所谓“转移梦”——即同分析家实现爱情的梦，而这里的分析家就是施皮茨本人——中，看见他长着一头又金黄又浓密的头发。任何见过这位名人那颗蛋形秃头的人，都会立刻明白：分析家可以借此向主体指出，无意识效应把她推入了何种歪曲。但当分析家要把患者某项行为描述成旨在冒犯他时，情形显然不同：

“两种情况必居其一，”萨斯告诉我们，“要么患者同意；要么他不同意，而此时除了‘分析家原则上总是正确’这个立场之外，谁来裁决？”

这把我们抛回一个既明显带有神话色彩、又理想化的极端，即萨斯所谓“分析家的正直”。如果这不是重新诉诸真理维度，我们实在不知道它还能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只能把萨斯的文章置于如下视角：就其自身而言，它不是以启发式而是以论争式方式发挥作用；它向我们显示，一个陷入思想死路的分析家那里，分析功能、分析家功能确实存在一场良心危机。

如果我们感到并能够发现如下事情，那么可以说，这场良心危机只从完全侧面的意义上同我们相关：

- 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些完全不会撞上这场危机的道路；
- 说到底，我们已经指出了一条避开这种暗礁的道路。这块暗礁只是以最尖锐、最极端、甚至某种程度上夸张的方式，勾勒出任由某种倾向发展会抵达的地方；这里与其说是转移分析的实践，不如说是对它作出的某种片面理论化。

这当然向我们指出这条斜坡的危险，但我们自己早已揭露它，并表明目标线在别处。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过是确认了某个人的个人反思；不过，此人确实也由此显示出某种回转、某种必然会在分析的这条斜坡上发生的反应。上次，我把这条斜坡同某个社会学区域、某种个人趋同的理想联系起来；在我以其名称——“美国生活方式”——指称的特定社会配置中，这个理想仿佛为分析实践提供尺度并规定其用途。

为了回到那些让我们可以把问题重新放回原位的——我几乎要说——现象学资料，上次结尾时我已经指出：在分析建立的任何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这种对转移的片面呈现省略了一个维度——我要再次强调它的片面性——即其中一方向另一方讲话。转移概念无疑会使我们知道，讲话以哪些项、为何并根据哪些预设进行；这些预设大概同转移现象有关。但甚至无须参照转移，也很清楚：这种关系建立在非互惠、非对称的平面上。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萨斯看到了如下事实，尽管他把它当成值得惋惜的东西，这一点大错特错：

- 在这个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确实建立了一个探求真理的维度；其中一方被假定、被假定知道，至少被假定比另一方知道得更多；

- 对于那个被假定知道的人，人们立刻会想到：他不仅不应弄错，别人也可能欺骗他；于是，“弄错”同时被推回主体一侧。主体并不只是——可以这样说，以静态方式——处在缺失和错误中。

主体以运动的方式，在话语中、在他所朝向的目标中、在他用话语所阐明的东西中，能够、必须并且根本上就位于“弄错”的维度。[注]

> [注] 法文在 se tromper（自己弄错）与 tromper quelqu’un（欺骗某人）之间转折：被假定知道者“不应弄错”，却仍“可能被欺骗”。中文若一律译作“受骗”，就会抹去主动犯错与被人欺骗的方向差异。

一位分析家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今天我会多次以他为参照，也为了标出他关于转移的思想所经历的某条曲线、某种演变。他就是嫩伯格。嫩伯格在1951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2卷……不！更早，

是1926年第7卷，发表了一篇题作《复原的意愿》的文章[注1]。Recovery　严格说来不是“治愈”，而是复原、返回；这个词选得十分准确。

> [注1] 赫尔曼·嫩伯格：《复原愿望（Über den Genesungswunsch）》，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11卷，1925年第2期，第179页。

他追问，究竟是什么能够促使患者诉诸分析家，要求他所谓的健康？人人都知道，患者的症状——理论这样告诉我们——是为了给他带来某些满足；即便不是满足，也肯定是——这已成为教条——快乐。

嫩伯格用许多例子——其中不乏幽默的例子——轻易表明：分析不必走出几步，有时就会爆发性地显出患者的动机。这是患者探求所谓“健康”“平衡”的深层目标；它起初无疑没有被承认，而被一般性术语遮蔽。我们称它为无意识目标；它不是一个长远目标，反而有着最为眼前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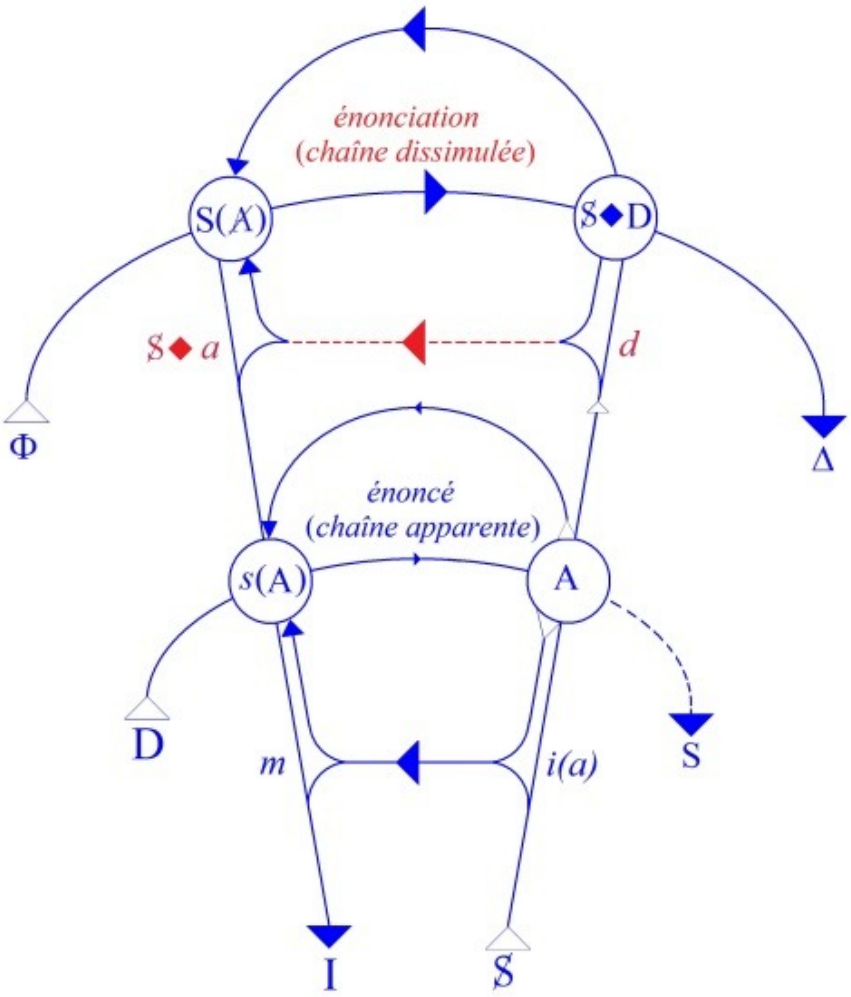
例如，当患者的性功能出现某种跛行，或产生某种婚外欲望时，他以恢复家庭和平为由求助于分析，还有什么比分析更好的庇护？分析刚开始时，患者严格说来就显出如下目标：暂时中止在家中的关系，隔开自己的配偶。那恰恰是他所欲望的，与他向分析家提出的首要分析目标完全相反：不是让婚姻恢复，而是让它破裂！

所以毫无疑问，最迟就在开始分析的行动本身、因而也肯定在分析最初几步中，我们已经触及患者一切断言所具有的深刻含混，因为它本身从根本上具有双面性。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首先看见，真理维度在某种谎言之中、甚至通过这项谎言而建立。这丝毫没有动摇真理，因为谎言本身已经在这个真理维度中提出并设定自己。

这项最初勾连贯穿全部分析经验：在主体同能指的关系中，不是主体支配能指，而是同能指的关系构成主体并把他建立为主体。我们首先把这个坐标置于分析理论整体校正的前景，并非徒劳；因为它在分析经验的建立中居于首要并具有构成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它在无意识功能最为根本之处也必须被设想成首要的、构成性的东西。

无疑，就我们关于分析的教学介入而言，这把无意识限制在它最狭窄的平台上——窄得像刀刃。但只有相对于这个分割点，我们才不会把分析经验中有待处理的东西误当成某种实体。

让我们把事情集中在图示的四角图式上，有意区分言说行为的平面与陈述的平面。过于形式化的逻辑思维会把荒谬带进这里；例如，它在“我撒谎”这项陈述中看到理性的二律背反，因而标出一条死路甚至一个悖论。可是人人都知道，这里根本没有二律背反。面对“我撒谎”，回答“如果你说‘我撒谎’，你说的就是真话，所以你并没有撒谎”，并如此往复，完全是错误的。十分清楚，“我撒谎”不仅尽管看似荒谬却仍有意义；这句话是可维持的，而且完全有效。



作出言说的“我”、言说行为中的“我”，不同于陈述中的“我”，也就是陈述中用来指称它的指示词。完全可以设想：从我作出言说、形成陈述的点上，我完全有效地说，正在陈述的这个“我”此刻正在撒谎；他刚

才撒过谎，之后还会撒谎；甚至在说“我撒谎”时，他断言自己形成这句话就是为了欺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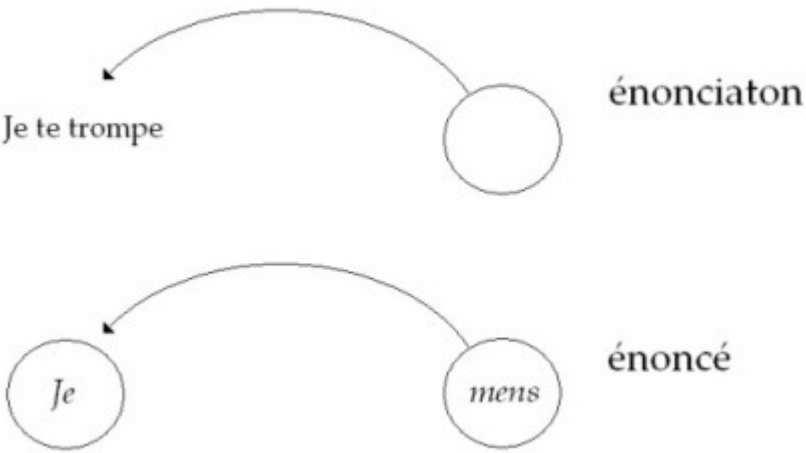
我们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寻找例子。那则著名的犹太火车故事里，一个人告诉同伴自己要搭哪趟车：“我要去伦贝格。”另一个回答：“你真的要去伦贝格，为什么还告诉我你要去伦贝格？你这样说，是想让我以为你要去克拉科夫。”

这里涉及陈述与言说行为的分割。假如我们在陈述链的层次上，标出“我撒谎”中的“我”……

- 其中“撒谎”是大他者层面上属于词汇宝库的一个能指；
- “我”被回溯性地规定，成为在陈述层面产生的意指……那么，它在言说行为层面产生的结果，确实是这里的一句“我欺骗你”。但这句话来自分析家在分析探索中等待主体出现的那个点。分析家按照公式，把主体自身的消息以真实意指——也就是倒转形式——返回给他，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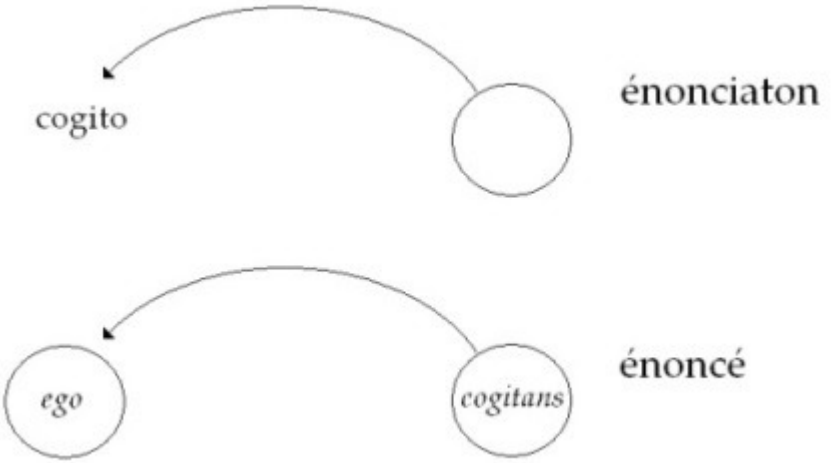
  “在这句‘我欺骗你’中，你传递的消息正是我向你表达的东西。这样做时，你说出了真话。”

主体在尝试欺骗的道路上冒险前行时，分析家处在能够说出这句“你说出了真话”的位置；我们的解释只能在这个维度中具有意义。



这里，我想以一种相当简略的方式，暂时向你们说明这个图式为某项根本进路提供的资源，因为它就在我们手边。无意识固然从来都在那里：泰勒斯时代就在那里，最原始的人际关系模式中也在那里；但我正是从这项根本进路起，确定我所谓无意识“发现”成为可能的日期。

如果我们把笛卡尔的“我思”放到这个图式上——恐怕我得讲快一点——请仔细看事情怎样运作。



言说行为与陈述的区分，确实使滑动始终可能，也可以说使潜在的绊脚点成为可能。因为 cogito［我思］进程所建立的是这里的 cogitans［思者］，即思想的一个维度和语域；它从同广延的对立中被提取出来。尽管这一对立如今仍是它最脆弱的一点，却确实在能指构成的秩序中赋予它充分地位。

这里的 ego［我］能够被指称为其结果；这确实在言说行为层面，把确定性赋予占据这个位置的 cogito。不过必须说，“我思”的地位同刚才的“我撒谎”一样简约、最低限度而且具有点状性；它同样可以被赋予“这毫无意义”的标注。因为“我思”被约减为如下点状事实：它只凭对“我思”的一切意指作绝对怀疑来保证自身。它的地位甚至可能比人们据以攻击“我撒谎”的地位更加脆弱。

因此，我敢说笛卡尔的“我思”在追求确定性时，带有某种——我甚至不说早产，而说——流产性质。无意识维度的发现赋予主体的地位正在这里与它不同。就主体的确定性而言，笛卡尔主体同我们所谓的

——什么呢？——一个承诺相差全部距离：笛卡尔主体是一场流产，而这个承诺的平台比那个小人更宽阔。

我稍后会重新使用这个词来指明自己的意思，也就是必须在 cogito 层次上定位的欲望： 一切言说所谈之物的推动力，都是欲望！ 我要再次提醒你们，我说的是欲望；同弗洛伊德从最初断言便带给我们的东西相比，按我的方式表述的欲望说得更多。

我稍后会说更多的是什么；但现在先重新使用“流产物”“小人”这两个词来标记笛卡尔 cogito 的功能。所谓“思想”的历史中必然发生一次跌落、复发，而这项功能正说明了它：人们把 cogito 的这个“我”当成一个小小的小人：

- 每当人们想做心理学时，它长久以来都会被再现出来：那个著名的“人之中的小人”；
- 它的功能早已被思想——甚至前苏格拉底思想——揭露；
- 也就是说，人们用一个在人内部治理他的小人、一个驾驭马车的人，来解释心理的统一或分歧；
-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综合”点。

换成我们的词汇，就是 S：我们用它象征主体相对于能指被规定并继发构成。为说明这一点，我强调事情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在一元特征中出现：第一个能指是一道刻痕；例如，它标记主体当时杀死了一只野

兽。这样一来，即使后来又杀了十只，他在记忆中也不会混乱；他无须记住哪一道刻痕对应哪一只。[注]

> [注] Staferla 口述转录此处作“他只会在又杀了十只以后混乱；［但？］他不再记得哪一只是哪个”，既残留编辑疑号，逻辑也不连贯。米勒整理本（Seuil，第129页）作“即使又杀了十只，他在记忆中也不会混乱；他无须记住哪一只是哪个”，法文底本与译文据此校正。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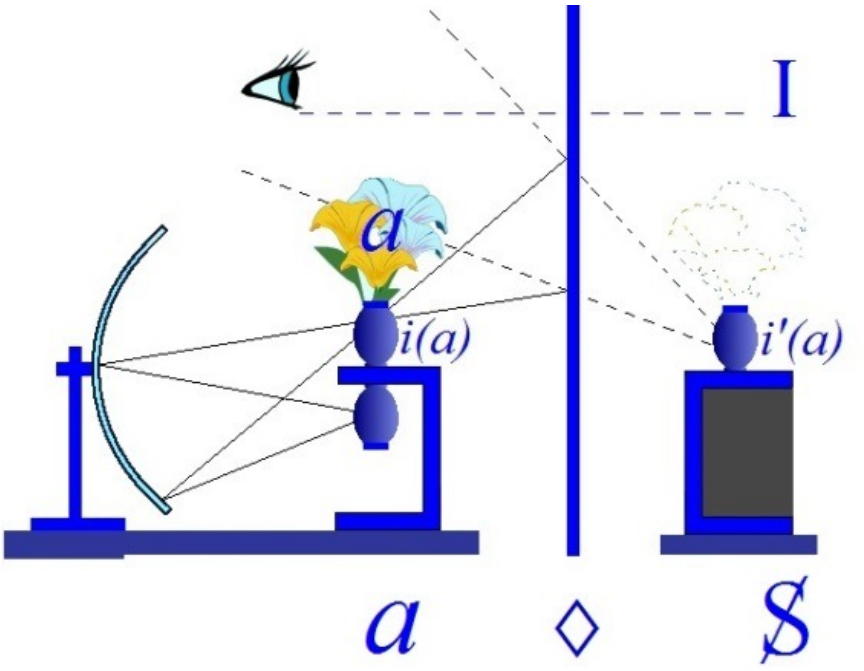
主体最初被这道一元特征标记，并通过它定位自身；它首先、首要地是文身，是第一个能指。当这个“1”建立以后，主体随后才计数，把它数作“一个1”。因此，主体最初必须定位自己的层次，不是大写的一，而是“一个1”。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这两个“一”已经彼此不同；第一道裂分由此得到标记。主体之为主体，并不是同自己所指称的东西区分开来，而是同那个使他最初得以构成自身的符号区分开来。

错误在于把 S 的功能同 i(a) 混为一谈；后者是对象(a)的形象，主体借此：

- 看见自身加倍；
- 把自身看作由一个转瞬即逝、岌岌可危的掌控形象所构成；
- 把自己想象成人，恰恰只因为他这样想象自己。



分析实践中，任何把主体相对于据说构成我们的现实加以定位的做法，都已经落入陷阱、降格和跌落，把主体构成一个“心理孤立体”。任何以这个“孤立体”同现实语境的关系为出发点的做法，都可能在某种心理学思辨或心理学家建立的实验中有其理由；它可以产生结果、发挥效应并让人建立各种“量表”。

当然，那始终发生在由我们制作现实的语境中。例如，我们给主体做由我们组织的测验；这就是所谓心理学的有效领域。但它同精神分析经验建立并由我们维持的层次毫不相干。别忘了，以这种方式建立经验，会把事情推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地加剧主体孤苦无援的地步。

因为我所谓的“心理孤立体”，远不是古老——或永远年轻——的“单子”，远不是传统上作为认识中心而建立的单子……

例如，莱布尼茨的单子并不孤立。它是认识中心，是宇宙中某种——随不同语调可称作静观或和谐——由此得以发挥的中心；它不能同一种宇宙论分离……

……相反，在自我概念中建立的“心理孤立体”通过一种偏离进入精神分析思想——我认为这偏离只是一段弯路——并作为一个主体发挥作用。可以说，它在同某项现实的关系中处于“危难”。我们现在要考察分析本身怎样设想这项现实；而且，为了看出它同分析确实在自身视野中勾勒出的开放相比产生的悖论，我们必须给它定位。

我首先只想作一个标记，指出这种理论化操作的方式，同经验促使我们提出、也无法从分析文本中消除的东西——即内部对象的功能——处在完全的分歧与撕裂中。

“内摄”和“投射”这些术语在这里被随意使用。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是否有时间指出应当如何纠正它们。不过可以肯定，即使在这条道路、这种跛脚的理论化语境中，仍有某种东西从四面八方进入前景——我几乎要说，无论分析家在哪一种经验视野下构成自己的经验——那就是内部对象的功能。它最终在“好对象”或“坏对象”两极中达到极端；某些人让主体行为中一切属于歪曲、偏转、恐惧、悖谬和异物的东西，都围着它们旋转。

在分析家进行干预的操作点上，某些人还把它用于紧急条件。例如，为各种管理、控制或负责职位选拔人员——需要训练飞行员或火车司

机时——他们指出，应把快速分析乃至闪电式分析，甚至所谓人格测验的焦点集中在这里。

在这种自我同现实之关系的设想方式中，我们不能不提出内部对象的地位问题：　它是知觉对象吗？我们从哪里接近它？它从哪里到来？沿着这项校正继续下去，转移分析会是什么？　我这里只是标出坐标，因为我们还会经由现在必须走过的弯路回到它。不过现在我会立即指出某种东西；它在这里只是一个接近图式、一项模型，而且必须得到大量完善。因此，请把它当作一项有待探讨的模型。

然而，那种通常以校正幻觉功能为中心的图式具有如此强大的黏附力，以至于我无论多早抛出某种至少能阻挡它、带来一些迷失方向的东西，都不算太早——即使这样还不能重新定准中心。

我会在黑板上画出一幅图式，使我们能够定位问题怎样得到编排。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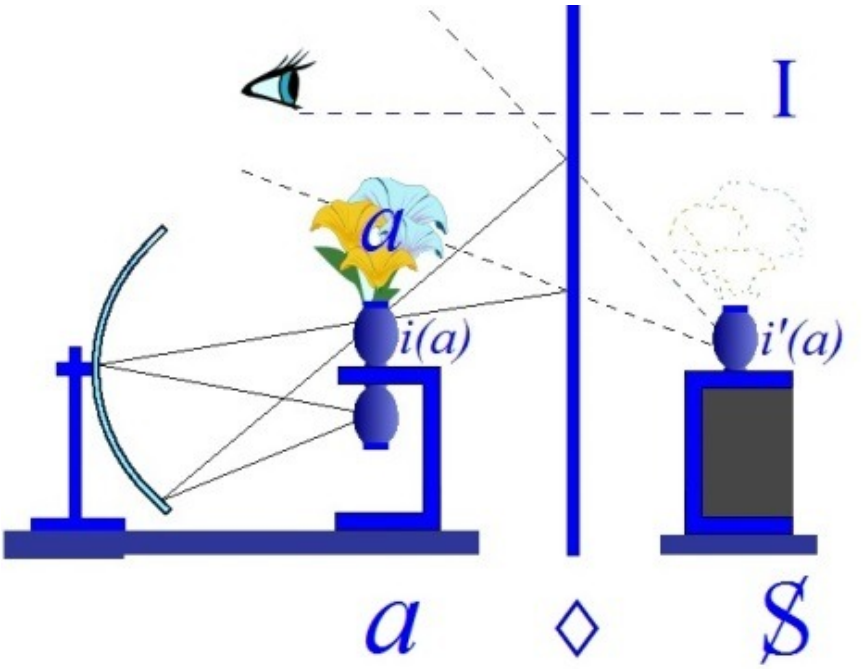
- 如果确如我所说，是某种由时间搏动标记的东西；
- 如果无意识一旦打开便重新闭合；
- 另一方面，如果重复不只是行为的这种刻板化；

如果重复是相对于某种始终错失之物的重复，那么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转移本身绝不可能像人们向我们呈现的那样，成为通达无意识中隐藏、遮蔽之物的方式；它只能是一条岌岌可危的道路：

- 因为如果转移只是重复，它就会始终重复同一个失败；
- 因为如果转移声称通过这种重复来恢复一段历史的连续性，它就是要唤醒、复苏并重新激起——什么？——一种无意识向你们呈现为依其本性断续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见，转移作为操作方式，不能像实际中常做的那样，把自身同重复的效力、同对无意识中遮蔽之物的恢复，甚至同无意识要素的净化、宣泄混为一谈并以此为足！

当我把无意识说成某种在时间搏动中显现的东西时，你们也许会想到一个在水底半开的捕鱼笼，鱼将在笼底被捕获。按照布袋的形象，无意识是某种保留在内部、闭合在内部，而我们必须从外面进入的东西。但恰恰在这里，我们必须倒转它的拓扑；你们要把这幅图式同我在《论达尼埃尔·拉加什的报告》一文中关于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给出的图式相叠合。



联系我最近围绕观看驱力带给你们的要素，我要强调这幅图式所澄清的一点：主体看见自身的地方，也就是自身身体的实在而倒置的形象形成之处［他只看见 i′（a）：平面镜中 i(a) 的虚像；后者则是凹面镜产生的实像］，已经在自我图式中给出。请参阅那幅图式、那篇文章以及凹面镜的作用。主体看见自身的地方［i′（a）］，并不是他凝视自身的地方［I］。

主体在大他者的空间［i′（a）］中看见自身；但他据以看见自身的点也在这个大他者的空间［I］中。主体正是从这里凝视自身，甚至从这里说话。就主体说话而言，他在大他者的场所开始构成那个说真话的谎言；由此，某种分有欲望、分有无意识层面欲望的东西开始启动。

就这个捕鱼笼而言——尤其是它的开口，即构成其根本结构之处——我们必须把主体看作处于内部。依《福音书》之言，重要的不是进入其中的东西，而是从中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怎样设想无意识的闭合？某种充当闭塞物的东西会以既必要又有节律的方式坚持、显现并发生作用。

在图式中，这个闭塞物就在这里［(a)］。为了描绘这个简化模型，你们只须把它理解成对象(a)在捕鱼笼开口处形成的召唤、抽吸和吮吸。(a) 对象在这个搏动点、这个开口处翻转并投入运作；某种东西由此在图像中涌现。你们也可以把它想成那些混合待抽取彩票号码的大球。最初的自由联想陈述在这场大游戏、这个巨大轮盘中调制；其中能够出来的好东西，恰好在对象(a)没有堵住开口的间隙中出来。

这个形象化、粗略、直截而基本的结构——如果你们愿意，可称作“用锤子讲哲学”——使你们能够在相互对置中恢复象征界的构成功能：主体之结在奇数与偶数［0、1］之间，重新遭遇在分析操演的实际行动中获得现前化之物。

这当然完全不充分，但把它作为一个“推土机概念”置于前景十分重要；它让我们尝试恢复必要条件，以便首先设想关于转移的两种看法怎样彼此协调：

- 它既是回忆的障碍；
- 同时又使问题所在获得现前，即那项根本之物——无意识的闭合，也就是恰到其时地缺少幸运遭遇［εὐτυχία（eutuchia）］。

我可以用分析家对转移功能给出的许多公式及其显然的分歧来说明这一切。我当然不可能遍历整个场域；不过，如果你们有兴趣自己去了解，我请你们至少跟随几项最基本的筛选操作。

转移同治疗目的显然是两回事。转移既不与目的混同，也不与一种简单手段混同。分析文献中表述的两个极端就在这里。你们多少次会读到把转移同认同联系起来、同我方才定位的 I 点联系起来的公式！然而，这只是一个停顿时间、分析的一项虚假终结——而且经常被人当成分析的正常终结。它同转移的关系无疑十分紧密，但恰恰因为转移尚未得到分析。

反过来，你们也会看到，有人把转移的功能表述成那种“实现现实的校正”的支点和手段；而我今天的全部论述都在反对这种做法。事实上，不可能在任何这类参照中正确定位转移。既然涉及现实，我打算正是在这个平面上提出批判。

作为下次讲述的一则导言式格言，我今天提出：就分析经验而言，转移确实具有关键性的、枢纽性的意义，因为转移把什么付诸行动？不是把幻觉付诸行动，也不是把我们推向认同方向、把我们异化在想象点上的某种东西；它不是任何趋同，哪怕是趋同于分析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支撑的理想模型。转移把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相关知识卡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然而，我在无意识概念中把这一点悬置起来了。奇怪的是，它正是一个日益被遗忘、而我至今没有提醒过你们的东西！我希望稍后能够说明其中缘由：关于无意识，我之所以坚持向你们提醒那个可以称作主

体在无意识层面的构成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必须支撑的正是它。

不过，不要遗漏最首要的一点：弗洛伊德给我们带来无意识维度时，别忘了它背后关联着的一切。不只是同它相关联，而且弗洛伊德始终强调，直到终点都严格同它共为一体的，就是性这一维度。

人们越来越忘记无意识同性的这项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将看到，分析因此继承了一种现实观念；它同弗洛伊德在次级过程层面定位的现实再无任何关系。

所以，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下次我们会从把转移设定为“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重新出发，并为它恢复根基，从而赋予它一种肯定的概念化。

讨论

居伊·罗索拉托

我可以谈谈听您研讨班时想到的事情。首先是一个类比：您的图式非常像一只眼睛：

- (a) 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晶状体的作用？
- 例如，这个晶状体在某些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白内障的作用？这只是一个类比。

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非常具体地结合这幅图式，进一步说明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至于其他方面：关于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是的，但您所说的“付诸行动”是什么意思？

转移同无意识之间确实存在关系。我从这个公式中看到了这一点。不过，“无意识的现实”似乎首先是因为我们位于心理现实层面；而“付诸行动”，我想，这在您的公式中也许很重要。

拉康

你看，我特意强调了它。“付诸行动”是一个承诺之词，因为它意味着人们懂得让行动本身的功能介入。我当然要在这里把它彻底区分出来，因为这项行动不能取得……行动并不等于行为。这里涉及的不是把行为客观化；我反对的视角恰恰以客观化方式强调这一点，它根据反思中行为的相似性、形式相似性来判断和衡量什么具有实际效力与说服力。我说的确实是行动，不是行为。“行动”一词位于对主体具有构成性的层次。

相关知识卡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所以，我还会回到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我要在此加上一个标点，作为下一章开头的承诺，突出这个参照。这确实是我的意思；我认为必须一开始就把它作为根本之物说出来，才不会让转移成为一项借口、成为通过偏道和弯路运作却不充分的方式。这些偏道未必毫无效力；它们可以说明分析介入的限制，也能说明人们怎样错误界定分析终结。今天我谈到某些作者满足于怎样界定分析终结时，就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无论他们自己在实践中实际上做得怎样，例如巴林特谈到对分析家的认同时便是如此。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回答您时立刻再回到它，也正因为如此。这完全符合某种看待转移的方式。除非你们在这个层次上把握转移——我必须说，今天尚未充分、甚至完全没有说明它，而它会成为我下次讲述的主题——否则，你们只能把握它的部分影响。这些影响会使转移同其他概念混淆，或使人只选择它的一部分效力与可能占据的位置。

至于您的评论，很有意思。处理一切拓扑问题时，必须极其严格地防备把拓扑当作格式塔。但这并不表示，某些格式塔、某些生命形态，有时不会给我们一种感觉：生物体仿佛正在我们的空间中努力锻造某种类似基本拓扑对象之扭转的东西。无论康德怎样想，我们的实在空间确确实实有三个维度。我在讨论认同的那一年，曾向你们展开这些拓扑对象；例如，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交叉帽。它是被抛入三维空间、同自身相交的一个表面；除此之外，这个说法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完全可以给你们指出某些点或平面，其中某个器官似乎描绘了生命为了抵达这些本身颇有意义的拓扑配置而作出的动人努力。不过，我不想在这里把问题复杂化，给一部分听众造成太多困难。我特意没有使用这些其实相当简单的拓扑考察，因为那无论如何都会迫使我作一番较为充分的介绍。但只有拓扑考察才能向我们呈现这样一种图像：内部之物同时也是外部之物。

正因如此，涉及无意识时，这些考察格外必要。因为，当我说一个欺骗的主体开始在无意识层面获得现前时，我究竟对你们说了什么？我既把它呈现为主体内部之物，又说它只在外部实现；也就是只在大他者的场所中获得自身地位。

这一点只能通过一种让内部成为外部、外部反过来也成为内部的拓扑配置真正得到描绘；所以它完全不同于球体，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捕鱼笼。

那是构形完全不同的捕鱼笼。 你们知道，某些葡萄酒瓶其实相当好地呈现了它。这种捕鱼笼要求人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设法脱身：当你在内部时，不能同时说自己在外部；反之亦然。

在其他场合，完全不同的类似形态曾经非常有用。不过，我不能在这里运用先前研讨班的全部成果，理由很简单：一部分听众是新来的。因此，我只采用了简简单单的捕鱼笼图式，并引入闭塞物的概念。至于对象怎样充当闭塞物，仍有待说明。当然，它并不只是我为了让你们的思想先进入某条轨道而描绘的那种被动塞子。

我会给出一种更完善的呈现；到时你们也许还能看出某些类比，它们会向你们显示这项结构同眼睛结构的亲缘关系。眼睛具有这样的形态并非偶然；我要说，整个动物阶梯上的眼睛都是如此。这个事实似乎已经打动过某人[注2]；很奇怪的是，他看来并未由此严格得出任何结论。眼睛结构向我们呈现一种普遍形态，这种形态每当我们试图按时间次序描绘主体同世界的关系时都会轻易被唤起，确实非常奇特。

> [注2] 参见达尔文：“一想到眼睛，我就战栗。”

这大概并非偶然。当然，我们仍不应过快扑向它并过于紧密地附着其上。无论如何，既然您作出这条评论，我只借它标出同弗洛伊德一幅类似图式的区别：弗洛伊德绘制本我图式时，把自我表现成一道透镜，Unbewusstsein、知觉—意识正是借它作用于无定形物质。

那幅图式有它自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我的图式一样有着有限的效力。不过你们仍能注意到区别：如果我要把自我放在某处，我会放入 i(a)……然而这里放的是 (a)！

第12课 · 1964年4月29日

上次我以一个公式作结；我发现它颇受欢迎。既然它还只有格言式的形式、没有得到展开，我只能把这种欢迎归因于它所包含的承诺。

我说……

在做了一番准备、开始勾勒出一条紧紧把握转移概念的道路之后，我迈出一步，甚至作出一跃……

……我说：“我们将相信如下公式：转移把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这个公式也许引发了共鸣，也许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受到欢迎，因为它所支撑、所宣布的东西，恰恰是你们都多少知道转移定义最力图回避的东西。

不过，我提出这个公式时，自己也处于一个有待探讨的位置；因为我的教学就无意识提出并推进了什么？

- 无意识是言语对主体产生的效应；
- 无意识是一个维度，主体在那里由于言语效应并在其展开中得到规定；因此，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构造。表面看来，这个方向不正适合把对无意识的一切把握，从主体构成以外的任何现实目标那里夺走吗？

然而，我强调这项教学有一个目标；为了直奔主题，我把它称作转移性的目标：也就是使我最看重的那些听众——精神分析家——重新把

中心对准符合分析经验的目标。这正说明，按照教师话语出发的层次，连概念的运用本身也必须考虑概念表述对听众产生的效应。

因此，就无意识的现实而言，我们所有人——包括教授无意识的人——都同它的现实处在一种关系中。我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不只使这项无意识的现实显露出来，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生成了它。

让我们直入主题！无意识的现实既是人人都知道的东西……

既是真实的东西，也是关于它那令人无法承受的真理……

……它就是性现实。弗洛伊德在每个场合都阐明、重新阐明、再三阐明这一点——可以说，他对此咬定不放。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项令人无法承受的现实？因为关于性现实、关于性这一维度，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并非无所不知。在弗洛伊德阐明自己的无意识发现期间——别忘了，就是大约从1900年或紧邻此前的年代起——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知识已经融入我们的心理图景，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在这段时间获得的科学知识自古以来就已存在。

对于性，我们的了解比最初必须从根本上把握的东西多了一点。性别划分支配着绝大多数生命体，它保证什么？保证一个物种的存在得以维持。无论我们像柏拉图那样把“物种的存在”提升为一项永恒理念，还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它只存在于承载它的个体之中，都不是这里要权衡的问题。姑且说，物种以其个体的形式“存续”。然而，即使马作为物种的延续具有意义，每一匹马仍是暂时的并终将死亡。性同死亡、同个体死亡的联系，是根本而本质的。

这种悬置、这种形式下的存在，凭借性别划分得以延续，并以交媾为基础；交媾被突出为两个极点，悠久传统一直努力把它们描述成男性一极与女性一极，而繁殖的动力就位于这里。

围绕这项根本现实，一整套序列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自古以来便聚集、协调起来。在我们最容易接近的地方，这些后果明显伴随着其他特征；它们不同程度地关联到繁殖的目的，关联到对所生之物的养育和成长的最初阶段。总之，我在这里只能简要指出，生物学语域中以所谓“第二性征”与“第二性功能”形式同性别分化相关联的东西。

再进一步，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准确说明，这块地基怎样在社会中奠定了全部功能分配和交替运作。现代结构主义[注1]最出色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根本交换是在联盟层次上——同自然生殖和生物血统相对立——在能指层次上得到实行的；我们由此能够重新找出这种社会运作的最基本结构，并把它写成——这个词终于出现了——一套组合规则。

> [注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67年版。

可以这样说，这套组合规则从上到下同性现实整合在一起；这使我们以及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直说吧，问题并不是能指的起源，而是能指是否由此进入世界、进入人的世界。我现在只想从侧面投下一束光；即使我们不会在这一点上停留太久，我仍要在这里加上标点。

有某种东西可以向我们强调这个问题的坚持，并使“能指通过性现实进入世界”——也就是人由此学会思考——的说法获得正当性。它来自一项较新的发现领域：从对有丝分裂的正确研究开始，尤其是从性细胞

成熟方式的显现、其运作方式的揭示开始，即我想你们至少都听说过的双重减数过程。

随后，在一个存在许多例外的一般类型中，减数涉及若干可见要素——所谓染色体——的丢失。人人都知道，这一切把我们引向遗传学。而遗传学中涌现出来的，不正是一套组合规则在规定生命有机体某些要素时发挥的支配功能吗？

沿着这条道路，我要再往前一步：这套组合规则在运作中，会把某些时刻留给一些残余的异化和一些要素的排出［参见上文 caput mortuum］；对稍微了解这项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根本的、重大的时刻，我想在座各位一般都知道一点。我这里只说到这里。

我不会以 (α) 的功能为借口，一头扎进类比性的思辨；我只指出性的谜题同能指游戏、同组合规则自古以来所具有的亲近关系和亲缘。换句话说，我在这里仅仅让某种视角显露并取得权利：历史中确有一门“科学”、一门原始科学，植根于一种运用组合规则和各种对立的思维方式——阴与阳、水与火、冷与热，随你们怎么说。它让这些对立引领——可以这样说——一场舞蹈；这个词的意义不只在于比喻。这场舞蹈以舞蹈仪式为基础，而仪式从根本上由社会中的实际性别分配推动。

我不能在这里给你们上哪怕一堂简短的中国天文学课。不过，请随手翻开列奥波德·德·索绪尔的书[注2]——这个家族里偶尔会出现一些天才。你们会看到，中国天文学既以这套从上到下产生回响的能指游戏为最深根基——从政治、社会结构、伦理，一直到最细小行为的规范——同时又是一门非常好的天文学科学。确实，在某个历史阶段以

前，天空的全部现实可以只被铭写成一大片能指星座；而人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 [注2] 列奥波德·德·索绪尔：《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在这里，我们无法划定科学同所谓原始科学的界线，即使后者从根本上——让我们说到极端——是一种性技术，因为它毕竟是一门科学。中国人确实汇集了完全有效的观测并使之丰富；这表明，他们在极早时期就拥有一套关于地球与星体相对运动的系统，能够非常有效地预测昼夜变化等现象。这个时期如此久远，却可以依据他们的能指标记来断代：它足够古老，使岁差已经在天象中留下痕迹；而且天文学奠基时的北极星并不位于今天的位置。

在最完全可接受的科学——我们所谓对人人都有效的实验汇集——与指导它的原则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斜坡或分界线。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我们也不能说原始巫术中的一切都是幻想和烟雾；其中铭写并储存着大量完全可用的经验。

不过，或早或晚，终究会有一个时刻到来：机制同以性为基础的启蒙之间的缆绳断开。看似矛盾的是，能指功能在那里越隐含、越少被标出，这场断裂反而越迟发生。

我来说明自己的意思。笛卡尔革命与牛顿革命过去很久以后，我们仍在以天文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教义核心，看见一套把地球当成巨大拜物的宗教理论。它完全符合孔德那项你们熟知的陈述：对于星体，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其化学构成。换句话说，星体会继续被钉在各自位置上；而只要换一个视角，它们便仍以纯粹的能指功能存在。

不巧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光谱分析使我们可以在星体中一次看出千百种东西，恰好也包括其化学构成。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个时刻，天文学同占星术的断裂宣告完成。你们看，这当然不表示占星术今天不再为许多人存活。

那么，这番论述要走向哪里？它让我们追问：弗洛伊德所谓无意识，是否应被看作思想与性现实之间那种“古老”结合的一项残余？无意识是否是这种结合在我们身上不为我们所知、孤立地存留下来的部分？“性是无意识的现实”是否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请听清这里必须裁决的东西。事情如此隐蔽、如此难以接近，我们只能通过：

- 历史上各个方向显现的支撑，由此形成不同解答；
- 历史在这些解答之间摆荡和摇摆的方式，来照亮它。

有一种观念认为，人的思想曾沿着性经验的各个侧面运行，仿佛思想代表了这个场域；后来，按另一种方式得到调节的科学与技术入侵，使这个场域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答、这条道路在历史上由荣格思想取得了形式和化身。由于现代思想无法避免一套主体理论，其中所谓心理主义使他把这个层次放进主体心理同现实的关系中，并以原型的名称赋予它化身。

荣格主义把这些原始的世界阐述方式看作持续存在之物，看作心理本身的内核——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必然伴随着对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力比多一词的摈弃，伴随着对弗洛伊德用力比多一词指称的功能加以中和，转而诉诸心理能量、兴趣等更加泛化的观念。这项必然性不只是用词和形式上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绝不会自行失效。

这绝不是简单的“流派版本”或“细小差异”，而是标明了某种完全根本的东西。弗洛伊德试图在力比多功能中使之获得现前的，并不是“古老”关系，不是某种原始思维通路，也不是在我们的世界中作为古代世界残影延续下来的世界；而是欲望本身的实际在场。这正是现在仍须标出的。欲望不是实体，不是我们要在初级过程层面寻找的东西；欲望就在那里，并且支配着我们接近它的方式本身。

换句话说，让我把灯笼照得再亮一点。为了给1960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作发言，我最近又读到一个从外部讨论无意识的人。他当然并非毫无了解，而是试图从自身位置出发，尽可能深入地概念化这个领域；我说的是利科。他确实推进到一个哲学家最难抵达的地方，即无意识的实在论：无意识不是行为的含混性，不是“已经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未来知识”，而是铭写在某种缺失中的空隙、切割与断裂。

他在那里引入一种看似接近我所说之物的东西：关于无意识的真实情形，只能通过如下关系得到完整体验：

- 相对于分析冒险，相对于无意识；
- 只有在这场冒险中，才能体验它的塑形、轮廓、藏身处、孔洞、暗门和阀门。作为一名哲学家，他当然同意，必须为这个维度保留某种东西。只是他把它据为己有，称作诠释学。如今，人们非常看重所谓诠释学。诠释学不只反对我所谓的分析冒险；事实上，它也显出对列维-斯特劳斯著作层面所阐明的结构主义的反对。

诠释学究竟是什么？它同样是某种在一连串变形和历史突变中寻找所谓“人的进步”的东西。这个人并不是我会称作抽象的人，而是历史中的人；这段历史还可以在边缘延伸到更加不确定的时代。所谓进步，

就是人用来组织并构成自身命运的各种符号之进步。当然，利科随即把分析家在每个案例中所处理的东西推给纯粹偶然性。

必须承认，从外部看来，分析家团体没有给他留下根本一致到足以打动他的印象。不过，这不是把已经取得的阵地留给他的理由。我的主张是：如果还能向前迈出一步，它只能在分析家层面完成；那个让无意识的搏动同性现实相连的结点，能够、也必须在分析家层面显露出来。

这个结点叫作欲望。最近几年，我一直沿着临床的每一步进行理论阐发，向你们表明欲望怎样依赖要求，因为要求在能指中得到阐明。支撑要求的东西留下一个转喻性的残余，它在要求之下运行：

- 这个要素并非不确定要素，而是既绝对又不可把握的条件；
- 这个要素必然陷入死路，得不到满足，不可能，并遭到误认；
- 这个要素叫作欲望……它正是同弗洛伊德界定为初级过程层面的性这一审级之场域建立连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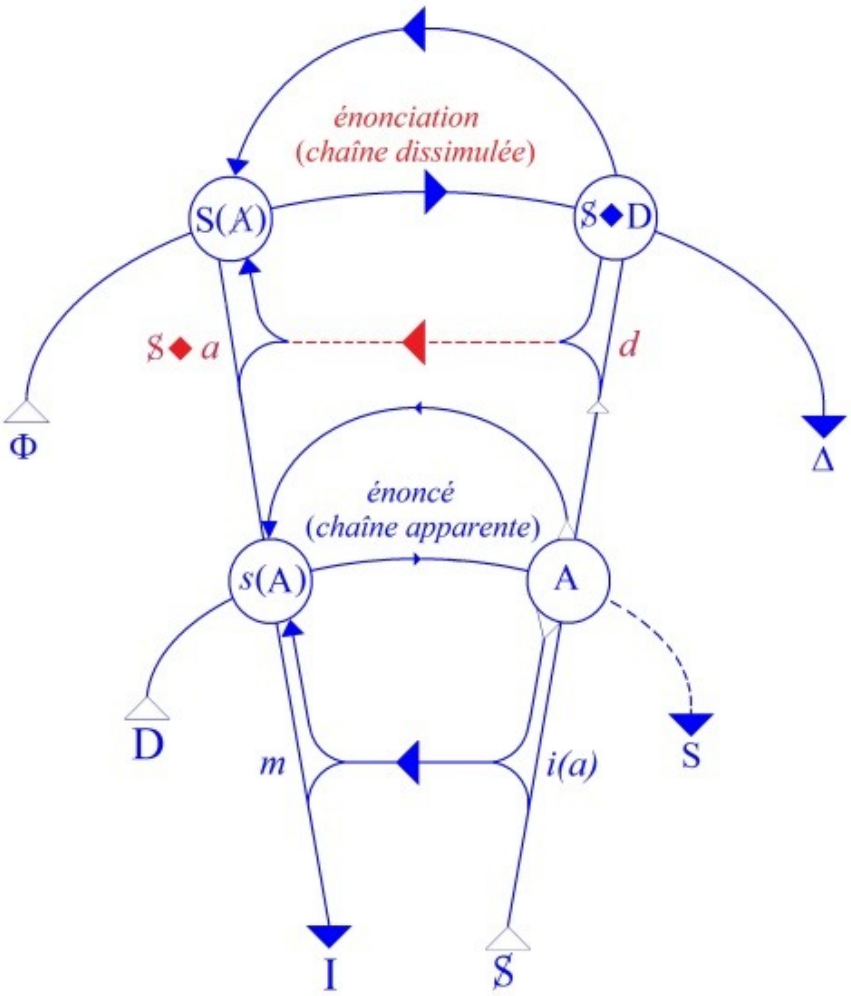
欲望功能具有双面性：它是能指效应在主体中留下的最终残余；对弗洛伊德而言，它也是根本主体——“desidero［我欲］就是弗洛伊德的cogito［我思］”。弗洛伊德所谓初级过程的根本部分必然由此建立。仔细看看他的说法：驱力在这个场域中得到满足；依其结构，它从根本上、根本性地通过幻觉得到满足。

没有任何机械图式能够说明那个被简单呈现为反射弧上的退行之物：

- 经由 sensorium［感觉端］进入的东西，应当经由 motorium［运动端］离开；
- 如果运动端不运作，它就返回原路。

见鬼，倘若它原路返回，我们怎样设想它会形成一项知觉？除非借这样一个图像来设想：一股被阻断的电流使能量倒流，一盏灯由此亮起。但这盏灯为谁亮起？无论你们以哪一种形式呈现这种所谓退行，第三方的维度都不可或缺。

它只能以严格类似于我那天在黑板上为你们所画图式的形式来设想，即陈述主体与言说主体的双重性。



唯有欲望并且在性爱上欲望的主体在场，才为我们带来这个隐喻维度、一项自然隐喻；所谓知觉同一性正由此得到裁定。

对弗洛伊德来说，恰恰因为他把力比多维持为初级过程的根本要素，事情才意味着如下内容——尽管这同他试图说明自身理论的文本表象

相反、甚至矛盾：幻觉，哪怕最简单需要产生的最简单幻觉，甚至食物幻觉——例如小安娜在梦中说出我记不清的“馅饼、草莓、鸡蛋”及其他小甜食——并不意味着只把需要的对象单纯呈现出来；梦中幻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象已经进入性化的维度。你们可以注意到，小安娜产生幻觉的只有被禁止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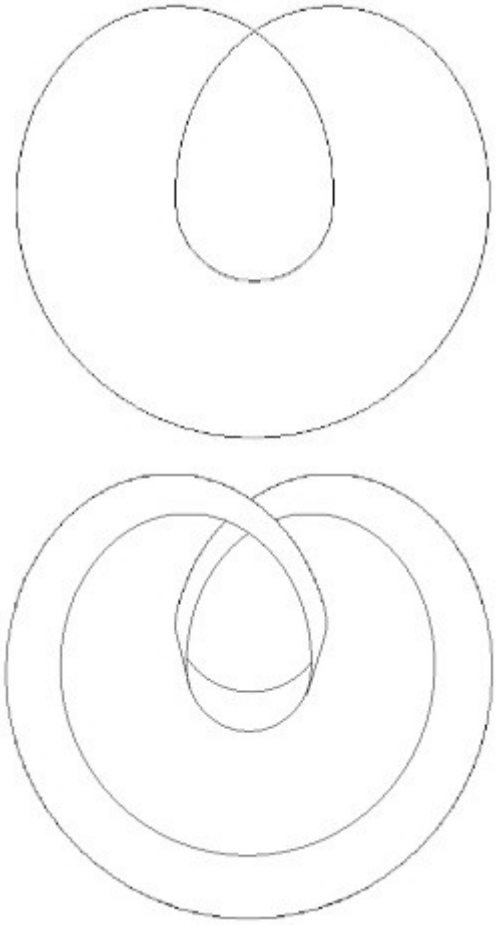
每个案例、每个层次当然都必须具体讨论。不过，临床呈现给我们的一切幻觉所具有的意指维度，都必须得到定位，这才能使我们把握快乐原则涉及什么。事情已经得到清楚表述：从主体欲望之点出发，一项现实标注被赋予幻觉，而它构成幻觉的分量。弗洛伊德把快乐原则同现实原则对立，恰恰因为现实在后者中被界定为去性化的现实。

分析理论——尤其较新的理论——经常谈到去性化功能：自我理想据说建立在去性化的力比多投入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也被这样解释。我必须说，“去性化的力比多”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十分困难。

但接近现实确实包含去性化，这正是弗洛伊德界定《心理事件的两项原则（Zwei Prinzipien des psychischen Geschehens）》——心理事件据以分配的两项原则——时的根本所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转移中看到这项性现实的分量得到铭写。

这项性现实大部分不为人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遮蔽；它作为一道重影，在分析话语层面发生之事的下方运行。随着分析话语逐渐成形，它确实成为所谓要求。全部经验之所以如此倾向用“挫折”和“奖赏”等词来描述它，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若没有我试图用黑板上的符号、算法铭写的这种主体形式和拓扑——我曾把它称作内在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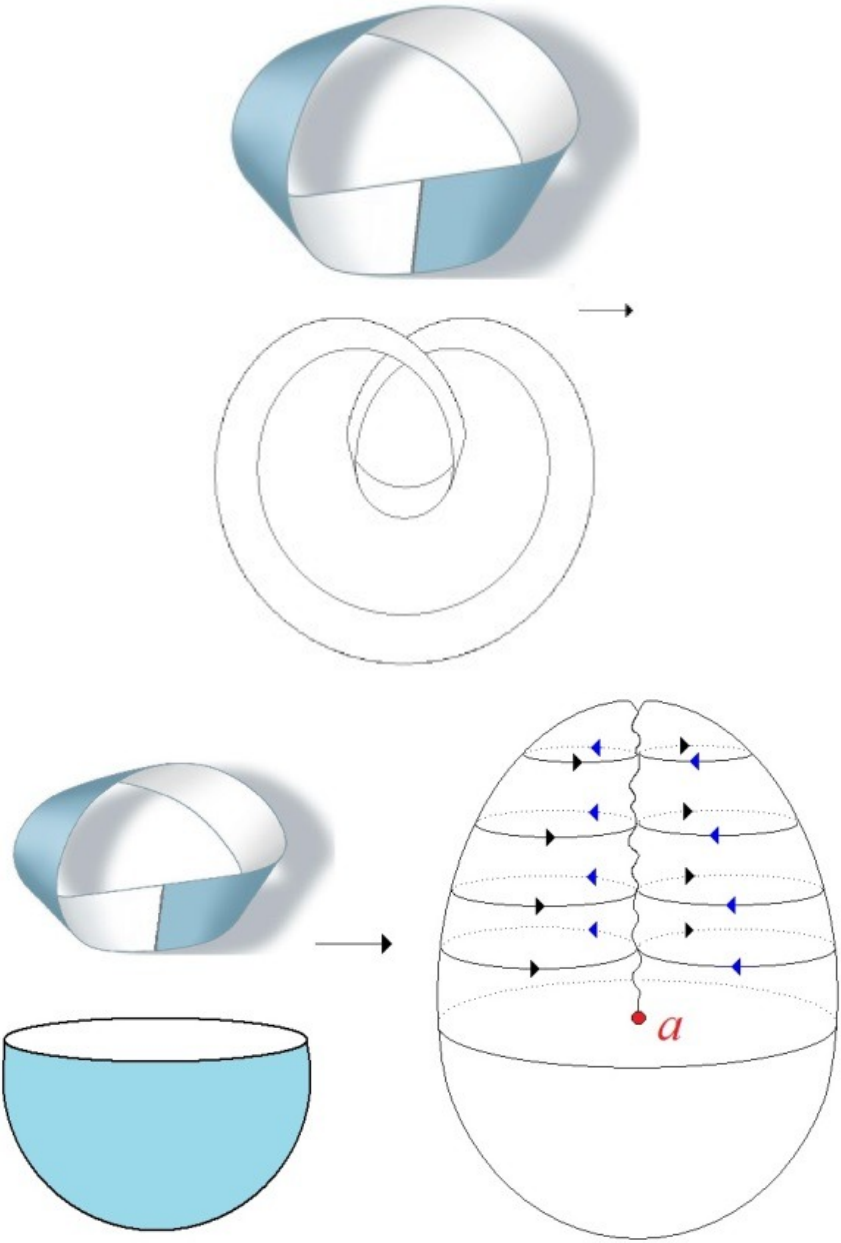
它确实会使你们想起逻辑图式，例如著名的欧拉圆。但有一个区别：正如你们所见——我想这两幅图已经足够直观——这里涉及一个表面，一件可以剪裁并制作出来的东西。

它的边缘是连续的，只是你们看到，它在这里会被此前展开的表面遮住；但你们无法对这项结构或这条边缘的纯粹性提出异议。这里勾勒出某种东西；从特定视角看，它仿佛代表两个相互交叠的场域。

我把力比多写在一个点上：被描述为无意识展开场域的这个叶瓣，在这里覆盖并遮蔽另一个叶瓣，即此处所涉及的性现实。照纯逻辑的说法，力比多仿佛是同时属于二者的东西，是它们的交点。然而，它恰恰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只要看见表面的真实轮廓，你们就会发现：两个场域看似重叠之处其实是一个空洞。

如果你们想把这个表面联系到某种拓扑学的根本之物，不把它当成一次构造事故或一块做得奇怪的小补丁，那么，它属于我曾向学生们描述过拓扑的一种表面，即交叉帽，也就是主教冠。

我没有在这里画它，免得增加你们跟随论述的负担；但请注意它一个一眼可见的特征：如果用一个补充表面把这里呈现的边缘大致两两连接起来，闭合这个表面，那么补充表面发挥的作用，就像球面相对于一个单纯圆周所发挥的补充作用；圆周已经显示并呈现出某种准备容纳东西的形态，球面则将它闭合。


a

仔细看，这是一个莫比乌斯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沿这里追踪一条位于两个表面之间的斜面，它会重新闭合、绕成回路并黏接起来，正如在现实中制作时那样；其形成方式使它的正面同反面连续，正如你们熟知的莫比乌斯带。

不过，这幅图形还显示第二项必要条件：为了让曲线闭合，它必须在某处穿过先前的表面，确切地说，就在这个点上，沿我刚刚在第二个模型上重画的这条线。

这个位置、这幅图像使我们能够把欲望描绘成要求场域的接合处——我们会看到无意识的断续及其关联怎样在其中获得现前——同时也是同所涉及的性现实接合之处。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点、一条线；我要以此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把它称作欲望线：一方面，它与要求相连；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它的影响，性的影响才在经验中获得现前。

那么，这个欲望是什么？你们认为我在这里指的是转移这一审级吗？既是，也不是。问题在于我要怎样理解它。倘若我告诉你们，这里涉及的欲望是分析家的欲望，你们就会看到事情并非不言自明。为了不让一句在你们看来也许很冒险的断言把你们震住，我只会提醒你们：无意识怎样进入弗洛伊德的视野。

安娜·O……

先放下这个 O 的故事，叫出她的名字：贝尔塔·帕彭海姆。你们知道，她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大人物。不久前，我的一位学生给我带来一枚德国发行、印有她肖像的小邮票，让我确信此事。可见她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你们知道，转移正是通过安娜·O　被发现的。你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布洛伊尔对自己同这位女士一起进行的操作心满意足；事情一帆风顺，别忘了这一点。那时，如果人们懂得把这个斯多葛派词汇重新唤醒，没有人会质疑能指。

安娜给出的能指和喋喋不休越多，事情就越顺利。这就是 chimney-cure［烟囱疗法］、扫烟囱。请重读病例记录：整个视野中没有丝毫令人不安的东西。无论用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都找不到性。然而，正是布洛伊尔把性带了进来。他终究开始听见某句话——也许首先来自自己家里："你对她关心得有点太多了。"

于是，这位可敬的人受到惊吓——况且他也是一位好丈夫——认为确实该到此为止。结果，你们知道，这位 O 女士显示出所谓 pseudocyesis［假孕］那种壮观而戏剧性的表现；这干脆就是鼓起一个小气球，换句话说，是一次被称作"神经性的妊娠"。它在这里表明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思辨。

不过，仍不能急着诉诸身体语言。只须说，性的领域显示了符号的自然运作——在这个层次上不是能指。因为按照符号的定义，鼓起的假孕肚子这个症状被制成，是为了向某个人再现某种东西。能指则完全不同，我再提醒你们：它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一个主体。在此处必须阐明这个巨大差异。

人们有充分理由倾向于说，这一切都是贝尔塔的错；原因稍后我会告诉你们。但请暂时把思想悬置在一个假设上：按照我的公式"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为什么不把贝尔塔的妊娠视为布洛伊尔欲望的显现？为什么不进一步认为，想要孩子的是布洛伊尔？我可以先给你们

一点证据：布洛伊尔同妻子前往意大利后，立即就让她怀了一个孩子。

琼斯先生亲切地提醒谈话对象：这个孩子正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出生——这位沉着的威尔士人这样说——就在琼斯谈话之时，刚刚在纽约自杀；这大概同那些条件并非毫无关系。

先放下我们对一种甚至同这个结果也不无关系的欲望可能作出的看法；看看弗洛伊德对布洛伊尔说了什么：

> “可这有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转移是那位贝尔塔的无意识自发性。它不是你的欲望……”

……他这样对布洛伊尔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以“你”相称，不过很可能。

> “……它是大他者的欲望。”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样对待布洛伊尔，就像对待一个癔症者；因为他对他说：

> “你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彻底消除布洛伊尔的罪责，但确实缓解了他的焦虑。在场那些知道我怎样区分这两个层次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一点提示。我们现在不会沿这个方向追踪事情。不过，它把我们引向如下问题：弗洛伊德自身的欲望裁定了什么？他如何“把人引入歧途”、如何偏转了对转移本身之运作的全部把握和应当赋予它的方向？这个方向

最终抵达我上次所说的近乎荒谬的表述，也就是萨斯最初所揭露的结论：一位分析家竟能说，“全部转移理论无非是分析家的一项防御。”

我要把这个极端翻转过来，展示它的另一面；这一面或许能把我们带到某处。我告诉你们：这是分析家的欲望！请跟着我；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把事情上下颠倒，而是为了把你们带到某个地方。

请拿着这把钥匙去读一篇综述。这种东西随处可见——天哪——任何人都能写；能写一本精神分析“我知道什么？”丛书的人[注3]，同样能够给你们写一篇转移综述。请读我在这里已经指得足够清楚的那篇综述，并按照这个目标来定位。

> [注3] D. 拉加什：《精神分析》，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道什么？”丛书。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每个人对转移动力所作的贡献，难道不都是其自身欲望完全清晰可读的某种东西？

- 我只须从亚伯拉罕的部分对象理论出发，就可以为你们分析他。

问题不只在于分析家想怎样对待患者，也在于分析家希望患者怎样对待他。可以说，亚伯拉罕想成为一个完整的母亲。

- 我也可以找点乐子，用乔治乌斯的名歌《我是“儿子—父亲”》给费伦齐理论的边缘加上标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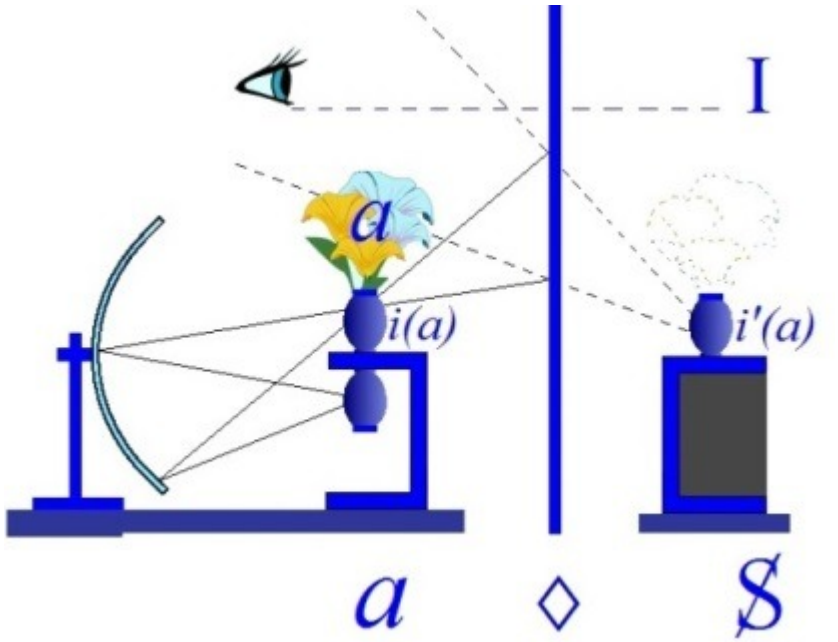
> [注] fils-père 是乔治乌斯仿照 fille-mère（未婚母亲）造出的喜剧性复合词，把“儿子”与“父亲”压缩在同一个位置中，不能顺译成普通亲属关系“父亲的儿子”。拉康

> 借歌名点出费伦齐在转移中既是弗洛伊德的“亲爱的儿子”，又企图占据照料、甚至反过来分析父亲的位置；参见 Claude Landman，《Rendre à César…》。

- 嫩伯格同样有自己的意图；在那篇真正出色的《爱与转移》中，他表现成生死力量的仲裁者。我们不能不从某个角度看出他对神圣位置的渴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只是一场游戏。不过，正是在这段历史中，一些功能才真正而确实地被分离出来，得到断句和分节；例如我试图在黑板上重画的功能。我曾为回应精神分析人格的心理学化理论而画出这些小图式；它们要说明什么？说明把这些功能同主体试图在捕鱼笼中阐明的东西紧密联系起来的动力；主体自己的小事件中出现的那个轮廓，我已经说过，是一件闭塞物。

不过，你们必须把这件闭塞物变得稍微复杂一点：让它像照相机中的快门，但它又是一面镜子。这面小镜子前来闭塞另一侧之物；主体正是在镜中看见一场游戏显现出来，借此围绕那个东西调节自身形象。按照我在这里重新提到的那个名叫“倒置花束”的有趣物理实验所产生的幻觉，主体得到的是一个实像。［拉康修改了布阿斯的实验：此处倒置的是花瓶，并增加一面平面镜。］



这里，包覆物［花瓶］的实像［i(a)］环绕那个显现出来的小(a)进行调节。所有这些形象调节相加，便构成主体必须从中找到根本整合机会的东西。

关于这一切，我们知道什么？无非是随着每位分析家的欲望投入所经历的摇摆、浮动，我们最终添加了某个小细节、某项补充观察、某种附加内容或精细调节；由此，我们可以在欲望层面描述每位分析家的在场。

只要分析家在这件事上做出了可接受的工作，性现实的影响就在其中显现。弗洛伊德留下那支——用他的话说——追随他的“队伍”，也就是我刚才颇为讽刺地提到的“队伍”……天哪，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用另

一个形象来说它：你们知道，追随基督的人终究并没有那么光彩照人。

弗洛伊德不是基督，但他终究也许有点像维里迪安娜[注4]。影片中，那些被小相机如此讽刺地拍下的人，总让我无法抑制地想起弗洛伊德的使徒与后继者们；这个团体同样曾被多次合影。

> [注4] 维里迪安娜既是路易斯·布努埃尔执导的一部墨西哥电影的片名，也是其中主人公的名字；影片获196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这是在贬低他们吗？绝不比谈使徒更贬低！恰恰从这个层次出发，他们才能提供最好的见证。某种天真、某种贫乏、某种无辜，给予我们最多教益。

确实，苏格拉底身边的人——必须承认——光彩得多。但我想自己已经在相关场合证明，他们在转移关系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教益绝不少；记得我1960—1961年相关研讨班的人可以作证。

下次，我会从这里重新迈步，尝试向你们阐明分析家的欲望这项功能何以如此突出。

第13课 · 1964年5月6日

上次结束时，我用一种拓扑学图式为自己把你们带到的位置加上标点。它刻画某种划分、一道不只为两者共有而且注定自身内卷的边界；后者构成通常被不恰当地称作“分析情境”的东西。

这项拓扑旨在使你们围绕某个超主体的点，来集中理解一切关于所谓“情境”的陈述；也就是准确设想这个既是断开又是接合、既是联合又是边界的点在哪里。只有分析家的欲望能够占据它。

在继续前进，向你们表明长期分析经验和分析教义的陈述所积累的全部概念与实践弯路，怎样使这项定位成为必需以前，我在实际检验中发现：至少对那些仅因实际原因而未能跟随我先前论述的人而言，今天必须先把我宣布的分析经验第四个根本概念置于前景，否则便无法继续。这个概念就是驱力。

今天我要尝试的是一次接近、一次导入——使用弗洛伊德的词，Einführung。这项导入只能跟随弗洛伊德来进行。因为你们知道，弗洛伊德的这个观念绝对崭新。Trieb 一词相对于此前的一切用法无疑有很长历史；不仅在心理学、甚至生理学中，在物理学本身和德语过去的用法中也是如此。弗洛伊德选用这个词当然并非纯属偶然。

但他赋予这个词一种如此特定、根本、又如此融入我们关于实践之思考的用法，以至于它仿佛不言自明，并完全融入分析实践本身；这个词的过去因而真正被遮蔽、被遗忘：

- “无意识”一词的过去沉重地压在分析理论对它的使用上；
- 但谈到 Trieb，每个人都把它用作某种根本资料的名称，标示我们经验的出发点或目标。

人们几乎会——有时确实会——援引它来反对我关于无意识的教义，尤其攻击我把无意识联系到能指与能指效应，称其为——对错并不重要——一种理智化。如果人们知道我怎样看待智力，也许就会收回这项责备。他们指控我忽视了某种每位分析家都仿佛从经验中知道的东西，即所谓“驱力性的东西”：我们在经验中遇到它时，即使有压抑，它仍具有不可遏制的特征；倘若需要压抑，就因为彼端有某种东西在“推动”。当然，无须在成人分析中走得很远，也无须从事儿童临床，便能认识这个构成我们处理和治疗每个病例之临床分量的要素；它就是驱力。

在这里，人们诉诸一项最终资料，诉诸某种我曾告诉你们为了理解无意识必须放弃并排除的东西——古老的、原初的东西。但现在看来，处理和描述无意识时，绝不能忽略这个最终诉求。这真是一项有效的反驳吗？

这个问题毕竟居于其次。重要的是知道，驱力是否属于原初之物的动力和语域，是否带着有机体的分量。例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注1]中说，驱力、Trieb 代表有机生命中的 die Äußerung der

Trägheit——某些惯性表现［《超越快乐原则》第五章：驱力理论的修订。自我驱力与性驱力］。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吗？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载《精神分析论文集》，帕约出版社，2004年。

这难道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观念，只须再参照把这种惯性系泊在某项给定之物上的东西，即我们在这里以隐晦方式偶尔称作固着、Fixierung的东西？我不仅不这样认为，而且认为，对弗洛伊德阐发驱力概念的认真考察正好与之相反：驱力不是推动力，Trieb 不是 Drang。

原因至少非常明显。弗洛伊德在191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就是《自恋导论（Einführung zum Narzissmus）》[注2]发表一年后；稍后你们会看到这项提醒的重要性——写下《驱力及其命运（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注3]。为了向朋友梅洛-庞蒂的一本书致意，我原想把它译作《驱力与驱力的变身》。不过，avatar［变身］似乎并不是好译法：如果原文是 Triebwandlungen，才会是“变身”；Schicksale 是“冒险、变迁”。这篇文章说，必须在驱力中区分四个项：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恋导论》，载《性生活》，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载《元心理学》，伽利玛出版社“观念”丛书，1968年。

- 先列出 Drang，即推动力；它只是驱力的一部分；
- Quelle：来源；
- Objekt：对象；
- Ziel：目标。

当然——所以我要把它们写成法语——读到这份清单，人们可能觉得它再自然不过。我要向你们表明的是，全文都在说明事情没有这么自然。它看似不言自明，仿佛描画出有机体同——比如说——其需要的对象之间一条交换关系线；但弗洛伊德在这项陈述前后所写的一切，都会反对这种理解。

首先必须重申，弗洛伊德本人在文章开头便告诉我们：驱力是一个 Grundbegriff，一个基本概念。他像一位优秀的认识论家那样指出：从他把这个概念引入科学的时刻起，后来的一切都有可能。

两种情况必居其一：它要么得到保留，要么遭到抛弃。如果它能够“运作”——用今天的说法——它就会被保留；我的说法则是，如果它在我们试图进入的实在中开辟道路，它就会被保留，正如科学领域中其他一切 Grundbegriff。我们在这里看见弗洛伊德当时头脑里最具现实性的东西逐渐显出轮廓：即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物理学已经抵达的发展阶段。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那里始终获得现前，因为他的老师、他的生理学学派同伴——例如布吕克——努力实施一项计划：把生理学整合进现代物理学、尤其是能量学的基本概念。在历史进程中，能量观念同力观念一样，通过其主题的不断扩展——更准确地说，通过不断泛化并重新应用——滑向越来越广阔的现实。弗洛伊德已经预见到这一点：

“知识的进步，”他说，“无法容忍任何 Starrheit”——我会译作——“无法容忍对定义的僵化迷恋”。

他在别处说，驱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我们的神话。就驱力而言，我会排除“神话”一词。而且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中，弗洛伊德使用的是 Konvention［约定］，这更接近问题所在；我会采用一个“边沁式”术语来称呼它，我曾精确定位并让跟随我的人认识这个词：一项虚构。

顺便说，这个词也远比遭到滥用的“模型”更可取。二者的区别在于，你们知道，模型从来不是 Grundbegriff［基本概念］。理论中的某种经验主义风格——它是英国物理学的特征——以“模型”一词引入的东西，是在某个场域中针对有待操作之物，可以包含若干相互关联运作的模型。但 Grundbegriff、基本概念或一项根本虚构并非如此。

现在，让我们追问：仔细考察驱力的四个项，最先显现的是什么？简略地说，只要认真看弗洛伊德的论述，这四个项便只能显得彼此分离。

首先是推动力。我们将……

在它刚被引入之处，让我们回到弗洛伊德文章最初的陈述……

……推动力被等同于一种纯粹的释放倾向，也就是一项刺激所产生的结果：在刺激层面所承认的那部分能量增量的传递，即《科学心理学纲要》[注4]中著名的“Qη”量。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纲要》（1895），埃雷斯出版社，2011年。

但弗洛伊德立即对此作出一条影响深远的评论，它从一开始便触及问题的出发点。

这里无疑也有刺激、兴奋——使用弗洛伊德在这个层次上的术语，即 Reiz［兴奋］。初读看来，就驱力而言的 Reiz 不同于一切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它是一项内部 Reiz。

这是什么意思？为作说明，我们有“需要”的观念；它也确实存在于文本中：Not［匮乏之需］在有机体中以各个层次显现，首先是饥与渴。这看起来已足以说明，人们用内部 Reiz、内部兴奋同外部兴奋的区分想要表达什么。

但必须清楚地说并仔细权衡：就在最初几页、最初几行，弗洛伊德已经以最明确、最形式化的方式界定并设定这个真正具有奠基意义的点：这里绝不可能涉及饥（Hunger）或渴（Durst）这类需要的压力；Trieb 所涉及的完全不是这个！他接下来会提出一个立即摆到我们面前的问题：Trieb 的坚持，是否在有机体整体、其总体状态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实在是否在这里闯入？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场域所涉及的东西，必须牵涉生命体吗？

不，始终并且尤其涉及的正是这个场域本身；它采用弗洛伊德最初赋予的、最未分化的形式。回到我方才提到的《纲要》，这个层次被称作 Ich、Real-Ich［实在自我］。

最初，人们并不认为整个有机体支撑 Real-Ich；支撑它的是整个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的网络及其所接收的刺激调节释放。

这里的 Ich 具有平面化主体、客观化主体的特征。我强调这个场域的表面特征，并以一个表面的形式对它作拓扑处理，试图向你们表明：以这种形式把握它，能够满足我们运用它的一切需要。这一点很根本，因为仔细观察以后，我们会看到，Triebreiz［驱力兴奋］使这个场域中的某些要素成为弗洛伊德所谓 Triebbesetzt［受驱力投入］。

这向我们表明——我接下来的说法无疑值得更充分展开，但我不能被带得太远，必须贴近弗洛伊德的文本，而那里已经提供全部要素——如果我们不得不设想某种值得在弗洛伊德文本中停留的东西，是因为他明确说出：这项投入把我们置于能量领域，而且不是任意一种能量，而是势能。最引人注意的是，弗洛伊德以最强烈的方式阐明：驱力的特征是成为一项 konstante Kraft、一股恒定的力；它不能被设想成一项 momentane Stosskraft。

Momentane Stosskraft 是什么意思？关于 Moment 这个词，我们已有某场历史误解的例子。1870年巴黎被围困期间，巴黎人曾嘲笑俾斯麦据说使用的某个 psychologische Moment。他们觉得这非常可笑，因为法国人在如何准确用词方面一直很敏感——直到最近他们被迫什么都习惯。这种全新的“心理时刻”让他们大笑不已，其实它只是指“心理因素”。

这里的 momentane Stosskraft 或许并不完全取“因素”的意义，而取运动学中“矩”的意义。这项 Stosskraft、冲击力，我认为正是对活力、动能的参照。这里涉及的并非动能；换句话说，并不是要由运动来调节的东西。这里所说的释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位于完全不同的平面。

无论如何，就推动力而言，更奇特的是这种恒定性；它如此强烈地反对把驱力等同于任何其他东西，即生物功能，因为生物功能总有节律。弗洛伊德关于驱力说的第一件事，可以这样表达：它没有白天或黑夜，没有春天或秋天，没有上升或下降；它是一股“恒定”的力。

我们终究应当尊重文本，也尊重经验。因为从链条另一端来看，我们会发现，运用驱力功能始终是为了参照弗洛伊德也在这里白纸黑字、却加上引号写出的“Befriedigung”“满足”。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驱力满足”是什么意思？

你们会说：“这很简单。驱力满足，就是达到它的目标、它的 Ziel。野兽走出洞穴，找到能塞进牙缝的东西，就得到满足并开始消化。”这幅图像竟能被唤起，已经充分表明人们任由它作为和声，同严格说来的驱力神话学共鸣。

只有一件事会立刻反驳它……

值得注意的是，它作为一道谜放在我们面前已经这么久；它像弗洛伊德所有谜题一样，被当作赌注一直维持到弗洛伊德生命的终点，甚至弗洛伊德也不肯再作说明。他大概把工作留给了可能完成它的人……

……它就是弗洛伊德一开始提出的四项根本命运之一。奇怪的是，就像驱力有四个要素一样，命运同样有四项。它是第三项，紧接在弗洛

伊德没有在本文处理、而推迟到下一篇《压抑》的第四项以前——第三项就是升华。［参见1974年罗马《第三篇》。］

在这篇文章以及成千次其他场合，弗洛伊德明确告诉我们：升华同样能够给出驱力满足，即使它在目标上受到抑制——zielgehemmt——换句话说，它并未抵达目标。但它仍然是驱力满足，而且没有压抑。换句话说，我现在没有在干那件事，而是在对你们讲话。好吧，我可以得到同干那件事完全相同的满足。它就是这个意思；而这当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在干那件事。

可以说，这两个项之间提出一种极端的二律背反。它首先提醒我们，运用驱力功能，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意义：质疑"满足"究竟是什么。我一旦引入并推进它，所有精神分析家都应当感到，我在这里带来了最根本的调焦层次。

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理的人、我们的患者，显然并不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然而我们知道，他们所是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甚至他们的症状——都属于满足。他们满足了某种东西；那无疑同他们原本能够感到满足的东西相反。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他们应付并满足某种要求。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状态；然而，即便处在这个如此不令人满意的状态里，他们仍用它满足自己。全部问题恰恰在于：这里被满足的这个"自己"究竟是什么。

整体而言，作为初步近似，我们甚至会说，他们沿着不快的道路所满足的，仍然是——我们知道，而且这也是公认的——快乐法则。在某个层次上，他们为了获得这种满足而开展的活动十分明显；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份"过多的苦"，为我们

的介入提供唯一理由。我们不能说满足没有达到目标。这并不是一项最终伦理立场；这里只是要知道，我们分析家在某个层次上就是这样处理问题。

只要我们比其他人更了解正常与异常，就会知道：运转良好与运转不良之间的各种安排形式构成一条连续序列；我们眼前是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并已经抵达它自身那种满足的系统。

我们之所以介入，是因为我们认为，也许存在更短的道路。无论如何，当我们参照驱力时，是因为我们认为：正是在驱力层面，我们所处理的满足状态——它无疑有待纠正——才取得自身意义、分量和停滞。

这项满足具有悖论性，因为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某种新东西。我本年度论述的一个接入点已经指出它；随后它会得到充分展开：这就是不可能的范畴。在弗洛伊德观念的基础中，它具有绝对根本的地位。

主体的道路——只有相对于主体，满足一词才能得到定位——可以说，穿行在两堵不可能之墙之间。同一切以否定形式呈现的功能一样，处理不可能的功能也必须谨慎。

我只想提示：同所有以否定形式呈现的观念一样，最好的处理方式不是从否定着手，因为那会把我们带向对可能的追问。不可能未必是可能的反面。或者，既然同可能对立的确实是实在，我们就会被引向把实在界定为不可能。

我对此看不出障碍；尤其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实在表面上正以这种形式显现：即作为快乐原则的障碍。实在就是碰撞，是事情不会像伸向外部对象的手所希望的那样立刻安排妥当。

我认为，这是对弗洛伊德相关思想非常虚幻而简化的理解。正如上次所说，实在在那里通过同快乐原则场域的分离、通过去性化而得到区分；其经济因此容纳某种新东西。这个新东西就是不可能。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另一个场域中作为根本之物在场。快乐原则的特征在于：不可能如此强烈地在场，却从不被承认为不可能。快乐原则的功能通过幻觉得到满足这个观念，正是对此的说明。

不过，这只是说明如下事实：在驱力场域中，驱力即使抓住对象，也会以某种方式得知——好吧——它恰恰不是由此得到满足！

因为，在驱力辩证法一开始，如果不把 Not / Bedürfnis 意义上的需要——稍后我们会看到它是什么——同驱力要求区分开来，正是由于任何需要（Not）的任何对象都不能满足驱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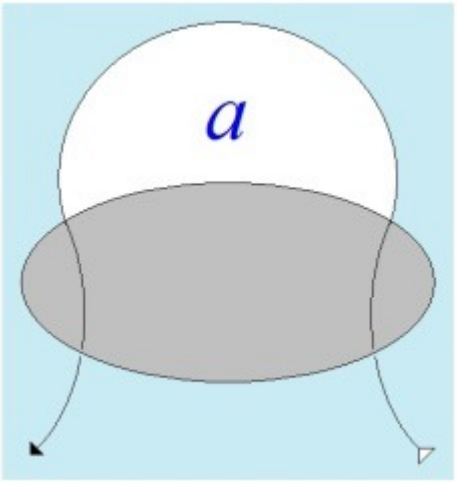
即使你把嘴塞得满满的，当这张嘴在驱力、口腔驱力的语域中张开时，满足它的也不是食物，而是人们所谓“口腔快感”。正因如此，最终在分析经验中，口腔驱力会在一种只负责点菜的情境里认出并遇见自身。这个行动无疑由嘴完成；嘴处在满足的根源。进入嘴中的东西回到嘴中，并耗尽在我刚才借用常用表达称作“口腔快感”的享受中。

弗洛伊德也正会这样告诉我们。请看原文：

“必须知道，就驱力中的对象而言，严格说来它毫不重要。它完全无所谓。”

读弗洛伊德时，永远要把耳朵竖起来。读到这么多类似句子，耳朵终究应该稍微动一动。我们应当怎样设想对象？应当怎样设想驱力对象，才能说它在驱力中——无论哪一种驱力——完全无所谓？以我刚才宣布的口腔驱力为例，这向我们标明：问题显然不是食物、食物的记忆、食物的回声，也不是母亲的乳房——不管人们怎样想——而是某种叫作“乳房”的东西。因为它看起来属于同一个序列，所以仿佛不言自明。

有人提醒我们“驱力中的对象毫不重要”，大概正因为就我们在口腔驱力中用来指称它的“乳房”而言，它作为对象的功能必须得到彻底修订。恰恰在其对象功能中，它是对象(a)。在我自己带来的这一特定阐发阶段，乳房作为对象(a)、作为欲望之因，必须被赋予弗洛伊德最初指定给它的一项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它在驱力满足中的位置。对我们而言，最好的公式看来是：驱力绕着它兜圈子。



我们还会把这个公式应用于其他对象。法语中的 tour［绕行 / 把戏］在这里要取两种意义——法语恰好赋予它这种含混：既是 turn，即围绕某个形状转圈；也是 trick，即“变戏法”。至于我最后才引出的来源，是因为四项中的每一项都能给我们一个抓手，提供一个至少在启发意义上可以首先抓住的起点。

从人们不惜一切想纳入驱力功能的所谓生命调节观点看，起初确实会认为，我们应当在来源这里找到驱力。为什么？

- 为什么所谓性感带只在这些点上得到承认？就它们所代表的功能而言，这些点仅仅通过边缘结构而彼此区分。

- 为什么我们谈嘴，却不谈食道或胃？后两者同样参与口腔功能。但在性感层面，我们谈论——并非徒劳，也非偶然——嘴；而且不只是嘴，更确切地说是嘴唇与牙齿，即荷马所谓“牙齿的围墙”。

肛门驱力也是如此。不能只说某种生命功能在这里取得了一项功能，被整合进同世界交换的功能，而这就是粪便。排泄功能不只一种；参与它的要素也不只有肛门边缘。然而，对我们来说，恰恰是肛门边缘被明确界定为某种驱力的来源和出发点。

今天我也许没有走得很远，只是向你们提示：如果驱力首先像某种东西，它借以获得现前的东西就是一项装配。但不是现代本能理论中的那种装配；后者即使想把目的论功能约减掉，仍然参照目的性而展开。

在那里，装配图像的出现、运作和单纯现前同样非常醒目。例如，只须在鸡场上方几米处移动一张剪成鹰形的纸，母鸡就会趴伏在地。这

项特定机制和形式触发了一种或多或少恰当的反应；其巧妙之处在于提醒我们：既然可以使用诱饵，这个反应未必真正恰当。

当我谈到驱力的装配时，强调的是这一种装配吗？不，事情远不止于此。我要说，驱力的装配首先向我们显得既无头又无尾；这里的“装配”更接近人们谈论超现实主义拼贴时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刚才在　　Drang、对象与驱力目标层面界定的悖论放在一起，我想，我们会得到这样一幅图像：某个不知什么玩意儿向我们展示——

> “一台发电机接在煤气插座上运转，某处伸出一根孔雀羽毛，挠着一个常驻此地的漂亮女人的肚皮，只为了让场面好看。”
>
> 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是因为弗洛伊德用驱力界定的，正是所有能够把这种机制倒转的形式。我不是说把发电机翻过来，而是把导线展开；导线变成孔雀羽毛，煤气插座插进女人嘴里，中间伸出一个屁股。这就是他作为展开实例向我们展示的东西。

请在下次以前读完弗洛伊德这篇文章，到时我会重新讨论。你们会不断看到，最异质的图像彼此之间毫无过渡地跳转；而这一切只通过语法参照发生。下次你们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技巧。

也就是说，除非知道我们在谈什么，知道驱力的——可以这样说……我会给这个词加上引号，因为我认为它并不恰当——“主体”是什么，否则，怎么能像弗洛伊德接下来那样径直说：

- 暴露癖是窥淫癖的反面；

- 受虐狂是施虐狂的反面？……他这样说，所依据的只是主语与宾语倒转的纯语法理由，仿佛语法主语与宾语是真实功能。然而，我们很容易证明并非如此；只须参照我们的语言结构，这项推导便不可能成立。

但通过这场运作，弗洛伊德向我们传达了驱力的本质、一个必要点、一个拓扑点；某种无疑属于满足的东西在那里实现。这项满足必须放在主体的一个层次上；在那里，我们无疑必须看见不同于主体规定性的东西，看见主体抵达、实现并满足自身的另一种方式。我下次会把它界定为“行动的轨迹”。这就是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作业”。

第14课 · 1964年5月13日

τῷ τόξῳ ὄνομα βίος, ἔργον δὲ θάνατος.

赫拉克利特（残篇48）

［弓——τῷ τόξῳ（与 βιός“弓”同义）——名为生命——ὄνομα βίος（生命）——但它的作品是死亡——ἔργον θάνατος。］[注1]

> [注1] 参见马塞尔·孔什：《赫拉克利特残篇》，法国大学出版社“埃庇米修斯”丛书，1986年，第423页。

我最近的时下读物，是《精神分析季刊》中爱德华·格洛弗先生题作《弗洛伊德派还是新弗洛伊德派》的文章；全文都针对亚历山大的建构。当我闻到那股肮脏而闭塞的陈腐气味——作者用过时标准攻击亚历山大的建构；天哪，我早在十四年前、1950年的精神病学大会上就毫不迟疑地对它作过最正式的攻击，但那终究是一位才华横溢之人的建构——看到讨论竟在这种层次上展开和反击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公正地说：尽管我的论述在这里和别处经历了种种变迁，它确实阻止了分析经验以一种彻底使人变蠢的方式传递给你们。

我从这里重新开始对驱力的论述。在我提出转移使无意识现实——就其为性而言——在经验中得到实施以后，我被引向驱力。为了继续考察这项断言本身包含什么，我在这里停住：如果我们确信性在转移中得到实际呈现，是因为它在某些时刻以爱的形式无遮蔽地显现。那么，问题正在这里：爱是否代表顶峰、完成的时刻和无可争议的因素，使性在转移的 hic et nunc［此时此地］获得现前？

对此形成最清楚阻碍、对立和反驳的，是一篇并非孤立、却被我选为核心的文本；没有人能指控这项选择任意，因为它就是弗洛伊德专门以《驱力及其命运》为题的文章。上次我开始讨论它，试图让你们感到驱力的引入以何种问题重重——换句话说，问题蜂拥而至——的形式呈现。

我希望，至少相当一部分听众已经在这段时间查阅了原文：

- 有些人能够读德文，这在我看来非常值得期待；
- 实在不行，至少可以读另外两种文化语言——英语或法语——中总有不同程度不准确的译本。法译无疑最糟；我就不在这里逐一指出其中到处充斥的真正篡改了。

不过，即使只作最粗略、最表面的初读，你们也会发现，尽管文章开头没有宣布，它完整地分成两个侧面：

- 第一：阐明并拆解我那天称作一项装配的驱力；
- 第二：考察不应被理解为 die sexual［性事物］，而应当根据全文精神被理解为 das Lieben［爱的行动］的东西。

文章明确表述：在经验中，爱绝不能与 Ganze［总体］混为一谈，不能被看成弗洛伊德用“der ganzen Sexualstrebung”［全部性趋力］一词提出并质疑之物的代表。后者是性努力的倾向、形式与汇聚，仿佛它最终会完成为一个 Ganze、一个能够把握并概括其本质与功能的总体。

“kommt aber auch damit nicht zurecht”——“可这样也完全说不通！”回答这种弥漫在周围的暗示时，他这样喊道。我们分析家则用各种同样

具有欺骗性的公式把它表达出来，认为通过一连串部分对象化来把握他者一词的功能，会由此得到证明。

［爱与恨这个案例，因为拒绝被归入我们对驱力的说明而取得特殊意义。爱与恨这组情感对立同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人们自然必须拒绝把爱理解为性爱中与其他驱力并列的一项特殊部分驱力。人们更愿意把爱看作全部性趋力的表达，可这样也说不通，而且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这项趋力在物质层面的反面。——《驱力及其命运》］

全文都在向我们表明：相对于弗洛伊德当然也视作性之最终功能的繁殖，驱力在心理现实过程中呈现给我们时，是残余的驱力；就这项以生物学术语界定的最终功能而言，它们是部分驱力的残余。

驱力在自身结构以及所建立的张力中，关联到一种我们可以称作经济因素的东西。这个经济因素取决于快乐原则功能运作的条件；在论述时机成熟时，我们会以 Real-Ich［实在自我］一词重新讨论这个层次。现在先说，关于这个 Real-Ich，我们可以快速近似地——但你们从现在起便可以认为准确——把它设想成神经装置、中枢神经系统；它不是作为关系系统运作，而是旨在保证内部张力的某种内稳态。

正因为 Ich、内稳态系统具有这种现实，性才只以部分驱力的形式介入和投入运作。驱力正是某种装配；性借它参与心理生活，而且这种参与方式必须符合无意识的裂隙结构。

换句话说，若把分析经验的两端列出来：

1. 被压抑之物、原初被压抑之物，是一个能指。在下方搭建起来并构成症状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铭写并看作同样始终由能指构成的脚手架。被压抑之物与症状同质，都可以约减为能指功能。它们的结构尽管像所有建筑一样通过接续而搭建，但最终作为成品，仍可以用共时性术语来铭写。

1. 另一端是我们的解释。解释关涉一种特殊时间结构的因素；我曾尝试通过转喻界定它。解释最终所指向的，根本上不是建构的各个阶段，而是同它在某种意义——也就是我试图让你们感到的向量方向——上相同的欲望。欲望归根结底就是解释本身。［参见1958—1959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

1. 在二者之间，如果性没有以部分驱力形式显现，没有支配这个间隔的整个经济、把性的在场置于其中，那么全部经验会约减为一门占卜术[注2]；中性的心理能量一词也许适合它，但那里严格说来会缺少构成性之在场、构成其 Dasein［此在］的东西。

> [注2]　占卜术（mantique）：预言的技艺。根据其信奉者或见证人的说法，它表明存在一种无须使用通常信息手段即可“知道”的能力。

在对无意识机制的解释中，性始终只能回溯性地得到阅读。倘若部分驱力没有在历史每一刻使我们确信，它们已经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切实介入，那么，这种可读性便只具有解释的性质。它们的介入也不只像分析经验初期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以飘荡、分散的形态发生：如同从一大片冰原上断裂的漂浮冰块；相对于儿童发展，这片冰原就是成人的性，它以诱惑形式介入一个尚未成熟的主体。

性一开始就以一种事后看来令人惊讶的突出程度得到证实；早在《性理论三论》[注3]中，弗洛伊德便能把当时向他显现的多形态倒错、异常的性以及所谓天真——儿童天真——的魅惑破裂，设定为根本之物。性如此早地，甚至可以说过早地强加自身，使我们太快略过了对它本质上代表什么的考察。也就是：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理论三论》，伽利玛出版社"Folio Essays"丛书，2001年。

- 面对性这一审级，一切主体都处于同等地位，从儿童到成人皆然；
- 他们只处理性当中通过主体构成网络、能指网络的部分；
- 性只通过驱力的操作实现，因为它们是部分驱力；而"部分"是相对于性的生物学目的而言。

把性整合进欲望辩证法，要通过身体中值得我们称作装置的东西来实现——前提是你们把它理解为身体相对于性可以用来配备自身的东西；这不同于各个身体可以用来相互配对的东西。

阅读弗洛伊德这篇文章时，处处占据支配地位的东西，汇聚成一项难以置信地早就作为资料给到我们、以至于来不及阐发的经验。这也解释了围绕性驱力、自我驱力以及二者边界变化展开的全部混乱争论。

人们没有看出驱力究竟是什么；这几乎立刻解决了某个令一些人感到丑闻般的悖论：为何在那些一度被汇入生命驱力名下的驱力之外，还必须走向死亡驱力。倘若驱力确实再现——但只是再现而且部分地再现——性在生命体那里实现时的曲线，那么它的最终项是死亡又有什么奇怪？因为生命体中性的在场本就同死亡相连。

所以今天我让人在黑板上抄写这句话：τῷ τόξῳ ὄνομα βίος, ἔργον δὲ θάνατος。更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句引文，而是赫拉克利特的一个残篇；狄尔斯在那部宏篇巨著中汇集了前苏格拉底时代散落的遗存。赫拉克利特写道 βιός（bios）［弓；常用词 τῷ τόξῳ 的同义词也是 βιός：弓］。它像古代智慧课中浮现出来；可以说，在我们科学阐发走完全部回路以前，它们已经直奔目标。βιός（bios）只差一个重音便不再是“生命”［βίος］而是“弓”［βιός］。赫拉克利特告诉我们：

“弓被赋予这个名字 βιός（bios）——如果它是‘生命’，重音会落在第一音节——但它的作品是死亡。”［参见上文注1。］

驱力从一开始就把弓的辩证法整合进它的整个存在，我甚至会说，是射箭的辩证法。只有由此，我们才能定位驱力在心理经济中的位置。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用一种——我要说——极其传统的方式把我们引入其中：他时时使用语言资源，并毫不迟疑地以某种只有部分语言系统才具有的特征为基础，即三种语态——主动、被动与反身。

不过，这只是一层包衣。我们必须看到，能指的这种倒转是一回事，在每项驱力层面为它披上的衣服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就是驱力构造于其间的两个极点之间那根本性的往返。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只能用动词来指称这两个极点：

- beschauen 与 beschaut werden：看与被看；
- quälen 与 gequält werden：折磨与被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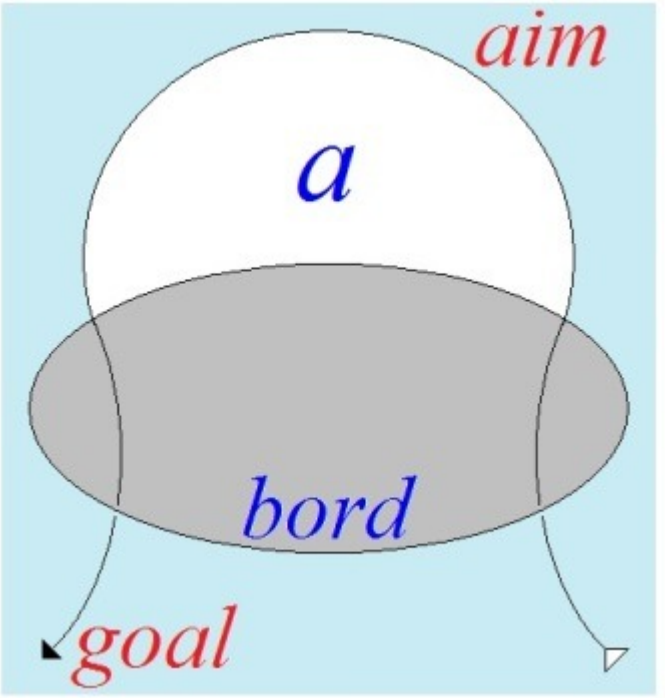
但他一开始便设定并作为根本成果呈现给我们的是：在这条路线的任何地方，每项部分驱力都不能同其往返、同根本倒转分离；驱力路线

具有环形特征。为了界定弗洛伊德最初引入的这项装配如何运作，我强调这种 Verkehrung［倒转］的维度。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不过，当他举例说明时——我们会看到，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择哪一种驱力为例——他特别选用 Schaulust［观看快感］，以及只能通过“施虐—受虐”两个词的连接来指称的东西。谈论这两种驱力，尤其第三种时，他着意明确指出：这些驱力不是两个时间，而是三个时间。

必须把驱力在回路中的单纯返回［第二个时间］，同第三个时间中显现——但也可能不显现——的东西区分开来：即 ein neues Subjekt［一个新主体］的显现。这不能被理解成已经有一个主体——即驱力主体——而是主体的出现本身才是新的。这个主体严格说来是另一个人；只有当驱力闭合自身的环形路线以后，它才显现。只有主体在另一个人那里出现，驱力功能才能实现。现在我正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这里。



你们在这里看到，回路由这支箭的曲线画出：从原点出发的 Drang［推动力］先上升再下降；它穿过上次我界定为“边缘”的表面。这道边缘在理论中被看作来源、Quelle，即驱力中的所谓性感带。这种张力始终形成“回环”；在它所支撑的全部主体经济中，它同返回性感带无法分离。

Zielgehemmt［目标受抑制］之谜在这里得到澄清。驱力可以采取这种形式：它没有抵达——什么？——由生物功能、由生殖配对的实际实现所界定的“目标”，却仍然取得满足。但那并不是部分驱力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什么？

先把答案悬置起来；让我们考察“目标”一词的两种意义。为了区分它们，我选用一种能格外清楚地表达二者的语言，即英语：

- Aim：你给某人一项任务，并不是告诉他必须带回什么，而是告诉他必须沿哪条道路经过。The aim 就是路线。

- 目标的另一种形式是 goal。即使在射箭中，goal 也不是你射下的鸟，而是射中这一击、达到目标这件事。

驱力的情形如下：如果它没有抵达从生物功能整体角度看应当是生殖终点的满足，却仍能得到满足，甚至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是因为它是部分驱力，而且它的目标无非是这个回路本身。这一点就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他在某处告诉我们，能够为自体性爱提供的理想模型，是一张吻着自身的嘴。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同他笔下的一切一样，这是个明亮、甚至耀眼的隐喻；但它也许只等着我们用一个问题补充：在驱力中，这张嘴难道不是所谓被箭穿过的嘴、被缝合的嘴？在分析中，某些沉默最大限度地让我们看到口腔驱力的纯粹坚持怎样闭合在自身满足上。

无论如何，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把这项满足同性感带的单纯自体性爱区分开；而我们太经常把它同驱力闭合其上的东西混淆。

这个对象其实只是一个凹陷、空洞的在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可以由任何对象占据。我们只在失落对象(a)的功能形式下认识它的坚持。必须说，它并不是口腔驱力的起源，也不是以原初食物的名义引

入；它之所以被引入，是因为任何食物都绝不可能满足口腔驱力，除非食物绕过这个永恒缺失的对象。

关于这个回路，我们只须知道它接在哪里。首先：

- 它是否带有某种螺旋特征；
- 口腔驱力的回路是否延续并生成下一项，例如被称为构成其后阶段的肛门驱力；
- 换句话说，这项缺失、核心不足是否具有辩证形式，使进步从对立中生成。

对那些已经让我们习惯于借某种“发展”之谜，把这件事看成既定之物、仿佛已经铭写在有机体可能性觉醒中的人而言，这已经把问题推得很远。这种看法似乎受到一个事实支持：性以“完成”形式涌现时，我们确实面对一项有机过程。

但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事实扩展到其他部分驱力之间的关系。部分驱力并不会一项生成下一项：从口腔驱力到肛门驱力的过渡不是通过成熟过程发生，而是通过不属于驱力场域之物的介入，即大他者的要求介入并发生倒转。

如果把其他驱力纳入——它们可以列成一组，归根结底也能概括为一个很小的数目——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们很难在 Schaulust、观看驱力，乃至我以后会区分的召唤驱力与刚才提到的各项驱力之间，建立哪怕最微小的推导或生成关系；也无法把它们在可界定为“阶段”的历史接续中定位。

口腔驱力绝不会自然变形为肛门驱力。在其他语境中，所谓肛门对象——即粪便——相对于处在否定影响下的阳具所构成的符号游戏，可能给我们某些表象。但无论表象怎样，经验都证明：它丝毫不能使我们认为肛门阶段与阳具阶段彼此连续，或具有自然变形关系。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我们必须在支撑驱力成为恒定张力的 konstante Kraft［恒定之力］名下考察驱力。甚至他用来表达这些排出物（issues）[注4]的隐喻也是如此。他说 Schuss［喷射］，并立刻用头脑中支撑它的图像来翻译：一股熔岩喷流，是能量爆发在各个接续时间中的物质排出；这些时间一个接一个，补全返回路线的形态。

> [注4] Issues：被宰动物中不供食用的废弃部分，如皮革、角等；也指谷物碾磨后除面粉以外的产物。

在弗洛伊德自己的隐喻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如下根本结构获得化身吗？某种东西从一道边缘出来；可以说，这道边缘使返回自身的闭合路线结构加倍。除了必须被绕过的对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保证路线的一致性。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们不得不对根本形式下的驱力作出这种阐明；它揭示驱力显现为一个无头主体的样式，因为其中的一切都以张力术语得到阐述，它同主体只有拓扑共同性这一种关系。

我曾把无意识阐明为处于主体中由能指投入的分配所建立的裂隙里；这些裂隙被表现为我置于无意识中现实与主体的一切特定关系核心的菱形算法［◇］。身体装置中的某种东西也具有严格相同的构造。正因为发挥作用的裂隙具有这种拓扑统一性，驱力才在无意识的运作中取得自身角色。

现在，让我们跟随弗洛伊德，跟着他谈 Schaulust、看与被看。二者是同一回事吗？如果不把它们用能指术语铭写，怎么还能维持二者可能相同？难道这里还有另一个谜？

确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谜。要引入它，只须考察 Schaulust 在倒错中是什么、怎样显现。我要强调，驱力不是倒错。弗洛伊德呈现方式的谜样特征，恰恰来自他试图给出一种尚未安置主体的根本结构。界定倒错的——以后我们会再讨论——正是主体安置自身的方式。这种方式使驱力结构显得不同程度地清楚；在倒错中，它显得完全清楚。

为了看出弗洛伊德的辩证法怎样推进并提示我们进入，只须仔细考察他的文本。弗洛伊德处理这片开垦中的领域时，文本之珍贵在于：他像优秀考古学家那样，把发掘现场原样留下。因此，即使工作尚未完成，我们仍能知道出土物意味着什么。费尼切尔经过时，却像过去人们那样：把一切捡起来塞进衣袋和陈列柜，毫无秩序——至少秩序完全任意——结果谁也再找不到任何东西。

窥淫癖中发生了什么？在窥淫癖的时刻、偷窥者的行动中，主体在哪里，对象在哪里？我已经告诉你们，就看、观看驱力而言，主体并不在那里；但只要主体是倒错者，他就在场。作为倒错者，他只把自己置于回环的终点，即处于对象的位置。

黑板上的拓扑无法让你们直接看见，却能使你们承认这一点：回环绕着对象转动时，对象就是投射物；倒错正是凭借它命中目标。这里的对象是凝视；凝视就是主体，它命中目标，在射击中正中靶心。我只须提醒你们自己从前对萨特分析所作的评论。

如果那项分析使凝视的坚持涌现出来，它并不位于那个发现主体正在从锁孔里偷看的他者一侧；而在于他者发现了主体，发现主体整个就是隐藏的凝视。你们在这里把握到我们谈论观看驱力时涉及之物的含混：凝视是失落的对象；在他者介入时，它突然于羞耻的爆燃中被重新找到。

在此以前，主体试图看见什么？

- 要知道，他试图看见的，是作为缺席的对象。
- 偷窥者寻找并找到的只是一道影子，帷幕后的一道影子。他会在那里把任何神奇的在场幻想出来，哪怕帷幕另一侧只是个毛茸茸的运动员，他也会幻想最优雅的少女。
- 他所寻找的并不是人们所谓的阳具，而恰恰是阳具的缺席；他所寻找的某些形式因此取得优先地位。
- 人所凝视的，是无法被看见的东西。

他者的引入已经使驱力结构在这里显现；但它只有在倒转形式、返回形式中才真正完成，而那是所有驱力中真正主动的驱力：此时，它才完成自身。在暴露癖中，我们看见主体瞄准的是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实现的东西。就欲望的真实目标而言，对方作为被迫者，所受到的牵连远不止自身的卷入；她不只是受害者，被封闭在另一个凝视她的人面前。正是这样，这篇文本为我们提供了钥匙和结点，解开一直如此妨碍人们理解受虐狂的问题。

弗洛伊德在这里极其坚定地阐明：可以说，在施虐—受虐驱力开始时，疼痛毫不相干；所涉及的是 Herrschaft［支配］、Bewältigung［制服］，是施加于——什么？——某种几乎没有名称之物的暴力。弗洛伊德一面接近、一面又后退，不肯考察一个完全符合我向你们所说驱力结构的案例：我们可以在主体为了某个未知支配目的而对自身施加的暴力中找到第一个模型。他退了回去，而且理由充分。

抽打自己的禁欲者是为了第三方而这样做。但这并不是弗洛伊德想要把握的东西；他只想指出驱力出发与终结在自身身体上的蒂柄、返回和接入。

> “但我们在哪个时刻看见，”弗洛伊德问，“疼痛的可能性被引入施虐—受虐驱力？”

也就是疼痛被此刻已经成为驱力主体的东西所承受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是因为：

- 回环已经闭合；
- 从一极到另一极发生了倒转；
- 另一个人进入运作；
- 主体把自己作为驱力的终项、终点……在这一刻，疼痛才作为主体从另一个人那里体验到的东西进入运作。

严格按照这项理论推导，他会成为、可能成为施虐主体，因为驱力完成的回环使另一个人的行动进入运作；驱力中终于显露的东西由此发生，即：驱力的道路，是快乐原则允许主体实行的唯一越界形式。

主体会发现，自身欲望不过是一段徒劳弯路，试图捕捞、勾住另一个人的享乐；随着另一个人介入，他会发现快乐原则之外存在一种享乐。部分驱力的影响以此强迫快乐原则；这些含混的部分驱力安置在一种 Erhaltungstrieb［保存驱力］、内稳态维持的边界上，又被性的隐蔽形象捕获。我们由此开始看到，问题究竟在哪个层次上揭开。

正因为驱力向我们见证了对快乐原则的强迫，我们才同时得到一项见证：在 Real-Ich 之外，另一项现实介入；我们将看到，它通过怎样的返回，最终为这个 Real-Ich 赋予结构和分化。

讨论

雅克-阿兰·米勒

您认为，我们是否可以在结论中说：驱力只通过实在的界限同实在相关，也就是这项关系具有边界？换句话说，驱力同实在的关系不是一股力量同一道障碍的关系，而是在一个可逆、即向自身卷曲的空间中，内部同外部的关系；仿佛两个空间互换彼此的内部和外部，唯一使二者保持区别的稳定对立是：其中一个被另一个的性所标记。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描述驱力同实在的关系：驱力是已经进入实在的主体同实在的关系；需要则是尚未进入实在、严格说来尚未存在或尚不是的主体同实在的关系；当主体开始存在时，其对象就开始不再存在？

“主体进入实在”是什么意思？

主体进入实在，应当是开始把自己定位在大他者的空间中。如此定位于这个空间的主体，其需要相对于大他者得到标定；该需要的对象之现实由此被抹除，也就是成为一项向大他者提出的爱之要求的象征。因此，驱力对象可以被界定为向大他者提出的一项要求的象征；如果你愿意，这个对象本身就是非存在、缺席或被虚无化之物。

我们能否把这种关系进一步描述成一种选择性借取？也就是说，驱力从实在中借取对象，而这项借取由以下特征刻画：

- 非连续性，即借取始终由各个要素组成；
- 借取使对象经历的变形；
- 以及组合、装配、构成。

我希望您校正或反驳这个反应。接着，我想给您下一个最后通牒：请用形式相同的概念定义，一方面区分驱力对象、幻想对象和欲望对象。我所说“形式相同的定义”是指：1. 请界定主体面对这些对象时的位置与行为；2.　　请确定对象所处的场域，无论驱力对象还是要求的切割；3. 请界定……

拉康——把1、2、3再说一遍……

雅克-阿兰・米勒

1. 驱力对象、幻想对象、欲望对象，以及主体相对于每个对象的位置。

1. 每个对象的场域或每个对象的场所。

1. 每个对象的功能。

拉康

我想，我今天带给你们的东西应当足以使你们定位驱力对象。我说，它位于我隐喻性地称作“无头的主体化”的层次，即没有主体的主体化、一块骨头［骨架］、一个结构、一条轨迹。它归根结底再现拓扑的另一面：主体由于同能指的关系而成为——如果你们愿意——一个有孔的主体。这些孔总有其来处。

弗洛伊德最初那些可以画在黑板上的建构，最初那些逐渐稳定下来的能指交叉网络，向我们教了什么？它们来自主体身上某种注定最大程度维持我所谓内稳态的东西。这不只意味着不超过某个兴奋阈值，也意味着路径的分配；弗洛伊德甚至用一些隐喻赋予这些路径不同直径，使某项投入始终得到均匀维持和分散。

弗洛伊德在某处明确说：为了维持快乐原则，性当中需要压抑之物所形成的压力，使这个装置得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这个装置非常丰富——当然，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细胞实在太多，多到足以容纳我们想放进去的一切。但正是它们作为我所谓内稳态、Real-Ich 投入的场所运作的方式，使这个装置取得如下形态：恒常的分流、兴奋的恒常

位移。来自弗洛伊德所谓“力比多”这个 X 的压力可能以生物学方式影响它；弗洛伊德在某处白纸黑字地说，这项影响使心理装置本身得以进步。例如，它在心理装置中建立了我们所谓 Aufmerksamkeit、注意力的可能性这种投入能力。

Real-Ich 运作的规定与进展——既满足快乐原则，又同时毫无防御地承受性的涌起——造就了它的结构。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甚至无须考虑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化；主体就是一个装置。这个装置代表某种有空隙的东西；主体在空隙中建立某一对象作为失落对象的功能。这就是对象(a)在驱力中在场时的地位。

至于幻想对象，尽管主体在其中经常不被察觉，他却始终在幻想中。无论幻想出现在梦、白日梦还是任何不同程度得到展开和呈现的形式中，主体都把自身定位成由幻想所规定。幻想支撑欲望；支撑欲望的并不是对象。

主体相对于一组始终复杂得多的能指，把自己维持为欲望者。这一点在幻想采用的场景形式中清楚可见：主体不同程度地可以辨认，位于某处，而且严格说来是裂分的；他在同对象的关系中通常加倍，而这个对象自身也经常不显露其真实面貌。

下次我会回到所谓“倒错结构”。严格说来，它是幻想的一项反向效应：主体在遭遇主体性分裂时，把自身规定为对象。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停在这里，实在遗憾。我会向你们表明，主体自身承担对象角色，恰好支撑所谓施虐—受虐驱力情境的现实；而它只是受虐情境本身的一个点。主体把自己变成他者意志的对象

——我们也会看到这里的“意志”是什么意思——正是在这里，施虐—受虐驱力不只得到闭合，而且得到构成。

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指出的，只有在第二个时间，相对于一项幻想的施虐欲望才成为可能。施虐欲望存在于大量配置中，也同样存在于神经症中，但这还不是施虐狂本身。施虐狂之为施虐狂，由施虐者实际体验，而且只能通过对另一个人的深刻参照来维持。情境中发生的并非半转，而是四分之一转；他由此把自身安置在某个点上。请参阅我1963年4月发表于《批评》的《康德同萨德》一文对此所作的界定：严格说来，施虐者本人确实占据对象的位置，却并不自知；他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为了那个人的享乐，而实施自己的施虐倒错行动。

所以你们在这里看到对象、对象(a)功能的若干可能性；它从来都不作为欲望的目标出现。

它要么是前主体性的；

- 要么作为主体某项认同的基础；
- 要么作为主体所否认的一项认同之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虐狂只是对受虐狂的否认。这个公式会澄清关于施虐狂真实性质的许多事情。

而日常一般意义上的欲望对象，也就是我们以为的欲望对象，我会说，它：

- 要么是一项幻想，实际上是欲望的支撑，而不是欲望对象；
- 要么是诱饵。

关于诱饵这个问题——它同时提出您刚才关于主体同实在之关系的全部先决问题——奇怪的是，正是弗洛伊德本人对爱的分析，会使我们能够继续推进。

弗洛伊德为了引入爱的辩证法，不得不参照 Ich 同实在的关系；然而严格说来，从某种意义上，中性实在是去性化的实在，而它没有在驱力层面介入。这一点会极大丰富我们对于爱之功能的设想，因为它已经表明爱的结构从根本上属于自恋。

存在一个实在，这绝无疑问。但主体只有在严格依赖快乐原则——尚未被驱力强迫的快乐原则——时，才同实在发生建构性关系。下次，这会使我们看到爱之对象的源头、起源和涌现点就在这里。

全部问题在于：这个爱之对象怎样能够扮演一种类似于我刚才界定之对象、即欲望对象的角色。

爱之对象成为快乐对象的可能性，建立在哪些双关与含混之上?

这番讲述给了你们一点光亮吗?

雅克-阿兰·米勒——有一点光亮，也有一点晦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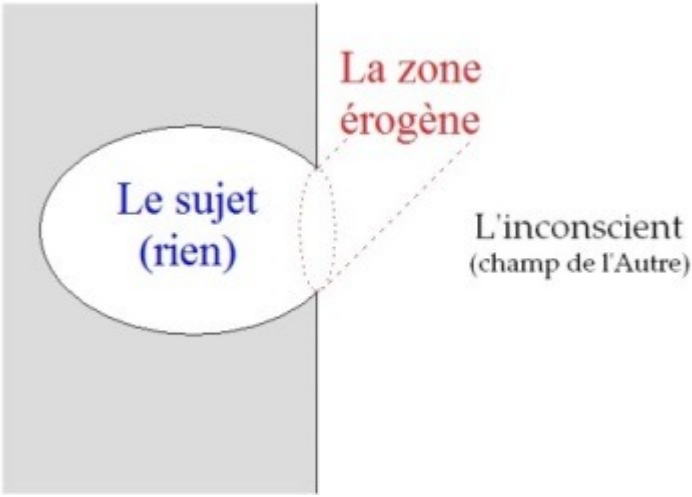
第15课 · 1964年5月20日

今天我打算——这并不表示我会有时间做到——把你们从爱，也就是上次停在其门槛之处，带向力比多。我先宣布这番澄清关于怎样设想力比多的尖端和新意：

“力比多并不是某种飘忽、流动的东西，不会像磁力那样在主体提供的各个结晶中心之间分布和积聚。力比多必须被设想成一个器官——取‘器官’一词的双重意义：既是有机体的一部分，也是工具。”

如果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我上次带你们走过的道路包含若干时间和一些晦暗之处，我为此抱歉。我认为，这是我们场域的特征。别忘了，人们通常把无意识再现成地下室，甚至让人想起柏拉图洞穴的洞窟。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它其实更接近一只膀胱。

关于这只膀胱，我要让你们看见，只须在里面放上一点光，它就能充当灯笼；这样并没有弄错。但如果这道光有时要花一点时间才能着起来、亮起来，又有什么奇怪？当然。



上次我把你们带向某种我想已经阐明的东西：为了再现这里所说的主体——无意识的搏动使主体交替显现与隐藏——我们在这个主体中只能把握部分驱力。弗洛伊德告诉我们，ganzen Sexualstrebung、全部性压力的再现，并不在那里。

我跟随弗洛伊德把你们引向这个结果，也已经告诉你们去哪里查看。我向你们断言，我从经验中学到的一切都同它"相契合"。

我不能要求这里所有人都完全同意，因为有些人缺少这项经验。不过，我沿着这条道路引导你们的事实——而你们出现在这里，也在作出应答[注1]——当然预设你们对我相对于你们所扮演的大他者角色具有某种信任，也就是所谓善意。当然，这种善意始终岌岌可危，只是被假定；因为主体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最终在哪里终结？

> [注1]"应答"（répons）：宗教音乐中，合唱团在应答式吟诵中同独唱者所唱诗节交替的副歌；也指对一句话或一项要求所作的回应言语、动作。

分析把我们引上的道路，正是主体的这项困难关系：主体之为主体，完全处在不确定性中，因为他被语言效应分裂。这是作为拉康的我向你们说并教给你们的；当然，我跟随着我上次所谓弗洛伊德发掘的踪迹。

由于言语效应，主体越来越在大他者中实现自身；但在那里，他已经只追逐自身的一半——你们会看到，我还会把你们带回这里。主体只会在可以圈定的言语转喻中，找到越来越分裂、粉碎的欲望。语言效应始终同构成分析经验根基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即如下事实的实际实现：主体只有通过受制才成为主体——受制于大他者的场域。

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共时性地受制：既然他从那里产生，他也必须从那里出来，设法脱身。最终，在“设法脱身”时，他会知道，实在的另一个人也同他一样必须“设法脱身”、摆脱纠缠。以如下确定性为基础的善意由此成为必要：面对欲望的道路，同一种困难牵涉也存在于大他者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就是追逐真理的东西；而我正像阿克泰翁的猎犬那样奔跑，也把你们带在身后。等我找到女神的藏身处，大概会变成牡鹿，任你们吞食。不过，我们眼下还有一点时间！

上次，我是否把弗洛伊德再现成莱昂·布卢瓦在《通过犹太人获得救赎》[注2]中描绘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同样是三个老人，按照以色列使命的某一种形式，围着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的篷布，从事那

项名叫旧货买卖的根本活动。他们分拣，把一些东西放到一边，把另一些放到另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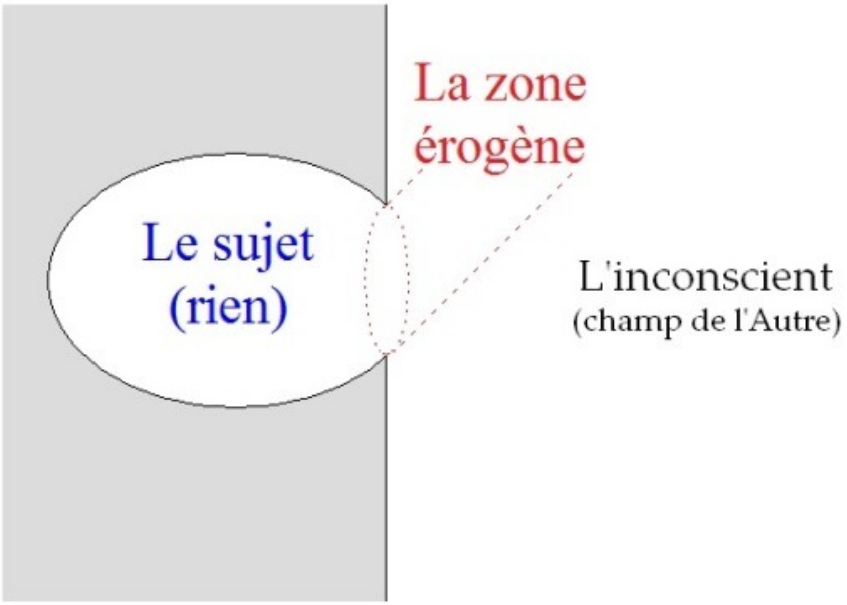
> [注2] 莱昂·布卢瓦：《通过犹太人获得救赎》，载《莱昂·布卢瓦作品集》第9卷，法兰西水星出版社，1983年。

弗洛伊德把部分驱力放在一边，把爱放在另一边。他说："二者不是一回事。"驱力在性秩序中迫使我们；爱则来自心。

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们，另一边的爱——至少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大致如此，请你们回去阅读——"它来自肚子，是那个好吃、好吃的东西"。这也许令人吃惊，却照亮了分析经验的一项根本事实：倘若生殖器驱力存在——而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恰恰是，要考察它——那么它作为驱力完全不像其他驱力那样得到阐明，无论表象或矛盾情感怎样。

因此，在前提和文本本身中，弗洛伊德确实出现矛盾。他先说，矛盾情感可以被看成驱力 Verkehrung［倒转］的一项特征；但当他考察这项只在最初推进中被称作爱恨矛盾的矛盾情感时，却告诉我们："这同驱力的倒转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倘若生殖器驱力不存在，它只能去别处给自己造出形状：不是在图式左边的驱力和性感带一侧，而是在另一边。



你们已经看见它在我刚才称作帷幕、膀胱的漂浮袋状物中逐渐显形：生殖器驱力必须到右侧、大他者的场域中塑造自身。这同什么相接？恰恰同分析经验教给我们的东西相接！也就是，生殖器驱力受制于：

- 俄狄浦斯情结的流转；
-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其他结构；
- 某种被称作场域、却被不充分地称作文化场域的东西；因为这个文化场域恰恰建立在一片无人之地上，生殖性本身无疑必须在那里存续，却在那里消解——

……而没有汇聚成整体。

这项 ganzen Sexualstrebung 在主体中无处可被把握；但正因为无处可见，它仍弥散其中。弗洛伊德在文章中试图使我们感到这一点。他围绕爱所说的一切——恰恰因为文章旨在圈定驱力——都在强调：为了设想爱，必须参照另一种结构。他把这项结构分成三个层次：

- 实在层次；
- 经济层次；
- 最后是生物层次。

同它们相应的对立也有三组。

- 在实在层次：令人关切之物与无所谓之物。
- 在经济层次：制造快乐之物与制造不快之物。
- 只有在生物层次，主动—被动这组对立才以其特有形式出现；你们会看到，这是它在语法意义上唯一有效的位置，即“爱—被爱”。

弗洛伊德明确邀请我们认为，爱在本质上只能被判断为 gesamt Ich［总体自我］的性爱激情。Gesamt Ich 在他的著作中是一项孤例[注3]；我们必须按照他说明快乐原则时所画之物来赋予它意义。

> [注3] 孤例（hapax）：在一个语料库中只发现一次的词或形式。事实上，Gesamt-Ich 还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中出现过一次。

［“说一项驱力‘憎恨’一个对象，在我们听来相当陌生；因此我们注意到，爱与恨这组关系不能用于驱力同其对象的关系，而应当保留给总体自我同对象的关系。”——《驱力及其命运》］

Gesamt Ich 就是这个场域。我曾邀请你们把它看成一个表面，一个有限表面；黑板很适合再现它，因为人们可以把一切都“落实到纸面”。它是一张由弧线和直线再现的网络，把各个交汇点连接起来；这张闭合圆面标明有待维持的张力内稳态：最低张力、不超过某个张力阈值；每当某条通道中的兴奋可能太强，它都必须沿千百条通道分流和弥散。

这台从刺激到释放的过滤装置，就是有待在一个球面上圈定的球冠——如果你们愿意，也可称作角膜。弗洛伊德所谓 Real-Ich 阶段首先在这里得到界定；在论述中，他会把 auto-erotisch［自体性爱的］这项性质赋予它。

分析家于是推断：既然这必须在所谓发展中定位到某处，而且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话如同福音，那么婴儿必然把周围一切都视作无所谓。面对这些观察者，人们很难理解事情怎样还能成立：信条相对于观察竟具有压倒性价值。婴儿最不会给人的印象，恰恰是对进入自身知觉场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对象从新生儿阶段最早期就已存在，这毫无疑问。

Auto-erotisch 绝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阅读弗洛伊德原文，你们会看到第二个时间、经济时间正是这样构成：第二个 Ich——法理上第二，也可以说在逻辑时间中第二——是 Lust-Ich［快乐自我］；他称之为 purifiziert［净化的］，即净化的快乐自我。它恰恰建立在球冠的外部场域；我则在球冠中标出弗洛伊德说明里的第一个 Real-Ich。

就在外部、对象中，这就是 autoerotisch。弗洛伊德本人强调：如果没有“对我而言是好的对象”，对象确实不会涌现。Lust-Ich 与 Unlust［不

快］场域在这里构成；对象作为残余，不再“对我而言是好”，而是陌生。因此，它也成为适于认识的对象，而且理由充分：它在 Unlust 场域中得到界定。Lieben［爱］在这个层次上显现：Lust-Ich 场域的对象值得爱。Hassen［憎恶］属于另一个场域，而且同认识具有深刻联系。

在这个层次上，除了那些不是真正驱力的功能以外，找不到任何其他驱力功能；弗洛伊德的文本把它们称作 Ichtriebe［自我驱力］。他的全文——请仔细阅读——都在这个层次上奠定爱，并且指出：以这种方式在 Ich 层面得到划分和界定的东西，只有根据每个场域被某项部分驱力占有、攫取的情况，才从 Erhaltungstrieb［保存驱力］过渡到 Sexualtrieb［性驱力］，取得性价值和功能；而部分驱力在别处得到界定。

我可以逐行向你们证明。如果我谈了三次，你们还没有读这篇文章，那也只能说，算了吧。这篇文章完全值得——也许别处已经有人这样做——用整整一年评论。所以我请你们阅读，然后用原文确认我告诉你们的内容。

弗洛伊德明确说，Hervorhebung des Wesentlichen，即要在这里突出根本所在：主体在爱这个场域中，以纯粹被动的、非驱力的方式记录来自外部世界的 äußeren Reize［外部刺激］；他的活动只通过“反应”而来。反过来，他又称主体是主动的，durch seine eigenen Triebe——通过自身的驱力。这里涉及各项部分驱力的多样性。

［“只要自我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它对外部世界就是被动的；当它对刺激作出反应时，它就是主动的。自身驱力迫使自我对外部世界

展开一种十分特别的活动；因此，只要突出根本之处，就可以说：自我主体面对外部刺激是被动的，却通过自身驱力而主动。主动—被动的对立后来同男性—女性的对立熔合；在此以前，后一组对立没有心理学意义。把主动焊接于男性、被动焊接于女性，在我们面前表现为生物学事实；但它绝不像我们倾向认为的那样始终一贯而排他。”——《驱力及其命运》]

由此，我们被带到弗洛伊德引入的第三个层次，即主动—被动。不过，在说明其后果以前，请注意他这项爱之观念具有“传统”、古典特征：即“为某人欲求其善”。无须强调，这恰好等同于传统所谓“爱的物理学理论”，即圣托马斯的 velle bonum alicui[注4]；由于自恋功能，它对我们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

> [注4]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 q.20, a.2）：“amare nil aliud est quam velle bonum alicui”——爱无非是为另一个人欲求其善。

我很久以前就强调，这种所谓利他主义具有欺骗性：它满足于维护谁的善？恰恰维护我们需要的那个人的善。弗洛伊德正要在这里奠定爱的基础。只有主动—被动介入，严格意义上的性关系才投入运作。可主动—被动关系涵盖性关系吗？远远没有。正是在这个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例如请参阅《狼人》中的某段，或五大精神分析案例中散布的其他地方——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主动—被动这组两极参照，是为了命名、覆盖并隐喻化某种始终深不可测的东西——当然，“深不可测”不是他的原词……

……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说，从心理学角度看，男性—女性的关系除了由主动—被动对立来再现以外还能得到把握；男性—女性的对立本身从未被触及。这已经足以说明一个动词的重要性；它在这里以格外

尖锐的方式表达主动—被动对立发生了什么。弗洛伊德说verschmilzt，类似于“浇注”“塑模”“注入”。这是一幅动脉造影[注5]；甚至男性—女性关系也没有穷尽它。［“主动—被动的对立后来同男性—女性的对立熔合；在此以前，后一组对立没有心理学意义。”］

> [注5]　动脉造影：把不透射线的物质注入动脉，再连续摄片，以观察动脉管道内部构形的检查方法。

当然，我们很清楚，主动—被动对立能够说明爱之领域中的许多事情。但那样一来，我们所处理的正是施虐—受虐关系的这种“注入”；就严格意义上的性实现而言，绝不能把它当作十足真金。

性关系当然会让欲望的所有间隔投入运作。“我的欲望对你有何价值？”这是恋人对话中提出的永恒问题。

不过，谈到所谓受虐狂——人们所说的女性受虐狂——之价值，我们必须把它放进严肃追问的括号。它属于这场对话，在许多地方可以被界定为男性幻想。

许多事情使人想到，我们维持这种说法乃是一种同谋。不过，为避免完全把自己交给盎格鲁-撒克逊式调查的结果——我想这种调查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出什么——我们不会说女性对此有某种“同意”；那并不表示任何东西。作为分析家，我们可以更正当地把自己限于属于我们团体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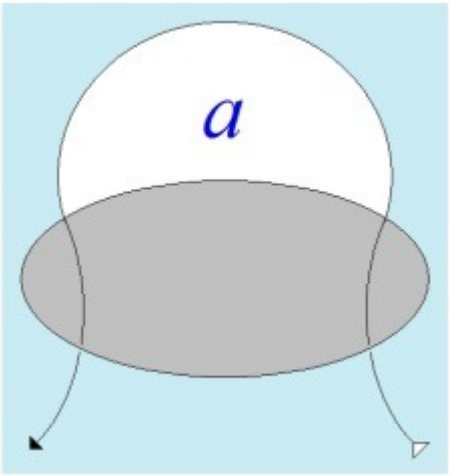
非常突出的是，分析圈中这个性别的代表格外乐于维持如下信念：女性受虐狂是根本的。这里无疑有一层同该性别自身利益相关的帷幕，不宜过快掀开。这个岔题同我们的主题关系很深；你们会看到，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接点。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插入一条评论：在这个刚被界定为爱之场域的极端处，弗洛伊德在文中明确告诉我们，它由 autoerotisch 同自恋的连接构成——应按我指出的方式理解 autoerotisch，即把它当作对象涌现与分配的标准；自恋则是自体性爱被纳入自我的组织利益。这个自恋框架在此毫无用处。

这意味着，即使外部世界的对象、选择与分辨、认识的可能性——总之，古典心理学运作的整个场域——得到再现，仍没有任何东西再现根本的大他者、作为大他者本身的大他者；性向我们指出男性与女性是两个场域、两个极点、两个对立世界，而大他者恰恰处在二者之间。这正是弗洛伊德以前全部所谓情感心理学失败的原因。

至多，代表它们的会是不同于我刚才所说主动—被动对立的某种东西，即男性理想和女性理想。严格说来，二者属于一个并非由我引入的术语——这正好能把荣誉还给我们的女性同行。它由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家在讨论女性性爱态度的作用时引入，名叫“假面舞会”。假面舞会不是动物为了配对而必需的炫示；在动物那里，装饰通常出现在雄性一侧。假面舞会在人类领域中具有另一种意义：它不再在想象层面，而是在象征层面运作。

由此，我们现在仍须表明，性本身怎样——看似矛盾地——通过部分驱力重新进入并发挥其特有活动。弗洛伊德告诉、拼读和阐明的一切，都向我们显示我上次画在黑板上的运动：某种推动力从性感带边缘出来；在绕过某个我称作对象(a)的东西(x)以后，它回到同一边缘，把那里当作靶点。



我的命题是：主体通过这里前来、尝试抵达严格说来属于大写的大他者的维度。像咬硬币那样逐段仔细检验全文，也会考验这项命题；正如我方才的形象，它会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检验乃至失败中，向我们显出我在这里提出之物的真理。

也就是，“通过另一个人爱自己”同驱力回环中发生之事具有根本区别。前者不让自恋对象场域中的对象具有任何超越性，也不让其中包含的对象具有任何超越性。后者的往返本身异质，在间隔中显示出一道裂隙。因为看同被看有什么共同之处？弗洛伊德也只能用表格与特征来阐明它。以 Schaulust、观看驱力为例，他让两个项相对立：beschauen，“观看一个陌生对象”；以及 beschaut werden，“自身的对象被一个陌生人观看”。

[“前一种过程的例子来自施虐—受虐与观看快感—暴露癖两组对立。倒转只涉及驱力目标：主动目标‘折磨、观看’被被动目标‘被折磨、被观

看’取代。内容倒转则出现在爱变成恨这一个案例中。”——《驱力及其命运》]

因为一个对象同一个人并不是一回事。到了圆周尽头，可以说二者松开了，或者虚线在某种程度上逃离我们。为了把二者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必须在根部、在起点同箭头汇合的地方把它们紧握手中，并尝试在那里——恰恰在返回点——找到统一，再把它紧缩起来。他因此说，观看驱力的根源必须全部从主体自身、从主体看见自己这个事实来把握。

不过，因为他是弗洛伊德，所以在这里没有弄错。他并不是在镜中看见自己，而是 selbst ein Sexualglied beschauen——我会说，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观看自己。可这仍然说不通，因为还必须把它同一个相当奇怪的反面认同起来；我很惊讶从没有人指出其中的幽默：它被等同于 Sexualglied von eigener Person beschaut werden。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二号为自己是奇数而高兴”，性器官或小鸡鸡为自己被观看而高兴。

[“这个初步阶段很有意思，因为后来形成的对立双方由此产生；区别只在于变换发生在哪一点。观看驱力的图式可以写成：α）自己观看一个性器官 = 性器官被自己观看；β）自己观看一个陌生对象（主动观看快感）；γ）自身的对象被一个陌生人观看（展示快感、暴露癖）。”]

谁曾真正把握过这种感受可以被主体化的特征？其实，若只改变弗洛伊德的一项用词，就能很好地阐明并连接驱力往返所构成的这个结和回环。问题既不在 eigenes Objekt［自身对象］——尽管主体确实被约

减成一个对象——也不在 von fremder Person［被陌生人］这个他者，当然也不在 beschaut［观看］，而在 werden［成为 / 被］，不是 machen［做］。驱力所涉及的是“让自己被看见”。驱力的活动集中在这个“让自己……”中。把它推广到其他驱力的场域，我们或许就能得到一些光亮。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可惜我必须讲快，不只要缩短内容，还要填补弗洛伊德在驱力清单中留下的空白——这是非常突出、值得注意的事。在“让自己被看见”以后，我会带来另一个“让自己被听见”；他甚至没有谈到它。我必须很快指出“让自己被看见”中值得注意的区别。你们终究都有耳朵：耳朵是一类孔口，是无意识场域中唯一不能闭合的孔口。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所以我想，你们会听懂我要说什么。“让自己被看见”由一道确实这样返回的箭头标示；再稍微听听“让自己被听见”——这里暂时只是为以后提供提示——如果“让自己被看见”朝向主体，“让自己被听见”则走向另一个人。这有一个结构原因，我必须顺带说出来。

让我们来到口腔驱力。它是什么？人们谈论被吞食的幻想。人人都知道，“让自己被吞掉”确实是我们看到的口腔驱力之他者化终项，而且紧邻受虐狂的各种回响。不过，我们一直谈婴儿和乳房；哺乳、乳房就是吸吮。为什么不干脆把事情逼到墙角？那就是“让自己被吸吮”，就是吸血鬼。这也照亮了乳房这个奇异对象的真实情形；我正努力使你们在头脑中把它同食物隐喻剥离开来。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乳房也是某种贴附在母亲有机体上、吸吮它的东西——吸吮什么？

这已经充分表明，这个层次上存在怎样一种诉求——它把我们引向我接下来要展示的侧面：主体要求某种同自身分离、却属于自身的东西，借此补全自己。

在肛门驱力层面，听着——稍微放松一下——这种说法当然看起来完全行不通。然而，“让自己被弄得烦死（se faire chier）”确实有意义。人们会说：“这里真他妈让人无聊透顶！”这关联到那个永恒的讨厌鬼！[注]事情因此更加有趣：在肛门驱力场域里，那个著名对象所具有的全部经济，都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强迫神经症的代谢中赋予它的各种特定功能。

> [注] 法语 chier 的本义是“拉屎”，口语中又可表示“使人厌烦”；拉康借 se faire chier 同时牵出肛门意义和“烦死了”的惯用义。

倘若切掉这个著名的 scybale［粪块］所代表的一切，便大错特错。它有时是礼物，从根本上同污秽、净化和宣泄具有全部关系；我们不能看不见，奉献性（oblativité）的功能无疑正位于这里——而且理由充分，因为这个观念正从这里产生。说到底，这里的对象离所谓灵魂领域并不太远；这把我们很好地带回我作为题词写出的公式之循环。[注]

> [注] oblativité 是精神分析语汇中围绕“给予对象、把自己给予他者”形成的“奉献性”，此处又从粪便作为礼物的肛门对象关系中推出。它不是宗教仪式意义上的“献祭性”；拉康随后谈到献祭时使用的是 sacrifice。

这番简短俯瞰向我们指出并揭示了什么？

驱力袋代表这样一股流动和翻转：仿佛它通过性感带向内套入，负责前往某处，寻找每次都在大他者中回应驱力的某种东西。我不再重列

整个序列；只说在 Schaulust 层面，它就是凝视。我现在只作提示，以后会回到这项召唤运动在大他者那里产生的效应。

请在这里标出驱力循环的两极性，以及它同始终被指为中心之物的关系；这个中心是一件器官，此处取驱力工具的意义。这个器官、这个对象不同于刚才在 Ich 的诱导领域中建立的对象；它不可把握，我们只能绕过。说到底，现在必须追问的正是这个“假器官”。

我说，这个假器官相对于某种真器官得到定位。为了使你们感到这一点，并说明它是性领域中我们唯一触手可及、能够把握的极点，我会向你们提出一则神话；它以柏拉图《会饮》中阿里斯托芬关于爱之本性的说法为历史教父。

当然，这预设我们允许自己在同真理的柔道中使用这件装置；面对先前的听众，我一直避免使用它。

- 我给他们古代模型，尤其是柏拉图场域中的模型，却只给了他们发掘这个场域的工具。我不是那种对人说：“孩子们，这里埋着宝藏”，然后让他们耕遍整块田地的人。

- 我给了他们犁铧和犁，也就是“无意识由语言构成”。大约三年半以前，有一个尖峰时刻；这至少产生了两篇非常好的研究，甚至三篇。但现在必须说：“宝藏、那个有待找到的东西，只能沿我将要宣布的道路说出来。”

要理解柏拉图哪怕最简单的对话，更不用说《会饮》，这条道路都从根本上分有喜剧性，甚至——如果你们愿意——分有恶作剧；因为阿里斯托芬的寓言当然就是一场恶作剧。

它向所有世纪发出挑战，因为寓言穿过历代，却没有人尝试讲得更好。我会试一试。我当时努力总结博纳瓦尔会议上所说的内容，大致酝酿出一种可以这样表达的东西："我要给你们讲薄片。"要增强它的恶作剧效果，你们可以把它叫作"人薄片（hommelette）"。你们马上会看到，这个人薄片比原初人更容易发动；为了让原初人运转，我们总要在他脑袋里放进一个小人。

相关知识卡 薄片神话：力比多与有性生命的失落部分

每当胎儿即将成为新生儿、包裹它的卵膜破裂时，请暂时想象某种东西从中飞出；这东西既能用卵也能用人来制作，就是人薄片或薄片。薄片是一种极薄、像变形虫那样移动，却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它无处不入。

相关知识卡 薄片神话：力比多与有性生命的失落部分

我稍后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它同有性存在者在性之中失去的东西有关。因此，它像变形虫相对于有性生物一样不死：每次分裂它都能存活，在一切裂殖干预中继续存续。它会到处乱跑。

这可不令人安心！只须想象你安稳睡着时，它忽然裹住你的脸。面对一个具有这些性质的存在，我很难想象我们不会同它搏斗。但这场搏斗可不好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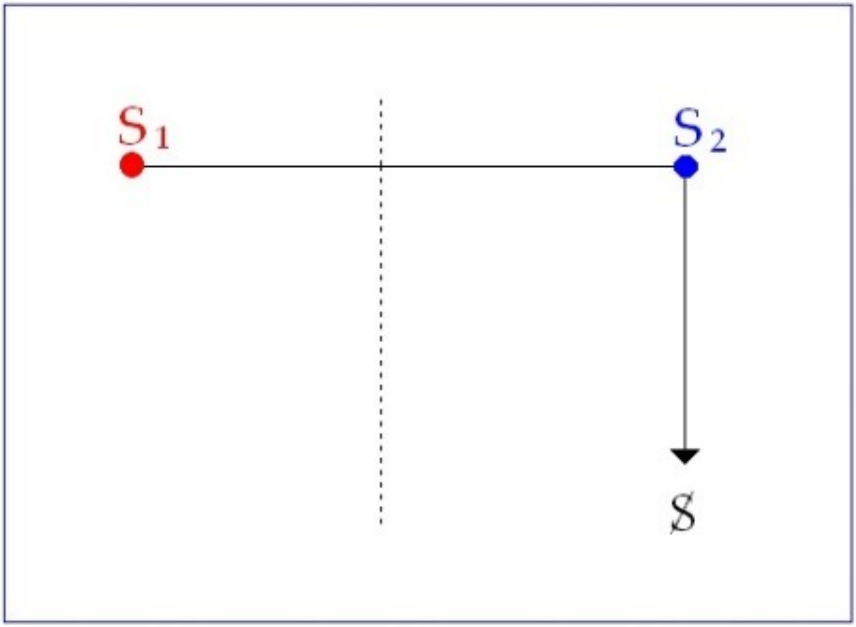
这片薄片、这件特征在于不存在却仍是器官的器官——关于它在动物学上的位置，我还可以作更多展开——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就是力比

多。我已经说过，力比多是纯粹的生命本能，也就是从生命中取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薄片神话：力比多与有性生命的失落部分**

- 不死的生命、不可遏制的生命；
- 不需要任何器官的生命；
- 简化而不可摧毁的生命……也就是生命体因服从有性繁殖循环而恰好失去的东西。

我们可以列举的对象(a)的一切形式，都代表这个东西可能具有的等价物；它们只是代表、形象。乳房是一项含混物，是哺乳动物组织的特征要素；例如胎盘很好地再现个体在出生时丧失的自身部分，并可以象征更深层的失落对象。对其他每个对象，我都可以援引同样参照。这样一来，问题便得到澄清：我在黑板上所画主体同大他者场域的关系中，下方标示之物的起源就在这里：



倘若主体只有涌入世界才存在——因为在 Real-Ich、认识自我的世界中，包括你们和意识在内，一切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存在，却不因此有哪怕最微小的主体——倘若主体确如我所教给你们，是由语言和言语规定的主体，那么这意味着：主体从一开始就在大他者的场所开始，因为第一个能指在那里涌现。

那么，什么是能指？我想自己已经反复告诉你们很久，不必在这里重新阐述：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一个主体。它为谁再现？不是为另一个主体，而是为另一个能指。

如果你在沙漠中发现一块刻满象形文字的石头，绝不会怀疑有一个主体曾在背后刻下它们。但认为每个能指都向你讲话，则是一个错误；证据就在于，你可能完全读不懂。

相反，你之所以把它们界定为能指，是因为确信每个能指都关联其他每个能指。这就是把主体召回大他者场域所涉及的东西。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涌现一个能指时诞生。但正因为如此，先前作为未来主体而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变成并凝固在能指中；这并不令我们惊讶。

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恰恰使我们眼前由薄片再现的东西涌现。薄片并不代表性别两极和男性同女性的关系；它代表主体——生命主体——同他为了繁殖而必须通过有性循环所失去之物的关系。这解释了每项驱力同死亡区域的根本亲缘。

相关知识卡 薄片神话：力比多与有性生命的失落部分

我由此调和驱力的两个侧面：它既让性在无意识中获得现前，又在本质上代表死亡。我之所以把无意识说成打开又闭合之物，是因为它的本质在于标明这个作为主体起源的时间：主体同能指一道诞生，因而生来就是分裂的。他无可争辩地在大他者中得到证明，并且认同于这场涌现；就在此前，作为主体的他还什么都不是，但刚一显现便凝固成能指。

主体在驱力场域中的所在，同他在大他者场域中被唤起之处相互连接、努力汇合并彼此召回；ganzen Sexualstrebung［全部性趋力］是否

获得一项支撑，就取决于这项关系。除此之外别无支撑。只有在这里，两性关系才在无意识层面得到再现。至于其余部分：

- 它被交给大他者场域的偶然遭遇；
- 被交给别人提供并教给主体的各种说明：该怎样做；
- 被交给那个老妇人——这不是一个空洞寓言——她必须教达夫尼斯怎样做爱。

讨论

弗朗索瓦·瓦尔——力比多是先于一切驱力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力比多，如果您权衡力比多……

拉康——力比多就是薄片，是一个器官。

弗朗索瓦·瓦尔

您怎样相对于这一点，证明通过性发生的丧失？主动—被动的阐述相对于它在何时介入？

拉康

很好，您准确指出了我的论述中一个缺漏。也请您看在时间已经到这里的份上，允许我不作很长的回答。

1. 这种“薄片身体”会在某处接入，因为薄片有一道边缘。它在我写在黑板上的地方接入，也就是性感带、身体的一个孔口；我们的全部

经验表明，这些孔口同无意识裂隙的打开—闭合相连。二者相连，是因为生命体的在场在这里打结。

如果我们发现某种东西，把所谓口腔、肛门驱力同无意识相连——我还在它们之外加上观看驱力与几乎应称作召唤驱力的驱力；后者具有我曾顺带指出的特权，即无法闭合，而我说的一切都不只是玩笑——那么，薄片正是在这里接入。谢天谢地，我没说出来，但已经写出来了；它就在黑板上。

1. 驱力同主动—被动的关系：我认为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在驱力层面，这种关系纯属语法性的。它是弗洛伊德用来让我们把握驱力运动往返的支撑和技巧。但我已经四五次回到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把它简单约减成互惠。

驱力层面绝无互惠。我今天已经尽可能明确指出：弗洛伊德用文本中的(a)、(b)、(c)三个时间阐述每项驱力，但我们必须用“让自己被……”——“看见”“听见”等等，以及我给出的完整清单——这个公式取代它们。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这从本质和根本上包含主动性。这同我所引那段文字中弗洛伊德自己的阐述汇合：他区分两个场域，一边是驱力场域，另一边是爱的自恋场域；爱之层次存在“爱”与“被爱”的互惠，而在另一个场域，对主体而言，问题是一项纯粹活动——durch seine eigene Triebe［通过自身驱力］。你们明白了吗?

其实一眼便能看出，即使处在所谓“被动阶段”，受虐驱力的实行也要求受虐者费尽力气——请允许我这样说。

第16课 · 1964年5月27日

如果精神分析要构成为一门无意识的科学，你们知道，其基础必须从“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构造”出发。我由此推导并在你们面前展开的，主要是一种拓扑，旨在说明主体的构成。

曾经有一个我希望已经过去的时期，人们反驳我说：这样做使结构占据主导，便忽略了在我们经验中如此显著的动力；甚至有人说，我因此回避弗洛伊德教义所肯定的原则，即这项动力从头到尾在本质上都是性的。我认为并希望，本年度阐发的进程——尤其是上次抵达某种顶点之处——已经向你们表明，这项动力在其中远没有遭受损失。

我也许是有意提醒缺席上次讲座的人：我在那里强调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项要点——自己向这项动力添加了一个我认为完全新颖的要素。至于以后将怎样运用它，这是我要提醒的第二点。

第一点是强调：相对于我们所谓“进入无意识”，我作出一项场域划分，把主体与大他者的两个场域相对置：

- 大写的大他者是能指链所在的场所；它支配主体最初能够获得现前的一切；
- 另一边则是主体必须在其中显现的生命体场域。我曾说：在这个被召向主体性的生命体一侧，根本显现的是驱力。

一切驱力依驱力的本质都是部分驱力；没有任何驱力再现弗洛伊德曾短暂提及、并追问爱是否实现它的东西，即 Sexualstrebung、性趋力的

总体。极端而言，人们可以设想这项总体——但恰恰只能在一个被排除于我们经验之外的场域中——倘若它进入心理，就应当使Fortpflanzung、繁殖功能获得现前。

谁会否认这项功能存在于生物学平面？我根据弗洛伊德以一切方式提供的见证提出并肯定：它本身并未在心理中得到再现；心理中没有任何充分的东西，能使主体把自己定位成“男性存在”或“女性存在”。

主体在心理中只定位到一些等价物：主动与被动；它们远不能穷尽男性与女性。弗洛伊德强调这一点，甚至带着反讽明确说，这种再现完全没有那么强制、那么穷尽——他使用 durchgreifend, ausschließlich［彻底而排他］两个词。男性存在与女性存在的存在两极只由如下对立再现：

- 主动性一极；它通过各项 Triebe［驱力］得到再现与显现；
- 另一极的被动性，只是面对外部之物、gegen die äußeren Reize［面对外部刺激］的被动。

只有这项划分——我上次正是以此作结——才使分析经验最初使之获得现前、显露出来的事实成为必然：作为男人、作为女人应当怎样做，其全部道路可以说都被交给一场戏剧、交给安置在大他者场域的场景模型；严格说来，这就是俄狄浦斯。

上次我强调说，我们在其心理现实场域中处理的这个人类，为了知道作为男人或女人应当怎样做，最终必须从大他者那里完整地学习。我提到达夫尼斯与克洛伊故事中的老妇人；寓言向我们表明，存在一个

最终场域——恰恰是性实现顶点的场域——而天真的人最终并不知道其中的道路。

正是驱力——部分驱力——为他定向并引导他。只有部分驱力在心理中再现性的后果；这标志着性在心理中通过主体的一项关系呈现并再现自身：

- 这项关系由不同于性本身的东西推导出来；
- 它经由缺失的道路，在主体场域中建立。

两项缺失在这里彼此重叠：

- 一项属于某种缺陷、核心缺陷；主体来到自身存在的辩证法围绕它运转。这项来临发生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因为主体依赖能指，而能指最初位于大他者场域。
- 这项缺失前来覆盖并重新承担另一项缺失，即一项实在的缺失。它先于我们对它的定位，存在于生命体的来临和有性繁殖中。这项缺失就是生命体由于成为通过性方式繁殖的生命体，而失去的那部分生命；它关联到一项实在事实：生命体因为受制于性，而落入个体死亡的打击之下。阿里斯托芬的神话以如此动人——

……同时又如此具有欺骗性的方式描绘了对补足物的追寻：生命体在爱中寻找的是另一个人，是自己的性别另一半。



分析、分析经验以另一项追寻取代这种对“爱之谜”的神话再现：它所寻找的不是补足物、不是性补足物，而是生命体中那块永远从自身失落的部分。这项失落由如下事实构成：他只是有性的生命体，因而不再不死。

驱力——唯一存在的部分驱力——同这项失落紧密相连，并使我们把握它。部分驱力具有一个根本侧面；正因为它在性实现中通过诱饵引导生命体，驱力从起点上就是弗洛伊德所谓“死亡驱力”：它自身再现有性生命体中的死亡份额。

因此，我上次挑战了也许是历史上首次挑战阿里斯托芬那则具有巨大声望、并被柏拉图安置于《会饮》中的神话，以另一则体现缺失部分的神话取代它。我称之为薄片神话。它具有一项新的重要性；以后我

们会看到它能提供怎样的支撑：它把力比多指明为不应被设想成力场，而应被设想成器官。

相关知识卡 薄片神话：力比多与有性生命的失落部分

若要理解驱力的性质，力比多是根本器官。如果这个器官只是存在者因其作为确保……有性存在者而失去的“存在份额”，它是否是一件非实在器官？关于这一点，我必须以不止一种方式向你们表明：这里的非实在并不等于想象；非实在的东西通过某种无疑逃离我们的方式同实在相连接，而这恰恰使它必须像我们所做的那样，以神话来再现。我还可以立刻指出，非实在丝毫不妨碍一件器官取得化身；我马上给你们看它的物质实现。

使这件非实在器官在身体中取得化身的最古老形式之一，无须到很远寻找：就是文身与划痕。这个切口确确实实在身体上取得化身，甚至以文身形式不断增殖；它具有如下功能：这件器官在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中抵达顶点，成为为了大他者的存在，而文身、原始划痕前来：

- 在团体全体成员之间、每个人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场域中，定位主体、标出他的位置；
- 同时明显具有一项情色功能；所有接近过其现实的人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驱力的这项根本关系中，一项运动不可或缺：奔向靶点的冲势、箭头，只有确实从靶点发出并返回主体，才完成自身功能。倒错者由此成为以短路方式、比任何人更直接地命中目标的人；他把主体功能最深地整合进自己的欲望存在。

这完全不同于矛盾情感的变化；在后者中，一个对象根据是否有利于主体福祉而从恨的场域转入爱的场域，或反过来。并不是对象不适合她的目标，她就成为受虐狂；弗洛伊德那位被称作“女同性恋者”的小患者，也不是因为父亲让她失望才成为女同性恋——她原本可以找一位情人。每当我们进入驱力的辩证法，显现的都是另一回事。

这个方向同“爱属于主体之善的场域”[注1]具有根本区别。我们的场域必须从一个根本原则出发：“驱力属于主体努力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场域。”

> [注1]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同前）：“amare nil aliud est quam velle bonum alicui”——爱无非是为另一个人欲求其善。

所以，今天我想重新强调一项必须始终维持为最根本的张力：主体在能指依赖中实现自身，而且能指首先位于大他者的场所。我今天会回到这一点，把它的辩证法划分成两项根本操作。

一切都从能指结构涌现，这个事实意味着：我最初所谓“切割功能”，如今在展开中被构造为我所谓“边缘的拓扑功能”。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完全在这项裂隙过程中生成。

没有这项功能，一切都可以存在——实在中各个存在者的关系，甚至包括你们这些在场的生命存在者——一切都能以相反却互惠的关系生成。心理学与整套社会学正为此努力；只涉及动物领域时，它们也能成功。想象界的捕获足以推动生命体的各种行为。

分析重新引入的东西很特别，因为要维持这个维度，哲学道路终究原本已经足够；哲学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界定无意识。精神分析的突出

之处，是提醒我们：人类心理学事实只能在“主体功能”本身在场时得到设想；主体被界定为能指的效应。

在这里，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过程固然应界定为环形。我指的是：

- 主体被召向大他者；
- 主体就自己看见在大他者场域中显现之物而存在；
- 从大他者返回主体……这个过程是环形的，却依其本性没有互惠性；它即使成环，也仍不对称。

你们已经感觉到，今天我继续向前，又把你们带回一块逻辑学地基；我希望能够强调它根本的重要性。那天我在黑板上写过一幅图式——今天黑板上还没有任何东西，不过马上会有——它以我给出的必然出发点为基础，提醒我们区分能指与符号。

因为，如果符号确如人们所说，被界定为“为某个人再现某种东西之物”，那么它的全部含混就在这个“某个人”可以是许多东西：

- 可以是整个宇宙，因为不久以来人们教给我们，信息在宇宙中以所谓负熵的方式流通；
- 任何汇集着为某种东西进行再现的符号之结，都可以被当成某个人。

相反，我们必须强调另一点，因为我们的研究进程可以沿这条线推进。这就是我上次写在黑板上、现在重新提到的命题：“一个能指在这里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一个主体。”

能指在大他者场域中产生，使主体从能指的意指出现。然而，它只有为了一个点才作为能指运作；关于“某个人”，我已经充分告诉你们，这个点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这个点就是某种将被召唤出来作为主体说话之物所在的点，那么能指只有通过如下方式发挥作用：

- 把主体约减为一项坚持；
- 使主体不再是别的，只剩一个能指；
- 能指在召唤主体作为主体运作的同一个运动中，把主体石化。

无意识本身最初的特征——闭合——就建立在这项时间搏动中。一位分析家至少曾在另一层次上感觉到它，并试图用一个当时新颖、却从未在分析场域中得到开发的术语使其涌现并得到意指：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失。创造这个词的琼斯把它理解成某种相当荒谬的东西：害怕看见欲望消失。我们必须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定位它，也就是我把主体放置的层次：在主体场域中，主体显现于我所谓致命的 ἀφάνισις 运动中；也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把它放在主体淡出的同一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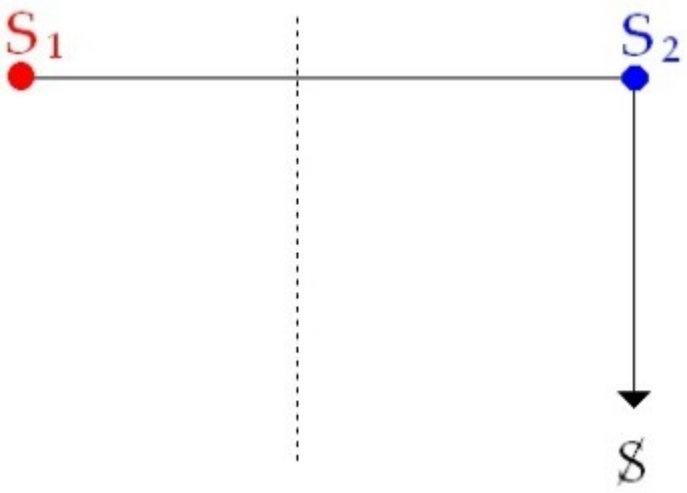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我要在这里停留片刻，让你们充分感到：只要这个动力引导具体经验乃至观察，并揭开观察的蒙蔽，我们始终能在经验的每个时间中重新找到它。如果未来仍让我有机会在你们面前讲话，我也许会回到所谓“心理学论述”的场域。我说“皮亚杰式错误”，指的正是皮亚杰先生；如果有人以为这是新词，我特此说明，因为最近总有人告诉我，某个我以为不难理解的词让人困惑。今天我当然不能详细讨论这项错误，只作提示：儿童所谓“自我中心言语”观念的错误，在于把它界定为一个

缺少互惠性的阶段；而这种“阿尔卑斯心理学”看重的互惠性，远不是我们此时有理由要求之物的视野。

只须仔细观察所谓“自我中心言语”发生的条件——它确实可以观察——便会发现这个说法完全弄反了：孩子在可以录音的著名言语中，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自己说话。他当然没有向另一个人讲话——这里按照“我”与“你”功能推导出的理论划分来讲——但周围必须有其他人。他们全都待在一起，例如进行某些所谓“主动教育”方法安排的小型操作游戏时，孩子才会说话。他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这并不重要；请允许我这样说，他是在“朝四下说话”。所谓自我中心言语就是一句“懂的人自然懂！”

而这也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标出并重新找到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的构成，正如黑板上的小箭头所指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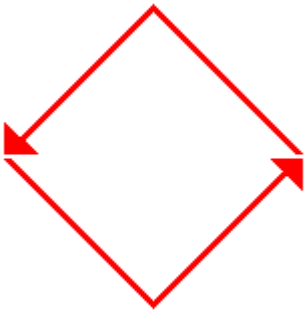
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诞生时被捕获。无意识主体的特征由此得到界定：我们会在同一个大他者场域——例如梦中的另一场景——重新找到他，但在能指展开其网络、链条与历史的下方，主体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位置。

梦中不止一个要素、甚至几乎所有要素，都可能成为我们在解释中把主体置于不同位置的点。外部那些没有理解的人——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家解释得也不太好——把这误认为解释可以向任何方向“弯折”。解释绝不能任意弯折；它只指示唯一一条能指序列，但主体确实可以根据被放在哪个能指之下而占据不同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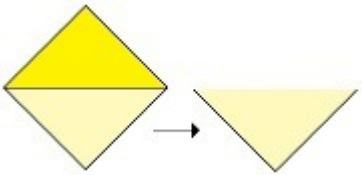
现在，我来到今天打算在主体同大他者的这项参照中阐明的两项操作。这个边缘过程、环形过程，要由我在图式中用作算法的小菱形来支撑。它之所以必需，恰恰因为必须被整合进这项辩证法的若干成品中：

- 不可能不把它整合进幻想本身，即 $\not S \diamond a$；
- 同样不可能不把它整合进要求同驱力相接的根本之结，即 $\not S \diamond D$；它可以被称作呼喊。

不过，现在先停留在这个小菱形：一条发挥作用的边缘。只须给它一个向量方向；这里采用逆时针，是因为至少在我们的书写中，阅读从左向右进行。



菱形在这里分出的下方小 V，是帮助你们思考的支撑；它并非毫无人为性，但没有任何拓扑不需要某种人为支撑。这恰恰来自主体依赖能指，也就是你们的思维具有某种无能。下方小 V 就是由第一项操作构成的 vel［或］；我要让你们暂时悬在这里。



最后，你们也许会觉得这些东西很笨；逻辑总有一点笨。不过，如果不一直追到“小笨蛋”的根部，就必然会掉进蠢话，这很容易举例。所谓理性的二律背反就是如此：“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所构成的目录。”人们由此陷入死路；不知为什么，这让逻辑学家感到眩晕。

其实答案很简单：用来指称同一个能指的能指，显然不同于被它指称的那个能指，即使后者在此恰好也是“同一个”。这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当“过时”一词用来表示“过时”本身是个过时词时，两处的“过时”并不是同一个词。

这应当鼓励我们准确说明我引入的这个 vel：它是奠定主体的第一项根本操作之 vel。天哪，在如此广泛的听众面前展开它并非没有意义，因为这里涉及的正是我们所谓异化。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异化”这个词——天哪——不能说它不流行。如今无论做什么，人总会多异化一点：经济、政治、精神病理、审美等等。因此，看清这个著名异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也许不是坏事。

例如，它是否意味着我看似坚持的那个命题：主体被判定从一开始只能在大他者场域中涌现？会是这样吗？好吧，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异化存在于这个 vel 中。如果你们不反对“被判定”一词，我会继续用它：这个 vel 把主体判定为只能在我刚才已经充分阐明的分裂中显现——如果他在一边作为能指产生的意义显现，就会在另一边作为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注2]显现。

> [注2] 参见《文集》《无意识的位置》，第840页（或第2卷第321页）：“在那里之物，因为不再只是一个能指而消失。”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这个 vel 很值得说明，以便同 vel——“或”——的其他用法区分开。只须有最低限度的逻辑学教育，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两种：

- 有穷尽性的 vel：我要么去这里，要么去那里。去了这里就不会去那里；必须选择。

- Vel 还有另一种用法：我去这边或那边都无所谓，二者等价。这两种 vel 并不相同。

我要教给你们，还有第三种。为了不让你们迷失，我立即说明它用来做什么。符号逻辑在今天得到引入，十分有用，也为这个微妙领域带来了一些清晰性；它教我们区分所谓“并集”操作的效力。用集合论的话说，集合是一组对象；把两个集合相加，同取二者并集是两回事。

我立即让你们感受这个区别。假如左边圆中有五个对象，另一个圆中也有五个，相加便是十个。但由于一些对象可能同时属于二者，并集便不同于相加。例如这里有两个对象同时属于两个圆，取并集时不会重复计算，所以并集中只有八个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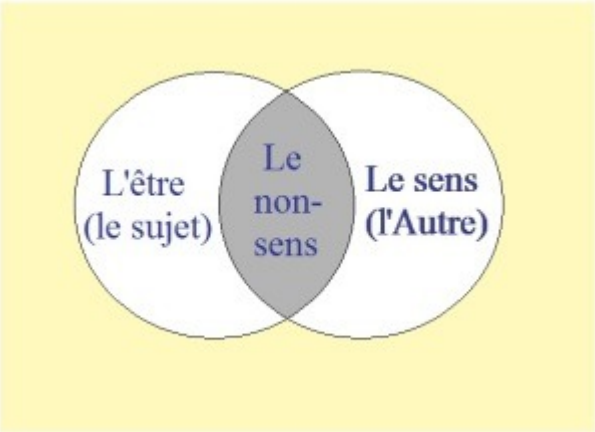
如果这些提醒在你们看来有点幼稚，我很抱歉；但它们旨在使你们懂得，我试图阐明的这个 vel 只能由并集的逻辑形式提供基础。异化的 vel 由一种选择界定；其性质取决于如下事实：并集中有一个要素，使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是“两者皆非”。因此，这里的选择只在于决定是否保留其中一部分。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另一部分无论如何都会消失。让我们用自己关心的东西来说明：主体的存在，就在意义之下。

- 我们选择存在：存在消失、逃离我们并落入无意义。
- 我们选择意义：意义只有在被无意义部分削去一角以后才能存续；严格说来，这部分无意义正是在主体实现中构成无意识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换句话说，意义在大他者场域中涌现时，其功能与性质就在于：在自身场域的很大一部分中，意义被存在的消失遮蔽；而这项消失正由能指功能本身引起。

我已经说过，这直接牵涉一个太少被注意的事实：解释的最终动力并不在于向我们交付眼前这个心理之物所行道路的各种意指——我一说出来，你们就会发现这显而易见，只是它是无人看见的明证。解释确实具有交付意指的效力，但那只是前奏。解释与其说瞄准意义，不如

说圈定能指、把能指约减至其无意义；我们由此能够重新找出主体全部行为的向导与规定因素。[注]

> [注] 原文在同一段中区分 significations、sens 与 non-sens：解释可以交付心理道路上的各种“意指”，但它最终并不瞄准“意义”，而是把能指圈定到其“无意义”。若三者一律译作“意义”，这项层次差别便会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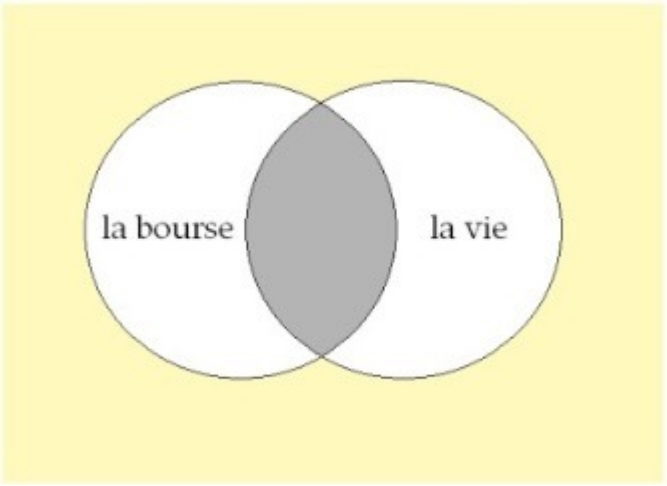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对于某些读过的人，我尤其想提到我的学生勒克莱尔在某次会议[注3]上所作的报告；他尝试把我的命题应用于对周围同事的考察。请重读报告，看看有一点怎样毋庸置疑：他所带来并分离出的，并不是讨论中人们所认为的那个序列——此处是独角兽序列——的全部意指依赖，而恰恰是这条能指链不可还原、没有意义的特征。无论怎样反复强调我刚才描述之物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 [注3] 第六届博纳瓦尔无意识讨论会（1960），德克莱·德·布鲁韦出版社，1966年，第95—130页及第143—177页（讨论）；或“绝版书文库”2007年版。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这个使人异化的“或”并非任意发明，也不是所谓纯粹思辨。它就在语言中。这个“或”确实存在；它如此深地存在于语言，以至于从事语言学时也应当把这个异化的 vel 区分出来。我立即给你们一个例子：“钱袋还是命”：



- 如果选择钱袋，我会把两者都丢掉。

- 如果选择命，我会保住没有钱袋的命，也就是缺了一角的命。我看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所以至少暂时不再坚持。

黑格尔把我们引向异化原则时——我确实从这里找到把它称作“异化”之 vel 的正当理由——涉及什么？让我们省点笔墨。它要生成第一项异化，人由此走上奴役道路。“自由还是生命”：

- 如果选择自由——咔嚓！——他立刻失去两者。

- 如果选择生命，他得到的是被自由截去一部分的生命。奇怪，其中一定存在某种特殊东西。我们把它称作“致命因素”。能指游戏有时会在生命本身的核心运作，向我们显示某些别的分配；它的结果中也确实有致命因素——那些东西叫作染色体。有时某一条染色体具有这种致死功能，因此我在这里提到它。

把死亡本身引入某个场域，我们会在一种相当特殊的东西中检验它。例如："自由还是死亡。"正因为死亡投入运作，这里会产生一个结构稍有不同的结果：完全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会同时得到两者。

你们知道，自由归根结底也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据说为之奋斗的著名劳动自由一样：它也可以是饿死的自由；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结果确实如此。

因此，后来不得不修订某些原则。你选择自由，好吧，那就是死亡的自由。

奇怪的是，在别人对你说"自由还是死亡"的条件下，你能给出的唯一自由证明，恰恰是选择死亡；因为这样你才表明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这个结果完全不同的分配，同时也是一个黑格尔时刻，即所谓"恐怖"时刻。它旨在突出我所谓异化 vel 的根本之物：致命因素。

关于第二项操作，时间已晚，我在这里只能加以引入；至少先宣布它的名称，也告诉你们这个时间将证明什么。倘若它完成主体同大他者关系的 circulus［圆环］和循环性，那正是为了向你们证明其中有一道根本扭转。

第一项时间建立在并集的底层结构上；另一项则以同一个集合逻辑——如果你们愿意，也可说符号逻辑——中不再是并集、而是所谓交集或乘积的底层结构为基础。两个集合的交集或乘积，恰恰位于同一个弯月形区域；你们在那里重新找到裂隙和边缘的形态。两个集合的交集或乘积，由同时属于两个集合的要素构成。

主体被这项辩证法带向的第二个时间将在这里产生。这项第二操作同第一项一样根本，必须得到界定，因为我们会看到转移场域由此开始显现。我把它称作——引入今天的第二个新术语——分离。

Separare，“分离”。我不会只停在 se parare 的双关，也就是法语 se parer 的各种浮动意义——既可以是“穿戴”，也可以是“防卫”“备齐自保所需之物”；凭借拉丁语专家的许可，我会立即再走一步，抵达 se parere，即这里所涉及的“生成自己”。

从这个层次开始，主体怎样必须“为自己取得”某种东西？因为——以后我会再谈——拉丁语中表示“生成”的词正来自这里。它起初具有法律意义；而且很奇怪，在印欧语中，包括 parere 在内所有表示“生育”的词都是如此。

甚至“分娩”一词也源于一个词，其词根只意味着“为丈夫取得一个孩子”，是一项法律、乃至社会操作。我提出这一点，不是为了重新唤起、而只是为了解释某种非凡的象征跳跃：我们如此喜欢把那个令人浮想联翩的词“产下自己”放进主体的幻想中。这个 separare、这项分离所涉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下次我会向你们表明，异化 vel 的功能同此前界定的其他 vel 根本不同；同样，我们也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运用交集观念，来说明分离怎样从两项缺失的重叠中涌现。主体会在大他者、在大他者话语对他本人的督促中遇见一项缺失，也就是在话语的间隔中。这个东西在儿童经验中显现，并可以得到根本定位，其核心是：“他对我这样说，可他究竟想要什么？”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这些切开能指的间隔属于能指结构本身；我在阐发的其他语域中称它们为转喻的栖身之处。我们所谓欲望就像雪貂一样，在那里爬行、滑动并逃逸。大他者的欲望一旦涌现，就会被主体从大他者话语不能严丝合缝之处、从话语的缺失中把握。儿童所有“为什么？”与其说指向人们以为的那种对事物原因的贪求，不如说是对成人的检验，是一再更新、不断复活的“你为什么对我这样说？”。所有“为什么”的根基，是成人欲望之谜。

为了回应这项捕捉，主体像格里布耶一样，把自己先前消失所留下的缺失当作回答，放在大他者那里被察觉的缺失点上。面对对象不明的父母欲望，他提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身的丧失：“他能失去我吗？”“失去我”，即主体自身死亡、消失的幻想，是他在这项辩证法中首先必须投入、也确实投入运作的对象。千百种事实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例如神经性厌食。我们也知道，孩子在同父母的爱之关系中，常常会调动自己的死亡幻想。

一项缺失覆盖另一项缺失。因此，欲望对象的辩证法把主体的欲望同大他者的欲望接合起来——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你们，二者是同一个欲望——并且通过如下必须把握的要点：[注]

> [注] Staferla 口述转录此处多出否定词，作“它将不能生成欲望对象的辩证法”；这同下文的正向推演冲突。米勒整理本（Seuil，第195页）作“一项缺失覆盖另一项缺失。因此，欲望对象的辩证法……”，本处法文底本与译文据米勒本校正。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 它没有得到直接回答；
- 从前一个时间生成的一项缺失，被用来回答后一个时间所唤起的缺失。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强调了今天试图在这项新颖而根本的逻辑操作中提出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是非互惠性；其次是返回中的扭转，它使主体回到对最初形成之物的一次移位使用。

讨论

雅克-阿兰・米勒

我仍然觉得，这项工作对我们有点晦暗；您把它放到先前工作中加以说明和定位。

拉康——是的，正是为此。

雅克-阿兰・米勒

您在某种意义上给出了主体及其构成最清楚的定义。您把这项构成过程刻画为环形而不对称。我认为它之所以是环形，是因为对能指场域而言，我们不能优先说主体在那里诞生，也不能把主体路线的各个阶段分配在一个没有扭转的时间中。

这项过程的环形性并未损害大他者的主权，因为主体只要进入其场域，就必然成为臣属。不过，我认为您主要表明：这项构成过程是统一的，却可以区分出若干阶段；尤其是性并不构成一条不同于能指狭道的狭道——仿佛性的狭道是实在的，能指狭道则是象征的。

相反，您表明性依赖大他者话语中的主体，并从这项话语出发；因而性作为一项既同构又发生错位的结构而定位，能指的狭道就在这些结构中形成。

主体通过这条狭道获得自己的全部存在；也就是说，严格说来，主体的存在是能指的赠礼。不过，他取得存在的同时也取得自己的存在缺失，而这项赠礼在某种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现在我要进入……

拉康

请允许我只在边缘加上一点标注。我得回到您刚才说的“同构”。我不确定我们能否绝对这样说，不是吗？

这里的意思是，性通过自身的致命因素进入能指的狭道。我们观察到这项致命因素，并不表示它已经在其中得到澄清；正如无论人们怎么说，“向死而在”在我们这里也绝不是日常流通的货币，不是吗？它进入回路，却没有在其中被彻底掌控；归根结底，甚至还没有得到绝对裁决。

它确实是性的一项修正因素，这一点可以确定；但只在主体中如此。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雅克-阿兰·米勒

现在，我要问您一个关于异化语境的问题。它终于在结尾出现；您似乎有意最后才处理它。

拉康

最后？不，我觉得自己把它放在中间。整体当然有点被推向出口，因为我从来没有完全足够的时间；不过，我毕竟已经把自己要说的异化概念讲成回环，甚至还引入了另一项概念——分离。

雅克-阿兰·米勒

您的意思是否是：主体已经得到如下定义——他既在一个外在于自己的意义中诞生，又由它构成并接受它的编排——如此界定的主体，其异化绝不可能具有“自我意识”的异化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把这道裂隙理解成“拉康反对黑格尔”？

拉康

您刚才说得很好，因为格林刚刚也对我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他走过来——至少在精神上——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结构主义死了；您是黑格尔之子。”我不同意！

不过，我想您说“拉康反对黑格尔”，更接近真相。当然，这完全不是一场哲学争论。既然两个问题都把它带到眼前，也许下次我会——同时还得计算一下时间，以结束本年度要对你们说的东西——在这里把几个问题说清楚。

安德烈·格林——儿子们杀死父亲。

第17课

我们谈话之初，我曾对你们说："我不寻找，我找到。"这句话的意思是：例如，在弗洛伊德的场域中，人只须弯腰，就能拾起其中有待发现的东西。比如 nachträglich（事后性），尽管一直在那里，只待人把它拾起，却在其真正分量上遭到了忽略。我还记得，有一天，一位同我循着相同路径前进的人看见我们能怎样运用 einziger Zug——一元特征——时，是何等惊讶和意外。

今天，我想围绕上次引入的内容，向你们展示一个要点的重要性；我上次的图式已经标出了它，也就是弗洛伊德在压抑层面所谓的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占位者）。Vorstellungs：德语有一种裂隙，会使它加入不合常规的 s；这个 s 无法归入限定词的通常变格，却是连接复合词所必需的。这里有两个词：Vorstellung 与 Repräsentanz。上次我向你们谈到一种我称作"异化"的形式；我用几个例子说明过它，并告诉你们，它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性质极为特殊的 vel（或）。

今天，我们可以试着用另一些方式来表述它，比如："没有另一件事，就没有某件事。"奴隶的辩证法显然是：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但对他来说，有了自由也就不会有生命。换句话说，从一项到另一项存在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个必要条件恰恰变成了丧失原初要求的充分理由。对某些追随我的人而言，事情在某些情形下也许正是如此：不经过我的能指，便无法追随我；可经过我的能指，又会带来一种异化感，促使他们去寻找弗洛伊德所谓的"细微差别"。不幸的是，这点"细微差别"恰好让他们丢失了我所指方向的真正分量。

事情就是这样。说实话，我没有那么敏感；我让每个人沿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走自己的路。我本来很愿意不必指出：有人竟认为，纠正我最初对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的译法，是如此珍贵的一件事。

我曾说：弗洛伊德在谈论被压抑者时之所以坚持并着重指出，是因为压抑作用于属于表象秩序的某种东西；但他没有说，被压抑的就是表象。他说的是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几年前，当我提出这个意见时，它不过是对弗洛伊德题为《压抑》（Verdrängung）一文的一种读法——在合称"元心理学"的系列文章中，这篇文章紧接着《无意识》一文。我当时已经强调：弗洛伊德明确说过，并且着重说过，这并不是被压抑者本身。

至于 Verdrängung——我们将会看到它在我们的理论中意味着什么——则会跑到别处，跑到它能够去的地方。总会有足够多的心理学教授同患者一起论证，使它在恰好已不处于自身位置的地方取得意义。我在强调被压抑的是表象时，也强调了这一点：被压抑的不是欲望所表象的东西，不是意指，而是那个代表；我作了字面翻译："表象的代表"。

这时，有人介入了。这个例子本身便展示了教学传递所包含的异化功能：某个人多少受到维护特权的热情驱使，例如维护大学权威的特权——我们姑且不再给这种权威添加别的定性；就说它刚上任时带有十分之一、不会更多的自负——声称应当把它改成"表象性的代表"。

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然而，在一本已经或即将出版的身心医学小册子中，我们会看到一整套论证，声称某种必须称作"我的欲望理论"的东西存在我也说不清的误认；书中一条小注还会援引一段我不知道在哪

里、根本找不到的文字，据说取自我的两位学生提交的文本，并着重说：他们追随我，便把欲望说成需要的“表象性代表”。

我的学生是否真的写过这句话，我不作讨论——我们一起也没有找到！重要的是：这本内容极为空洞的小书唯一切题的意见，是说：“我们倒会说，欲望是需要的非表象性代表。”然而，这恰恰就是我说的——是我想说而且确实说出的，因为我想说的，我就会说出来——我把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译作“表象的代表”，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为了把它定位在我们关于异化原初机制之本质的基本图式中，这个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正是我们为了把事情讲清楚而称作的东西——并不是要使事情复杂化，也不是要在词汇中再添一项，而是要明确标示我今天的意思：最初的能指配对。它使我们得以设想：主体最先是在大他者中出现的，因为第一个能指——一元能指——在大他者场域中涌现，并且作为这样的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而这另一个能指的效应，是主体的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即主体的消失与裂分：主体在某处作为意义出现，却在别处表现为 fading，表现为淡出和消失。可以说，在一元能指与作为二元能指的主体之间，存在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正是这个二元能指造成主体的消失。[注]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就是这个二元能指。

> [注] 项目原用的 Staferla 口述转录把“这是其消失的原因”另起为判断句，容易读成“作为二元能指的主体导致自身消失”。米勒整理本（Seuil，第199页）用同位结构把 cause de sa disparition 归给“二元能指”；法文底本与译文据此校正。

相关知识卡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它怎样被牵涉进来？它又怎样构成 Urverdrängung（原压抑）的中心点？依照弗洛伊德在理论中的指示，进入无意识的这个东西将成为 Anziehung——吸引点；一切其他压抑、一切类似的通行才可能由此发生，进入 unterdrückt 所在的位置，即作为能指沉到下方的东西。

这就是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这个词所涉及的内容。我曾告诉你们，主体得以从异化之 vel 中找到某种返回之路，靠的是我上次称作“分离”的操作。主体可以说由此找到了那个原初配对、那个能指接合中的薄弱点，因为它凭自身的动力和本质就是使人异化的。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事情发生在欲望层面：这个欲望处于两个能指之间的间隔中，在大他者话语的经验里被提供给主体，供他辨认；而他首先面对的大他者——这里为了说明，不妨说是母亲——在她所说的、命令的以及使之涌现为意义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动机不明的欲望。这个欲望作为在彼岸或此岸之物，作为未知之物显现。

大他者的欲望正是在这个缺失点上构成的。主体经过一个并非没有欺骗的过程——它构成我上次所说的那种根本扭转——重新找到的，正是这个扭转：他回到最初那个点，也就是他自身作为缺失、作为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作为消失的点。我们会详细回到这里，循迹考察它在所谓分析治疗的过程本身中带来的后果；我们将会看到，要理解所谓“走出转移的阶段”，就必须把这项扭转效应纳入其中。

相关知识卡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眼下，我只想停留在欲望这项功能的关键之处：主体正是在这里参与分离这场博弈，那个 S——二元能指，即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才作为这样的东西被 unterdrückt，也就是坠落到下方。

必须把这件事准确地表述出来。它随即回响，并同时照亮差别极大的诸多区域；这正是一种进路的标志，也是我们在自己的词汇和实践中所谓的解释。

这乍看相对于我们的经验也许颇为形而上学。然而，一种技术常常仿佛顺理成章地提到并使用“释放某种东西”这样的说法；那么，指出这里所上演的恰恰是那个名为“自由”的词，真的同我们的场域毫不相干吗？这个词同我们曾用于另一个词的情况一样，完全当得起“幽灵”这个定性。

主体必须从中解放出来的，是二元能指造成的那项使主体消失的效应。 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自由的功能涉及的正是这件事。上次，为了在我们的经验层面说明并论证“异化之 vel”这个词，最可靠、最明显的两个支点恰好来自两项彼此不同的选择；它们分别用自己的公式构造了：

- 一边，奴隶的位置；
- 另一边，主人的位置。奴隶面对的是“自由或生命”这项选择；他作出“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的决断，于是生命永远被削去了自由的一角。但只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你们就会看到，主人的异化也由完全相同的方式构成。黑格尔告诉我们，主人的地位由殊死斗争确立，而且是“纯粹为了威望”的殊死斗争；这就是说，主人也正是通过死亡，通过让自己的选择经过死亡，而构成了自身的根本异化。

我几乎不必强调：死亡当然并未比饶过奴隶更多地饶过主人。他最终总要一死，这便是其自由的界限。但仅仅这样说还远远不够，因为这里的死亡是构成主人异化选择的那种死亡——黑格尔说，是“纯粹为了威望”的殊死斗争。主人的本质在“恐怖”时刻显露出来：人们对他说“自由或死亡”，而为了拥有自由，他显然只有死亡可选。主人的至高形象，是克洛岱尔悲剧中的人物西涅·德·库封丹；我曾在研讨班的一段岔路中详加评论[注1]。正因为她属于主人这个语域，丝毫不肯放弃它，她为之牺牲的价值除了要求她作出牺牲，还迫使她彻底放弃自身的存在。

> [注1] 参见1960—1961年研讨班《转移……》，瑟伊出版社，2001年；1961年5月3日、5月10日、5月17日与5月24日各课。

正是由于向这些价值献祭，她被推到绝境，被迫放弃自己最内在的存在本质；因此，她最终展示了：自由在主人自身那里也具有一种根本异化。

我还需要强调能指的这个 Repräsentanz 在意义上何等关键吗？我们必须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这里的 Repräsentanz？说到底，就要按照交流在一切人类领域的实在层面上实际发生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代表”，不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国代表”之类吗？外交官彼此对话时在做什么？

确切说来，他们面对彼此只发挥纯粹代表的功能；尤其不能让属于他们个人的意指介入其中。外交官对话时，据认为各自在代表某种东西，其意指——而且是变动的意指——处于他们之外：法国。

但在对话本身中，每个人只能按照对方所传递内容的措辞和能指功能来记录它。两个正在对话的外交官，在结构上必须尽可能不去考虑作

为在场、作为一个多少讨人喜欢的人而存在的对方，也不应让二人之间各种可能的心理互动介入；那只会是这场博弈中的杂质。

严格说来，Repräsentanz 一词必须在这种能指意义上介入：受到强调的是，它应当作为这样的东西被记录、被接收，而它本质上处在意指的相反一极。意指在 Vorstellung（表象）中运作并进入游戏；而 Vorstellung 正是我们在心理学中处理的东西，也就是把世界中的对象置于一个主体的括号之下，对它们加以承担和运作。事情在这里发生：一个 S 加上一对括号，其中展开你们可以设想的整个序列 a、a′、a″……，即 S(a, a′, a″…)。这就是知识论所悬系的那种主体性。

当然，我们可以说，任何表象都需要一个主体；然而，主体的起源告诉我们：

- 这个主体从来不是纯粹主体；
- 每个主体都不是凭自己独创或原初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观）在世界中维持自身；
- 问题也绝不是某种落后的心理学或心理社会学观点仍在暗示的那样：仿佛应该进行调查，对全部 Weltanschauungen、全部意见加以汇总和统计，便能得到“真理之路”——也就是把“现实”当作各种表象的总和。

如果世界中确实存在一系列主体，每个人分别负责表象某种世界观，事情也许会是这样。这正是唯心主义那项根本的错误、裂口和无法维持的哲学谬误——况且从来没有人把它彻底贯彻到底。然而，构成主

体的东西向我们表明：总有一个相关项，对应着主体在某处 ἀφάνι σις（aphanisis）、消失的这个点；正是在这里，在我们的异化中、在这项根本裂分中，主体的辩证法得以建立。

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以回应上次有人问我：我在多大程度上赞同黑格尔辩证法。难道只须回答这一点还不够吗？在这个 vel、这个敏感的摆动点上，主体之所以在意义层面涌现，只能以主体在另一个处所——也就是无意识所在之处——发生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为代价。还需要指出别的东西吗？这里不包含任何中介。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挑战，我有把握表明：从那条被当作通往知识、通往"绝对知识"的道路上实际开启的经验，绝不会把我们带向任何足以说明黑格尔"连续综合"图景的东西；它甚至会揭示，这项最终目标所许诺的事物，在黑格尔那里隐晦地联系着一种轮廓，即另一位作者以《生命的星期日》这个标题在此机智说明的东西[注2]：那个时刻，主体心中将不再留下任何敞开的缺口。

> [注2] 雷蒙·格诺：《生命的星期日》（1952），伽利玛出版社 Folio 丛书。卷首引黑格尔《美学》："理想的时刻恰恰存在于这种无忧无虑的自在中：它是生命的星期日，使一切趋于平坦，并驱走所有坏的东西。"

不过，对我来说，指出黑格尔式诱饵从何而来便已足够，而且我认为必须在此说明：它怎样已经包含在笛卡尔"我思"的开端中。我曾向你们指出，这正是进入历史、进入我们的经验和必然性中的奠基点；它让我们再也无法忽视异化之 vel，因为它首次被把握为某种从此无法从自身根本基础中清除之物的构成要素。我们还必须再次把它明确规定为主体辩证法所涉及的东西。

而且，在接下来的展开中，这项参照对我将相当关键……

它对刻画转移经验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关键……因此，我要在这里回来表述它的几项特征。

笛卡尔的进路究竟是什么？它有何新意，以至于区别于古代思想对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知识）的探求，也区别于这项探求的一个终点——怀疑主义？我们要试着从上次并置于异化与分离的双重功能本身出发，把它表述出来。

笛卡尔寻找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无须拿出文本重述、说明，你们自己也会看到。不过，我完全可以摘录一段：他寻找的是确定性。

“我极其渴望学会辨别真伪——请在‘渴望’下画线——以便看清楚”——看清什么？——“我的行动，并且在今生稳步前行。”[注3]

> [注3] 勒内·笛卡尔：《方法论》，第一部分第14节。原文链接：http://www.cvm.qc.ca/encephi/contenu/textes/discmet1.htm

这里涉及的难道不已经是同求知目标完全不同的东西吗？我们难道看不出这项进路的独创性吗？它既不是辩证论者的进路，也不是教授的进路，更不是骑士的进路。人们已经指出，笛卡尔的生平首先就带有这种探寻、这种在世界中的游历、这些相遇以及——归根结底——那个秘密计划的印记。

我提及这点，并不只是因为我们像在别处一样关心生平——毕竟，我属于那些认为生平相对于一部作品的意义居于次要地位的人——而是因为笛卡尔本人强调，这段生平和他的进路，对于传达他的方法、他找到的通向真理之路至关重要。他明确把它说成这样：他提供的并不

是培根几年前试图提供的那种普遍方法，例如怎样不在经验面前放弃理性而正确运用理性；完全不是如此。

那是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亲自踏上了这条道路，沿着这个欲望的方向出发：

- 沿着这项探寻的方向，也就是“稳步前行”；
- 沿着这项“渴望学会辨别真伪，以便看清楚”——看清什么？——“我的行动”。

所以，这个例子是特殊的。这里我同样可以给你们指出文本，因为他甚至还补充说：

“某一时刻对我而言是道路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并不好；那是他们的事。让他们从我的道路、我的经验中，取得他们应当取得的东西。”

这正是笛卡尔介绍自己通向科学的道路的一部分。这是否意味着其中没有求知目标？是否意味着知识的分量并未出现在笛卡尔的介入中？

当然不是；他正是从这里开始：知识多得可以出售，而且历来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这个说法不是我强加的影射，而就在他的文本中。他受教于最优秀的老师，从拉弗莱什学院毕业，是耶稣会士的学生；就知识乃至智慧而言，那里并不缺少。

我是否要进一步说：我们应当把这里的东西集中起来、命名并看清？在提供给他的知识如此多样、丰富乃至过剩时，他必须展示的是什么？也许不应忽略，恰恰是在离开耶稣会士以后，他带走了这个尖锐目标。

在某种知识传递方式背后，在经由某种人文主义智慧传递之物的核心，难道不存在某种始终触及我们最切身之处的东西吗？那里是否隐藏着一个 perinde ac cadaver（如同尸体）[注4]？它并不位于人们通常安放它的地方，不是圣依纳爵会规据说要求每个人进入的死亡。

> [注4] Perinde ac cadaver 是源自16世纪依纳爵·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会规的拉丁语说法；会规要求成员忠实而沉默地服从，“如同一具尸体”。

我个人对那种说法不太信服。从外面看，耶稣会士在我眼中总是活得好好的，甚至相当活跃；他们很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且其多样性丝毫不会让人想到死亡。这里所说的死亡，是隐藏在“人文主义”概念背后的死亡；它存在于一切人文主义思考的核心，甚至存在于人们总想以“人文科学”之名赋予活力的这个词中。这里有某种我们可称作“橱柜里的尸体”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而笛卡尔正是在这里找到一条新路。他的目标不是驳斥那些不确定的知识；他会任由知识安稳地流传，也会任由人们想要的一切社会生活规则继续运行。

证据在于，当主体这个词在17世纪初这个历史时刻初次涌现时，笛卡尔身边也存在异化之 vel 的另一项。他同样把它放在眼前：那就是所谓自由思想者的大量涌现；他们实际上是皮浪主义者、怀疑主义者。

帕斯卡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们，只是未能以足够自由的方式凸显其意义和轮廓。怀疑主义并不是逐项、可数地怀疑各种意见以及知识道路试图钻入的那些多少有些不稳固的途径；它是维持这样一种主体位置：“人什么都不可能知道。”这值得借那些历史化身构成的扇面、波纹和斑斓光泽来说明。

我想向你们展示，从某个方面看，蒙田真正围绕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主体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的一个活生生时刻；正因如此，他富有成果，成为一位永恒的向导，超越了自己作为某个历史转折时刻之代表的一切意义。

但那不是怀疑主义：

- 怀疑主义是我们如今已经不再认识的东西；
- 怀疑主义是一种伦理；
- 怀疑主义是人在生命中维持自己的一种方式；它意味着一个如此艰难、如此英勇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也许，恰恰因为笛卡尔找到并向我们指出了那道裂口和那次通行：他把对确定性道路的探寻带进异化之 vel 的裂口和同一个点，而那里唯一的出口就是欲望之路。

对笛卡尔来说，这项确定性的欲望尽管只通向怀疑，但选择这条路本身，便让他完成了一次极其独特的分离。我只想触及几个词和几个点，因为它们将为我们标出一项本质功能的若干坐标；这项功能虽然被遮蔽，却仍在我们探究无意识的方法中鲜活地在场，并发挥引导作用。

我们可以说，笛卡尔……

他通过一种方法来推动自己。我在你们面前一直强调——重读这些文本时，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并非随意发挥，这不是我的附会——对他来说，确定性不是一个跨过以后便可视作一劳永逸取得的时刻；每个人

每一次都必须重新重复它，它是一种苦修。它是一个接合点，也是一个极难维持的定向点，而其锋刃正构成了它的根本价值：它严格说来确立了某种分离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当笛卡尔在思维活动的“我思”中把握、维持，并且可以说开启一种完全以此为依据的确定性概念时……

如果可以这样说，这项确定性甚至带有知识的消灭与怀疑主义之间那个无出路之点的标记；二者并非同一件事……我们可以说，笛卡尔的错误在于相信这就是一项知识，相信自己能够说，他从这项确定性中知道了某种东西；而正如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这个“我思”不过是一个消逝点。

然而，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它在这项分离中至关重要。这另一项根本特征涉及一个他没有命名的场域，但所有那些被他认为应当置于根本悬置中的知识，恰好都在这个场域里游荡。它处在那个更广大的主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层面；在笛卡尔以前，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就是上帝。

你们知道，他不得不重新引入上帝的在场，但方式何其独特！这里有一个绝对关键之处：正是在上帝那里——不是在维持“我思”的笛卡尔自己那里——提出了永恒真理的问题。为确保自己面对的并非一个骗人的上帝，他必须经过一个存在者作为中介；在他的语域中——这当然值得更长的评论——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一个完满的存在者，不如说是一个无限的存在者。

难道笛卡尔仍然依附于直到他那个时代始终成立的设定吗？也就是：一切探寻、一切科学道路，都必须确保这种现实的科学在某个地方存在于一个现存者之中，而它名叫上帝。换言之，上帝被假定知道。

你们也许觉得……也许觉得我正把你们带得远离我们的经验场域。然而，我在这里提起它，既是为了某种辩解，也为了把你们的注意力维持在我们的经验场域上：对我们来说，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就是分析家。

下次讨论转移功能时，我们必须探讨的是：我们明明完全不需要以思想来试验一个完满、无限存在者的观念，为什么仍会发生这种事？谁会想到把这些维度赋予自己的分析家，才让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项功能得以引入？

让我们回到笛卡尔及其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怎样摆脱它？你们知道，是凭他的意志主义，凭他把首要地位赋予上帝的意志。这无疑是精神史上最惊人的剑术招式之一："永恒真理"之所以永恒，是因为上帝愿意让它们如此。

我想你们会欣赏这个解决办法的优雅：它把全部真理中的一部分，恰恰就是"永恒真理"，留给上帝负责。请听清楚，笛卡尔的确在说：如果"2 加 2 等于 4"，那是因为上帝愿意如此；这只不过是上帝的事。它确实是上帝的事；没有上帝的在场，"2 加 2 等于 4"并不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

我试着说明这是什么意思。笛卡尔向我们谈论自己的过程、自己的方法时，谈到：

- 清楚的观念与混乱的观念；
- 简单的观念与复杂的观念；他的办法是在这两组词项之间规定必须遵循的次序。

归根结底，1+1+1+1 完全可能不等于4。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正在为你们表述的异化之 vel，恰好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在基数秩序中，它大致会给出 +(1+(1+(1)))……这样的东西；每引入一个新项，其他项中总有一个或多个可能从我们的指间溜走。

但要走到那里，关键的不是基数，而是序数：必须先作第一项心智操作，再作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如果不按次序进行，就会错失它们。至于最终所得是三、四还是二，反而相对次要；那是上帝的事。

换句话说，笛卡尔引入的东西立刻得到了说明——因为他推出《方法论》的同时，也推出了《几何学》《屈光学》和第三篇论著。笛卡尔所引入之物，我们也许还无法以一种我敢说真正透明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仍然朝着我要告诉你们的方向得到标示。

他用代数中的小写字母——a、b、c 等——取代了“大写字母”。 所谓“大写字母”，不妨说就是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希伯来字母；你们知

道，它们还有一个数值的背面，也就是每个字母各自对应一个数。笛卡尔的“小写字母”同“大写字母”的差别在于：

- 笛卡尔的小写字母没有数值；
- 它们可以彼此替换；
- 只有置换的次序规定它们的过程。

数之中已经包含了大他者的在场。要说明这一点，只须说：只有以多少有所遮蔽的方式引入某个计数项，也就是零，我们才能描画数的序列。而零就是主体的在场，它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总体化。我们无法把零从主体与大他者的辩证法中抽出。在二者一时接合的地方，零使这个表面上中性的场域得以维持；这项中性其实无非就是欲望本身的在场。

当然，只有等我们在欲望功能上又前进几步以后，我才会通过回返效应来说明这一点。笛卡尔一度开启了一门上帝无须参与的科学的出发基础。这正是我们这门科学的特征，也是它同古代科学的差别：我们拥有这样一门科学，在其中，没有人能够不显得可笑地：

- 追问上帝是否知道它的任何事情；
- 追问上帝是否翻阅现代数学论著，以便掌握最新进展。

我今天已经讲得相当多了；很抱歉没能把它讲得更……

在这个基础上，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今年话语的最终目标，而且它始终未变：提出精神分析在科学中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追问，精神分析是

否能够、怎样能够置身我们的科学——那门被看作上帝无须参与的科学——之中。

讨论

拉康：

现在就给你们机会，在另一个层面补充我今天所说内容的分量；若能如此，我会很高兴。

安德烈·格林：我很难把它同您后来所说的内容接合起来。

拉康：当然讲得很简短，因为事实上我没能再回到那里。

安德烈·格林：

难道没有办法把它同您后来所说的内容接合起来吗？也就是主体同镜子的关系，恰好相对于您后来所说的东西来讲；主体同镜子的关系，因为镜子把他送回镜中的那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拉康：

嗯……总之，我不会沿这个方向跟随您。我不会沿这个方向走，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路。

必须重新拾起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的那个接点——它在我今天的话语中毕竟十分必要——也就是我曾告诉你们的、可以称作自由功能之虚点的地方。就选择而言，vel 在能指与主体之间显现；我刚才短暂

回顾并指出了这项自由的一些遭遇，打开一个切口来说明它，而归根结底，当然没有任何严肃的人真正重新找到过这项自由。

然后，我转向了笛卡尔。这个笛卡尔并不太关心自由，除非是在行动中。 他的自由正是在行动中，沿着他找到确定性的道路通行。 这不意味着他把这项自由像银行账户一样留给我们！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这个位置将使我们得以精确安放若干与我们有关的要素。下次，在我让今天不得不围绕大他者功能引入的这些词项于转移层面运作以前，我还必须再次经过这里。

这些事情表面上同我们的领域相距甚远，不过，我其实无需今天就把它们宣布出来。这里确切涉及的是身心现象。身心现象并不是一个能指，却仍会抵达那个位置。只有当主体层面的能指诱导以一种不让主体的 ἀφάνι σις（aphanisis）介入的方式发生，我们才可能设想身心现象。

换言之，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本小书里，你们将能衡量其闲谈的规模；它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声称要加以反驳的并不是我——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受到牵连——而是那些以我的名义说话的人。书中纠正说，欲望并不表象需要。

这的确是一项绝对关键的内容。只要需要被卷入这项功能，只要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能够来到这个位置，就会极大限制我们的解释空间；原因是：作为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的主体没有被卷入其中。因此，我们才可能把身心现象设想为另一种东西，而不是那种单纯闲谈——仿佛身体中发生的一切都有一层心理衬里。

这件事早已为人所知。如果我们谈论身心现象，是因为欲望必须介入；也就是这里仍保留了欲望这个链环，哪怕我们已经无法计入主体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的功能。我现在指出这一点；说到底，为什么不就此停住？毕竟，就我今年的主题"精神分析的基础"而言，这段旁支评论可能太过简短，除非落在那些已经有所准备、已经研究过这个场域的头脑中，否则未必能产生照明效应。

不过，下次开始我要说的内容时，我还会再次提到它。既然已经来到这片领域，我还想让你们感受到问题所在。在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实验中，人们没有注意——至少注意得不够——这种实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某项生物功能得到运用；我们可以把需要的统一和总体化功能附着于它。之所以能够证实这一点，是因为其中会有多个器官相互作用：如果你们让狗看见一块肉时分泌唾液，那么从那以后，你们感兴趣的便是从唾液分泌位置截取出来的那件事。

问题在于表明，它可以同某种作为能指发挥功能的东西接合起来——因为这项操作由实验者完成。换句话说，大他者在那里。但若说它证明了可怜动物所谓的心灵，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证明。甚至由此获得的所谓神经症效应也并非神经症效应，理由很简单：它们无法通过言语接受分析。

实验能产生一些东西，这当然很有意思；但你们十分清楚，条件反射的主要价值在于考察动物能够感知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使用一个对动物而言并非能指、却必须铭刻在一项差异中才能作为能指发挥功能的东西，来考察其 perceptum（被感知者）层面可能存在怎样的差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动物就是这个词的主体意义上的 percipiens（感知者）。

这些实验的主要价值，是使我们得以在动物那里看见某项知觉层面的差异范围；然而，这种知觉同表象毫无关系。事情必然如此，因为这里涉及的主体不可能是实验者主体以外的任何主体。它甚至还要更进一步：我们是在向动物询问我们的知觉。以这种方式限制巴甫洛夫实验的分量，同时也正是恢复其巨大而真实重要性的方式。

这些实验实际的科学收益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没有被用于其他目的。

最终，实验的价值也许在于让我们发现其中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动物身上看到，这些属于我们的能指——因为正如我说过，是我们这些实验者把它们排列成知觉阶梯——彼此之间仍然转译出某种等价关系。它促使一个问题显现出来；我提出它，并不声称已经解决它：这种等价关系使我们能够指出我刚才谈到的数的某种实在论问题。这里的数并不是我方才在黑板上分解的那种数；我曾向你们展示，一切数的使用本身包含怎样的问题，以及代数主义的侵入怎样不是影响算术，而是把作为科学的算术彻底阻断并划去。

在另一种意义上，数作为频率、作为纯粹频率，介入我们在重新摆正术语以后可以称作巴甫洛夫信号的东西：一只被条件化为对每秒一百次视觉刺激作出反应的动物，也会对每秒一百次听觉刺激作出反应。

实验由此开始引入一个新问题。你们很清楚，这还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赋予完整能指地位的东西；当然，对计算频率的我们而言除外。可是，如果动物没有经过学习，便能从一个感觉语域中的一百次频率过渡到另一个语域中的一百次频率，也许能让我们在严格属于知觉的结构问题上再前进一步。

我借此把那些想说却还没有说的事情告诉了你们。今天就到这里。

第18课

我的教学目标历来如此，而且仍然如此：培养分析家。分析家的培养，是分析研究当前议程中的一个问题。然而显而易见——我已经向你们提供过证据，至少指出过可以在分析文献的何处找到这些证据——其原则始终躲闪不见。

所有经历过这种培养的人都能从经验中看出：培养标准不足，而在这项培养的许多阶段，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属于仪式秩序的东西；就这里的问题而言，它只能被译成一个词：装模作样。因为，对精神分析家来说，不存在任何彼岸，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彼岸，可以用来为他自认有权履行自身职能的依据提供参照。

然而，他获得之物的价值不可言说。他获得的是——我今天会向你们表述出来——一个主体作为主体所给予的信任，以及这项信任经由某种技术道路产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必须停下来考察的地方，因为精神分析家并不把自己呈现为上帝；对患者而言，他不是上帝。这项信任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会展示它的各项接合。它围绕什么旋转？

对那个受到信任并从中得到报偿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无疑可以被省略；但对精神分析家来说，绝不能如此。精神分析家的培养要求他知道：在自己引导患者经过的过程中，运动围绕什么旋转。他必须知道，也必须在一项经验中接收到他自己所返回其中的东西。

这个点、这个枢轴，就是我用一个名称来标示的东西。我想，这个名称对你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并且希望随着我们的推进，它会显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必要。这个名称就是：分析家的欲望。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上次，我向你们展示了笛卡尔进路所在的位置。一项进路曾在那里脱开齿轮；无论从起源还是终点看，它本质上并不走向科学，而是走向自身的确定性。它构成的原则，不是自柏拉图乃至更早以来哲学家沉思对象意义上的科学，而是“这门科学”——重音放在“这门”上，而不在“科学”这个词上。

人们早已知道一般而言的科学具有什么条件；但我们被卷入其中、构成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时代的行动背景，而且连精神分析家本人也无法逃脱的科学——因为它同样构成分析家的条件——乃是“这门”科学，就是这一门。

我们必须相对于这门科学来定位精神分析。只有表述那项最初进路——作为主体奠基者的笛卡尔进路——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无意识这项被发现的现象正发生在笛卡尔主体的位置上；只有通过我们对笛卡尔主体之基础及其丰产内容所作的修订，它才可能得到表述。

今天，我先讨论转移的现象学。转移是一项把主体与精神分析家一并包含在内的现象。无论人们围绕这个主题说话时何等大胆、何等随意，把它分割成“转移”和“反转移”两个词项，终究不过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转移是一项根本现象，同作为人类存在之枢纽现象的欲望相联系；它早在弗洛伊德以前便已被发现。

它早已得到极其精确的表述。我曾用专门讨论转移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通过一篇文本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柏拉图的《会饮篇》；这篇讨论爱的文本，以最严格的方式表述了转移。它之所以能够写成，同苏格拉底这个人物有关，而苏格拉底在其中却表现得格外克制。

这篇文本还标示出另一个最初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把有关分析家行动的问题带回这个时刻。我现在就指出今天要带你们走过的路径之目标：苏格拉底从未声称自己知道任何东西，除了知道 ἔρως（erōs）——也就是欲望——是怎么回事。

仅凭这个事实，仅凭苏格拉底之所是，也因为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比任何其他对话更进一步，向我们指出了这些对话作为喜剧的根本意指，甚至把事情推进到哑剧的程度；正因如此，他不得不在《会饮篇》中以最精确的方式向我们标示转移的位置。

只要某处出现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我今天在黑板上方写作“S.s.S.”，这是一个缩写——转移便出现了。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精神分析家的组织及其颁发的能力证书，除了指出人们可以向谁求助、由谁来代表这个主体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当然，人人都知道，没有任何精神分析家可以声称自己哪怕在极小程度上代表绝对知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认为那个可向之求助的人——倘若确有此人——只能有一个，只能是唯一一个。这“唯一一个”曾经活在世上，他就是弗洛伊德。在无意识问题上，弗洛伊德有正当资格成为可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的患者同他本人建立的分析关系，因而有别于其他一切分析关系。

然而，他不只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还用可以说不可摧毁的措辞，把一些东西交给了我们。这些措辞从提出以来一直支撑着一项至今仍未穷尽的追问。所谓分析“科学”团体的工作，只要忽略了弗洛伊德用以安排自己所开辟道路和无意识路径的任何一个词项，那么，无论它所显现的进展多么微小，都必然发生偏离。这已经充分向我们说明了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项功能。它的功能及其后果——可以说，就是弗洛伊德的威望——处在分析家一切位置的地平线上；它们甚至构成所谓精神分析家共同体组织的戏剧。

无论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是弗洛伊德，还是被还原为这个词项、这项功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完全受命于它。但问题并不在这里。每个主体首先要问的是：他从哪里确定自身坐标，以便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求助。显然，对他来说，只要这项功能能够体现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不是分析家——依照我刚才给出的定义，转移便已经奠定。如果事情发展到：对患者而言，这项功能已经充分明确地落在某个可指名的人、某个他能够接近的人物身上，那么，无论谁接手分析，在分析中对转移提出质疑时都会遇到一种格外的困难。

甚至，分析家中眼界最狭窄的人，就连最愚蠢的分析家……

我不知道这个极端项是否真的存在；我在这里用它指称一项功能，就像数学中指称那种神话般的数，例如用一定数量的词能够表达的最大数……就连最愚蠢的分析家也会察觉并认出这种情形，并把被分析者导向对后者而言仍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那个人。

这只是一个细节，几乎是一则轶事。现在让我们开始考察真正的问题。我曾告诉你们：分析家之所以占据这个位置，是因为他成为转移

的对象。但经验向我们证明，主体进入分析时，远没有把这个位置交给他。眼下暂时搁置一个假设——笛卡尔式假设：精神分析家会骗人。在某些进入分析的情形中，从现象学语境看，这项假设并非完全可以排除；不过，它眼下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

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尤其在开始阶段，最限制患者坦白和委身于分析规则的东西，是一种威胁——为了避免把事情过度推向主体性的恐惧，我们不妨这样说：患者担心精神分析家会被他欺骗。

在我们的经验中，有多少次我们直到很晚才知道一个如此重大的生平细节！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主体承认自己曾在人生某个时刻染上梅毒。这是个简单的例子，不算常见，也不是格外有说明力。

如果仍然天真到会这样问，人们也许会问："那您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被分析者会回答："正是为了不欺骗您。因为如果我早些告诉您，您可能会把我的障碍至少一部分、甚至根本原因归到那里。可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您给我的障碍安上一个器质性原因。"

这项说明、这个例子的分量当然没有边界；可以从社会偏见、科学争论以及仍然围绕分析原则本身的混乱等许多角度来理解它。

我在这里用它，只为说明：患者可能认为，如果给分析家某些要素，就会把分析家骗了；因此，他会扣下一些要素，使分析家不要下结论太快。当然，这不是最好的例子；我还可以用别的例子把它具体化。患者也许会以自己的某一段文本、某一部分所谓"问题"为由，把那个

主题扣留一段时间，使分析家不要仓促判断。一个可能受骗的人，岂不更应当被怀疑很可能干脆就是弄错了！

我想标出的那个细微、无穷小的摆动点，恰恰处在“欺骗”和“弄错”的界限及天平上。事情何以如此？　我们怎样表述自己在分析中最清楚地看到的东西？　即便承认分析家可能受骗，我甚至会说，即便某些主体从分析一开始便质疑分析本身——也就是说，假定分析说到底也许只是一种诱饵——在患者围绕“弄错”告诉我们的东西中，仍有某种东西停了下来。这样说，正是为了更突出我想让你们听见的内容。

即便精神分析家受到质疑，人们仍在某处赋予他某种不会出错的信用；哪怕对一个受到质疑的分析家，患者有时也会把意图归给他的偶然动作：“您这样做是为了考验我。”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我再说一次，要把它带到现象本身所在的地面。自苏格拉底式讨论以来，人们就引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对人的“善”之条件的认识，本身会带有某种强制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即便不是苏格拉底教导的悖论——除了柏拉图的喜剧，我们对苏格拉底还能知道什么？——至少也是某种柏拉图主义运用的悖论。我甚至不会说它属于柏拉图，因为柏拉图在对话、尤其在喜剧性对话的地面上展开，并让所有问题保持开放；而这种柏拉图主义运用却在普遍嘲讽中延续至今。事实上，谁不知道：即便最完满地认识到“善”的条件，也不会阻止任何人一头冲向它的反面！

那么，对分析家的这种信任涉及什么？我们能相信他愿意要这个善，甚至为另一个人愿意要这个善吗？然而我们毫不怀疑，在我们相遇的那个点上，他只能承担真正的问题。让我说明：

- 谁不是从经验中知道，人可以不愿享乐？
- 谁不是从经验中知道，享乐本身的临近带有可怕的许诺，迫使每个人向后退缩？
- 谁不知道人可以“不愿思考”？全世界的教授群体都在那里为我们作证。

可是，“不愿欲望”可能是什么意思？全部分析经验不过是把每个人自身经验根部的东西赋予形式；它向我们证明：

- “不愿欲望”同欲望是同一回事；
- 欲望本身就包含这个防御阶段，因而与它相同，因为下列二者本来就是同一回事：

  “不愿欲望”与“愿意不欲望”。

为了走出苏格拉底式追问的困境，一些人曾努力实践这样的修炼；他们不只是哲学家，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某种宗教人士，比如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主体知道，这项“不愿欲望”本身同一条没有反面的莫比乌斯带一样无可反驳：只要沿它行进，在数学上就必然会回到那张被假定是其另一面的表面。

正因为分析家在这个会合点上受到期待，我们才可以说：在欲望问题上，分析家之所以受到期待，是因为他被假定知道；而且，无论他自己知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表述出来，他同样受到必然要求，必须动身去迎接无意识欲望。

所以我说——我会用一幅曾经出现在黑板上的拓扑小图来说明，下次会重新画出来——欲望可以说是轴心、枢轴、斧柄和锤柄；借助它，背后的那个力量要素、那份惯性才施加于患者话语中最初被表述为要求的东西，并赋予它真正的分量——也就是并不等同于要求的转移。这柄双刃斧的轴心和共同点，便是分析家的欲望；我在这里把它标为一个位置、一项功能和一项根本接合。不要说我没有命名、没有表述这个欲望，因为这一点最初只能通过欲望同欲望的关系来表述。而这项关系是内在的：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 “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主体作为主体的基础中，难道没有在这里重现我曾标为根本要素的那项异化吗？毫无疑问，只有在“大他者的欲望”层面，人才能辨认自身欲望；而且，他辨认的正是“作为大他者欲望的欲望”。这里难道不存在一种在主体看来必然会成为障碍的东西，使他到达那个自身欲望永远无法辨认自己的消逝点吗？

然而，这恰恰既没有被提出，也无须被提出。分析经验向我们表明，正是在“大他者的欲望”层面上看见整个链条运作，主体的欲望才得以构成。因而，这里保留着某种异化，但涉及的已不是同一批要素：不

再是我前两课中用以推导主体异化之完整公式的第一对能指 S_1 与 S_2 ，而是在另一处，在以下两项之间：

- 一项由原压抑构成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第一对二元能指中第二个 S_2 的坠落、Unterdrückung；
- 以及那个缺失的位置。这个位置首先在联结两个能指的间隔中，作为它们共同意指的缺失显现；它就叫“大他者的欲望”。

对那些听词还不够的人，我是否还必须指明：“从那里到那里发生的事”，同“从这里到那里发生的事”之间存在差别？我想，先前的论述已经对此作了充分说明。

我应该借此机会再次指出并重新表述一些绝对关键的公式；你们必须把它们保留下来，作为某种终点和挂接点。没有这些点，我们的思想只会在所有这些词项上滑走。

我把主体裂分的构成——异化的本质正在其中——在开端和奠基层面的功能同能指对联系起来，这并非偶然，也不是为了说明方便。能指有两个还是三个，存在根本差别。如果我们想把握能指接合中主体的功能，就必须用两个来操作，因为只有在两个能指之间，主体才可以说被卡在异化中。一旦出现三个，滑动便会变成循环：主体从第二个过渡到第三个，又回到第一个，却不会回到第二个。

在两个能指之一下面发生的 aphanisis（消失）效应，同以下事实相联系。借用现代数学语言来说，一个能指集合的定义是：如果把它约减为两个——

按照理论中的说法，用反写的大写 E，即下图这个符号表示“存在”：



这样的能指只存在两个——

异化现象便会产生。也就是说，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的东西。由此可见，在另一个能指层面——如果另一个能指处在一个他者的层面——主体便消逝了。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觉得必须……

这同我重读上次提到的一位学生的文章有关……我曾向你们指出，对作为能指对中 S_2 的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某种译法中存在怎样的错误。

我们必须在这里把问题表述清楚。那篇文章虽然有所预感，却说偏了，而且由于恰好遗漏了主体功能在这项接合中的根本性质，表述方式容易引人出错。

它不断谈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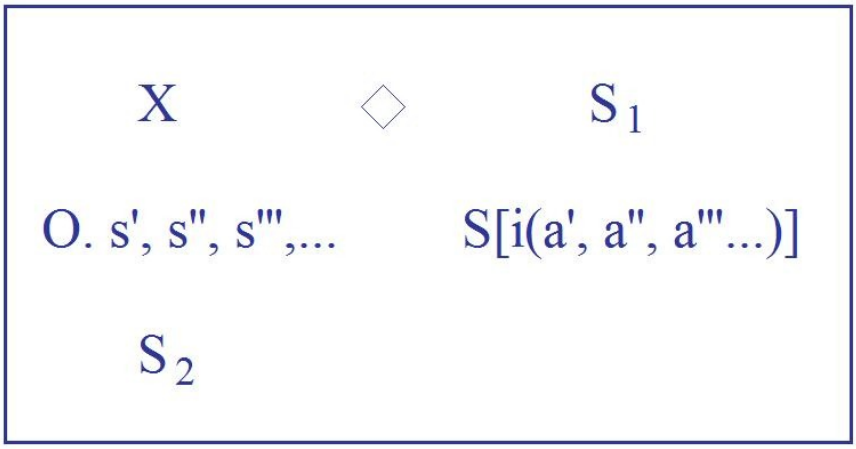
- 这只是停留在我所谓问题的“识字入门”上；
- 当然，我过去确实必须有一天把它写上黑板，以便展示自己的出发点，以及自己怎样以索绪尔发展之根部已经表述的某种东西为支点；
- 可我随即便表明，只有从原初阶段就把主体的功能纳入其中，它才有效并可供运用。

问题不只是说——这件事是最微薄的经验也能理解的——倘若把能指的功能约减为所指和命名，也就是约减为贴在事物上的一张标签，就会丢掉语言的全部本质。我必须说，那篇我上次称之为带有自负的文章，也暴露了粗鄙的无知：它竟然暗示，巴甫洛夫经验层面涉及的就是这回事！

巴甫洛夫的观念哪怕有片刻是这样吗？巴甫洛夫所“欲望”的东西——让我们用这个刚刚标出其相关功能的词来称呼——他的确做到了；可他本人知道吗？无论如何，如果说条件反射实验层面能够定位某种东西，它肯定不是把一个符号同一件事物联系起来。

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无论巴甫洛夫是否承认，严格说来，他把一个构成一切实验条件之特征的能指，同我所谓可以在需要的有机组织中作出的切割联系起来。某种东西在一个被中断的需要循环中以表现的形式显现；巴甫洛夫实验在那里标出了我们此处重新找到的欲望切割。正如那句“这就是为什么您的女儿不会说话！”——这就是动物永远学不会说话的原因，至少沿这条路学不会，因为它显然迟了一拍。这可能在动物身上引发各种紊乱和障碍；但它迄今不是一个说话存在，因而并未受到预定或召唤，去质问实验者的欲望。即便有人去问实验者本人，他也很难回答。

不过，以这种方式来表述，这项实验便获得了一种确实根本的价值：它使我们能够像上次回答提问时所做的那样，严格定位应当怎样设想身心效应。这甚至可以走得远得多，给出这里下方画出的四项公式。我想，尽管它今天变得更复杂，你们仍能认出来；这项复杂化将由我接下来所说的内容来说明。



恰恰因为 S_1 与 S_2 之间没有间隔——第一对能指凝固起来，可以说“整体句化”——我们才得到能够说明一系列情形的模型，尽管主体在每一种情形中占据的位置并不相同。

相关知识卡 Holophrase：整体句与不可分解表达 ・ 异化与分离：主体同大他者的两项操作

例如，当孩子——那个智力迟滞的孩子；我们的同事莫德・曼诺尼刚刚出版了一本讨论它的书，我建议大家阅读[注1]——相对于母亲将他约减为自身欲望支撑物的那个极其晦暗的东西，占据图中 S 的右下位置时，教育智力迟滞儿童的操作便引入了这个精神病维度。莫德・曼诺尼的书试图向那些可能受命解除这项抵押的人指出它。

> [注1] 莫德・曼诺尼：《迟滞儿童与他的母亲》（1964），瑟伊出版社，1981年。

精神病涉及的无疑也是同一秩序中的东西：原初能指链的这种坚固性和凝结成块，阻断了在信念现象中显现的辩证敞开。在偏执狂的底部——尽管偏执狂本身在我们看来充满了信念——占统治地位的是Unglauben（不信）现象。它不是“不相信它”，而是缺少信念的一个词项，缺少那个标出主体裂分的位置。

事实上，不存在可以说完满无缺的信念；因为任何信念在根部都预设：它最终必须揭示的维度，严格对应于其意义将要消逝的时刻。各种经验都能为此作证。有一天，在场的曼诺尼就卡萨诺瓦的一次不幸遭遇，极其幽默地向我提供了一个例子；他围绕这个例子作了既有趣又极具说明力的评论。

在一次骗局的末尾，事情成功到仿佛惊动了天上的力量，在卡萨诺瓦周围引发一场暴风雨，而他真的吓坏了。在此以前，这个人物一直以最玩世不恭的方式同一个为整场事情提供由头的傻姑娘展开冒险，还带着一圈蠢人围绕它团团转。可以说，当他看见自己的骗局取得意义、化身并实现时，他本人便陷入一种崩溃。看到一个在自身欲望层面向天地挑战的卡萨诺瓦陷入这幅景象，颇为滑稽：他突然阳痿，仿佛真的遇见上帝现身阻止他。

因此请听清楚：有人又在刚才那篇文章中，把 fort-da 当作一件陈词滥调来介绍；作者提到这个人人都踩过一脚的例子时，几乎还要先道歉。你们知道，fort-da 是一种音位对立；弗洛伊德从中捕捉到幼儿最初建立在场与缺席关系的游戏。那篇文章把它当作原初象征化的例子，并为重复一个如今已成为常识的东西而道歉。可它仍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fort 与 da 单纯来回的对立，并不是其开创力量的来源，也不能说明它重复性的本质。

声称这只不过是主体把自己确立在一种掌控功能中，是一句蠢话。严格属于异化的机制之所以能在两个音位中得到化身，是因为它们在 fort 层面表达出来——无论这在你们看来多么悖谬。没有 da、也可以说没有 Dasein（此在），就没有 fort。然而，同整个此在分析和某种现象学试图把握为存在之根本基础的东西恰恰相反：有了 fort，就没有 Dasein。

也就是说，人没有选择。如果小主体能够操演 fort-da 游戏，恰恰是因为他根本不是直接操演它——任何主体都无法把握这项根本接合；他借助一只小线轴、也就是借助对象(a)来操演。运用这个对象进行操演的分量和功能，涉及的是异化，并不涉及某种假定的"掌控"。无休止的重复怎样会增进这种掌控，实在难以理解；这里的无休止重复所表达、显示并揭露的，正是主体的根本摇摆。

照例，我必须在某个界限上中断。不过，我至少想用简短措辞指出接下来将成为下次讨论对象的内容。我已经用黑板上的两个图式标出它们的根本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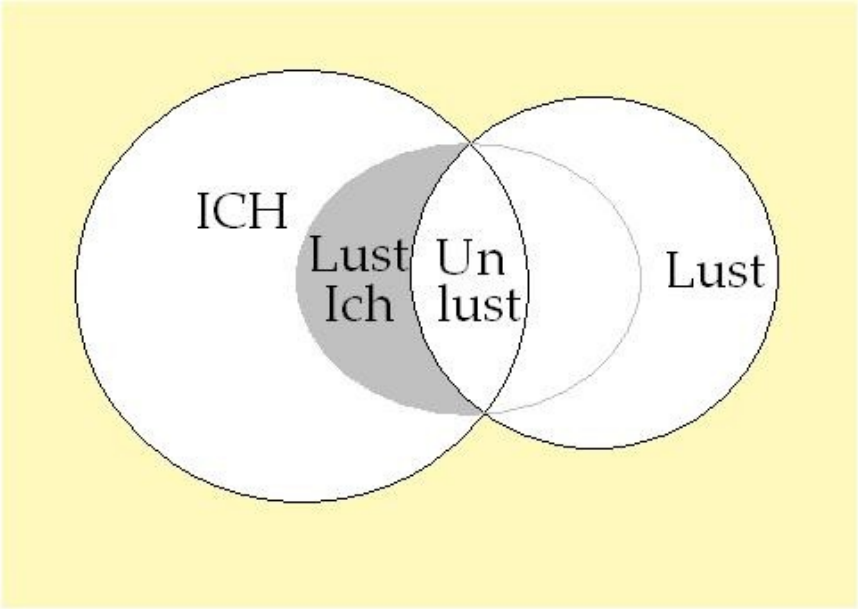
在讨论 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即《驱力及其命运》的文本中，弗洛伊德同时把爱置于：

- 实在的层面；
- 自恋的层面；
- 快乐原则同现实原则相互关联的层面。他由此推导出矛盾情感的功能，并把它同 Verkehrung（反转）、同循环运动中发生的东西彻底

区分开。总之，在涉及爱的层面，我们得到一个图式；弗洛伊德说，这个图式分两个时间展开。

首先是一个 Ich。这个 Ich 在客观上由中枢神经系统装置同稳态条件的协同运作来界定，把张力保持在某个尽可能低的层面。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原初状态中，我们可以设想它以外的东西——倘若真有一个外部——就是无差异；由于这里涉及张力，无差异只意味着不存在。接着，他告诉我们还给出了什么？自体性爱的规则并不是对象不存在，而是对象只按照这条规则发挥功能。在这个无差异区域中，带来 Lust（快乐）的东西同带来 Unlust（不快）的东西分化出来。

就像我在左边为你们画出的那样：



这会回答有人在这里向我提出的某些问题，也就是主体同他人之关系中的镜像功能。我们此刻并不处在主体同他人的关系层面，而是处在这个假设性的 Ich 中；最初把一个像心灵一样运作的装置构造出来，其理由便位于这里。

要让它运转起来，我们能够给出的最贴近、最准确的图形是什么？就是左边这幅图：带有大写字母 ICH。这个 Ich 是趋向某种稳态的装置。人人都知道，稳态不可能处在最低点，因为那会是死亡；况且弗洛伊德后来确实考察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弄清，他是在这个层面还是另一个层面提到它。

Lust 确实是一个对象，一个不在这个 Ich 圆圈之内的对象；它被这个 Ich 认出并映照为 Lust 的对象。弗洛伊德所谓“净化的 Lust-Ich（快乐自我）”就是镜像：它在对象层面的某种东西与 Ich 中作为 Lust 得到满足的某种东西之间，建立逐点对应和一一对应的标记。那个无法同化、无法约减到快乐原则，也就是根本的 Unlust，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正是以后构成非我的出发点。

然而，非我是在原初自我的圆圈内部构成的；这个对象中啃咬出来的东西，是 Ich 的运作永远无法排出的东西。我们以后在所谓“坏对象”的功能中重新找到的内容，就起源于此。所以你们看到，表述这个运作层面的东西，首先给出了一种可能表述异化的开端。因为归根结底，弗洛伊德说，属于 Lust 场域的东西处在 Ich 外部的区域，却仍是一个必须处理的东西；Ich 的绝对安宁在某处坠落了。

但这并不要求装置消失，恰恰相反。我在主体同大他者的辩证法中谈到的缺角或削损，在这里朝另一个方向发生。它的公式是“没有恶就没

有善”“没有痛苦就没有善”。善与恶因而仍保留交替和调配的可能；而我刚才给出的能指对接合，会被人错误地约减到这个层面。

如果回到这种原初的善与恶，回到人人都知道无法说明欲望机制、必然失败和滑脱的享乐主义，那么一旦过渡到另一个语域、过渡到使人异化的接合，一切便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在这里挥舞这些蠢人玩弄已久的破布，几乎都要脸红：“超越善恶”——他们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

不过，我们仍必须把使人异化的接合层面发生的东西表述为：

“不会有不产生善果的恶。”而当善在那里时：

“没有一种善能同恶并存。”

正因如此，只停留在单纯快乐的语域中，伦理学必然失败；康德完全有理由提出反对：至善绝不可能由任何一项“小善”无限扩张而得到设想，因为正如他所观察到的，人不可能就对象中什么是善给出法则。

倘若还必须保留“至善”这个容易引起混乱的词，它只能在法则层面被重新找到。我在论萨德的康德一文《康德同萨德》中已经证明：在欲望层面，这意味着——被动性、自恋、矛盾情感，正是支配左侧图中快乐辩证法的特征。它严格说来的终点，就是所谓认同。

驱力活动所产生、所引入之物的特征，使我们能够最有把握地构造所谓“主体裂分”或“异化”的运作及其后果；这个基础就是对驱力的认识。驱力怎样受到认识？它之所以受到认识，是因为我们绝不能把主体无意识中发生之物的辩证法，局限在 Lust 场域，局限于有益、善良和有

利对象的意象；相反，我们发现某类对象具有特权功能，而归根结底，它们毫无用处。

这些就是对象(a)：乳房、粪便、凝视和声音。一切辩证法都会引入一个新项；正是围绕这项新经验和新项的引入，出现了那个经验点、证明点，使主体作为无意识主体的辩证法得以引入。

下次我会从这里继续，并重新接上转移主题中有待展开的后续内容。

讨论

穆斯塔法·萨福安：

我没法提出问题，因为我始终很难把握驱力中的对象同欲望中的对象之间的差别。现在必须考察驱力中本我与对象的差别，我就跟不上了。

拉康：

听我说，亲爱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术语问题。尽管您的问题表现出困惑，您愿意提出来仍然很好，因为它可以帮助所有人。

比如说，我想自己并不是第一个主张：在确定对象的意义上——我指的是宾格属格，“对某物的欲望”——事情并非表面那样。就连萨特先生也说过：欲望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人所欲望的并不是他看上去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

不过，仍有许多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只要我们健康，就会相信自己欲望它们，但我们也只能说：相信自己欲望它们。在我看来，这完全

属于可以传达的常识层面，并不是分析理论。那些处在 Lust 场域中的对象，同主体具有如此根本的自恋关系，以至于所谓“爱退行到认同”的体系，其理由仅仅在于我分别以 Lust 与另一边的 Lust-Ich 标出的两个场域彼此对称。

无法保留在外部的东西，人总能在内部拥有它的意象。对爱之对象的认同，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造成了这么多困难，甚至连弗洛伊德本人也觉得困难。亲爱的，这才是爱的对象。况且，当对象并不具有您谈论驱力对象时所提出的那种严格的驱力价值，人们会怎样说？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我喜欢这个，我喜欢炖羊肉。”

这同您说“我爱某某女士”完全是一回事。只有一个差别：“我爱某某女士”这句话——

您会对她本人说，这就改变了一切。您为什么要对她说，我会在下次解释。不过，您喜欢炖羊肉，却不确定自己是否欲望它。看看那位漂亮女屠夫的经验：她喜欢鱼子酱，只是不想要它；所以她才欲望它。

因此，欲望的对象就是欲望的原因，而这个作为欲望原因的对象，就是驱力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是驱力围绕着旋转的对象。

相关知识卡 驱力回路与“让自己被……”

我们此刻是在同一位充分研读过我的文本的人对话，所以我能够用紧缩的代数公式表达。存在一个驱力对象；问题在于这个驱力对象的决定性。欲望绝不是挂在这个对象上；欲望在驱力中被付诸行动时，是围绕它绕行。

并非所有欲望都必然在驱力中付诸行动。还有空洞的欲望、疯狂的欲望；它们恰恰可能由这样一件事产生：某个东西被禁止给你，只因为它受到禁止，你在一段时间里便无法不去想它。这仍然是欲望。

但无论在这里还是别处，你们都能看见作为欲望之确定对象的那个对象存在。每当遇到一个善的对象时——你们也许会反驳说，我们是在把它称作欲望的对象——我们会把它称作爱的对象。这是一个术语问题，却是有理由的术语。下次你们会看到：我将怎样向你们表述爱、转移与欲望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爱的功能：在我们能够看见它活着的地方，在《会饮篇》中。我想，用那一年的时间，我已经让你们听见它怎样运作。

第19课

我今天要引入的东西，至少从词汇上说，遗憾的是你们没有一项不熟悉。我要尝试赋予其中若干术语一种根本的接合与次序；至少，当你们日后遇见这些术语时，能够记起我为它们安排的次序，并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例如，它们包括最常用的术语：认同、理想化、投射、内摄。这些词显然不容易驾驭；而且你们会注意到，恰恰因为它们有意义，才更加难以准确使用。

还有什么比“认同”更常见？它甚至仿佛是思维的根本操作，好像可以在每个转弯处运用。理想化无疑也会很有用，尤其当心理学主义的位置变得更热衷调查以后。至于投射和内摄，某些人似乎很乐意把它们视作彼此互逆的两个词。

我早已指出——人们也许应当注意到——其中一项属于由象征界支配的场域，另一项属于想象界；所以，至少在某个维度中，二者不会相遇。当然，这只是一项初步区分。凭直觉使用这些词，也就是从自以为理解、而且把每个词孤立地理解为在常识中展开自身维度的感觉出发，显然正是一切滑动和混乱的来源；这也是话语中一切事物的共同命运。

在日常话语中，说话者至少用母语表达时十分笃定，而且总体上有极准确的分寸感；以至于，人们要想知道一个词的恰当用法，会求助于最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甚至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恰恰表明，只要人开始说话，就会在语言的根本拓扑中确定方向。这项拓扑同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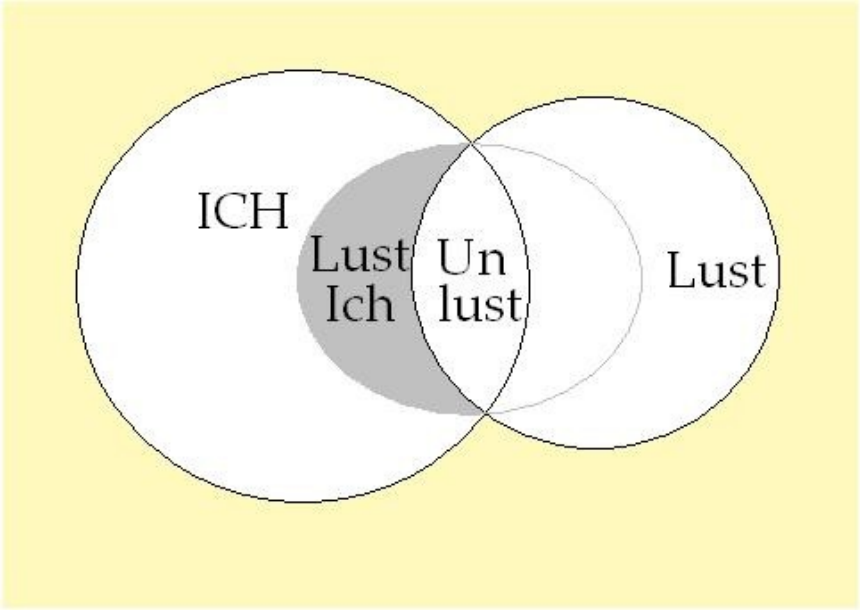
单实在论截然不同；可那些自以为在科学领域如鱼得水的人，往往仍会多少绝望地紧抓着这种简单实在论。

词语的自然使用——我们不妨完全随机地举例："暗自""不管情愿不情愿"，一件"事情"同一件"要做的事"之间的区别——总之，语言的完整使用包含这种包围性的拓扑；主体自发说话时，便在其中辨认自己。

如果我能够就刚才列举的那些词向精神分析家发问，请他们辨认自己使用每个词时所涉及的隐含拓扑，那显然是因为我假定——而且说到底也可以观察到——尽管他们由于缺少教学而往往无法表述这些词，却通常像日常话语中的普通人一样自发地、总体上恰当地使用它们。当然，如果他们执意要强求观察结果，在不理解的地方硬要理解，便会强行使用这些术语。在那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纠正他们。

所以，今天我必须参照分析用语对某些词的这种分寸感，才能把它们同一项拓扑的明证连接起来。我已经在这里提出并描述过这项拓扑；例如，它化身在黑板上的两个语域、两种接合中。我上次已经把它们写在黑板上，并作了区分：

- 原初 Ich 的场域，也就是最终能够在神经装置中得到客体化、属于稳态场域的 Ich；
- 相对于它，在其周围得到区分和定位的 Lust 场域——至于阳性还是阴性，取决于你们认为应当怎样翻译这个词——不妨说是 Lust 或快乐的场域，以及 Unlust 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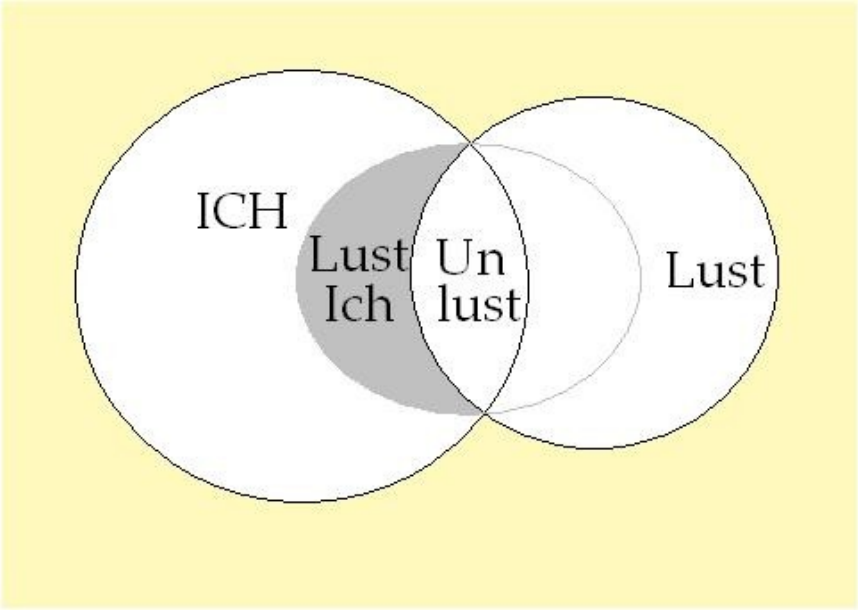
我已经着重说过，弗洛伊德明确区分了这个层面——例如，他在论 Triebe、《驱力及其命运》的文章中这样区分——他指出：

- 这个层面同时带有组织的标志，而这个标志是自恋性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同实在场域得到严格接合；

- 在实在中，它只区分、只优先处理那些凭 Lust 效应反映到自身场域中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向稳态的回归而反映出来的东西。更进一步，凡是不利于稳态、无论如何都作为 Unlust 持续的东西，反而更深地咬入其场域。

所以，属于 Unlust 秩序的东西在这里铭刻为非我，作为对自我的否定和对自我的削损。非我不同于包围它的广阔实在；它被区分为异物，

即 fremde Objekt。它就在这两个欧拉小圆形成的弯月形区域［Unlust］中。



我在上次讲话末尾已经说到这里，今天便从这里重新开始。你们看到，这是一个语域——快乐的语域——是我们能够建立的一项可客体化基础；我们作为知道者建立它，却知道自己不同于那个由我们观察其运作的对象。

但我们不只是这个；甚至为了成为这个，我们也必须是思考的主体。作为思考的主体，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卷入其中，因为我们依赖大他者的场域。这个场域早已在那里，早于我们很久，也早于我们降生；正是其中的循环结构把我们决定为主体。

现在要问的是，在分析场域中同我们有关的种种事情，分别发生在哪个场域。有些发生在第一个场域，另一些则发生在另一个场域；必须把后者同前者区分开，一旦混淆，就什么也无法理解。我已经用主体同大他者本身之关系的两项功能，向你们展示了第二个场域的根本接合；我把这两项功能界定并表述为：

- 异化：第一个时间；
- 它包含第二个时间，也就是分离。显然，我今天接下来的话语预设：自从我引入这两项功能以后，你们已经思考过它们；也就是说，试着让它们运转，把它们应用于不同层面，并检验它们。

在异化场域中，我已经指出构成异化的那个极其特殊的 vel 带来的一些后果：主体相对于意义被悬置。这种主体摇摆——甚至可以说意义的坠落——随后形成一种内在联结；它更新了我试图用“钱袋或生命”“自由或死亡”等熟悉形式来体现的威胁性接合。这里又以“存在或意义”的形式重现。

我提出这些词时当然有所顾虑；请你们不要急着给它们加载过多意义，使它们在匆忙中倾覆。推进这样的论述时，我们首先必须避免这种急迫。不过，我仍在这里引入它们，因为今年以后，我的话语继续推进时，其要点将是试着在下一年——倘若可能——表述某种应当冠以“主体位置”之名的东西。

因为，围绕“分析的基础”所作的全部准备，正常而言都必须展开来展示：从欲望出发的分析接合能够说明什么——毕竟，只有从主体的位置出发，一切才会得到恰当的集中。

那么，是什么的主体位置？如果我相信现成可取的说法……

它既容易让人听懂，毕竟也贴近最常见的分析经验……我会说："存在处境的主体位置"；况且"存在"一词已经弥漫在空气中，会为这个标题带来各种便利。

遗憾的是，它只容许我们在神经症患者层面作严格应用——当然这也不是没有诱惑力：一种诱惑吗？所以，我大概会走向"存在之主体位置"。总之，我不会预先担保这个标题，也许还能找到更好的；但无论如何，问题都在这里。让我们继续。

有一篇我已经援引并指出其危险的文章[注1]，试图把我的话语围绕无意识内在的语言结构所引入的内容赋予形式；这项努力无疑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它最终得到一个公式，大体上是用另一种方式翻译我给出的隐喻公式。这个方向当然是对的，因为隐喻公式十分关键，而且可以运用；它是展示无意识出现之维度的关键，因为能指凝缩的操作具有根本地位。

> [注1]　让·拉普朗什与塞尔日·勒克莱尔：《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载《无意识：第六届博纳瓦尔讨论会（1960）》，巴黎，德克莱·德·布鲁威尔出版社，1966年；另见 Bibliothèque des introuvables 版，2007年。

当然，能指凝缩及其隐喻效应，在最微小的诗歌隐喻中都能公然观察到。所以，当我选择一个例子使它具体化时——你们可以参阅我的文章《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它刊在《精神分析》大约第3期，如果我没有记错——我选择了一个诗歌隐喻。在所有诗歌中，我选的也许是法语中最多人能够凭记忆"吟唱"的一首：谁小时候没有学过背诵《沉睡的波阿斯》？尤其在我引入这个例子、同时引入父性隐喻的时刻，它也不是一个不适合由分析家使用的例子。

我不会重新讲一遍当时的话语。眼下引入它时的关键，是向你们展示：把那位同时处于神圣父亲与上帝工具位置的人——波阿斯——称作某个东西，会带来怎样的意义创造。诗中赢得的东西——而且构成整首诗的东西——就是某一时刻用这个隐喻来指称他："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

这个隐喻打开的梦境维度，正是最后那个意象向我们显现的东西：一把金色镰刀漫不经心地抛在群星的田野中。这就是诗中隐藏的维度，而且比你们以为的更加隐蔽。因为，仅仅让我在此唤出朱庇特用来让克洛诺斯的鲜血漫灌世界的镰刀还不够：这里涉及的阉割维度，在圣经视野中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它携带整段历史的一切回响，甚至就在波阿斯对主的呼求中运作："我这个老人，后裔怎样能从我身上出现？"

然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

如果今年我得以按照原定计划讨论"父之名"，你们会清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那位名字不可发音的主，恰恰守护着生育——谁的生育？——不孕女人与年迈男人的生育。由"选民命运"这一传统秩序引入的父性，具有某种根本上超生物学的性质；可以说，它原初地受到压抑，却总会在跛行、绊倒与症状的那种歧义中重新涌现，也就是在 δυστυχία（dystychia，遭逢不幸）、在未相遇中重新出现，而意义仍然隐藏。

我们总会重新找到这种维度。如果想像我刚才提到的作者那样把它形式化，就必须比他实际所做的更加谨慎。他多少有些依赖一种分数形式主义：用一条横杠标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结。在某些时刻、某种

关系方式中，把这条横杠看作标出并定位能指与所指关系中的一项数值，并非完全不正当；这种数值正由横杠作为数学意义上的分数线这一用法表达。

但那不是唯一关系；能指与所指之间还有另一项关系，也就是意义效应。当问题恰恰是在隐喻中标示意义效应时[注2]，就不能像人们所做的那样，毫无防备而且如此冒险地进行分数变换；只有在这里涉及比例关系时，那种操作才真正成立。

> [注2] 参见《文集》第557页，以及1966—1967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1966年11月16日一课。

当然，A/B 乘以 C/D 得到的乘积，如果真是分数，可以变换为例如 A/B / D/C 这样的四层公式。有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在无意识中，最终那个能指接合所具有的分量——它体现隐喻，并带来我所说由隐喻用法创造的新意义——必须由无意识中两个能指之间某种我也说不清的相互钉合来对应。

$$\frac{S'}{S} \times \frac{S}{s} \rightarrow \frac{\frac{S'}{S}}{\frac{s}{S}}$$

这个公式显然无法令人满意。首先，能指同自身之间不可能存在这种关系；因为正如我反复强调的，能指的特性在于：它不能意指自身而不造成某种逻辑错误的陷阱。只须参照人们试图对数学作穷尽性逻辑

形式化时出现的悖论，便能明白："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之目录"显然不同于定义中引入的那个不包含自身的目录；当后者将被写入目录时，差别就更大。

更简单的做法，是看见这里发生的事情：一个替代性能指来到另一个能指的位置，构成隐喻效应，同时把那个被它逐走的能指推往别处。

如果仍想保留以分数方式操作它的可能性，就必须把消失、被压抑的能指放到主横杠下方、放在分母处；它在即将出现的数值下方，成为unterdrückt、被压到下面的东西。有人写道："解释向所有意义开放"，仿佛这里只涉及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联结，因而是一种疯狂的联结；事实远非如此。声称"解释向所有意义开放"完全不准确。这等于向我们的反对者、向那些总拿分析解释的不确定性质说事的人让步，承认一切解释确实都可以成立；这简直荒谬。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我在最近或前一次讲课中说过，解释的效应是从主体中隔离并约减出一个无意义的核心——用弗洛伊德的词，就是 Kern——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本身就是无意义。解释是一个所指，是一项并非任意的意指；它来到这里 s 的位置，恰好倒转了语言中能指产生所指效应的关系。解释是有意义的，而它的效应则是使一个不可还原的能指涌现。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解释发生在这个 s 的层面；它并不向所有意义开放，也不可能是随便什么。当然，它只能是一项近似的意指，因为主体的无意识中所处的东西丰富而复杂；但这项解释的目标，是唤起并使不可还原、无意义

的、由无意义构成的能指要素涌现。勒克莱尔的工作格外出色地说明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谈到自己的强迫症患者，提出所谓“POOR (d) J'e - LI”的公式；它把 licorne（独角兽）这个词的两个音节彼此联结，同时让一整条链进入其序列，而患者的欲望就在其中获得活动。你们会从他以后发表的内容中看到，事情在这里还走得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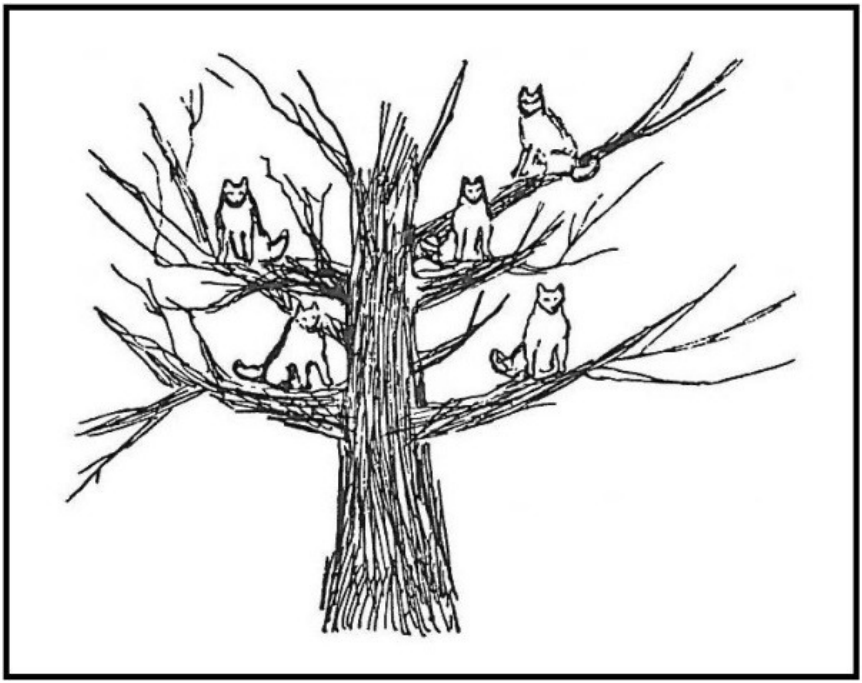
因此，解释显然不向所有意义开放，也不是任意一种解释；它是一项有意义而且不能错失的解释。然而，对主体以及主体的到来而言，关键并不是这项意指本身，而是主体要在其彼岸看见：自己作为主体受制于怎样一个能指——那是不可还原而创伤性的无意义；创伤的意义正在这里。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这使你们能够设想并理解经验中具体显现的东西。请那些还没有读过的人，选取弗洛伊德的一则大型精神分析案例，尤其是其中最伟大、最令人震撼的一则。因为它确实钩挂在这个问题上；幻想与现实的转化问题在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清楚地会聚于一种不可还原、无意义，却作为原初被压抑能指发挥功能的东西。我说的是《狼人》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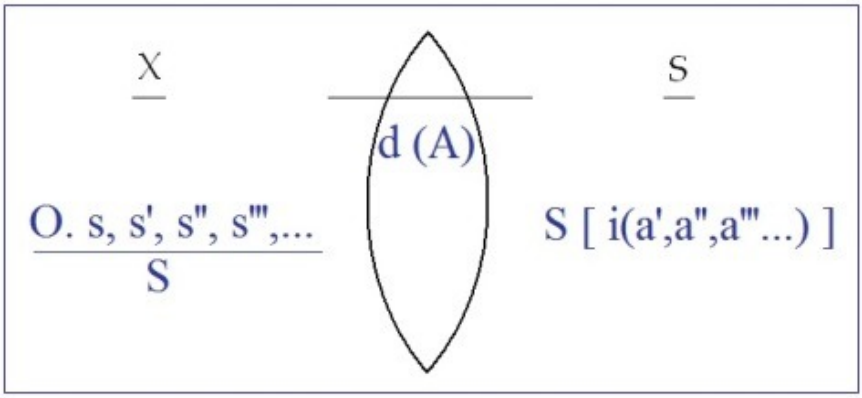
为了给你们照亮道路，提供一条引导阅读《狼人》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不妨这样说：梦中群狼突然出现在窗前，将发挥——我说“将发挥”——那个作为原初被压抑者的 s 的功能。当然，我说它“发挥”这个作用，只具有相对意义；但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展开及其所容许的一切

表述中，它确实承担这个作用。严格说来，它表象的是主体丧失的那个时刻。



主体不只是被七匹狼的凝视迷住——况且他画在树上的只有五匹——那道受到迷惑的凝视，就是主体本身。整个案例向你们证明什么？在主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某种东西从这个原初能指构成的决定性标记出发，不断改造价值。严格说来，这就是主体欲望的辩证法，因为它构成为大他者的欲望。

请回想父亲、姐姐、母亲和女佣格鲁沙的遭遇。这些不同时刻分别为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增添了某种东西；它们应当作为主体同大他者欲望之关系中构成的意指，放在分子的位置。



现在仔细观察发生的事情。这个开端和奠基时刻具有一种——如果你们愿意——逻辑必然性，请你们加以考察。作为 X 的主体只能由 Urverdrängung（原压抑）、由他据以构成的那个第一能指的必然坠落而构成；因为这个能指若要在那里维持，就只能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象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主体表象。

在这里的 X 中，我们必须考察两个面向。一方面，构成时刻使能指坠落，而我们在无意识层面把它的功能安放在一个位置；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回返效应，它恰恰由我们必须谨慎引入、却得到语言效应标示的那种“关系”产生。这种关系效应可以类比于数学符号层面、我们设想分数时发生的效应。人人都知道，如果分母出现零，分数的数值便可以说失去意义；但按照约定，数学家也把它称作无穷值。

从某种方式看，这就是主体构成的一个时间：由于原初能指是纯粹无意义，它确实承载了主体价值的这种无穷化。它不是向所有意义开放，而是消除所有意义；二者截然不同。这也说明，为什么我在异化关系中不止一次引入“自由”这个词——不让它介入，就无法操作这项

关系。主体的“自由”功能奠基在主体的意义与根本无意义之中，严格说来，就是奠基在这个杀死所有意义的能指上。

所以，刚才声称无意识中的能指向所有意义开放，是错误的。它让主体相对于所有意义成为自由的，但不意味着主体在其中没有受到决定。因为在那些分子的位置，也就是我在这里写下的零的位置，后来铭刻进来的东西都是意指；这些意指在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中得到辩证化，并赋予主体同无意识的关系一个确定的值。

在我以后的话语中——我是说今年以后——有一件事相当重要。分析经验迫使我们寻求这样的形式化：主体之无限同经验向我们显示的欲望之有限性，只能通过康德在所谓哲学思想的开端和进入其引力场时，以如此“清新”的方式引入的“负量”概念来中介[注3]。

> [注3] 伊曼努尔·康德：《在哲学中引入负量概念的尝试》，巴黎，Vrin 出版社，1972年。

“清新”在这里当然很重要。迫使哲学家思考 −1 并不等于 0，同人们听到这样的论述便再次充耳不闻，觉得“这有什么要紧，−1 完全是在别处使用的”，二者之间显然相距甚远。

不过，诉诸哲学表述的唯一用处仍在这里：它向我们展示那些时刻——毕竟，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着，只因他们每一刻都如此容易忘记自己的全部征服，我说的是主体性征服——至少让我们记起，他们曾在哪个时刻察觉了这些征服。当然，从忘记的一刻起，这些东西仍然已经被征服；可是，人反而被这些征服的效应所征服。受到一个自己并不认识之物的征服，有时会带来可怕后果，首要后果便是混乱。

所以，我们会在“负量”这里标出所谓“阉割情结”的一项支撑，也就是阳具对象进入其中的负面影响。这只是一个预先提示，但我认为值得给出。

不过，我们必须继续推进真正牵动我们的东西：转移。怎样从这里重新谈起？上次我告诉你们， 除非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出发，否则转移不可思议；今天你们更清楚它知道的是什么了。 我们已经不仅从现象学观点，而且从效力、行动和经验的观点，更贴近了真正的问题。它被假定知道的是：一旦有人表述，便没有任何人能逃脱的东西——纯粹而简单的意指。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这项意指当然意味着他不能拒绝它；所以我首先使他的欲望维度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特权点具有一项独特性质——我们只能对它承认这样的性质——它是没有任何知识的绝对点。

它之所以是绝对的，恰恰因为它不是任何知识，而是一个把他自身的欲望同解决有待揭示之物连接起来的附着点。主体进入这场游戏时，依托这样一个根本支撑：主体仅仅因为是欲望的主体，就被假定知道。

那么，会发生什么？最常见的表现中，会发生所谓转移效应，而这项效应就是爱。显然，正如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的，这种爱同所有爱一样，只能在自恋场域中定位：爱本质上就是想要被爱。

经验指出，转移效应中涌现的东西同真正有待发生的揭示相对立；这是因为爱在其功能中介入，而这个功能在这里显露为根本的欺骗功能。爱无疑是转移的效应；但我们也都知道，而且这已经得到表述：

- 它是转移的阻抗面；
- 我们一方面必须等待这项转移效应，才有可能解释；
- 同时又知道，正是它让主体对我们的解释效应关闭起来。

我们处在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场域中；这里以根本方式表述的异化效应再明显不过。不过，必须指出那个总被回避的东西，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表述的转移之理由——不是借口，而是理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缺席中、在肖像中被达到"（in absentia, in effigie）[注4]。这意味着，转移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先前某段经历的影子。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转移的动力学》，载《精神分析技术》，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60页。文章结句为："最后，让我们记住，没有人能够在缺席中或在肖像中被杀死。"德文：denn schließlich kann niemand in absentia oder in effigie erschlagen werden。另参见前文第27页。

恰恰相反，在欺骗之爱的这个关键时间里，主体受制于分析家的欲望，却想通过让分析家爱自己来欺骗这项受制，并把爱这项根本虚假当作自身提交给分析家。这表明：转移效应此刻在此时此地重复时，就是欺骗效应。

它重复过去同类的事情，只因具有相同的形式：

- 它不是异位[注5]；

[注5]“异位”（ectopie）指器官不在正常位置的位置异常。

- 不是过去那些爱之欺骗的影子；

- 而是其纯粹欺骗功能在当下被隔离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所谓“转移之爱”背后，实在中真正存在的，是分析家的欲望同患者自身欲望之间联结的肯定。但弗洛伊德用一种迅速的遮掩、一面捕鸟镜把它说成：说到底，那不过是患者的欲望——这是为了让同行安心！

那是患者的欲望同分析家的欲望相遇！至于这个分析家的欲望，我不会说自己还没有给它命名，因为欲望如何能够命名？欲望只能被圈定；这里恰好要相对于大他者的欲望来圈定其功能。当然，历史中有许多东西给我们留下线索和踪迹。只要我们愿意去查看，就会在分析伦理与斯多葛伦理之间听见一种回声，这难道不奇特吗？斯多葛伦理从根本上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时间向你们证明——

- 不正是承认大他者欲望的绝对统治吗？

- 不正是某种基督教语域重新采用的“愿你的意旨成就”吗？

当然，我们必须作出更根本的表述。在异化选择中，我曾把主人同奴隶的关系对置起来；于是必然会出现主人欲望同奴隶欲望之间的关系

问题。黑格尔把这个问题标作已经解决，但它事实上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说到底，我今年很快就要同你们告别，因为下次将是最后一课。所以，请容许我抛出几个尖点，标示我们以后推进的方向。

黑格尔赋予主人的地位，倘若确实只由主人同承担死亡的原初关系来定位，那么我认为，在这种纯粹地位中，很难把主人同欲望之间任何可把握的关系赋予他。我说的是黑格尔笔下的主人，不是古代主人；关于后者，我们拥有一些肖像，尤其是上次我以阿尔喀比亚德的形象引入的那一位，他同欲望的关系相当清楚。

他来向苏格拉底索求某种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却称它为ἄγαλμα（agalma，珍宝）——人人都知道我曾怎样使用这个词，以后还会重新谈到。这个 agalma，这个奥秘，在笼罩阿尔喀比亚德目光的迷雾中，无疑表象了超越一切善物的某种东西。苏格拉底对他的回答，难道不正是辨认转移技术的第一幅草图吗？

- 他没有再对成年后的阿尔喀比亚德重复年轻时的话：“照料你的灵魂。”
- 面对这个成熟而饱经世故的男人，他说：“照料你的欲望，管好你自己的事。”

在这里，“你自己的事”偏偏由一个既轻浮、荒谬又滑稽的人来指示；这正是柏拉图的极致反讽。我想，我是第一个注意到：柏拉图放进这个人口中有关爱之本性的诗句，恰好标示了那种近乎滑稽的轻浮；它使阿伽通成为最不可能留住一位主人欲望的对象。而且，他偏偏名叫

Agathon，也就是“善”——柏拉图赋予至高价值的名字——这又添上一笔也许并非有意、却无可否认的反讽。

由此看来，主人的欲望从进入历史之初便按本性成为最迷失的词项。相反，我不能不注意到：当苏格拉底想取得自己的回答时，他求助的是那个无权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承认的人——奴隶；而且苏格拉底确信，总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回答。

“理智的声音很轻，”弗洛伊德在某处说[注6]，“但它总是反复说同一件事。”[Die Stimme des Intellekts ist leise, aber sie ruht nicht, ehe sie sich Gehör geschafft hat.] 人们没有作出的联系是：弗洛伊德谈到无意识欲望时，说的恰好也是同一回事。它的声音同样很轻，然而其坚持不可摧毁。也许二者之间确有某种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无疑有所转化，必须放进更准确的坐标中。当问题是辨认分析家的欲望时，我们必须朝奴隶那里投去目光。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种幻觉的未来》，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77页。原文链接：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freud_sigmund/avenir_dune_illusion/t1_avenir_une_illusion/avenir_une_illusion.pdf

不过，我今天结束以前，还想为下次引出两点意见；它们建立在弗洛伊德对认同功能的定位上。

认同中存在一些谜，甚至对弗洛伊德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似乎惊讶于爱如此容易退行到认同的形式。而在另外一些文本中，他明明表述过：

- 爱与认同在某个语域中严格等价；
- 爱的自恋面，以及爱恋 Verliebtheit 中对对象的高估，恰好是同一回事。

我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在这里停住——请你们像英语所说的那样，在文本中寻找并重新找到各种 clues，即道路上留下的踪迹和标记——是因为他没有充分区分……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认同”一章中，我曾着重提出第二种认同形式，从中标出并分离出 einziger Zug：一元特征，也就是自我理想的基础和核心。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这个一元特征是什么？它是 Lust 场域中的一个特权对象吗？不是；它并不处在自恋认同的第一个场域中，而弗洛伊德把第一种认同形式归到那里。颇为奇特的是，弗洛伊德用父亲所取得的一种原始模型功能来体现它；这个时刻早于对母亲本身的力比多投注，当然是一个神话时间，但很有意义，因为弗洛伊德由此亲自指出：这才是认同与 Lust 的时间。

主体所挂接的一元特征位于欲望场域；前提是我们理解，欲望场域只能在能指统治中、在主体同大他者发生关系的层面构成，而决定主体的是大他者的能指。

一元特征开启了弗洛伊德当时所发展的地形学中认同的一个重要时间，也就是理想化和自我理想。它的功能发生在这样的交叉点：一个能指——属于这个类别、源自这个起点的能指，第一号能指，也就是开始发挥作用的第一个能指；我曾向你们展示它在原始骨片上的踪迹，猎人在上面刻下一道痕，记录自己命中过多少次——这个严格一元的能指来到 Lust 场域，也就是原初认同的场域发挥功能。自我理想之影响的首要而根本的动力，便在这个交叉点上。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通过自我理想的镜中瞄准，通过他最初看见以镜前抱着自己的亲人之形象出现的那个存在，主体能够挂接在这个参照点上。从那里凝视他的那个人，使镜中出现的不是他的自我理想，而是他的理想自我。主体希望自己在这个点上令自身欣悦；而构成其有效功能、动力和工具的，正是自我理想。

不久以前，一个小姑娘还温和地对我说，早该有人照顾她了，好让她在自己看来是可爱的。她用简单而天真的方式承认了转移第一个时间中运作的动力。主体同分析家的关系，以那个名为自我理想的特权能指为中心；从这个点出发，主体会觉得自己既令人满意又受到爱。

但还有另一项不同的功能，完全在异化层面运作；它引入一种性质格外不同的认同，而这项认同由我为主体确立的分离过程构成。

- 这个特权对象是分析的发现；我最终会告诉你们，它的现实本身纯粹是拓扑性的。

- 驱力的运动在主体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中围绕这个对象转圈——我想自己已经对此作了充分表述。

- 这个对象像织补木蛋一样，在你们于分析中正在缝补的织物里鼓起一个包。

- 这个对象(a)及其根本功能，支撑着驱力中由这样一件事来界定并明确规定的东西：能指进入人的生命，使驱力得以令性的意义涌现。

也就是说，对人而言，因为他认识能指，性以及表达性之意指的东西，总能向他呈现本来内在于他的东西：死亡的在场。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的区分是正确的，因为它显示驱力的两个面向；但前提是我们设想清楚这两面究竟是什么。

为了指出我今天写在这里的一条公式，我会说：全部性驱力都是在无意识的意指层面得到表述；然而，只要它们作为驱力，它们使之涌现的就是一个能指，而且只是一个能指——因为我们能否不加防备地说存在某种“向死而在”？严格作为能指涌现的，就是死亡。

这个能指在何种条件与决定作用下，能够有效地进入，并可以说全副武装地跃入治疗？只有用这种方式表述各项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

对象(a)的功能已经由足够多的踪迹标示出来：主体正是在那里发生分离，而不再受到构成异化本质的存在相对于意义的摇摆所束缚。

我过去已经展示：如果我们不理解自己用来指称言语幻觉的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声音”——便不可能设想言语幻觉的现象学。

正因为声音对象在那里，严格说来的 percipiens（感知者）也在那里。言语幻觉不是错误的 perceptum（被感知者），而是一个偏离的 percipiens。主体内在于自身的言语幻觉。这种可能性摆在这里，迫使我们追问：就 percipiens 的调适而言，我们试图在分析中获得什么？

直到精神分析出现以前，知识的道路一直被描画成主体、即 percipiens 的净化道路。而我们说，主体的确信恰恰奠基在他同能够支撑他的那份污秽、同那个 (a) 的相遇中。声称它的在场不可或缺，并不比下面这件事更不正当：请想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那不可动摇的纯粹，同他的 ἀτοπία（atopia，无位置）彼此相关。每当它介入时，出现的都是那道精灵般的声音。

难道你们会说，引导苏格拉底的声音不是苏格拉底本人吗？苏格拉底同其声音的关系无疑是一个谜，曾不止一次吸引19世纪初的心理传记作者。他们敢于触碰这个问题，已经功不可没；如今，人们甚至不会再去接近它。我们应当从这里再次辨认出一条踪迹，去追问和弄清自己谈论知觉主体时究竟在说什么。

不过，千万不要让我说出自己没有说的话；我并不是在告诉你们，分析家应当听见声音。然而，如果你们阅读一位出色、真正有底蕴的分析家——弗洛伊德的嫡传学生与熟人西奥多·赖克——以及他的《用第三只耳朵倾听》……

说实话，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仿佛人有两只耳朵还不够听而不闻……赖克也指出，这只“第三只耳朵”就是某种对他说话的声音；按照一种仍相当原始的辩证法——他属于那个好时代，属于人还懂得倾听的英雄时代——它向他指出患者的欺骗背后正在说话的东西。他用什么听见它？他告诉我们，总是有一个声音向他发出警告。

后来我们有所改进，知道怎样从这些迂回和裂分中辨认方向，并标出那些名为对象(a)的点——当然，它仍然只是刚刚浮现，但此后我们无疑已经学到并认识了很多东西。这并不免除我们追问 (a) 的这项功能究竟是什么。

我打算下次以此完成自己的论述。

讨论

皮埃尔·考夫曼：

可以感觉到，您刚才重谈《沉睡的波阿斯》与西奥多·赖克时所说的内容，同您在《梦的解析》第七章开头围绕父亲所说的内容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拉康：

这再清楚不过了，他就是睡着了。没法再强调，他睡着，好让我们也同他一起睡着；也就是说，我们只理解其中应该理解的东西。

皮埃尔·考夫曼：还有更多可以说……

拉康：

当然，当然还有更多可以说。围绕这个波阿斯，可以说的东西无穷无尽……不过，我今天总算说了一点。这是对今年没有讲成的那个主题的一点小小补偿——并不是我给自己的补偿，而是给你们的——但仍然带有一项提示。我本想引入犹太传统，试着把事情从弗洛伊德放下它们的地方重新接起来。弗洛伊德的著作如此严谨；他的笔偏偏在主体裂分问题上从手中落下，当然不是毫无缘故。而就在这以前，他刚刚以《摩西与一神教》提出一项最根本的质疑；无论它在历史上具有哪些可争议之处……

当然，事情总可以争议；历史的特征正是，如果没有一条引导线，就只能随意构造事情……然而，无论其论据乃至进路多么可争议，把先知传统同另一种讯息之间那项根本而且十分明显的区别引入犹太历史核心，仍然是在直击问题中心。弗洛伊德对此有所自觉，也以各种方式写下并表述出来：可以说，他把同真理的共谋放在功能核心，把它当作我们作为分析家之操作绝对关键的东西。然而恰恰是，只有当我们避开同真理的一切共谋，才能信任并献身于它。

这里还有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既然我们多少是在熟人之间谈话，而且在场不止一人并非不了解分析共同体内部发生的工作，我不妨说说。

今天早上，我听某人向我讲述他的“生活”，或者说他的挫折时想到：在一条正常的科学生涯中，如果你是一位教授资格获得者的研究指导、研究员或实验室主任，而且为了自己的晋升前景还必须顾及他的观点，这会有多么碍手碍脚。当然，从科学思想的发展看，这是一件极其妨碍人的事。好。

然而，在分析这个场域中，主体置身其中，本来只是为了沿着追求真实的要求，寻求自由研究的资格；严格说来，他只有从自己能够自由操作的那一刻起，才可认为自己在其中得到授权。可是，凭一种奇特的眩晕效应，恰恰在这里，他们会试图最大程度地重建大学资格等级制，让自己的资格依赖于另一个已经取得资格的人。

事情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当他们从某个人的教学出发，找到自己的道路、思考方式乃至在分析场域中行动的方式以后，却会去找另一些被他们视为蠢货的人，索求授权和明确认证，证明自己确实能够从事分析。

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说明，再次说明了这两个场域之间的区别、交接与歧义。

如果我们说，分析家本人在当下发挥的各种功能中——不只是集体功能；“集体”这个词什么也没说，它只意味着他们作为血肉之躯浸在社会浴池中——分析家自己也构成无意识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你们难道不觉得，这里再次出现：

- 一个绝佳的说明；
- 以及一个绝佳的分析机会。

第20课

我还必须为今年作出结论。由于种种情势，我不得不在这里讲述这番话语；而这些情势在我的教学进程中，使某种东西当下化了。归根结底，我在这里提出的一项根本概念已经说明了它：δυστυχία（dystychia），也就是不幸的遭逢、错失的相遇。一切存在都不得不承载主体的显现：主体会躲闪，会避开那个有待相遇之物。

所以，我不得不暂停原本准备带领追随我教学的人在"父之名"问题上跨出的那一步；并在一群构成不同的听众面前，重新拾起我的教学从一开始便关切的事情：我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不是把实践放到永恒真理的天平上接受裁判，而是追问：这项实践会产生怎样一种真理秩序？

什么能够以我所谓"确定性"的严格意义，让我们确信自己的实践是怎么回事？我想，我已经用四个标题向你们提供了它的基本概念：无意识、重复、转移与驱力。你们已经看到，我不得不把驱力的轮廓以某种方式纳入对转移的探究中。

根本问题就是：我们沿着什么方向和轨迹，追踪实践所产生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否有资格以指向真理的那些必然性——哪怕只是蕴含性的必然性——来定位？归根结底，只要把这个秘传式公式转换一下，它便能使我们确信：我们并非身处欺诈之中。

这样说绝不夸张：分析始终处在质疑之中，不仅在公共意见中如此，在每位精神分析家的内在生活里更是如此。欺诈像一种既被压住、又

被排斥而且暧昧的在场，始终盘旋其上。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家筑起若干仪式、形式和礼法来防御它；这些东西同欺诈问题之间的根本联系，严格说来正有待侦测。

我今天之所以突出这个词，是因为它无疑是一把钥匙和一个起点，可以用来处理一个问题。我今年引入精神分析问题时，谈到它同科学的关系；而我也参照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式，对它提出质疑：18世纪的启蒙人士同时也是享乐之人，他曾把宗教质疑为根本欺诈。

无需强调，你们就能感觉到我们此后走过了多远。如今，谁还会想到用这种简单化的括号和引号来处理宗教？可以说，直到世界最深远之处，甚至在反宗教斗争仍然展开的地方，宗教如今也享有普遍尊重。

这是因为，我们以无疑没有那么简单的措辞，使信念问题当下化了。我们实践过一切信念赖以维持的根本异化；其中的双重主体项使我们认识到：恰恰在信念的意指仿佛最彻底消逝的时刻，主体才从其作为主体的存在中显露出某种东西——它严格说来一直是其信念的现实与保证。

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战胜迷信”，并不足以缓和迷信在存在中的效应。这当然使我们难以认识，在某个时代——我指16世纪——

严格意义上的“不信”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参见吕西安·费弗尔：《16世纪的不信问题：拉伯雷的宗教》。］

我们很清楚，在宗教功能的在场面前，当今时代的我们无可比拟地、而且悖谬地手无寸铁。我们唯一的壁垒——宗教人士对此感觉极其敏

锐——就是拉梅内所谓“宗教事务上的冷漠”[注1]；而这项冷漠的地位，恰恰就是科学的位置。

> [注1] 于格-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1782—1854）：《论宗教事务上的冷漠》。原文链接：http://gallica.bnf.fr/Search?ArianeWireIndex=index&p=1&lang=FR&q=Lamennais+Essai+sur+l%27indiff%C3%A9rence+en+mati%C3%A8re+de+religion

科学删去、绕开并切除主体异化辩证法中的一个特定场域；科学恰好处在我从主体与大他者的辩证法层面界定为“分离”的那个点上。正因如此，科学也能支撑一种存在方式，也就是当代学者、科学人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从其风格、习惯和话语方式来考察他：他通过一系列防御和预防措施，让自己免受某些问题侵扰，而这些问题恰恰涉及他所服务的那门科学本身的地位。从社会观点看，这无疑是最值得处理的问题之一——尽管不如怎样规定科学成果总体的地位那么重要。

相对于人类历史中一切科学秩序的实现，只有作出如下明确规定，我们才能设想科学成果总体的分量：我们这门科学的总体，恰好等同于主体之主体位置中的某种东西。它在大他者的位置守护着这项能指关系；要准确定位科学总体，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项主体关系中，它等同于我在这里所谓的对象(a)。分析家的位置是否包含某种不可约减为科学的东西，全部参照与残余歧义都在这里；而我只能向你们初步指出可以怎样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注意到，分析确实意味着某种超越现代意义上“这门科学”的东西——我曾试着从笛卡尔开端向你们指出其地位——就会看见一个唯一而关键的点：分析可能因此被归入某种分类，接近一个在形式和历史上常常同它显出类比之物，也就是一个教会，因而一种宗教。

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注意到宗教在人的各种方式中有何特殊之处：人用这些方式提出自身在世界中及其彼岸的存在问题。我们所见的宗教作为自我追问之主体的一种维持方式，其特征是遗忘这个根本维度。在一切真正当得起宗教之名的宗教中，都必须保留一个根本维度：某种具有作用、名为“圣事”的东西。

你们去问信徒，甚至问神父：“坚振圣事同洗礼有什么区别？”毕竟，如果它是圣事，如果它发生作用，就必然作用于某种东西。洗礼涤除罪孽；坚振相对于洗礼，则更新某种盟约——我在这里打一个问号：它是盟约，还是别的东西？经过这个维度的究竟是什么？

无论人们给出怎样的回答，我们总能从中区分出一个标记。问题中的东西让人想到宗教彼岸那个发生作用而且不妨说具有魔法性的东西。出于一些完全可以界定的理由——分离，以及我们所谓理性与有限性的无力——我们只能以一种方式唤起这个维度：注意到在宗教内部，它被“遗忘”这个词标示。

只要分析在自身地位的基础上也受到类似遗忘的标记和击打，它便会在仪式中显出我所谓同一张空洞面孔。二者的差别在于，分析……

- 不是一种宗教；
- 产生自同我们这门科学一样的地位；
- 投入主体作为欲望而体验自身的那项中心缺失；
- 同样具有一种居中地位：它是在主体与大他者辩证法中心敞开的裂口中进行的冒险……所以，分析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遗忘，因为它不

意味着承认任何实体，也不主张自己对任何场域施加作用，甚至不对性如此主张。

事实上，分析对性发挥的作用极少：就性爱操作而言，精神分析没有教给我们任何新东西，甚至连一丁点情色技巧都没有从中产生。目前大量再版、源自阿拉伯、印度、中国乃至有时源自我们自身传统深处的任何一本小书，其中的技巧都更多。

精神分析只在性以驱力形式显现时才触及它。它在哪里显现？在能指的狭道中；主体的辩证法正是在异化与分离的双重时间里构成于此。

一切都为此作证。人们也曾错误期待精神分析在某个不属于它的场域兑现许诺；它没有兑现，因为它没有义务兑现，也因为那里不是它的地盘。相反，在自身场域中，它又带有非同寻常的迷失与混乱能力；我向你们保证，只要稍稍拉开一点历史距离，人们就会把它的全部文献归入所谓“文学疯子”的栏目。

这的确令人震惊。最近读到贝格勒的《基本神经症》一类著作时，我再次有这种感受。书中有某种机敏可亲之处，汇集、组织并联系了许多在实践中随时可以辨认的观察；可它竟会在恰当解释自己提出的事实时如此迷失。例如，它围绕乳房功能带来一些珍贵观察，却让这些观察陷入一场空洞的时髦争论：男人优于女人，还是女人优于男人。这类问题无疑最容易激起激情，却也恰恰同真正的问题最不相干。

今天，我必须突出精神分析运动的问题，并把它严格关联到我所隔离、界定的对象(a)这项功能。我在这里提到贝格勒的书并非偶然：由于没有充分界定和定位部分对象自身的功能，也没有弄清他大量使用

的乳房在其中意味着什么，这本本身颇有意思的著作便注定迷失，最终几近于毫无成果。

在经验本身、在由转移支撑的进程与过程中，对象(a)以一种特殊地位向我们显现。分析中人们总把所谓“转移的清算”这个说法和目标挂在嘴边，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这究竟可能是什么意思？“清算”一词参照的是哪种账目？还是某种蒸馏器中的操作？难道是“必须让它流动，并从某处排空”？如果转移就是使无意识付诸行动，所谓清算转移，难道是要清算无意识吗？分析以后，我们就不再有无意识了吗？或者，沿用我的参照，应当作为这样的东西被“清算”的，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吗？

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本来只是“被假定”知道你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对它一无所知；可到了分析结尾，他恰好开始至少对你知道一点，于是最初受到假定之物已有一部分成为现实。奇怪的是，就在他取得最多实质的时刻，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反而应当被认为蒸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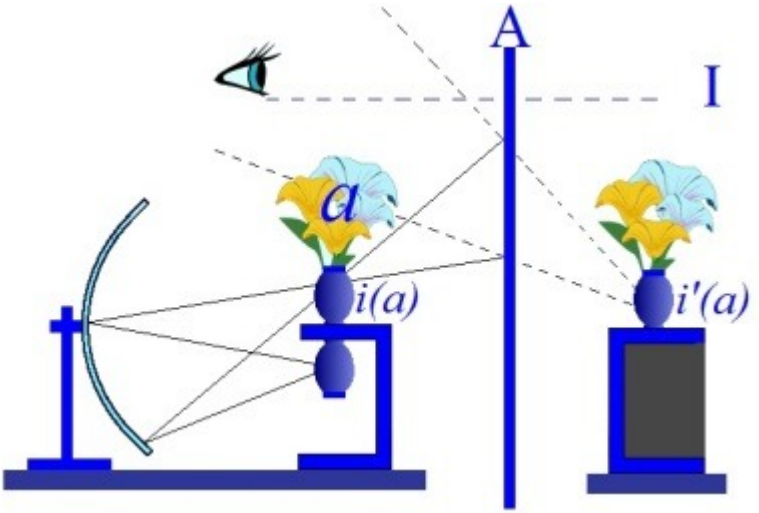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如果“清算”一词确有意义，它只能指持续清算那项欺骗：转移借此倾向于沿着无意识形成物的方向运作。我已经参照自恋关系向你们说明其机制：主体使自己成为可爱对象；通过参照那个应该爱他的人，他试图把大他者引入一种幻象关系，并让大他者相信他值得爱。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它的自然终点就是名为认同的功能。

认同并不意味着直接的镜像认同。弗洛伊德对此表述得非常细致；请你们参阅我上次已经指出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两章，一章是

第七章“认同”，另一章是“爱恋与催眠”，二者至关重要。这里涉及的认同并非直接的镜像认同，而是对这项镜像认同的支撑：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选择一个视点、一种视角，使镜像认同能够从那里以令人满意的面貌得到观看。

这个点就是自我理想之点。在那里，正如人们所说，主体会“把自己看作大他者所看见的样子”；从爱的观点看，它使主体能够通过参照他者，把自身维持在令自己满意的二人处境中。爱作为镜像幻象的欺骗本质，便位于参照快乐而建立的这个场域。只须引入一个能指，便足以引入一种视角和围绕理想点［I］组织的结构；这个点位于大他者中的某处，大他者从那里以我乐于被看见的形式看见我。



转移中的根本欺骗面仿佛把分析召向这种会聚。然而，分析家的发现使某种悖论之物同它相遇；它最初没有立即在自身根本功能上得到辨认，而且只有在另一个层面——我们最先确立异化关系的层面——才

绝对能够得到理解。它就是我们称作对象(a)的那个悖论、独特而明确规定的对象。

我们不会重新逐项讨论它的全部特征，那只会是老调重弹。不过，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用更加切分的方式使它当下化，告诉你们：被分析者大体上是在对他的伙伴、分析家说：

“我爱你；可是，由于我莫名地爱你身上某种超过你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对象(a)——所以我残损你。”

这就是贝格勒所说 mamme、乳房那团复杂熔浆或情结的意义。他当然看清它同口腔驱力的关系，只是这种口腔性恰好同食物毫无关系；其全部重音都落在残损效应上。

患者还说：“我把自己交给你；可是，这份‘把我本人赠给你’的礼物——像那个人所说，真是一个谜——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一份粪便礼物。”

这同样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根本词项……当一项解释性的澄清走到终点——我也会告诉你们应该怎样设想它——某些东西便能在事后得到理解。例如，一位颇具才华却挂在精神病边缘的人面对空白页产生眩晕；它标出了全部症状性阻塞的中心，阻断他通往大他者的一切道路。

那些难以言说的智性倾泻恰好停在空白页前，因为他根本无法触碰它；他无疑只能把它理解成“厕纸”。对象(a)的这项在场和功能随处都能重新找到。怎样向你们说明它在转移运动中的影响及其自身时间？

今天时间不多；为了给它一个形象，我要讲一则小寓言。我前几天在一个更亲近的小圈子里同几位听众谈话时，仿佛重新锻造了它的开头；今天再为它接上后续。所以，我要为重复开头向他们道歉，但他们会看到，后面是新的。

主体开始对分析家说话时，会发生什么？他面对的是分析家、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但他其实确信此人尚且一无所知。某种东西被提供给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而它最初必然会取得要求的形式。谁不知道，正是这一点推动、迫使并引导有关分析的全部思想，走向对挫折功能的承认？

但主体要求什么？他很清楚，无论胃口还是需要怎样，都不会在那里得到满足，顶多只能在那里安排一份菜单。就像我小时候从埃皮纳尔版画中读到的寓言：可怜的乞丐站在烤肉店门前，凭烤肉香味饱餐一顿。

在这里，菜单就是能指，因为人们只是说话。好，我的寓言还要加上一层复杂：菜单用中文写成。因此，第一个时间就是请老板娘翻译。于是她译道：“皇家馅饼……”等等。如果你们第一次去中餐馆，这项翻译完全可能仍然没让你们更明白，于是最终请老板娘：“给我推荐吧。”这意味着：

“我在其中欲望什么，应当由你来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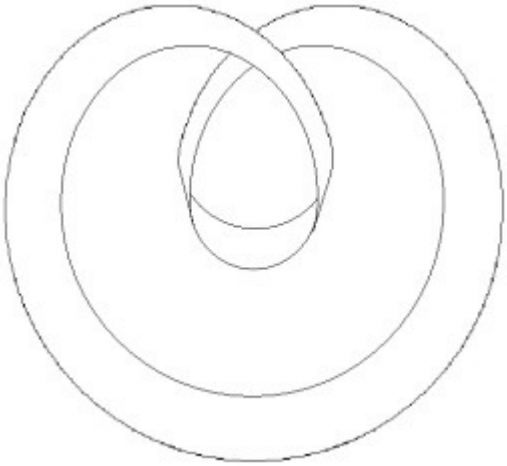
这样悖谬的处境，最终果真应该停在这里吗？在这个点上，人们似乎要把自己交给老板娘那种我也说不清的占卜能力；你们看见，她的重要性越来越膨胀。然而，如果你们愿意，而且情形看来有利，稍稍逗弄一下老板娘的乳房，岂不更加合宜？

因为问题就在这里：去中餐馆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在异国情调的维度中进食。换句话说，如果我的寓言确有意义，那是因为食欲还有另一重意义：它在这里支撑并象征一个只有在心灵中受到拒斥的维度——性。驱力同部分对象之关系的维度潜藏其下。

好，无论这则小寓言在你们看来多么悖谬甚至轻佻，它准确说出的却正是分析中的现实。分析家仅仅支撑忒瑞西阿斯的功能还不够；正如阿波利奈尔所说，他还必须拥有自己的乳房。我的意思是，分析家必须调节、驾驭并建立转移的操作与运作方式，使两个点之间保持距离：主体从其中把自己看作可爱的那个点，以及主体从其中看见自己被 (a) 作为缺失而引发的另一个点。在后一个点上，(a) 仿佛填塞了主体奠基性裂分构成的缺口；但这个 (a) 从不越过那道裂口。

请看我今年想引出的关键，并回头参阅相关部分：最能体现 (a) 自身功能的词项，就是凝视。这个 (a) 在欲望之自恋功能的幻象场域中，恰恰呈现为一个可以说“吞不下去”的对象，横梗在能指的咽喉中。主体必须在这个缺失点上辨认自己是怎样被构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转移功能拓扑化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使用过的形式。我曾在研讨班更加展开的时期、尤其在《认同》研讨班中提出它，当时称作“内在八字”。换言之，就是你们在右边看到的这条双重曲线：它折回自身，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环。你们也看到，它有一项根本性质：依次出现的每个半边，会在每一点贴合于前一个半边。



只须设想这部分曲线展开，你们就会看到它覆盖这里的另一部分。但事情还不止如此。这是一个由切割界定的平面。要获得清楚概念并不困难，只须拿一张纸，作几次简单粘贴，就能准确设想它。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表面在回返点形成的叶瓣覆盖另一个叶瓣，二者再经由一种边缘形式彼此延续；这即便在最普通的空间中也毫无矛盾。不过，要理解其分量，必须从空间中抽离出来，看出这里涉及的只是一项拓扑现实，一项局限于表面功能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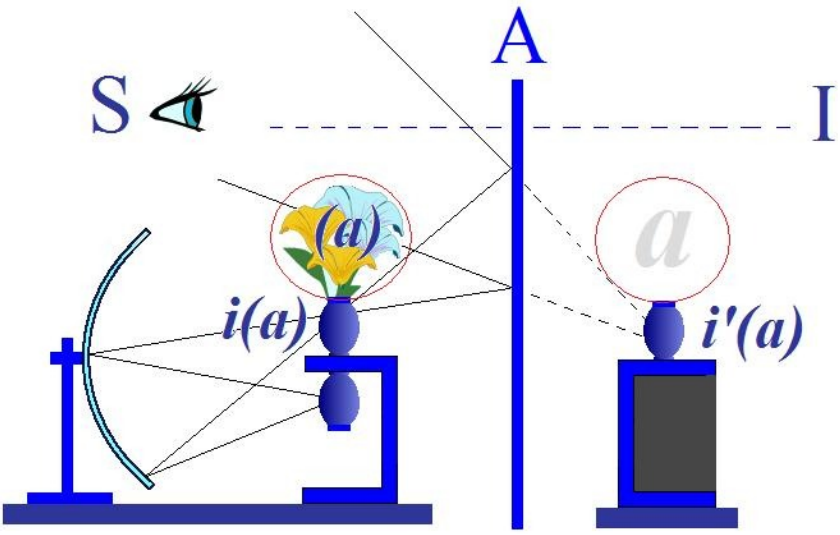
当然，只有在三维空间中，我们才可能这样设想：平面的一部分沿自身边缘回返时，会同另一部分形成某种交叉。然而，这个交叉在我们的空间之外也具有意义。这个表面回到自身并在一个有待确定的点穿过自身，由此形成一种结构上可以界定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这道穿越、这条穿越线能够象征认同的功能。

主体在分析中通过说出自己来调整话语方向；正是这项工作使话语趋向：

- 转移的阻抗；
- 欺骗，包括爱与攻击中的欺骗。于是，某种东西产生；它的闭合价值标记在这个形式本身中：一条朝中心盘旋的螺旋。

我在这里画作边缘的东西，回返到由大他者的处所构成的平面：主体在言语中实现自己，并在这里被确立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层面。一切把分析终结界定为同分析家的某种认同的分析观念——天知道，人们多么天真地这样表述——都因此承认了自身局限。凡设想并教导分析应当以认同分析家而结束的理论，也同时表明它删去了分析的真正动力。这项认同还有一个彼岸；它由对象(a)同　I——认同中的理想化者——之间的关系与距离界定。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我当然不能在这里——而且眼下也不合时宜——详细讨论这种主张对技术和实践结构意味着什么。不过，你们可以参阅我刚才指出的弗洛伊德“爱恋与催眠”一章。弗洛伊德在这一章里极其出色地区分了爱恋——一直到他称作 Verliebtheit 的最极端形态——与催眠；并以最鲜明的理论坐标标出了只要懂得阅读便能在其他地方到处读出的东西：被界定为自恋性的对象 i(a)，同 (a) 的功能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事情清楚到：只须看看他在结尾给出的催眠图式，就会看到他也一举向我们给出了群体迷惑的公式；他写这篇文章时，这项现实正在上升。他所作的图就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章中，恰好同我在这里画给你们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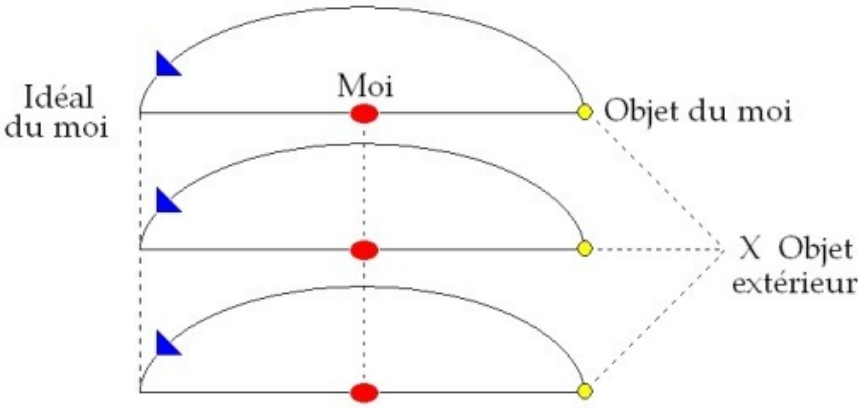


Schéma de Freud

- 这里标示他所谓的对象；你们必须在其中辨认我所谓的 (a)；
- 这里是自我；
- 这里是自我理想。
-

这些曲线用来标示 (a) 同自我理想的接合。

他对催眠地位的主张，是把作为这样的对象(a)，同名为自我理想的能指坐标，叠置在同一个处所、同一个位置。让我们说明这一点。正如我长篇讨论凝视时告诉你们的，对象(a) 可以同这道凝视相等同。谁不知道，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指出问题的枢纽？他说，这个要素虽然很难把握，却无可争议：催眠师凝视的神秘作用。

不过，请回想我围绕凝视的功能及其同斑点的根本关系所说的一切：在有视觉去看见世界以前，世界中已经存在某种凝视；不能把拟态中

的眼斑设想成对“一个主体能够看见并受到迷惑”这件事的适应；斑点造成的迷惑早于发现它的视觉。

如果记得这项参照及其含义，也就是斑点与一切闪亮迷人之物的原初功能，你们就能同时说明催眠中那项众所周知的功能：任何东西都可以承担它，例如一只水晶塞子，只要它闪闪发亮；甚至这个也可以。把主体据以定位的理想能指同作为这样的 (a) 混同于一点，正是迄今为界定催眠而提出的、在结构上最可靠的基础。

谁不知道，分析正是通过同催眠区分、分离而建立的？分析操作的根本动力，不正是维持 I 与 a 之间的距离和区分吗？

为了给你们两条尽可能具有结构作用的坐标公式，我会说，一方面：

- 转移使要求偏离驱力；
- 分析家的欲望把要求带回驱力；并通过这条道路，把 (a) 从 I 中隔离出来，使二者达到尽可能大的距离——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分析家受到主体召唤，要把这个 I 化身出来。

分析家必须从这项理想化中坠落，转而支撑 (a) 这个具有分离作用的对象。只要他的欲望使他能够承受一种可谓倒转的催眠，由分析家本人化身为受到催眠的人，就有可能穿越认同的平面。凡同我一起在训练分析中把分析经验走到底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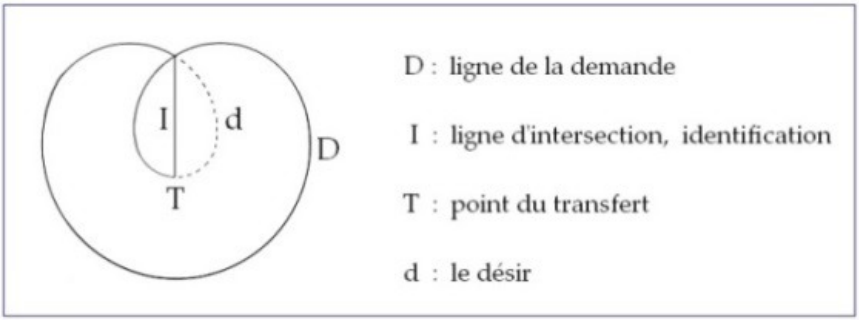
曲线越过 (a) 的这项功能以后才会闭合；它闭合之处，正是人们谈到分析出口时从未说出的地方。也就是说，主体相对于 (a) 得到定位以后，这项根本幻想的经验会成为驱力，因为在其彼岸，真正受到牵涉的正是驱力。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一个经历过这项经验的人，在面对原初最为晦暗的驱力关系时会变成什么？一个穿越了根本幻想的主体，此后怎样体验驱力？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这是分析的彼岸，从未有人讨论过。直到目前，它只有在分析家的层面才可以触及，因为分析家受到要求，必须恰好走完分析经验的全部循环。精神分析只有一种：训练分析，也就是把这道循环完整闭合到终点的精神分析。



我在这里省略一件事——因为我无法说出一切，也因为这里讨论的只是“精神分析的基础”：这道循环必须经过许多次。除了设想这道循环

怎样必须多次走过以外，没有其他方式能够说明 Durcharbeiten（修通）这个词，也无法说明修通的必要性。

相关知识卡 Durcharbeitung：修通不是一次领悟

这会引入一些新的困难；今天我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处理。所以，你们看到，我把这幅图式留给你们，作为经验和阅读的双重指南。它极其准确地指出：转移沿着把要求带回认同的方向运作。

某种我们将称作、却仍为 x 的东西——分析家的欲望——沿着同认同恰好相反的方向运动；只要如此，就可能通过主体在经验中的分离而实现穿越。大他者层面的经验，尤其作为对象(a)的分析家，被带回那个必须使无意识现实的根本要素——驱力——当下化的平面。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我想，我已经指出了把人类三百年来在科学中创造、界定并定位的东西，同我们能够规定为对象(a)的主体地位相比较并加以定位，会有什么价值；我在本课开头就首先坚持这样做。

今天某些格外鲜明的特征，以人们多少不够准确地称作“大众传媒”的形式出现。科学不断侵入我们的场域并持续发展，我们同科学的关系也许可以参照两个对象来设想；我已经在一个可以说根本的四项结构中指出它们的位置。这两个对象就是：声音——被我们的装置传播到几乎覆盖整个星球，甚至抵达平流层；以及凝视——它的侵入性同样发人深省。不断受到召唤的未必是我们的视觉；相反，如此众多的景象和幻想仿佛悬在我们上方，对凝视发出同样多的召唤。

我们用这种方式设定分析的根本功能，可以从分析共同体内部理论进路的种种命运得到说明；我在这里必须略过其中许多特征。不过，我能否着重指出一件在我看来绝对关键的事？

在我们对自身亲历历史的批判中，某种东西受到深刻遮蔽。那是一场戏剧，使据说已经过去或被超越的最骇人献祭形式重新当下化；我们曾看见它们在纳粹主义历史中获得化身。

我认为，没有任何建立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前提上的历史意义，能够说明这种死灰复燃。它揭示：把一个祭祀对象献给某些幽暗之神，会形成一种骇人的捕获；几乎没有主体能够不向它屈服。

有些人的无知、冷漠与移开目光，可以说明这个奥秘至今还隐藏在怎样的面纱之下。

不过，真正有能力勇敢地直视这个现象的人无疑很少——我已经这样说过——因为人很难不屈服于牺牲本身所造成的迷惑。牺牲意味着：我们试图从自己欲望的对象中，找到大他者欲望在场的证据；我在这里把这个大他者称作“幽暗之神”。

这就是牺牲的永恒意义；我会说，没有人能够抵御它，除非受到一种如此难以维持的信仰鼓舞。也许只有一人曾以可维持的方式表述它：他把大他者等同于一个上帝，而人们完全错误地以为这个上帝可以被规定为泛神论的上帝。此人就是斯宾诺莎，以及他的 Amor intellectualis Dei（对上帝的理智之爱）。

它无非是把上帝的场域约减到能指的普遍性，以及由此能够在斯宾诺莎本人那里相对于人类欲望产生的那种宁静而非同寻常的超脱。斯宾

诺莎说“欲望是人的本质”，并把欲望置于对神圣属性之普遍性的根本依赖中；而这项普遍性只有通过能指功能才可以设想。正是在这一范围、也仅在这一范围内，他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哲学家——这个位置由一位脱离自身传统的犹太人化身绝非无关紧要——曾经有一次，能够同一种超越性的爱合而为一。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位置无法维持，因为经验向我们表明，康德更加真实。我已经证明，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下的意识理论，只能通过赋予道德法则一种明确规定而维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项规定无非是处于纯粹状态的欲望。它最终严格说来要求牺牲人以温情爱着的一切对象：不仅排斥病理性对象，还要献祭并杀死它。

所以我写了《康德同萨德》；请你们参阅，那是一篇非常严肃的文章。分析使传统伦理学包括最高贵的种种努力获得一种睁眼看清的效应，这就是一个例子。界限便位于这里；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人只有首先抵达自己作为欲望而被束缚的界限，才可能定位自己，甚至勾勒出自己在某个重新获得知识的场域中的处境。

某些人觉得，我们仿佛贬低了爱；但爱只有在一个彼岸——它首先在那里放弃自身对象——才可能建立并自我设定。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一切为男女之间建立可生活关系而构造的庇护所，都需要一个中介介入；这同样是精神分析的教导。这个中介恰好就是我一开始所说自己无法着手、甚至无法向你们提出其问题的东西：父性隐喻。它使我们能够辨认我所谓的“庇护所”；围绕这个庇护所，某种关系得以建立，而它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性关系功能所采取的、可以称作温和的形式。

分析家的欲望不是一种纯粹欲望。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它是一种要获得绝对差异的欲望；当主体面对原初能指，第一次来到使自己受制于它的位置时，这项差异便出现。[注]

> [注] Staferla / ALI 口述转录作 se l'assujettir，意为主体"使原初能指受制于自己"；米勒整理本（Seuil，第248页）作 s'y assujettir，意为主体"使自己受制于它"，语法方向相反。本处法文底本与译文据米勒本，并保留异文。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只有在那里，一种没有界限的爱之意指才可能涌现——因为它处在法则界限之外；也只有在那里，这种爱才可能活着。

研讨班终

课程目录